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一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一二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蘇文奇賞五十卷

〔宋〕蘇軾撰　〔明〕陳仁錫選評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四年陳仁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蘇文奇賞五十卷》提要

蘇文忠公文選序

此余丙寅削逐待泮潞河所閱逆璫追我濟寧藍旗白牌塞路塡舟妻孥瀕危殆于河上余呼小艇避之十里四更歸几案狼籍怖人哉書也遭逢

堯舜之興攝敝衣冠事
上經筵代言貳雍較閱兩
闈多習文事言念翰墨
之林先生在焉呼之或
出及宣
詔寧錦之郊持
節大梁之都每携公書莊
誦數過不敢褻視重九

懃家園爰付剞劂蓋漢
唐以來能文者三人疏
廣疏受張象也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廣受兩言
止耳人謂國忠泰山我
謂氷山象亦兩言止耳
比元成之季頌莽譽懸
士大夫風節掃地而後

知二䟽之慮遠也歷將相以下如張進士象者幾人哉身既隱矣焉用文之噫三人少而傳坡

公多而亦傳豈各操其誠不言同然者歟乞身當念早過是恐少味坡言何似也然怪蘇文滿

天下几于寢處坐卧咳咲詠歌皆是正恐賭指識歸匪夷所思誦公之詩約略可見我本山中人寒苦盜寸稟文詞雖少作勉强非天稟既得旋廢忘懶惰今十稔麻衣如再着墨水眞可飲

每聞科詔下臼汗如流
瀋此邦東南會多士敢
題品芻蕘盡蘭蓀香不
數葵荏貧家見珠貝眩
晃自難審緬懷嘉祐初
文格變已甚千金碎全
璧百衲收寸錦調和椒
桂醲咀嚼沙礫磣廣剳

成半額學步歸踔躒縱
時老宗伯氣壓羣兒凜
蛟龍不世出魚鮪初驚
淰至音久乃信知味猶
食椹至令天下士微管
幾左衽謂當千載後石
室祠高朕爾來又一變
此學初誰諗權衡破舊

法芻豢笑凡飪高言追
衛樂篆刻鄙曹沈先生
周孔出弟子淵騫寢郄
顧老鈍軀頑朴謝鐫鑱
諸君況才傑容我懶且
噤聊欲廢書眠秋濤舂
午枕味斯言也公宗尚
歐陽以文章爲己任故

其詩曰後學過呼韓退
之韓歐皆以氣勝公昌
志以昌氣有物于中傾
倒出之晩年大悔故其
詩曰自少多言晩聞道
從今閉口不論文又曰
筆老語翻疎悔之甚也
則曰郄思少年晉聲價

爭場屋文如翻水成賦作又手速公且恨不十年讀其發憤深造今侈口小品掇拾殘瀋家置

一坡仙正公所悔也余謝公之筆墨頗學公悔雅不欲附會俗喙質而少諫昔也呼公韓退之

不喜豈今日相隨患難間敢一字媚公哉

崇禎辛未仲冬旣望長洲

陳仁錫題于介石居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一

賦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二

論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三

論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四

論

經義

策問

雜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目次 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五

策略

目次 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六

策略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七

策略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八

序

說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九

記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十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十一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十二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十三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十四

行狀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十五

碑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十六

碑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十七

銘

頌

石恪畫維摩頌

箴

東交門箴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十八

贊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十九

表狀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二十

表狀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二十一

奏議 狀書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二十二

奏議 狀書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二十三

奏議狀劄子

目次　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二十四

奏議劄子

目次　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二十五

奏議 狀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二十六

奏議 狀 劄子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二十七

制勅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二十八

制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二十九

制敕

內制赦文

內制詔勑

內制批答

祝文

生擒西番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

樂語

王氏生子致語口號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三十

啓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三十一

書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三十二

書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三十三

尺牘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三十四

尺牘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三十五

尺牘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三十六

尺牘

與朱康叔一首
答虔倅俞括一首
答呂熙道一首
與毛維瞻一首
與韓持正二首
答劉無言一首
答王幼安二首

與王慶源七首
與蒲傳正一首
與巢元修一首
與王庠四首
答寺丞一首
與子安兄一首
與子明兄一首
與子繇弟三首
與子之姪二首
付邁付過二首

與姪孫元老二首
黃州與友一首
惠州與友一首
與富道人一首
與胡道師二首
與陸子厚一首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三十七

書

與參寥子一首
與佛印二首
與東林廣惠禪師一首
與泉老一首
與言上人一首
答蜀僧幾演一首

青詞

醮上帝青詞
鳳翔醮土火星青詞
徐州祈雨青詞

疏文

南華寺六祖塔功德疏
薦蘇子容功德疏
修通濟廟疏
蘇州請通長老疏
裝背羅漢薦歐陽婦疏
薦雞疏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

祝文

禱雨皤溪祝文
祈雨龍祠祝文
祈雨吳山祝文
春祈北嶽祝文
祈晴吳山祝文
祭常山祝文二首
謝雪祝文
謁文宣王廟祝文

謁廟祝文
開湖祭禱吳山水仙五龍三廟祝文
謝吳山水神五龍三廟祝文
謝晴祝文
禱雨后稷祝文
辭諸廟祝文
祈雪祝文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三十八

祭文

哀詞

目次畢

卷之三十九

雜著

代侯公說項羽辭

擬孫權答曹操書

太息

罪言

問養生

藥誦

東坡酒經

白鶴新居上梁文

蜡說

烏說

河之魚

目次畢

卷之四十

史評

巢由不可廢

堯不誅四凶

管仲分君謗

管仲無後

楚子玉以兵多敗

孔子誅少正卯

宰我不叛

司馬穰苴

孟嘗君宥禮狗盜

顏蠋巧貪

張儀欺楚

商君功罪

王翦用兵

荀子疎謬

陳平論全兵

趙堯眞刀筆吏

酈寄幸免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四十一

評史

孟嘉與謝安石相若

貴戚專殺

英雄自相服

庾亮不從孔坦陶回言

目次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四十二

評史

郗方回父子事

郗超小人之桀

晉宋之君與下爭善

王僧虔胡廣美惡

褚遂良以飛雉爲祥

李靖李勣

韓愈優於揚雄

柳子厚論伊尹

樂天論張平叔

劉禹錫文過不悛

唐制樂律

歷代世變

相如長門賦

夏侯玄論樂毅

目次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四十三

題跋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四十四

題跋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四十五

題跋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四十五

題跋

雜評

目次畢

蘇文奇賞 卷四十七 目次 十二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四十八

題跋 琴棊雜書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四十九

雜記

目次畢

蘇文奇賞目次

卷之五十

雜記 修煉

目次畢

蘇文奇賞卷之一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

賦

屈原廟賦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眾無以為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為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嗟子獨何以為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疏生既不能力爭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冤兮馮夷教之以上訴歷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惸惸乎中浦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況復見兮高臺自子之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斵方以為圓黽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又或為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兮彼乃謂子為非智惟高節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與違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呼君子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屈原獨為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為賢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

語是悲屈子不必代劍審其志定矣

是此文落次處

[illegible]

決心亦堪憐

昆陽城賦

淺乎野之霧霧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攙櫓之安在橫門谿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傴僂而畦萊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擁海猛士扶輪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橫潰聲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驚悔忽千騎之獨出犯初鋒而未艾始憑軾而大笑旋棄鼓而投械紛紛藉藉死於溝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竊蓋已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能得盡市井之無賴貢符獻瑞一朝而成羣兮紛就俎之何怪獨悲傷於嚴生懷長才而自晚豈不知其必喪獨徘徊其安待過故城而一弔增志士之永慨

憐惜者

深於泣訴

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眇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

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旣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旣白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旣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

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中山松醪賦

始予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而識淺散星宿於亭臯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東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嗟搆厦其已遠尚藥石而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螢爝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內府之蒸羔酌以瘿藤之紋樽薦以石蟹之霜螯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跨超峯之奔鹿接挂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使夫稚川之倫與八仙之羣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榼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餔歠其醨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

有掉頭不顧之意蹴遠甚也

酒子賦 并引

南方釀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謂之酒子率得十一既熟則反之醅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許珏乃以是餉予寧其醅之漓以斷予一醉此意豈可忘哉乃爲賦之

米爲母麴其父蒸羔豚出髓乳特二子自節口餉滑其輔衰朽先生醉二子舞歸淪其精歠其友先生既醉而醒醒而歌之曰吾觀稱酒之初泫兮若嬰兒之未孩及其溢流而走空兮又若時女之方笄割玉脾於蠡室兮氄雛鶩之毰毸味盎盎其春融兮氣凜冽而秋淒自我腊腹之瓜罌兮入我凹中之荷盃暾朝霞於霜谷兮濛夜稻於露畦吾飲少而輒醉兮與百榼其均齊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實際而形開顧無以酧二子之勤兮出妙語爲瓊瑰歸懷璧且握珠兮挾所有以傲厥妻遂諷誦以忘食兮殷空腸之轉雷

真兒女態

蛸了此遺日津津乃兩鼓日酥竊之蔑不利酒

老饕賦

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江右久不改火火色皆青而薪惡勞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湯鏖嘗項上之一臠嚼霜前之兩螯爛櫻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帶糟蓋聚物之夭美以養吾之老饕婉彼姬姜顏如李桃彈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萼綠華舞古曲之鬱輪袍引南海之玻瓈酌涼州之蒲萄願先生之耆壽分餘瀝於兩髦候紅潮於玉頰驚暖響於檀槽忽纍珠之妙唱抽獨繭之長繰閔手倦而少休疑吻燥而當

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榼之瓊艘各眼灩於秋水咸骨醉於春醪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禪逃響松風於蟹眼浮雪花於兎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闊而天高

酒子颶母

颶風賦

南越志熙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五六月發未至時雞犬為之不鳴又嶺表錄云秋夏間有暈如虹者謂之颶母必有飄風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氣甚惡非祲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槁葉蔌蔌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而暴怒掠眾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斂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殞瓦擗屋礧

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清瀾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騖潰千車而爭逐虎豹讋駭鯨鯢犇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之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予亦為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唁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既偃輯軒檻之已折補茅屋之罅漏塞墻垣之隤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嘆莫知

所營焉呼小大出於相形憂喜囿於相遇昔之飄然者若為巨耶吹萬不同果足怖耶蟻之緣也吹鵬墜蚋之集也呵則衆夫噓呵曾不能以振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摶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懦懷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辯陋耳目之不廣為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眩求髣髴於過耳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耶虛耶惜吾知之晚也

變化之難不倚是也

復改科賦

新天子今繼體承乾老相國今更張孰先憫科場之積弊復詩賦以求賢探經義之淵源是非紛若考辭章之聲律去取昭然原夫詩之作也始於虞舜之朝賦之興也本自兩京之世迨還陳齊之代綿邈隋唐之裔故遒人徇路為察治之本歷代用之為取士之制追古不易高風未替祖宗百年而用此號曰得人朝廷一旦而革之不勝其弊謂專門足以造聖域謂變古足以為大儒事吟哦者皆童子為彫篆者非壯夫殊不知採摭英華也簇之如錦繡較量輕重也等之如錙銖韻韻合璧聯聯貫珠稽諸古其來尚矣考諸舊不亦宜乎特令可畏之後生心潛六義佇見大成之君子名振三都莫不吟詠五字之章鋪陳八韻之旨字應周天之日兮運而無積句合一歲之月兮函盡古人之意乃今天下之英遭逢日月悄歎者諸終而復始過之者成疣贅之患不及者貽缺折之毀子百家抨擊歷圖快活者九經三史蔑夫賦易可已義何足非彼文辭泛濫也無所統紀此聲律切當也有所指歸巧拙由一字之可見美惡混千人而莫違正方圓者必藉於繩墨定槩括者必在於樞機所以

不用孔門惜楊雄之未達其逢漢帝嘉司馬之知微
憶昔元豊之新經未頒臨川之字說不作止戈爲武
今曾試於京國通天爲王今必舒於禁籥孰不能成
始成終誰不道或詳或略秋闈較藝終則李廣之雙
鵰紫殿唱名果中穪衡之一鶚大凡法既久而必弊
士貽患而益深謂罷於開封則遠方之濫者空自羇
玉取諸太學則不肖之富者私於懷金雖負凌雲之
志未酬題柱之心三舍既興賄賂公行於庠序一年
爲限孤寒半老於山林自是憤惋者莫不攢眉公正
者爲之切齒思罷者而未免欲改之而未止羽翼成

商山之父謳歌歸吾君之子諫必行言必聽焉此道
飄飄而復起

蘇文奇賞卷之一　終

始進蘇者之言

蘇文奇賞卷之二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論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
猶且以不正繼之况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
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强其國者也
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
雖其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
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强國而能霸者

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
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爲堯舜之君而吾民爲堯舜之
民也以伊尹爲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
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累囚之中其所
言者固欲合諸侯攘夷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
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
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
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
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
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衒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

國惟吾之所欲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

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將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猶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

人也則告之以己所欲爲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謟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本經術之言

儒者可與守成論（以下二首俱程試）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爲桑麻魚鱉之民化爲衣冠契爲司徒而五教行棄爲后稷而蒸民粒世濟其德至於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可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數十世而民不叛豈有二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既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矣智既無以相傾則力奪而已矣至秦之亂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帝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併天下雖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爲子孫無窮之計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爲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叔孫通亦曰儒者難以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之法雖足以

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終不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之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者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爲二道故其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文武禹湯之威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物不可以苟合論

昔者聖人之將欲有為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為詳於其始者非為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為之表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後世

求速成之功而倦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為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是為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贄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履以為安飲食以為養此足以為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為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為歡而異宮以為別合食之為樂而異膳以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為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為妾譏其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為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為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享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紹介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

禍莫大於苟可以為而止夫苟可以為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為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濶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形勢不如德論

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爲形勢雖强要以仁義爲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請拾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爲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懽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爲君臣其善可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爲寇讐强者起而見攻智

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爲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此以人爲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以地爲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亦有過人處）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智搏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皆不本於仁義也（此語亦[illegible]）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答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苟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爲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爲之備患者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易曰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禮以養人爲本論

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隳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

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紛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爲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

說盡古今吏治

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議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爲樂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謝皋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爲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宜啟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爲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

皆爲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閭遠必肯 [illegible]論極其 [illegible]然後得 其心

書論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誓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亹亹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爲如此而後從事其言迴

曲究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愚始讀而疑之以爲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黽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爲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然樂而無閒相與吁俞嗟嘆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辨以求曲直之際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勢澗遠而不同天下有所欲爲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不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上之人僥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褒而待之而不倦歟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懌彼爲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于今今不承于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爾罪疾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爲要使汝獲其利而何卹乎吾之所爲故無

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爲三代之治柔懦不決然此乃王霸之所以爲異也夫三代之君惟不恐鄙其民而欲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嚮及其不可聽也則又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爲不同也哉

禮論

易知易行之理深思禮樂之意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節睟然見於面而盎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傴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強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汙樽坏飲燔黍捭豚蕢桴土鼓而以爲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爲不足以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

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爓之以爲是不忘本而非以爲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當於上古之說選愞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爲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爲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爲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

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濶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唯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設爲遂言

春秋論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豈可以為怒之言耶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於聖人其言丁寧反覆布於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為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為深遠而不可曉且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將以喜夫其人而加之

以怒之之言則天下且以為病狂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刪詩於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於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訖於陳靈自詩人以來至於仲尼之世蓋已數百餘年矣愚嘗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為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詩者蓋察其辭氣有幽憂不樂之意是以系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

而喜則求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間矣今夫人之於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洩此其大凡也春秋之於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於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於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

矣至於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爲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爲喜而何足以爲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爲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爲吳仲孫甚而至於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嚮而已矣

論鄭伯克段于鄢　隱元年

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三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父子之恩絶公與夫人姜氏遜如齊而夫婦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鄢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漸故其言尤爲深且遠也且夫蒯聵之得罪於靈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之不去世子者是

靈公不得乎逐之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魯桓公千乘之君而陷於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爲文姜之不足譏而傷乎桓公制之不以漸也故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遜如齊言其禍自公作也段之禍生於愛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耳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庳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之據京城取廩延以爲巳邑雖舜復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以爲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

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之故哉穀梁曰克能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則親親之道絕已久矣雖緩追逸賊而其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然而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而又區區於當國內外之言是何思之不遠也左氏以爲段不弟故不稱弟如二

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論黑肱以濫來奔 昭三十一年

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過也故夫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謂暴君也侵之雖不以兵奪之雖不以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污君也鄭伯以璧假許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此諸侯之以不義而取魯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莒牟夷以防茲來奔黑肱以濫來奔此魯之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以不義而取魯田魯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於春秋者也夫子之於庶其牟夷黑肱也貴之薄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

君爲穿窬之事市人皆法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國叛亡之臣與之爲盜竊之事孔子悲傷而悼痛之故於三叛之人具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詞蓋其罪魯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於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狹矣且夫春秋豈爲穿窬竊盜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盜竊之事將不禁而自絕此春秋之所以用意於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書齊豹盜三叛人名而

敷之語乃作

公羊之說最爲踈謬以爲叔術之後而通濫於天下故不繫黑肱於邾嗚呼誰謂孔子而賢叔術耶蓋嘗論之黑肱之不繫邾也意其若欒盈之不繫于晉歟欒盈旣奔齊而還入曲沃以叛故書曰欒盈入于晉黑肱或者旣絕于邾而歸竊其邑以叛歟當時之簡牘旣亾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類而求之或亦然歟穀梁曰不言邾別乎邾也不言濫子非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濶而不可用矣

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
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
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
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
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
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
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
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
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

將必使之習爲迂濶難行之節寬
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
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
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
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
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
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
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
所謂迂濶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
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

便利尚在下其變也便利至上

弁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禮者為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乎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

魁不能

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不能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繇繇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嗟乎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利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魏武帝論

世之所謂知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為知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為之唯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宮之奇

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為強暴而孫權劉備又已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

欲一天下紙臨不能不可乎非通論也

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

不然

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

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為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管仲論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百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為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其度而

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為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為隊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鈎聯蟠踞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為可用以取天

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邪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而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碁局疎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鵞鸛之陣見

於其書及至管仲相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略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爲行百行爲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枹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繇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得繁簡之宜以取敗亡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

簡略速勝
亦不似

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兩孫武不令

孫武論下

天武戰國之將也知爲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爲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爲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强兵加而寇賊愈堅敵

國愈强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爲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讎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潞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析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効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爲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澭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澭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爲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卽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繇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

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讐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爲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蘇文奇賞卷之二　終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論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劒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

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淮陰忍袴下征人主不足識更秦之

蘇文奇賞　卷之三　十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强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

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絶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

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愼其所發哉

（於此爲策又不如長沙[illegible]）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

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不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霍光論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
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曆
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
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
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
大過於羣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
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
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
於天下擎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

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其
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
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
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
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
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
廉潔不爲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遠
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者
苟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餘
所爲取也書曰如有一个臣斷斷

思治論 嘉祐八年作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

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强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强

吏之不可擇是豈眞不可邪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

料其貲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旣内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旣成而不失當則規摹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

規摹二字亦宜活看宋人學問事業壞於只說規摹者多矣

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論議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摹不先定也用捨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齎糧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於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强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

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强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摹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强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摹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摹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强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未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劒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劒天下莫敵也劒成而狠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

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撄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疏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疏也然而[illegible]

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既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紆漫而無所收歟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

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爲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爲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爲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士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眞從衆也衆多之口

一篇之文字以任子作收轉乃知節節而不知收旅

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斂怨而不可行者莫若減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之

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强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正統總論

正統者何邪名邪實邪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

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始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者亦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正統辯論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名耳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彊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

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强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恥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簒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恥耶聖人

得天下簒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恥耶吾將以聖人恥夫簒君而簒君又焉能恥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爲正耶以天下有君爲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簒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簒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爲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爲有統吾將曰其兄

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爲壽弟爲壽乎其兄魏爲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爲姑吾將曰舅則以爲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爲姑乎以妾爲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受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爲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善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

永錫

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邪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爲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爲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爲無益得之爲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爲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小人終不可去而亦非過論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成功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以侵

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之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竪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怨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

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也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也是槧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决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

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矣

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閒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

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

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

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非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

可味

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為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為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衆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也曹參之治齊曰愼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

君子不圖為富貴計而常為小人計富貴則遠然矣進之則化小人為君子矣

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道德 代呂申公作

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爲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内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内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强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内如盜賊之

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深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矣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爲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

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用術於其子可乎爲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歛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强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作威福將安歸乎今之

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已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

天下此不可不從也

刑政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帝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至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勅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黈纊塞耳耳目所及尚不敢盡而况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鉤考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畧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貸借榷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爲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

不如此無刃丁處用

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費畧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穀斛八錢吾謂糴二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而邊鄙以安然爲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爲身謀非爲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狥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蘇文奇賞卷之三 終

蘇文奇賞卷之四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論

論養士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畧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蠧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

此四者其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
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
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
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
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
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皆以客養之不失職也
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
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
李斯之言而止既幷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
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

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
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
其能槁項黃馘而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歎息以
俟時也秦之亂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
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
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
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
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
帝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
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

祿不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
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
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故下齊亦是一着

論秦

秦始皇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幷天下蘇子曰秦幷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謂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於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幷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

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幷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秦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齧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齧齒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

勝而堅不幸耳

遇兇歿名易皆志如[illegible]人如表[illegible]之約

論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殺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塗之人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玆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

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况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客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汚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論管仲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爲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心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

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爲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爲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篡弒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爲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

[illegible]

亦蘇說成公破作此意論以開前論之張目耳

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苻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謂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苻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敢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爲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

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言之則不免爲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下（一無）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齊後主以讒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羡武后亦以讒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爲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

之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凡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爲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與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爲天下如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論周東遷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周平王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顯王之神靈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蔡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

亦有不鬻田宅而以乞假亡者

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滅周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之時楚大

饑羣讙叛之中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
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
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
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
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
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
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
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
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
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

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
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
畏吳遷於鄀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
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
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吾故曰周
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論始皇漢宣李斯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
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
游會稽並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
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
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
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可謂密矣蒙
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
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
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

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
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
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
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
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
業二人號良善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
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
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
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
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

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敝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

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法令之素行而臣子之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實

覬切

君足中於身可也中於國甚矣

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禮之而能用則可

書義

君使臣以禮

君以利使臣則其臣皆小人也幸而得其人亦不過徒於才而薄於德者也君以禮使臣則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猶不失廉恥之士也其臣皆君子則事治而民安士有廉恥則臨難不失其守小人反是故先王謹於禮禮以欽為主宜若近於弱然而服猛者莫若禮也禮以文為飾宜若近於偽然而得情者莫若禮也哀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有爵祿刑罰也乎何為

莫專以禮使臣也以爵祿而至者貪利之人也利盡則逝矣以刑罰而用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則解矣故莫若以禮禮者君臣之大義也無時而已也漢高祖以神武取天下其得人可謂至矣然慢而侮人洗足箕踞溺冠跨項可謂無禮矣故陳平論其臣皆嗜利無恥者以是進取可也爭於守成則殆矣高帝晚節不用叔孫通陸賈其禍豈可勝言哉呂后之世平勃背約而王諸呂幾危劉氏以廉恥不足故也武帝踞廁而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青雖富貴不改奴僕之姿而黯社稷臣也武帝能禮之而不能用可以太息矣

問小雅周之衰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爲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夷於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

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親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謹對

問大夫無遂事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爲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爲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彊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

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遼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爲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流而爲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執而爲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爲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飢民陳湯廢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秋矣謹對

邇英進讀

狄山論匈奴和親

軾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聞也温顏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況如武帝作色懲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盗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講筵進記

書韓維讀三朝寶訓

祕書監侍講傅堯俞始召赴資善堂對邇英閣堯俞致謝上遣人宣召答曰卿以博學恭預講筵宜專所聞以輔不逮堯俞講畢曲謝上復遣人宣諭卿講義淵博多所發揮良深嘉歎是日上讀三朝寶訓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眞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儆衆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以斬訖奏又託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眞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眞宗

皇帝小善爾然推是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眞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蓋出於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殺觳觫之牛以爲是心足以王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及於百姓豈不能哉蓋不爲耳外人皆云皇帝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違而過之且勑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某時爲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邇英閣竊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眞宗皇帝好生

惡殺因論皇帝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虫蟻其言深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此事於冊又錄一本上進意望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任大願

策問

私試策問四首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猶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乃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爲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

之世以爲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爲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滅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爲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搖脣而遊談者以爲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乎

士有常進之心兼二審可商

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官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爲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爲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教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莫質忽寬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世而爲之者士有至老而不遷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爲周之公卿者非周召毛原則王之子弟也發於畎畝起於匹夫而至於公相則蓋亦有幾人而已士之勤苦終身於學講肄道藝而修其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過以望鄉大夫賢能之書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爲一命之士其傑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侯爲政之卿皆其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士其進蓋亦有所止也當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分不倦於小官而樂爲之故其民事修而世務舉及其後世不然使天下旅選而更爲之雖布衣之賢得以驟進於朝廷而士始有無厭之心矣官事之不修民事之不緝并其不能不厭爲之也先王之用人欲其人人自喜終老而不倦是以能盡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既倦之意其爲弊可勝言乎今夫州縣之吏有故而不得改官者盤桓於州縣而不能去久者不過以爲職官令錄仕而達者自縣宰爲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至郡守爲郡守而無他才能則盤桓於太守而不得去繇此觀之是職官令錄與郡守四者爲國家棄材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也夫以太守之

重職官令錄之近於民而用棄材焉使不達者盤桓於其職此豈先王所以使人不倦之意歟嗟夫甚亦有不得已也居今之勢何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倦而無不自聊賴之意其悉書於篇

問古者師出受成於學兵固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中之事又諸君之所親履而目見者昔者六國之世秦盡有今關中之地地不加廣也而東備齊南備楚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無中原之助然而當是時也擴郡西戎至千餘里今也天下爲

兵可用而不可知

一獨以關中之地西備羌戎三方無虞國之憂而又內引百郡以爲助惴惴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勢而無甘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論也古之爲兵者戍其地則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則乘其國之馬以是外被兵而內不知此所以百戰而不殆也今則不然戍邊用東北之人羅權用內郡之錢騎戰用西羌之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騷然此又不可不論也昔者衛爲狄所滅齊桓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於楚丘及其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以爲貧之四夷則衛

之所延者莫若狄當是時也狄與衛爲仇讎其勢必不以馬與衛然則衛獨以何術而能致馬如此之多邪今欲使被兵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而不得其術故願聞其詳

務宜究心

問歷觀前世天下初定民始休息下厭亂而思靜上亦虛心而無作是以公私富溢刑罰清省及其久安無變則夸者喜名智者貪功生事以爲樂無病而自炙則天下騷然財屈力殫而民始病矣自漢以來鮮不由此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之化幾至刑措及唐中葉列三百州爲千四百縣而政益荒是時宿兵八千餘萬民去爲商賈度爲佛老雜入升役率常十五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流弊之極至元和中乃命段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絳一切鐫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民以少紓而上下相安無刻核之怨今朝廷無事百有餘年雖六聖相授求治如不及而吏偷民勞益不勝弊今者驕兵冗官之費宗室貴戚之奉邊鄙將吏之給益十倍於往日矣安視而不郵歟則有民窮無告之憂以義而裁之歟則有拂逆人情之患夫元和之世彼四子者何獨能之予大夫雖未仕其詳有所不知而救此之道當講其要願悉著於篇

雜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於秦千有餘年濱河之民班白而不識濡足之患自漢而下至於今數千年河之爲患緜緜而不絕豈聖人之功烈至漢而熄哉方戰國之用兵國於河之壖者三晉爲多而魏文侯時白圭治水最爲有功而孟子譏其以鄰國爲壑自是之後或決以攻或溝以守新防交興而故道旋失然聖人之跡尚可以訪之於耆老秦不亟治而遺患於漢漢之法又不足守夫禹之時四瀆唯河最難治以難治之水而

用不足守之法故歷數千年而莫能以止也聖人哀憐生民謀諸廊廟之上左右輔弼之臣又訪諸布衣之間苟有所懷孰敢不盡蓋陸人不能舟而沒人未嘗見舟而便操之觀彼其患知之宜詳當今莫若訪之海濱之老氏而興天下之水學古者將有決塞之事必使通知經術之臣計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視地勢不得其工不可以濟也故夫三十餘年之間而無一人能興水利者其學亡也禹貢之說非其詳矣然而高下之勢先後之次水之大小與其蓄洩之宜而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槩見大抵先其高而後低下始於北之冀州而東至於青徐南至於荆楊而西訖於梁雍之間江河淮泗既平而衡漳洚水伊洛瀍澗之屬亦從而治瀹畎澮導九川瀦大野陂九澤而蓄洩之勢便兗州作十三載而嵎夷既略故其用力各有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竊以爲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雖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勢不至如此古者河之側無居民棄其地以爲水委今也堤之而廬民其上所謂愛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蘇文奇賞卷之四終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

策

策畧一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有以一言而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一言而興邦不以爲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爲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已而不役於人三代之衰學較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近於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己以徇人務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於聖人而皆泛濫於辭章不適於用臣嘗以爲鼂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故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今

（戰國策亦多有同以爲利者）

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羈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不肖誠恐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嘗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二十五篇曰畧曰別曰斷雖無足取者

而臣之區區以爲自始而行之以次至於終篇既明其畧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於當世、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此句亦難說）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此句要不切）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繇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

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
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
醫之所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
其病之所繇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
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
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為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
已踈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
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
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
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

仲尼賛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繇
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
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
光為日月其文為星辰其威為雷霆其澤為雨露皆
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
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
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
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
主不先自斷於中群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
此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為先而後論所以為立之要云

策略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為子
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為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
受其病當宁而太息者幾年於此矣蓋自近歲始柄
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為
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
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為也聞之
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
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
交於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為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

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
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
亦竊為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為長久之
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強
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
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
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為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
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
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
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

使馳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君人爲之不寧大抵皆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荅於是朝廷洶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陲且復告至矣繇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絕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而況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繇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

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何時而議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豎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朝發憤傾囷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爲之計則一簪之資亦足以富何遽至於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春秋貢獻不絕於吳府帑竊怪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則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

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强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於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於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爲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

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者失在於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至於周衰諸侯爭强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輯之不集三軍暴骨

米之行人亦不之

谷書雖危皆用此

其後楚伍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擧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豫爲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於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答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閒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

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職今擧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爲將無不可者

策略三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爲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

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于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嘆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爲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

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擇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畧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人而不可强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

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讐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秖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嘗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亦

生意在此

以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況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譁以至于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

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人之所緣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苻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

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策畧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

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

（非獨利也將舉所疑也）

公所謂庸人

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趦趄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

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楷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鎭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揄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狷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狷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

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故臣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策畧五

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

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獵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

于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倀倀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

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鄉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屛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絶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虚名而求實效不

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

亦須以漸

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説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繇自通于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

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策別課百官一

臣聞爲治有先後有本末斷之所論者當今之所宜先而爲治之大凡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得列而言之蓋其總四其別十七一曰課百官二曰安萬民三曰厚貨財四曰訓兵旅課百官者其別有六一曰厲法禁昔者聖人制爲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下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上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疏賤故能以其國霸繇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

繇此其故也今州縣之吏受賕而鬻獄其敗至於竄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冐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強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於天下而罰不傷其豪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於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不疑而輕犯法

妙拄跌

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
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爲刑不上大夫而已矣
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
其所謂歷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罷

罰大臣太甚

去此眞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
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
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
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其
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
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

而詔曰勿推此何爲者也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
昧而不决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策別課二

其二曰抑僥倖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
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
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
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
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爲可予而予之我以爲可
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
斂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
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愼爵賞
愛名器而囂囂者以爲不可是烏足卹哉國家自近

科進

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
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
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閒居之日長以其蒞
官之所得而爲閒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
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者取之至寬而用
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
無所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
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
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
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定之謂哉固將有所

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决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愼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强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爲輩莫敢不盡與臣竊以爲今之患正在於任文太過是以爲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

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雜出于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于時而向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將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爲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爲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羣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俊而習知其爲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也唐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爲姦也。

天與鬼神
訴而尚可
得其所欲

策別課

其三曰決壅蔽。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眾。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為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為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為解。故小人以法為姦。今天下所為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為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為霸王。兵強國富。垂及昇平者。猛之所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眾。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之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預其事。則是不

任有司也王司之吏推折廳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宴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宴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

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决矣

策別課四

其四曰專任使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材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爲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效又其三歲一遷吏不可爲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爲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淸冗

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爲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繇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玉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紝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爲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爲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爲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敎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繇此也今夫爲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笞箠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

省吏不久三語說盡省今吏弊

躪乎其庭脅詞而來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擅幢蕩不知其為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繇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救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籠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為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足以能者不過粗知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所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為今省府之重

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為長遠之計者則其効不可以朝夕奏功始若迂濶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期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為是無能為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于人者又以為有功而擢為兩府然則是為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吏胥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禦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為卑矣苟有能者而老于此不為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効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槩久而不遷至于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策別課五

其五曰無責難無責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於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爲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夫如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繇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可行而其事不立夫事不可以兩立也聖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

禁必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强爲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彼又安知

此段議論出人意表欲行從坐之令者不可不曉

其終身之所爲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爲牧人歟夫爲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卽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爲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贓吏者

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求苟免耳爲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矣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逆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焉難之終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策

策別安萬民一

安萬民者其別有六一曰敦教化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有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

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枵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饗之節冠婚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偷飾詐而相高則有之

身所生不猶行以此

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饗而謹之以冠婚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

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民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

後段可竊

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爲之制其類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以禁小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

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今日之類此者乃宋之流弊也

策別安四

其四曰較賦役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責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責之重役則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爲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爲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并之門而塞僥倖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爲姦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忌今夫一戶之賦官知其爲賦之多少而不

知其爲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爲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繇以止絕且其爲姦常起於貿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鬻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於飢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貧困之中苟可以紓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姦民欲以計免於賦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

之既大抵潰亂有豪猾之族所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役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則其不幸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三代之賦以什一為輕今之法本不至于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斂為病者豈其歲久而奸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為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賦之多寡則姦利因緣為賄賂之門其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喜怒則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而臣以為此最易見者顧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數其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又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十年之間皆足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則夫人亡而賦存者可以有均矣鬻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書其賦焉為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往貿易之際為姦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與凡賦之所宜多少而以稅參之如此則一持籌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以輕而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終也

策別安五

其五曰敎戰守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敎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

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勞苦而未嘗告疾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繇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鬭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

百姓不知兵無以養之也公於此處尚未露然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專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敎以行陣之節役民之

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之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恐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亦說不著）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貧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策別厚貨財一

厚貨財者其別有二一曰省費用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取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繇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

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貧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患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荊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幷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

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畜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如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急則以爲費用

不求生而求節此一策也恐未之冗費不止於此

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月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

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唐兵之妙在此

策別一

其二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閑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

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人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備是以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

京師兵出戍以防餘孽尤可咲

擧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

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鬬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群起而噪呼此何爲者也天下

府兵之壞亦以此

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妖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爲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

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策別二

其二曰練軍實三代之兵不得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强鋭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强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

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役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于官至于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于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鋭强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

民以爲兵繼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次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而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已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

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五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設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獨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

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嘗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策別三

其三曰倡勇敢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卻走

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鬬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爲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

劒楯相搏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

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萬死之地是故其將降其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心腹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策斷一

二虜爲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爲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爲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强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

子無道不與焉此句不看蓋有以諸侯强偪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司馬氏石氏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繇亡之門而塞之則至于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爲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患焉而日潰之其竊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繇亡之門

蓋臣以爲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爲中國之大變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亂內之民執其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

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爲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大小兵無强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

秦用自己空言柔正反是

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嘗欲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為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為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為橫從人之欲為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

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為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

高麗一役遂是而已

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為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為國者使人備己則權在我而使己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很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鰓鰓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為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為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為威舍之則足以為恩臣

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策斷二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鬭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

至于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鬭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忽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强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習知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卹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

是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

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

此說亦似從蘇老有一緊句未兵冗而未保参出解論也

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肄楚而陷之所以狃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畧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策斷三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旅衆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鬭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

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繇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紱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

論五代不可

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為容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韍冕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彊黃池之會彊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中國而其

夏有人

豪傑間起為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雋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太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厭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邑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為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狃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為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沉謀奇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

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為將相而不免困從之恥宜其有慷慨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為吾用亦以間疏其君臣此蘇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

闘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闘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郁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啣窶藪也彼備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

故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備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惟國之　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蘇文奇賞卷之六終

蘇文奇賞卷之七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策畧

御試制科策一道 并問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於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盩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風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

虞芮刑未措于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摘姦或曰

不可撓獄市推尊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繇形于詩道周公陳詩王業也而係之豳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灾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于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二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凡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

評太深

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游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以爲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

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説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四夷則兵不強欲興利除害

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為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為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

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為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

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據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纍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為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為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嘗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挈之武王用太公

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為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為美辭而

遺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爲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

乎此而和氣安得不鬱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荊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繇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荊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饑寒之民則無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

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致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腫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更宜商）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

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敝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

其精金良帛而别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考古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别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

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使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閒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嘗以爲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胥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

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敘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累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灾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

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灾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

外其於人也爲嘘嘘之氣温然而爲濕濕陰動而内其於人也爲翕翕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也故春夏者其一嘘也秋冬者其一翕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嘘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呴温煖之政。萬事惰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嘘而不能翕。此淫雨大水之所繇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

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于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别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

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禜社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脱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惟制策有治當先内或

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説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内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摘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摘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内虚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

訊得側

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係單于則日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懷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冨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繇形于詩

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竊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于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繇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

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剝下媚上至于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為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

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以取于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其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冨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

也

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强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狷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

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繇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于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繇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

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前此策問皆有道至矣援發蘊日文亦不亦宜乎

擬進士對御試策 并引狀問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聽廣大中外歡喜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卒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深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爲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

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以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問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於廷諏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鱉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

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于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誠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皐陶益稷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踈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

過觸諱以忌艇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决于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而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

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刼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决不可欺者吏受賕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害陛下以爲仁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荅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之人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何可以美言數

眩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迺者横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

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者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為之歟為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繇此觀之則横山之功是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群臣不能濟

之以慎重養之以敎補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無為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為之而况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兎首瓠葉可以行禮埽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

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矣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必不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不宜作此語）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

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群臣誤陛下也臣
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喜為異論至以人性為
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而說者又以為書稱唐
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群飲者殺臣請有以
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
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為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
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
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
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
誤陛下至於如此且夫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

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
哉所以誅群飲者意其非獨群飲而已如今之法所
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
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
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
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捄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
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
方今捄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
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
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

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
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
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
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
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
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
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
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
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
其治疾也有剖胸决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

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
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
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關播之用
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為知
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
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為其人可與勠力同心
其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
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
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
俯仰成敗呼吸變動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

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藉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

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堅用王猛而樊世仇騰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于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恤臣不知所税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蘇文奇賞卷之七終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序

范文正公文集序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

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殁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槀見屬為敘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敘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

公之所心與古人也

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畧皆素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

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可觀

鳧繹先生詩集序

孔子曰吾猶及史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

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覆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兗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樂全先生文集序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資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

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眞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

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爲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卻掃終日

危坐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況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若干首

田表聖奏議序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於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

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繇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常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生種已食其報

晁君成詩集序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楊雄是也楊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嘗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為君子

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歿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為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繇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為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為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學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郃為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為漢中守而郃猶為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卯命者嵯渺焉耳

鄧茂誠詩集序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虡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貴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困得乎茂誠諱迎姓鄧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

愛咀嚼有味雖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爲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下天下者須知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余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少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已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

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嘗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

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徐州鹿鳴燕賦詩序

余聞之德行興賢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選士已卑而不足行永惟三代以來莫如吾宋之盛始於鄉舉率用韋平之一經終於廷策庶幾晁董之三道眷此房心之野實惟孝秀之淵元豐元年三郡之士皆舉於徐九月辛丑晦會于黃樓修舊事也庭實旅百貢先前列之龜工歌拜三義取食苹之鹿是日也天高氣清水落石出仰觀四山之晻曖俯聽二洪之怒號眷焉顧之有足樂者於是講廢禮放鄭聲郡刺史勸駕鄉先生在位群賢畢集逸民來會以謂古者於旅也語而君子會友以文爰賦筆札以侑樽俎載色載笑有同於泮水一觴一詠無愧於山陰眞禮義之遺風而太平之盛節也大夫庶士不鄙謂余屬爲斯文以舉是禮余以嘉祐之末以進士入官偶儷之文嘗昔所上揚雄雖悔於少作鍾儀敢廢於南音賂諸故人必不我誚也

窕老此處

南行前集序

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非所以爲閨門之歡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咏嘆盖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爲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爲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强所爲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是值際赤不幸

送章子平詩序

觀進士登科錄自天聖初訖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七人其貴且賢以名聞于世者盖不可勝數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可謂盛矣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我仁祖之於士也亦然較之以聲律取之以糊名而與人由爲是何術哉目之所閱手之所歷口之所及其人未有不傾大光明秀傑者也此豈人力乎天相之也天之相人君莫大於以人遺之其在位之三十五年進士盖十舉矣而得吾子平以爲首子平以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謙此功名富貴之所追逐而不赦者也雖微舉首其孰能加之然且困躓而不信十年於此矣意者任重道遠必老而後大成歟不然我仁祖之明而天相之遺之人以任其事而豈徒然哉熙寧三年冬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十月丁未會于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之余於子平爲同年友衆以爲宜爲此文也故不得辭

送水丘秀才序

水丘仙夫治六經百家說爲歌詩與揚州豪俊交游頭骨磽然有古丈夫風其出詞吐氣亦往往驚世俗予知其必有用也仙夫其自惜哉今之讀書取官者皆屈折拳曲以合規繩曾不得自伸其喙仙夫恥不得爲將歷琊瑯之會稽浮沅湘遡瞿塘登高以望遠搖槳以泳深以自適其適也過予而語行予謂古之君子有絕俗而高有擇地而泰者顧其心常足而已坐於廟堂君臣賡歌與夫據槁梧擊朽枝而聲犖然不知其心之樂奚以異也其在窮也能知舍其在通也能知用予以是卜仙夫之還也仙夫勉矣哉若夫習而不試往卽而獨後則仙夫之展可以南矣

送張道士序

古者贈人以言彼雖不吾乞猶將發藥也蓋未有不吾乞而亦有待發藥者以吾友之賢茲又奚乞雖然我友乞之曰與吾友心肺之識幾三年矣非同頃暫也今來別去遂默默而已乎抑不足教乎豈無事於教乎將周旋終始籠絡盡適有所惜乎嗟僕之才陋甚也而吾友每過愛豈信然乎止於此可乎抑容有未至當勉乎自念明於處已昧於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譏罵隨之抑足恤乎將從從然與之合乎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藏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圓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將爲陶乎將爲矢乎山有蕨薇可羹也野有麋鹿可脯也一絲可衣也一瓢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將談世路而適吾所自適乎抑冨貴聲名以偸夢幻之快乎行乎止乎遲乎速乎吾友其可教也默默而已非所望吾友也

牡丹記序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槃綵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皂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培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旣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爲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爲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惷迂闊舉世莫與爲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爲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爲梅花賦則清便豔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椎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强爲公記之公家書三萬卷博覽强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于嶮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眞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蘇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戸君亦趨出君爲鎭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鞫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旣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

而與馬嶙奏君抗拒君亦奏嶙使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君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上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覬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說

蘇文奇賞卷之八　終

蘇文奇賞卷之九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

記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儁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

爲論情計
亦宜三思

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驩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爲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

忠之功之 恥之取之

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寶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浮薄或由此也夫

卽名天地之在太伯無得而稱自孔子品題一出雖欲無稱不可得矣

亦可笑

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羡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羡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羡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旣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

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羡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畧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强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

點笑千古

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游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楊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

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

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凌虛臺記

臺因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

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槖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眉山遠景樓記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之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闊至於郡縣胥史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富商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

墨君堂記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爲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爲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焰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爲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乎

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墨寶堂記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爲高而笑之彈琴奕棊蓄古法書圖畫客至出而夸觀之自以爲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爲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爲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爲難

孔丘知之以爲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旣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棄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冢斫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人特以已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迹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余爲記余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

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余觀之君豈久閒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余之所言者為鑒

新畜兩鶴出山夜別長鳴繞池念之不已貫河中游家報云數千宜縱放鶴狀宛然

下讀此不覺失笑戊辰五月二十五

大陽山林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蓋其為物清遠閒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

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此文[illegible]公一段

石氏畫苑記

石康伯字幼安蜀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謖謖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髯而黑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為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游知其急難甚於為已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舁置其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二狀貌如四十許人鬚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為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游如兄弟故得其畫為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為其似也似猶可貴況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笥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

好書畫能矯然人可傳可傳

亂言與有理今劬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錄者獨著其爲人之大略云爾元豐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記

[illegible]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旣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

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襪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鵞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

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荅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荅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小太形容矣

游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況於椁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游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遹王肄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石鍾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鍾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

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歎士大夫之所不知

蘇文奇賞卷之九終

蘇文奇賞卷之十

明　太末長洲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記

睡鄉記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癘昏然不生七情芒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穀佚臥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思而遠遊冬而絺夏而纊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謂凡其所目見者皆妄也

昔黃帝聞而樂之閒居齋心服形三月弗克其治疲而睡蓋至其鄉既寤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鄉焉降以堯舜無爲世以爲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胈脛無毛剪爪爲牲以救天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克商還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爲王作禮樂伐皷扣鐘雞人號于右則睡鄉之邊徼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遊焉騰虛空乘雲霧卒莫覩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棄其学而遊焉不得其塗大迷謬而返戰國

秦漢之君悲愁傷生內窮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之具於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過之化爲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弗覺也其後山人處士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囂然樂而忘歸從以爲之徒云嗟夫予也幼而勤行長而競時卒不能至豈不迂哉因夫斯人之問津也故記

雩泉記

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如在山下雉堞樓觀髣髴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寢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濱海多風而溝瀆不留故率常苦旱禱於茲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蓋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熙寧八年春夏旱輙再禱焉皆應如響乃新其廟廟門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涼滑甘冬夏若一餘流溢去達于山下茲山之所以能常其德出雲爲雨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號

稱不立除治不嚴農民易之乃琢石爲井其深七尺廣三之二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雩泉古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雩今民吁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痛亦多矣吏有能聞而哀之答其所求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輙以是愧於神乃作吁嗟之詩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

吁嗟常山東武之望匪石巖巖惟德之常吁嗟雩泉維山之滋維水作聰我民所噫我歌雲漢于泉之側誰其尸之涌溢赴節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愧于中何以靦神神尸其昧我職其著各率爾職神不汝棄酌山之泉言採其蔬跪以薦神神其吐之

錢塘六井記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為桑麻之區而今乃為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為相國井其西為西井少西而北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為方井為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為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

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為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為匿溝湖底無所用閘此六井之大畧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為近於海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為上中下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為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為水閘四皆垣墻扃鑰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罌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

關井大事詳於記述公之深心

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徐州決堤也所貴書 急急作画

奬諭勅記

勅蘇某省京東東路安撫使司轉運司奏昨黃河水至徐州城下汝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救護城壁一城生齒幷倉庫廬舍得免漂沒之害遂得完固事聞之為中國患久矣乃者堤潰東注衍及徐方而民人保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屢以言朕甚嘉之

熙寧十年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東西北觸山而上皆清水無復濁流水高於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東南隅不沉者

三版父老云天禧中嘗築二堤一自小市門外絕而南少西以屬於戲馬臺之麓一自新墻門外絕壕而西折以屬於城下南京門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與武衛奉化牢城之士晝夜雜作堤堤城之明日水自東南隅入遇堤而止水牕六先水未至以薪芻爲囊自城外塞之水至而後自城中塞者皆不足恃城中有故取土大坑十五皆與外水相應井有溢者三方皆積水無所取土取於州之南亞夫塚之東自城中附城爲長堤壯其址長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闊倍之公私船數百以風浪不敢行分纜城下以殺河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明年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發常平錢六百三十四萬米一千八百餘斛募夫三千二十人改築外小城創木岸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樓之下一在上洪門之西北一在大城之東南隅大坑十五皆塞已而澶州靈平歸成水不復至臣某以謂黃河率常五六十年一決而徐州最處汴泗下流上下二百餘里皆阻山水尤深悍難落不與他郡等恐久遠倉卒吏民不復究知故因上之所賜詔書而記其大略幷刻諸石若其詳則藏於有司謂之

熙寧防河錄云

廣州東莞縣資福禪寺羅漢閣記

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造種種業展轉六趣至千萬刼本所從來唯有一愛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爲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衆生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衆生咎何以故衆生所愛無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鄰人從其求乞一爪一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使衆生了然見知不生不滅出輪回處是處安樂堪永依怙無異父母支

體可捨而況財物其一導師以有爲心行有爲法縱不求利即自求名譬如鄰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況肌肉以此觀之愛吝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故取米投坑穽中見者皆恨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施何異坑穽而人自然有喜有愠如使導師有心有爲則此施者與棄無異以此觀之愛惜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貿遷重寶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況飄墮羅刹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非已有而況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捨愧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損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湧地千柱浮空三層壯麗之極實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五百大士棲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栢再

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璧珠夜明三十襲吉誰敢爭層簷飛空俯日星海波不搖颶無聲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氷雪清人無南北壽且寧

可與道古

順濟王廟新獲石砮記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午軾自儋耳北歸艤舟吳城山順濟龍王祠下既進謁而還逍遙江上得古箭鏃槊鋒而劍脊其廉可劌而其質則石也曰異哉此孔子所謂楛矢石砮肅慎氏之物也何為而至此哉傳觀左右失手墜於江中乃禱於神願復得之當藏之廟中為往來者駭心動目詭異之觀既禱則使沒人求之一探而獲謹按禹貢荊州貢礪砥砮丹惟箘簵楛梁州貢璆鐵銀鏤砮磬則楛矢石砮自禹以來貢之矣然至春秋時隼集於陳廷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時人莫能知而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荊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荊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楛木堪為笴今幽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為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為砮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可不謂異物乎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陳於路寢孔子履藏於武庫皆以古見寶此矢獨非寶乎順濟王之威靈南放于洞庭北被于淮泗乃特為出此寶軾不敢私有而留之廟中與好古博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神聖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好奇語極

子姑神記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于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為婦人而置箸手中而小童子扶焉以箸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為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為侍妾而其妻妒悍甚見殺於廁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為直其冤且使有所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為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于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知矣又知好文字而耻無聞於世

皆可賢者粗爲錄之答其意焉

法亦備 升菴

雪堂記

蘇子得廢圃于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爲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蘇子隱几而晝瞑栩栩然若有所適而方興也未覺爲物觸而寤其適未厭也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於堂下客有至而問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未能拘人也而嗜慾深今以繫馬止也有得乎而有失乎蘇子心若省而口未嘗言徐思其應揖而進之堂上客曰噫是矣子之欲爲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投刀避衆礙而散其智者也是故以至柔馳至剛故石有時以泐以至剛遇至柔故未嘗見全牛也予能散也物固不能縛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釋子有惠矣用之於內可也今也如蝟之在囊而時動其脊脅見於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風不可搏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於人猶風之與影也子獨留之故愚者視而驚智者起而軋吾固怪子爲今日之晚也子之遇我幸矣吾今邀子爲藩外之游可乎

蘇子曰予之於此自以爲藩外久矣子又將安之乎

客曰甚矣子之難曉也夫勢利不足以爲藩也名譽不足以爲藩也陰陽不足以爲藩也人道不足以爲藩也所以藩予者特智也爾智存諸內發而爲言則言有謂也形而爲行則行有謂也使予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恚言如狂者之妄行雖掩其口執其臂猶且喑鳴跼蹙之而已則藩之於人抑又固矣人之爲患以有身身之爲患以有心是圃之構堂將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繪雪將以佚子之心也身待堂而安則形固不能釋心以雪而警則神固不能凝子之和既焚而燼矣燼又復然則是堂之作也

非徒無益而又重子蔽蒙也子見雪之白乎則恍然而目眩子見雪之寒乎則竦然而毛起五官之爲害惟目爲甚故聖人不爲雪乎雪乎吾見子知爲目也子其殆矣客又舉杖而指諸壁曰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雜下也均矣厲風過焉則凹者留而凸者散天豈私於凹凸哉勢使然也勢之所在天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子之居此雖遠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實礙人耳不猶雪之在凹者乎蘇子曰予之所爲適然而已豈有心哉殆也奈何客曰子之適然也適有雨則將繪以雨乎適有風則將繪以風乎雨不可繪也觀雲氣之洶湧則使子有怒心風不可繪也見草木之披靡則使子有懼意覩是雪也子之內亦不能無動矣苟有動焉丹青之有靡麗水雪之有水石一也德有心心有眼物之所襲豈有意哉蘇子曰子之所言是也敢不聞命然未盡也子不能默此正如與人訟者其理雖已屈猶未能絕辭者也子以爲登春臺與入雪堂有以異乎以雪觀春則雪爲靜以臺觀堂則堂爲靜靜則得動則失黃帝古之神也游乎赤水之北登崑崙之丘南望而還遺其玄珠焉游以適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適於游情寓於望則意暢情

出而忘其本矣雖有良貴豈得而寶哉是以不免有遺珠之失也雖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復其初而已矣是又驚其遺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遠者近之收其近者內之求之眉睫之間是有八荒之趣人而有知也升是堂者將見其不遡而僾不寒而栗凄凜其肌膚洗滌其煩鬱既無炙手之譏又免飲冰之疾彼其趦趄利害之徒猖狂憂患之域者何異探湯執熱之俟濯乎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將能爲子之所爲而子不能爲我之爲矣譬之厭膏粱者與之糟糠則必有忿詞衣文繡者被之以皮

升則必有愧色予之於道嘗槩文緇之謂也得其上
者耳我以予爲師予以我爲資猶人之於衣食缺一
不可將其與予游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後論予且
爲予作歌以道之歌曰
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堂
之上兮有碩人之頎頎考槃於此兮芒鞋而葛衣挹
清泉兮抱甕而忘其機負頃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
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吾十九年之
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變悟昔
日之癯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兮始也抑吾之縱而

鞭吾之口終也釋吾之縛而脫吾之羈是堂之作也
吾非取雪之勢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
之機吾不知雪之爲可觀賞吾不知世之爲可依違
性之便意之適不在於他在於群息已動大明既升
吾方輾轉一觀曉隙之塵飛子不棄兮我其子歸客
忻然而笑唯然而出蘇子隨之客顧而頷之曰有若
人哉

蘇文奇賞卷之十終

蘇文奇賞卷之十一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傳

陳公弼傳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
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祿祖瓊父顯忠皆不
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
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
兄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
表其閭曰三隽坊始爲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

交通權貴人肆爲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寘諸法一
縣大聳去爲雩都老吏曾腆侮法粥獄以公少年易
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扣頭出血願自新公
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腆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
學卒爲善吏而子弟有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斂民財
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
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
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
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歸
蜀得劒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爲開封府司錄福

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西方用兵
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
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爲狂言徙建州而
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
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上
卒用公言以禹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爲御史會外
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情
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殺
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朞年盜起京西殺守
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

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
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
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爲暴或告有
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
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
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公
不可獨治爲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
盜自贖時劇賊黨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
贇捕之德贇既失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嘗
舍者曰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黨軍

子也公察其冤下德贇獄未服而党軍子獲於商州
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武言華陰人張元
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幾察出
入饑寒且死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
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疏屬無罪乃
寄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柰何
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爲大
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
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
飛橋無柱至今沿汴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

皇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
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
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既對上直公
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
得爲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公發禁兵
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臥不動水亦
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死何執濮州通判井淵
上以爲憂問執政誰可用者未及對上曰吾得之矣
乃以公爲曹州不逾月悉擒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
使皆言壽春守王丞民不任職丞民坐免詔公乘傳

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脊米而獨其役凡十三萬石謂
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旁
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爲
鄂州從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
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竊
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
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公懼公益親
信之士皆指心誓爲公死提點刑獄江東又移河北
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兼開拆司
榮州煑鹽凡十八井歲久澌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

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爲言還其所籍歲蠲
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天禧以來
朱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公日
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會接伴契丹使還自
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
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即日輕騎出按
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
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
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
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狥而流軍校一人

其父爲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illegible]濰州教[illegible][illegible]康
[illegible][illegible]道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其女
婦死吏不敢問博平隷河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
島而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群盜爲之屏息徐
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公發
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
以爲敗爲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司憂恐公
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于闐使
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
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公

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初不敢
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虜不敢動
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
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素
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
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
法不可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
財償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
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
程氏子四人恍今爲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愉

今爲大理寺丞慥未仕公嘗書其長於易有集十
卷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四篇爲人清
勁寡欲長不逆中人面瘦黑目光如水平生不假人
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曰我勇於不計禍福必
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
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士爲急輕
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
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
子游學卒與忱同登進士第嘗蔭補子弟輒先其族
人卒不及其子慥公於軾之先君子爲丈人行而軾

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
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爲古之
[illegible]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能言
[illegible]爲公沒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少恐遂就
[illegible]沒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仁所爲公
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爲公傳軾平生不爲行狀墓
碑而獨爲此文後有石子得以考覽焉
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訒好
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
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
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淮南
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
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晩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荅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

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係文淺而其等文字之藉以莫似假存之

杜處士傳

杜仲郁里人也天資厚朴而有遠志聞黃環名從之遊因陳曰願輔子半夏幸仁憫焉使得旋復自古揚推環曰子言雖實宜蚤休少從容將訶子矣仲曰人之相仁雖不百合亦自然同冤吐新意以前乎吾聞夫子雖黃冠衆故求決明於子今子徵衝吾爲其非倚乎曰吾如貧者食無餘糧獨活久矣子今胥就何以充蔚子乎苟迹子之素狂若所請亦大激矣試問子之志也曰敢問士何以益智行何以非廉先王不留行者何事也曰此匪子解也夫得所託者猶之射

干歸於辟城也居非地者猶之困于蒺藜也今子處如易之所謂井渫不食也非揚淘之而欲其中空清是坐恒山而望扶桑耳勢不可及已使投垢熟艾以求別當世則與之無名異矣其蒙甚願子白之曰吾自通微預知子高良故謾矜子以短而欲亂子言子能詳微意知所激刺亦無患子矣雖然澤蘭必馨今王明苟起子爲赤車使者且將封子子甘從之乎曰吾大則欲伏神以安息小者吾麻于衆而已矣雖登文石摩螭頭不願也古人有三聘而起松蘿者過實用也余將杜衡門以居之爲一白頭翁雖五加皮幣

於我如水萍耳豈當歸之哉環曰然世有陰險以求石斛之祿者五味子之言可也雖吾亦續隨子矣或斥之曰船破須筎酒成於麴猶君之錄英才也彼貪祿角進者可謂之也若夫躑躅而還鄉甘遂意於丁沉則吾之所謂獨行之民可使君子懷寶烏久居此爲哉余愛仲善依人而嘉環能發其心故錄之爲傳

予嘗過奉化土人爲說江瑤柱

江瑤柱傳

生姓江名瑤柱字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川避合浦之亂徙家閩越閩越素多士人聞媚川之來甚喜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鐫琢之媚川深自晦匿嘗喟然謂其孫子曰匹夫懷寶吾知其罪矣尚子平何人哉遂棄其孥浪迹泥塗中潛德不耀人莫知其所終媚川生二子長曰添丁次曰馬頰始來鄞江今爲明州奉化人瑤柱世孫也性溫平外慈而內淳稍長去襁褓頎長而白皙圓直如柱無絲髮附麗態父友庖公異之且曰吾閱人多矣昔人夢賢質之美有如玉川者是兒亦可謂瑤柱矣因以名之生寡欲然極好滋味合口不論人是非人亦甘心焉獨與峨嵋洞車公清溪遐丘子望湖門章舉先生善出處大略相似所至一坐盡傾然三人者亦自下之以謂不可及也生亦自養名聲動天下鄉閭尤愛重之凡歲時節序冠婚慶賀合親戚燕朋友必延爲上客一不至則慊然皆云無江生不樂生頗厭苦之間或逃避於寂寞之濱好事者雖解衣求之不憚也至於中朝達官名人游宦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爲善地亦屢屬意於江生惟扶風馬太守不甚禮之生浸不悅跳身武

林道感温風得中乾疾為親友強起置酒高會座中有合氏子亦江淮間名士也輙坐生上衆口嘆美之曰聞客名舊矣蓋鄉曲之譽不可盡信韓子所謂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非客耶客第歸人且不愛客而棄之海上遇逐臭之夫則客歸矣尚何與合氏子爭乎生不能對大慚而歸語其友人曰吾棄先祖之戒不能深藏海上而薄游樽俎間又無馨德發聞惟腥宜見擯於合氏子而府公貶我固當從吾子游於水下苟不得志雖粉身亦何憾吾去子矣已而果然其後族人復盛於四明然聲譽稍減云

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蓏失地則不榮魚龍失水則不神物固且然人亦有之嗟乎瑤柱誠美士乎方其為席上之珎風味藹然雖龍肝鳳髓有不及者一旦出非其時而喪其眞衆人且掩鼻而過之士大夫有識者亦為品藻而置之下士之出處不可不慎也悲夫

黄甘陸吉傳

黄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黄隱於泥山陸隱於蕭山楚王聞其名遣使召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洞庭君尊寵在羣臣右久之黄甘始來一見拜温尹平陽侯班視令尹吉起隱士與甘齊名入朝久尊貴用事一旦吉位居上甘心銜之羣臣皆疑之會秦遣蘇軫鍾離意使楚楚召燕章華臺羣臣皆與甘坐上坐吉咈然謂之曰請與子論事甘曰唯唯吉曰齊楚約西擊秦吾引兵踰關身犯霜露與枳棘最下者同甘苦率家奴千人戰季洲之上拓地至漢南而歸子功孰與甘曰不如也曰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剥膚剖肝怡顔下氣以固蔕之術獻上上喜之命注記宫闕以登狀其方畧以付國史出為九江守宣上德澤使童兒亦懷之子才孰與甘曰不如也吉曰是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徐應之曰君何見之晚也每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虞荔申梅福棗嵩之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呿舌縮不復上齒牙間當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吉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甘曰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也於是羣臣皆服歲終吉以疾免更封甘子為穰侯

吉之子爲下邳侯獲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湯藥官
至陳州治中
太史公曰田文論相吳起說相如同車廉頗屈姪欲
斃衣尹姬悔昔吉亦然傳曰女無好醜入宮見妒士
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之謂也雖美惡之相遼嗜好
之不齊亦焉可勝道哉

[illegible][illegible]先生

葉嘉傳

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好游
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嘗曰吾植功種德不爲時
採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飲其惠矣茂
先葬郝源子孫遂爲郝源民至嘉少植節操或勸之
業武曰吾當爲天下英武之精一槍一旗豈吾事哉
因而游見陸先生先生奇之爲著其行錄傳於時方
漢帝嗜閱經史時建安人爲謁者侍上上讀其行錄
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曰臣邑人葉嘉
風味恬淡清白可愛頗負其名有濟世之才雖羽知

猶未詳也上驚敕建安太守召嘉給傳遣詣京師郡
守始令採訪嘉所在命齋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
促郡守曰葉先生方閉門制作研味經史志圖挺立
必不屑進未可促之親至山中爲之勸駕始行登車
遇相者揖之曰先生容質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後
當大貴嘉以皂囊上封事天子見之曰吾久飫卿名
但未知其實爾我其試哉因顧謂侍臣曰視嘉容貌
如鐵資質剛勁難以遽用必槌提頓挫之乃可遂以
言恐嘉曰碪斧在前鼎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
何嘉勃然吐氣曰臣山藪猥士幸惟陛下採擇至此

可以利生雖粉身碎骨臣不辭也上笑命以名曹處
之又加樞要之務焉因誡小黄門監之有頃報曰嘉
之所爲猶若粗疎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獨學未經
師耳嘉爲之屑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熟矣上乃勑
御史歐陽高金紫光祿大夫鄭當時甘泉侯陳平三
人與之同事歐陽疾嘉初進有寵曰吾屬且爲之下
矣計欲傾之會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歐但熱中而
已當時以足擊嘉而平亦以口侵陵之嘉雖見侮爲
之起立顔色不變歐陽悔曰陛下以葉嘉見託吾輩
亦不可忽之也因同見帝陽稱嘉美而陰以輕浮訿

之嘉亦訴於上上爲責歐陽憐嘉視其顔色久之曰
葉嘉眞清白之士也其氣飄然若浮雲矣遂引而宴
之少選間上鼓舌欣然曰始吾見嘉未甚好也久味
其言令人愛之朕之精魄不覺洒然而醒書曰啓乃
心沃朕心嘉之謂也於是封嘉鉅合侯位尚書曰尚
書朕喉舌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朝廷賓客遇會宴
享未始不推於嘉上日引對至於再三後因侍宴苑中
上飲逾度嘉輒苦諫上不悅曰卿司朕喉舌而以苦
辭逆我余豈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于地嘉正色曰
陛下必欲甘辭利口然後愛耶臣雖言苦久則有效

陛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顧左右曰始吾言嘉剛
勁難用今果見矣因含怒之然亦以是疎嘉嘉既不
得志退去閩中既而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上以不
見嘉月餘勞於萬機神薾思困頗思嘉因命召至喜
甚以手撫嘉曰吾渴見卿久也遂恩遇如故上方欲
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以兵革爲
事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足上深患之以問嘉嘉爲
進三策（無謂）其一曰推天下之利山海之資一切籍於縣
官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大悅兵興有功而還上利
其財故推法不能管山海之利自嘉始也居一年嘉

告老上曰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遂得爵其子又令
郡守擇其宗支之良者每歲貢焉嘉子二人長曰摶
有父風故以襲爵次子挺抱黄白之術比於摶其志
尤淡泊也嘗散其資拯鄉閭之困人皆德之故鄉人
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爲常

贊曰今葉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山居其氏於
閩中者蓋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夥然風味德馨
爲世所貴皆不及閩閩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爲
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徹侯位八座可謂榮矣然其
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爲身計蓋有以取之夫先王

用於國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切與民嘉爲策以摧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舉也君子譏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於鹽鐵丞孔僅桑弘羊之謀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贊始舉而用之

蘇文奇賞卷之十一終

蘇文奇賞卷之十二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墓誌銘

范景仁墓誌銘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盖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其畧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

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爲詳盖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鐘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爲君實既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鎭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

索氏祖諱疑姚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
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龎氏贈昌國太夫人
開府以文藝節行爲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
鎡終隴城令次曰鍇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而
孤從二兄爲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客者鎡以
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
廊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
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
見公稱之祁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爲
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

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
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爲
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
滿又薦諸朝爲東監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正薦召
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當遷校理宰
相龎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秘閣爲開封
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句國子監上疏論
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
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
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

不相知則相爭各自以爲叢掌

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
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
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
司同制國用薨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
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公言嘗
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
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勑
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
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
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

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
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勑文
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
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
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每
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疏者補外官仁宗
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
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
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訐以
爲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畧細故將陳執中爲

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
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
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
責宰相議者韙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
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公獨奮曰天下事尚
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此
天下之大功也周王既薨眞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
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
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
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公言

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
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
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
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
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
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
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
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爲之股栗除
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
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

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
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
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
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
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不能奪
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
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
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爲知制誥正
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
計明年又因祫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

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即
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
翰林侍讀學士復爲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
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
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
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
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
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
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
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

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饑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羣牧使句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敕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敕其後刊去故職寖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于漢之盛時視穀貴賤

發斂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柰何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繇門下公奏繇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試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

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畧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爲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來者朞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今上即位遷光祿大夫

初英宗卽位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卽位復還
僖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大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
祖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卽位公
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
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
論奏先帝追録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鎭未嘗以語人
人亦莫爲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
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
淸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郞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
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

入侍爲我强起無或僶勉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
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爲著作郞謁
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
復告老進銀靑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
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
與司馬光皆　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
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
劉凡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
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
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眞黍以定黃鍾而劉凡卽

用李照樂加用四淸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
公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
樂獻之自以爲嫌乃先請致仕旣得謝請太府銅爲
之踰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
召執政同觀賜詔嘉奬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
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
祐二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
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
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
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卽位

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
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
恭儉愼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
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
補先於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
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
均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
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
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
今爲承議郞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子

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達學者以爲師法凡五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修唐書仁宗實錄玉牒日曆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祿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

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勲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户實封五百户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岳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戸參軍祖朴長社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已

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祔公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從以文學備顧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辯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既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

哉軾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孰擅茲器嗟嗟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欲忘民民不忘汝君實既來遄歸于洛縶而維之莫之勝脫爲天相君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臥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

乃塟于汝子孫不忘尚告來者

張文定公墓誌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蒐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自以爲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爲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于今賴之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天下未嘗一日無士而仁宗之世獨爲多士者以其大也賈誼歎細德之嶮微知鳳鳥之不下閔溝瀆之尋常知吞舟之不容傷時無是大者以容己也故嘗竊論之天下大器也非力兼萬人其孰能舉之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萬人之英乎益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

弼再舉而得公公姓張氏諱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也後徙揚州高祖克唐末爲亳州刺史曾祖文熙亳州軍事推官贈太師娶蘇氏追封武功郡太夫人祖嶠以進士及第太宗嘗召對選知鄆州賜親札給全俸終於尚書都官員外郎娶劉氏追封沛國太夫人考堯卿生而端默寡言有出世間意以父命勉娶非其意也父沒遂居一室家人莫得見其面者十有七年與祖考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皆封魏國公娶嵇氏追封譙國太夫人公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吾已

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材也與范諷皆以茂材異等薦之以景祐元年中選授校書郎知崑山縣蔣堂爲蘇州得公所著芻蕘論五十篇上之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薦公射策優等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爲嫚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公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覆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

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爲出於姑息遂決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大畧以邊城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爲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

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爲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召對賜五品服直集賢院遷太常丞知諫院首論祖宗以來畢分中書樞密院而三聖英武獨運斷歸于一今陛下謙德仰成二府不可以不合仁宗嘉之會富弼亦論此遂命宰相兼樞密使方元昊之叛也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關郡縣無備乃命調額外弓手公在睦州條上利害八事及是有旨遣使於陝西河東京東西路刺弓手爲宣毅保捷指揮公連

上疏爭之甚力不從宣毅十四萬人保捷九萬人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在爲寇自是民力大困國用一空識者以不從公言爲恨時夏竦并護四路劉平石元孫任福之敗皆聚主帥而竦獨不問賊圍麟府詔竦出兵牽制竦逗遛不出使賊平豐州夷靈遠而去公極言之詔罷竦節制自是四路各得專達人人自效邊備修完賊至無所得及慶曆元年西方用兵蓋六年矣上既厭兵而賊亦困弊不得耕牧休息虜中匹布至十餘千元昊欲自通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

勝負乎頗因今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申勑邊吏勿絶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怠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之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開諭如公意明年元昊始請降自元昊叛公謀無遺策雖不盡用然西師解嚴公有力焉修起居注假起居舍人知制誥使契丹成主雅聞公名與其母后族人微行觀公於范陽門外及燕親詣前酌玉巵以飲公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于公前以其所乘馬賜公朝廷知之自是虜使挾

事至者輙命公館之尋召試知制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誥命簡嚴四方誦之兼史館修撰章得象監國史以日曆自乾興至慶曆廢不修以屬公於是粲然復完權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爲尹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不遺毫釐吏民大驚以爲神不敢復欺拜翰林學士領羣牧使敎事久不治公始整齊之元昊遣使求通已在境上而契丹與元昊搆隙使來約我請拒絶其使時議者欲遂納元昊故爲荅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絶仁宗以書示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

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虜也若已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聽而絶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宜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欵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户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爲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行矣如此於西北爲兩得時人伏其精識拜諫議大夫爲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知無不言至於宮妾宦官濫恩横賜皆力爭裁抑之尋知貢舉士方以游詞嶮語爲高公上疏以謂文章之變實關盛

衰不可長也詔以公言曉諭學者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爭上前公將對昌朝使人約公當以代育公怒叱遣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高若訥代之時當郊而費用未具中外以爲憂宰相欲以是危公復拜翰林學士爲三司使公領使未幾以辦聞仁宗大喜至于今計司先郊告辦盖自公始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榷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輙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

税錢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税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且今未推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榷之則鹽貴虜鹽益售是爲我斂怨而虜獲利乎虜鹽滋多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仁宗大悟曰卿與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戶已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公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南京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像當遣柄臣特命公爲禮儀使鄉黨榮之仁宗遂欲用公而

公以目疾求去甚力乃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尚書都省兼領銀臺司審刑院太常寺事慶曆中衛士夜逾宮垣爲變仁宗且語二府以貴妃張氏有扈蹕之功樞密使夏竦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貴妃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爲公見執中言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聳然敬從公言而罷修宗正寺玉牒補緝失亡爲書數百卷自陜右用兵公私困乏士大夫爭言豐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公自爲諫官御史中丞三司

使皆爲上精言之一日仁宗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賜坐手詔問天下事公退直禁林是日有旨鎖院公旣草制書又條對所問數千言夜半與制書皆上仁宗驚異又手詔獨襃公明日復出數千言太畧以謂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萬今百餘萬而更言不足自祥符以來萬事墮弛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旣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旣窘則政出一切大商姦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此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公旣明習歷代損益又周知祖宗法度悉陳其本末

蠹虛所以然之狀及當今所宜救治施行之畧而其末乃論古今治亂在上下離合之間比年已來朝廷頗引輕嶮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爲賢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胥吏僮奴皆可以搆危其上自將相公卿宿貴之人皆爭屈體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謗毀隨之惴惴焉惟恐不免何暇展布心體爲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府而治也上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月餘御邇陽門召兩制近侍復賜問目曰朕之闕失國之姦蠹朝之憸諛皆直言其狀獨引公近御榻密訪之且有大用語公歎曰暴人之私

追人於嶮而擠之我不為也終無所言公既剛簡自
信不卹毀譽故小人思有以中之會三司判官楊儀
以請求得罪公坐與儀厚善遂罷職出知滁州不數
月上悟還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
士遷給事中知杭州公平生學道虛一而靜故所至
皆不言而治既去人必思之自杭丁太夫人憂服除
以舊職還朝判流內銓建言蠶內稅重非所以示天
下是歲郊赦減蠶內稅三分遂為定制秦州叛羌斷
古渭路帥張昇發兵討賊而副總管劉渙不受命皆
罷之拜公侍讀學士知秦州公力辭不拜曰渙與昇

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為也昇以故得不罷
以公為禮部侍郎知滑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
今順以甲午歲撫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為憂而轉運
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
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妄人也聞之大驚移兵屯
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
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昏會不復以年賤鬻穀帛市
金銀埋之地中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
繹相望於道詔促公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
去蜀二千餘里道嶮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

能舉大兵為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
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
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
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
邛部川之譯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
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先是朝廷獲智高母子
留不殺欲以招智高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召還
奏罷蜀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
之初主計京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
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因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

天下四通五達之郊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勝足恃也
特依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
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
張君平者以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
者爭以裁減費役為功河日以堙塞今仰而望河非
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公奏上
前盡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仁宗太息稱善弼曰此
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退謂公曰自慶
曆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
為議本凡除主計未嘗敢先公也其後未幾年而京

師有五年之蓄遷吏部侍郎復以目疾請郡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知秦州時亮祚方驕僭閱士馬築堡篳籬城之西壓秦境上屬户皆逃匿山林公即料簡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既不至言者因論公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昌言於朝曰兵不出塞何名爲輕舉張公豈輕者哉賊所以不至者以有備故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爲先事之備也議者乃服初命公秦州有旨再除當除宣徽使議者欲以是沮撓之公笑曰吾於死生禍福未嘗擇也宣徽使於我何有哉力請

解復知南京封清河郡公英宗即位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過都留判尚書都省請知鄆州陛辭論天下事英宗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英宗屢欲召還而左右無助公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近者代言之臣未嘗副吾意若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始奉詔拜翰林學士承旨開治道體要公以簡易誠明爲對言近而指遠不覺前席曰吾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人今乃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胡宿罷樞密副使

上欲以公代之而執政請用郭逵英宗以詔公公曰自慶曆以後擢任二府必參之中書臣知事君而已遷刑部尚書英宗不豫學士王珪當直不召召公赴福寧殿上憑几不言賜公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潁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公公既草制尋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神宗即位召見側門公曰仁宗廟厚葬過禮公私騷然請損之上曰奉先可損乎公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天子之孝也上數曰是吾心也公又奏百官遷秩恩已過厚若錫賚復用嘉祐近比恐國力

不能支乞追用乾興例足矣從之省費十七八遷户部尚書御史中丞王陶擊宰相參知政事吳奎與之辯上欲罷奎公適對上曰奎罷當以卿代公力辭上曰卿歷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爲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復何辭公曰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免必不復起琦勳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上嗟嘆久之繼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謂朕手詔爲內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公復論如初上從之賜琦詔如公言久之琦求去堅甚夜召公議公復申前論上曰琦志不

可奪也公遂建議宜寵以兩鎮節鉞且虛府以示復用從之命公爲參知政事以親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是夕復詔知制誥鄭獬內東門別殿諭以用公意制詞皆出上旨制出公以親疾在告召對押赴中書御史中丞鈌曾公亮欲用王安石公極論安石不可用不數日魏公捐館上數息不已命近璫及內司賓存問日至虛位以待公尋詔起復四上章乃免服除以安石不悅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請南京留臺上欲以爲宣徽使修國史不可則欲以爲提舉集禧觀判都省所以留公者百方公

皆力辭遂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大率欲豐財而強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復少留乎公曰退卽行矣上亦悵然至陳陝西方用兵卒叛慶州聲搖關輔京西漕檄捕盜官以兵會所屬州白刃橫野民大惶駭公收其檄不行而奏之上謂執政曰守臣不當爾耶臨事乃見人詔京西兵各歸其舊吏方以苛察爲能小不中意輒置司推治一州至數獄追逮數千里死者甚衆公以事聞

詔立條約下諸路時監司皆新進怨府與守長吏初不與聞公曰吾衰矣雅不能事人歸歟以全吾志卽力請留臺而歸未幾復知陳州暇日坐西軒聞外板築喧甚曰民築嘉應侯張太尉廟公曰巢賊亂天下趙犨以孤城力戰保此邦捍大患者也此而不祀張侯何爲者哉命夷其廟立趙侯祠佛舍中未幾改南京且命入覲不待次對前殿曰先帝嘗言卿不立交黨退朝掩關終日無一客命坐賜茶尋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尉判應天府公曰宣徽使非寄任不除臣求鄉郡自便而得之恐啓僥倖路上曰朕未之思改

判青州告免延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之策孰長公曰太祖不勤遠畧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兵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州欲遂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廷讓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繼遷之變三邊皆擾

宋邊計要宜商

兩朝延始貯貪矣其宗之禮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
充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
宗之事大略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
議皆行險僥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
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上曰慶
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為
學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具言本末上驚曰爾時已
為學士可謂舊德矣時契丹遣泛使蕭禧來上問虜
意安在公曰虜自與中國通好安於豢養吏士驕惰
實不欲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殿

廬與語英頗泄其情六符色目之英歸竟以此得罪
今禧黠虜願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虜交
口上曰朕念慶曆再和之後中國不復為善後之備
故修戎事為應兵耳公曰應兵者兵禍之已成者也
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公每辭去上輒遷延之三
易其期遂詔公歸院供職蕭禧至以河東疆事為辭
上復以問公公曰嘉祐二年虜使蕭扈嘗言之朝廷
討論之詳矣命館伴王洙詰之扈不能對錄其條目
付扈歸因以洙藁上之禧當辭偃蹇臥驛中不起執
政未知為言公班次二府因朝謂樞密使吳充曰禧

不即行使主者日致饋而勿問且使邊吏以其故檄
虜中可也充啓用其說禧即日行除中太一宮使進
對禮秩比皆與執政同公在朝雖不任職然多建明
上數欲廢易汴渠公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
餉道一梗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置足之地矣非老
臣誰敢言此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
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
南北三虜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
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
有星孛于軫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

皆為恐懼上皆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豈有
所好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公曰臣平生未嘗與人
交惡但欲歸老耳上知不可留乃以為宣徽南院使
撿校太傅判應天府上曰朕初欲卿與韓絳共事而
卿論政不同又欲除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
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泫然泣下賜帶如嘗任
宰相者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送迎公言臣班視二
府不可為陪臣屈詔獨遣少尹使者見公恐懼不敢
仰視師征安南公以謂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南方
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社稷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

而還因論交趾風俗與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桓李公緼四易姓矣皆以大校篡立有唐末五代藩鎮傾奪之風此可以計破者也遂條上九事習知發事者皆服其精鍊師還如公言新法既粥坊場河渡司農又并祠廟粥之官既得錢聽民爲賈區廟中侮慢穢踐無所不至公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閼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莫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不得鬻公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爲反復深言曰

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爲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公請老不已拜東太一宮使就第章數十上拜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官制行罷宣徽院獨命公領使如舊今上即位執政輒罷公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元祐六年詔復置宣徽使乃命公復南院章四上不拜璽書嘉之以其年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訃聞輟視朝一日特贈司空制服苑中官其親屬五人太皇太后對輔臣嗟嘆其忠正公遺令不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爲請詔有司議謚曰文定娶馬氏太常少卿絳之女追封永嘉郡夫人四子邦

彥大理評事邦直邦傑太常寺太祝皆先公卒恕今爲右朝散郎通判應天府信厚敦敏篤學朝廷數欲用之以公老不忍去左右詔聽之三女長適殿中丞蔡天申次適右朝奉郎王鞏其季已嫁而復歸孫男四人欽咨欽亮欽齋欽憲孫女三人並幼公晚自謂樂全居士有樂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注仁宗樂書一卷神宗嘗賜親札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書之典誥無以加焉西漢所不及也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晚與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

皆不謀而同軾與弟轍以是皆得出入門下軾嘗論次其文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已來以事君爲容說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公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

布衣，則廓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世以軾為知言。公始為諫官，為劉變王質自代，即日擢用。及貝州軍叛，上欲遣公出征，衆明鎬自代，即以為將，而貝州平。熙寧中，軾將往見公於陳，宰相

曾公亮謂軾曰：吾受知張公，所以至此者，公恩也。軾以問公，公悵然久之曰：吾嘗密薦公亮，人無知者，豈仁宗以語之乎？軾以是知公雖不偶於世，而人主信之蓋如此。公性與道合，得佛老之妙，屬纊之日，凜然如平生。有星隕于北牖，及斂，赤氣自寢升，里人望而驚焉。以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葬于宋城縣永安鄉仁孝里。其子恕使以王鞏之狀來求銘。銘曰：

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漢以來，士賤君肆。區區僕臣，以得為喜。功利之趨，謗毀是逃。我觀其身，夏畦之勞。紛紛衆勝，千載一律。帝閔下俗，與人乃出。是生我公，龍章鳳姿。翔於千仞，世挽留之。浩然直前，有礙則止。放為江河，瀦為洛泚。[illegible]穆三聖，如天如淵。前席推誠，見賢必遷。豈不用公，道有不契。出其緒餘，則已驚世。公之所能，我不敢知。乘雲馭風，與汗漫期。噫天何時，復生此傑。我作銘詩，以詔王國。

蘇文奇賞卷之十二　終

蘇文奇賞卷之十三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墓誌銘

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 代張文定公作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內厲精爲治旁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于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疎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疎輒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謗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于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青留守南都徙齊鄧二州用公之意益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

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爲公危慄或以爲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即以爲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僵仆頓絕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即位徙公爲蘇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爲鄆州徙眞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爲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益年七十有一矣即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歷事三宗逮與天聖景祐間賢公卿游公雖爲晚進而閑濟之資邁往之氣蓋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輒譏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文公之子錯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令

琮為唐國子司業令琮生太常博士冀冀生贈戶部
侍郎伉伉生贈禮部侍郎藎藎生戶部侍郎贈右僕
射珦珦生太中大夫睦州刺史邁邁生毘州觀察推
官籍籍生祠部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仁儉
為縉州永嘉令祖諱鑒不仕皇考諱高贈中大夫曾
祖母祖母皆范氏繼祖母陳氏皇妣王氏追封太原
郡君生公之夕夢虎行月中而檀其室九歲能賦敏
捷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奇之教以為文希
文為蘇州而安定胡先生瑗居于蘇公往從之門人
以千數第其文公常為首嘗舉進士試于庭宋子京

奇其文擢為第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
年復中第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
錢塘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為賢將授以治劇守邊
之要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
府推官三司鹽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戶部勾
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宰相不悅不遷者
十年既遇知神宗為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
陶論宰相不押班為跋扈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
罪然以為跋扈則臣為欺天陷人矣為開封府三獄
皆滿公視事之日理出數百人決遣殆盡京師翕然

稱之為御史中丞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
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及郭逵修堡柵密院
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危
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救大臣
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諫官楊繪言宰相
不當以其子判鼓院上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
而已何與於事公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
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上悟為罷
之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
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亮祚已

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為內憂京師
郡國地震公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
知秦州上面謂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詔館伴契
丹使前此館伴非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往復紛然
是歲契丹遣蕭林牙楊興公來聘朝廷憂之公見興
公開懷與語問其家世父祖事委曲詳盡與公驩且
喜不復論去歲事將去與公馬上語別林牙謂興公
曰君與滕公善豈將留此乎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
殿中歎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避月不對而大臣力薦
用唐介矣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

賜者唐淑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以慰勞公者甚厚公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命公爲安撫使官吏皆幄寢居民恐懼棄家而茇舍公獨臥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饑者除田稅察情吏修堤防籍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并州上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王頎者爲鄰婦隱其金閱數尹不能辨頎憤悶至病傴杖而訴於公公呼鄰婦一問得其情取金還頎頎奮身仰謝失傴所在投杖而出

一府大駭除翰林學士夏國主秉常被簒公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上奇其策然不果用欲以公爲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洲安撫使公入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爲黨人所快豈天下皆知事君爲得而事黨人爲無益矣上爲改容公以皇考諱辭高陽關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爲屛息移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爲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其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巳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服公韓忠彥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允嚴有體邊人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

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略曰陛下聖神文武自足以幹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韙其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公上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富彥國之守青州也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彥國既去軍稍缺不補公至青復完之至溢額數千其後朝廷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州兵至今爲盛其爲守池安皆以靜治閒飲酒賦詩未嘗有遷謫意侍郎韓丕旅殯于安五十年矣

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葬公皆葬之著
作佐郎木炎居喪以毀卒公既助其葬又爲買田贍
之物使謝謹市物于安國縣爲奸民殺其毒公窮治
奸狀上爲罷黜謹自安定先生之亡公常割俸以賙
其子又爲湖州祭其墓哭之淛東南之士歸心焉自
揚徙鄆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鄆有劇賊
數人公悉知其所舍遣吏掩捕皆獲吏民不知所出
郡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
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
學者作新田詩以美之時淮南京東皆大饑公獨有

所乞米爲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
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廬屋
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
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
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
視之廬舍道巷引繩棊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
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徙眞定乞以便宜除
盜許之然訖公之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積饑
之民方賴以生而有司爭糴穀貴公奏罷廩有餘請
罷糴二年從之徙知太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土豪

多皆利於有警故喜作邊事以不服命公始至[illegible]
誅來賀令曰謹斥堠毋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
而生事者皆斬自[illegible]司馬公遷安撫以下皆勒以軍
法西人獵境上河外請益兵公曰寇來則死之吾不
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八以備西人
將更休爲上下番是歲八月遷鄆稍有警請八將皆
上謂之防秋公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也若
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懼甚扣閤爭之
公指其頭曰吾已捨此矣頭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
官糴粟十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公稍更

其法明著稅額而通鹽商罷卒糴草視物力高下而
不以占田多少爲差民以爲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
決徙城中縣廢爲荒田公奏還之使縣治堤防如黃
河民復成市諸將駐列城者長吏或不欲帥誣以事
有至死者公奏立法將有罪徙他郡訊驗諸將聞之
喜曰公保吾生當報以死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
寨而葭蘆嵲河東公曰取城易棄城難當棄羅兀西
人襲我不備喪金帛不貲且爲夷狄笑乃命部將訾
[illegible]士元以兵護遷窯令嚴整寇不能近無一瓦之
[illegible]詔賜寨公請先畫界而後棄不從而人已得地則

邊塵不知惜尺寸心寸惜數百上

請凡畫界以綏德城爲法、從之、公曰若法綏德、以二十里爲界、則吳堡去葭蘆百二十里、爲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尺寸爲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爭之已而諜者得西人之謀、曰吾將出勁兵於義吳二寨之間、劫漢使、不得出兵、則二寨亦弃矣、公遂復前議、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公爲文與詩、英發妙麗、每出一篇、學者爭誦之、篤於行義、事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臨大事、決大議、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已私、則小心兢栗、惟恐有過、其事上及與人交、馭將吏、待妻子奴婢、一以至誠、仕自大理評

事至右光祿大夫、職至龍圖閣學士、勳至上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戶、實封至八百戶、贈銀青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唐御史大夫栖筠之後、晉卿之女、累封建安郡君、先公卒、贈永寧郡君、子三人、祐祁皆承奉郎、裕尚幼、女五人、長適朝請郎知楚州何洵直、次適宣德郎祕書省正字王炳、早卒、次適宣德郎太學博士王演之、次復適王炳季、適方平之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孫男六人、將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葬于蘇州長州縣彭華鄉陽山之栗塢、銘曰

天之降付、于夫人人之逢時、千載一君、生之既難、得之豈易、而彼讒人、曾不少置、昔在帝堯、甚畏巧言讒說震驚、雖堯亦然、偉哉神公、廊廟之具、帝欲用公將起輒仆、賴帝之明、雖仆復興、小試于邊、戎狄是膺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老成云亡、吾誰與處、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猛虎在山、藜藿茂遂、及其既亡、樵牧所易、公官三品、以壽考終、我銘之悲夫豈爲公

王子立墓誌銘

子立諱適趙郡臨城人也始予爲徐州子立爲州學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日是有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與其弟適子敏皆從余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余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余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而子立又從子由謫於高安績溪同其有無賦詩絃歌講道著書於廡門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嘗有慍色余與子由有六男子皆以童子從子立遊學文有師法人人自重不敢

嬉宕子立實使然元祐四年冬自京師將適濟南未至卒于奉高之傳舍蓋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三十五曾祖諱璘贈中書令妣田氏楚國夫人祖綬工部侍郎知樞密院贈太尉謚忠穆妣宋氏仁壽郡夫人考諱正路比部郎中知濮州贈光祿大夫妣李氏壽安縣君一女初伏有遺腹子奇文集十五卷其學長於禮服子由謂其文朱絃疏越一唱而三歎者也七年十一月五日其兄遷子開葬子臨城龍門鄉兩口村先塋之側銘曰

知性以爲存不壽非其怨也知義以爲榮不貴非其羨也而未能忘於文則猶有意於傳也嗚呼百世之後其姓名與我皆隱顯也

如道之亡

陸道士墓誌銘

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爲黃冠師子厚獨狷潔精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游始見余黃州出所作詩論內外丹指略葢自以爲決不死者然余嘗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余惠州則得瘦疾骨見衣表然詩益工論內外丹益精曰吾眞坐寒而死矣毋從事於養生輒有以敗之類物有害吾生者余曰然子若死必復爲道士以究此志余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當以是志子墓子厚笑曰幸甚久之子厚去余之河源開元觀客於縣令馮祖仁而余亦謫海南是歲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十祖仁葬之觀後蓋紹聖四年也銘曰

嗚呼多藝此黃冠詩棊醫卜內外丹無求於世宜堅完龜饑鶴瘦終難安哀哉六巧坐一寒祝子復來少宏寬毋復清詩助痟酸龍虎尤成無或奸往駕赤螭驂青鸞

取其養字亦死生處者大都若

朱亥墓誌

崔嵬高丘其下爲誰惟魏烈士朱亥是依昕惟布衣不震不驚晉鄙在鈞孔嚴不孤進承其顏視如豚豭昔其在屠誰養其威鼓刀市人誰者畏之世之勇夫殺人如蒿及其所難或失其刀惟是貧賤無以自豪是謂眞勇士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懼惟是屠者其養可取

亡妻王氏墓誌銘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于京師六月甲午殯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于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輒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從軾官于鳳翔軾有所

為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于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未期年而先君沒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

君得從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為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乳母任氏墓誌銘

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于杭密徐湖謫于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黃之臨皋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于黃之東阜黃岡縣之北銘曰

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保母楊氏墓誌銘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三十始隸蘇氏頹然順善也為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巳丑卒於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殯於開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葬之於宋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銘曰

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為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

蘇文奇賞卷之十三 終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

行狀

司馬温公行狀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氏贈溫國太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

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没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眞宗仁宗爲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虢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辭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辭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上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爲國子直講遷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奇之及是爲樞密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以贈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

謚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理龐籍爲鄆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己爲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爲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爲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河

東之民籍移鄰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戴酒食不爲戰備遇敵敗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令管勾二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服自咎籍既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兄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選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阯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眞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然而至不足爲瑞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

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爲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爲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爲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爲當黜仁宗不許因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爲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

數御上嘉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鎭首發其議公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鎭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鎭言之益力及公爲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爲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

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卽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猶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爲監祭公從容謂洙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

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卽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

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爲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禮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充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爲兗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爲此汝輩教之耳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眞宗之妹陛下之姑也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敎子以太宗爲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爲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璋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皇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館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

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略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吏譏誚而逐御史中丞擊官犢慢而退宰相衛士內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帥人習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堵級於用法疑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

方拜克嶷古者婦人無諡近制惟皇后有之內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

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疏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爲後元帝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是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祖父天下非之願以爲戒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故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其舅氏義不

藏於家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爲不可當直下令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僞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爲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華面交構

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曆間籍陝西民爲鄉弓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守郡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懦游之人不能復反南畝驕者爲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鎭

渲淵張美爲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
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
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
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
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
議曰爲之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
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
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敕吏以公手稾爲
案至今存焉時中外洶洶御史呂誨傳堯俞范純仁
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

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
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公與
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略吏士趙滋
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
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
中祐爲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
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
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
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
必以滋爲法而以中祐爲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體

場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
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
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
神宗即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
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
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
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
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
至閤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
公公入至庭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爲御

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爲不臣宰
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
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
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宰
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章詆宰
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
言路屈己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
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
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爲諫官即以此六
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

得盡在是矣公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句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爲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

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宮邸舊在官郭昭選等四人爲閤門祗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英宗山陵公爲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

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即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三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爲二若謀爲所因

與殺爲二則故與殺亦可爲二邪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爲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詔答公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爲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

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眞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

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蠭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爲諫官者公薦呂誨

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上約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王安石始爲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日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爲眞宰相雖田父野老皆

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爲君實也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而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

公言甚驗

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法世輕世重是也
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
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司官耳上問公
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
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
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
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
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
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
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

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
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
例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
能對則詆公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
公作而荅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
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從坐戶內左右皆避去
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誳誳何也王珪曰臣疏賤
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
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
爲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令之

僅是而案

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公曰
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
民亦不強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
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
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
爲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
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illegible]西人也見
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
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
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

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
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
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
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
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
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
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
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
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病求去
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

亦非先知但人不敢言耳

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詞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諭安石三往反開喩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

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閭里惡少爲奇兵調民爲乾糧麨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凡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面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麨飯昔嘗造後無用腐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惟

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澁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畧如六事加詳盡感慨親書緘封置臥內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宗

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牓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

于取虛與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艸以問
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誰不言言則入六
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
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
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錫詔書行之天下
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
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
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
十餘人戒勅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
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

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
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
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
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
覃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之資勵
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
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
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
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
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

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
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
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
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
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
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
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
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
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
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

罷之德宗晚年為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使月進
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
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
公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
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
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
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
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
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
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

郎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省之三司使事有敢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聞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

司節級以聞，為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為便，用兵為非時，異議者甚眾，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眾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為十科，以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為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

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糴法，以歲上中下熟為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糴，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糴，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己以聽公，公知無不為，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於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三日，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

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

更有通鑑目錄三十卷

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曆八十卷

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祕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為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辯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親為製敘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頴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務郎公歷事四朝皆為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摘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

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為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為詳故錄其大者為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謹狀

蘇文奇賞卷之十四

蘇文奇賞卷之十五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碑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

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

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

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群奮梃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

寳畀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
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
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
巋焉新宫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
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淮陰侯廟碑

應龍之所以為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慘網密毒流海內鋤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汙節避世用晦志在鵲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於漂母抱王霸之畧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忍恥跨下洎乎山鬼反璧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卷關輔戰必勝攻必尅掃強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偉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澤名湮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

銘曰

書號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烟暮起宅臨舊楚
廟枕清淮枯松折柏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古
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讀古書深省

伏波將軍廟碑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遠通置吏旋復爲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餘城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荒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予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艤舟將濟眩栗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

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吉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然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朱崖之棄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斑斑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人以徐聞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其敢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還海北往返皆順風念無以答神貺者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胷撫循民夷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信窮達常正忠生爲人英沒念雄神雖無言意我同

丈夫須如此不必再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

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竝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鰐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朞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

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

海鏡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
蛟鰐如驅羊釣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
牲鷄卜羞我觴於檕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
翩然被髮下大荒

峻靈王廟碑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玉魯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恍惚見上帝者得八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于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峯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謂之山胳膊而僞漢之世封其山神爲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于天艤舟其下斵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驚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下夷皆溺死儋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其客雷煥發酆城獄取寶劍佩之華終以忠遇禍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冒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爲峻靈王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也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蘇軾以罪謫于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陵暴颶霧而

得生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謹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多荔支黃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雹之變其銘曰

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為帝守寶甚嚴恭庇廕嘉穀歲屢豐小大逍遙遠鯤龍鶉鷃安棲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銘碑晔然照無窮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征兀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澶州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

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天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于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

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于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奸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愼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

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愼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旣葬、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

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縷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

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

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韙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自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

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皆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

君臣相知之難如此

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事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戚之異已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

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

於曁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專其身以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與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

二聖忌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趙清獻公神道碑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葬之三年其子屼除喪來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為之文臣軾逮事仁宗皇帝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竊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為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為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安而天子穆然無為坐視其成功

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儕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為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為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為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戶參軍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為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

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縣徙通州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瘐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

爲孝第處士孫處爲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稟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爲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會公亮爲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

雖切而人不厭溫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爲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爲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吳克鞠眞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克眞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克鞠

眞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脩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克眞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皆許補故闕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恟懼及上旣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歲爲

杭市羊公為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公為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克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為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獨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為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鍊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啓宋庠為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

法至有訴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强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為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為少獄以屢空歲脩鹽法疎鑿灘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

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為度支副使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擧職恐事有不應例柰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

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為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為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為從者宜特黥配及為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它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為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諲除轉運使陛辭上面諭曰趙某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為言上曰用趙某為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

謝上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簡
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卽上疏論呂誨傳
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禹馬默皆骨鯁敢言久
逮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逵除簽書樞
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卽罷居三月擢右諫議
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思奮而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
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
率以公議爲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旣而司馬
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
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

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
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
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
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卽求去四上章不許熙
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
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驕聚爲惡公知
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黨相帥遁去未幾徙
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
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
戍卒爲變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

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
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卽
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卽日辭
去至蜀默爲經略而燕勞閒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
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
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愼畏
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知
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劒州民李孝忠
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逆告獄
具公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

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
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蠭聚境上肆爲剽掠
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
公使諭之曰人不可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縶婢引弓
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讙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
歲乞守東南爲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饑民死者過
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
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
民食其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
[illegible]病既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

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埋圯杭人哀之
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爲歲
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爲表忠觀公年
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
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
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
侍祠不至屼通判溫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閒衆
之屼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屼提舉浙東西常
平以便其養屼復待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
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

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爲二日而公
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
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公
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
年卒子二人長曰岏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卽屼也今
爲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産業嫁兄弟之女
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
葬暴骨及貧無以斂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
育於長兄振振既沒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
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爲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謚繩

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
爲養氣安心之術翛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
屼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爲
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
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眞世人標表葢以爲不可及也
公爲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
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神宗
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
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爲不可改也要之以
惠利爲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强惡姦民屛迹不敢犯

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
蕭望之爲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民亦有聞黃
霸爲潁川治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迨昔孰如清獻
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
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爲國愛
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淸孟獻子之賢鄭子産
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蘇文奇賞卷之十五終

蘇文奇賞卷之十六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碑

富鄭公神道碑

味妙來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畧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既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為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既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

此三十九年內何不

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乃以公為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反往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凡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

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

讀其大者 [illegible]

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路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自古亦有之公曰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理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爲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眞

宗仁宗之德而範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
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
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
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
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　公幼篤學有大度范
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
殊殊即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曰子當以
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
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
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

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
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
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
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
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
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贇庸人也平
時猶不當用而況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
有宰相氣召還為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
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
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為朝

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仁宗深悔之
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
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
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鈐轄盧守懃閉門
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
雍守懃歸罪於通判計章用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
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
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
其家守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
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

獄不可不竟時守懃男昭序為御藥公奏乞罷之德
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
誣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
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
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贇為陝西都
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為都鈐轄公言用守贇
既為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
吏必怨懼盧守懃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
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為同州鄭守忠為殿前
都指揮使高化為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

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寄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脩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為棄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辯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乞山各稱為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荊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脩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偽牒為僧者事覺乃堂吏為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

由此知人臣無可受之賞

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為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脩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為過公既以社稷自任而

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之間數以手
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
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
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
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
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
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
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為
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
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為夏國主使

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
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
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為近上聞公曰
虜得無與元昊謀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
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險瘠且虞我出
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為
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
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
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之
呆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

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為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
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為
罔上且誤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
必於河朔既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
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公者上雖不信公懼
因保州賊平求為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
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罷
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
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
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

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
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
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
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
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輙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
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葬之謂之叢
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
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
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
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煑粥食之飢民聚為

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各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劍印于妖師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擒之將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卽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辭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

知河陽遷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脩奏事殿上上具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爲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公之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

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爲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卽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鎭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祈國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眞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卽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

此例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有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卽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卽位改鎭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爲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昃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爲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

公又上疏願益威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荅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老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

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判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險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

歲故叅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諸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勳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爲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爲閤門祗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爲輟視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䘏其家者甚厚贈大尉諡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

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問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同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十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慍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結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之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

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為臭其為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居家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為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四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

者十餘人如王鞏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昷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為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廷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為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于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

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以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為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恥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譏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為慶曆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為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己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為中國

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
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勳
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敢復議雍容進
退卒爲宗臣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豈不然
哉公旣配食淸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五
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爲嬉以
殺爲僖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厭之命我祖宗畀
爾鐘鍾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
殘我民六聖受命惟一其心敕其後人帝命是承勿
剿刖人夠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北戎謂

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箠笞之旣
服旣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于燕北
方以寧景德元禩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
之在冊泰國痞驚旌旗鵝雁降克其庭云有天旋巳
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啓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
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荐飢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
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
官維人百度惟正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
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
軾作頌以配崧高

卷十六　終

蘇文奇賞卷之十七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銘

邁硯銘 邁往德興尉以一硯以此銘之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
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王定國硯銘二首

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發劍予以試墨劍止
一夫敵墨以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以納
諸聖賢之域

又

月之從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將此是似墨雲浮空
漫不見天風起雲移星月凜然

天石硯銘 并序

軾年十二時於所居沙穀行宅隙地中與群兒鑿地
爲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
扣之鏗然試以爲硯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
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軾曰是文字
之祥也軾寶而用之且爲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於德或全於形均是二者

儼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散亂明年至黃州求硯不復得以爲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書笥忽復見之甚喜以付迨過其匣雖不工先君手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漢鼎銘 并序

鄙取之文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鼎之爲周之負黃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爲周之負黃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以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己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

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余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銘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此鼎鼎

存而昌鼎亾而亾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鼎猶傳者乎不寳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乎悲矣

文與可琴銘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醳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與可好作楚辭故有長言似君之句鄭思論琴云攫之深醳之愉此言爲指法之妙耳

香林八節

河渭之水多土其聲厚以沉江漢之水多石其聲激而清香林八節是謂天地之中山水之陰

南風

聲歌南風舜作則欲報父母天罔極

徐州蓮華漏銘 并序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何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裼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

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崙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缾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贏使凡爲吏者如缾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將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裙靴銘 并序

予在黃州時夢神考召入小殿賜宴乃令作宮人裙銘又令作御靴銘

百疊潸潸風皺六銖縰縰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

環珮來聲

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

參寥泉銘 并序

余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余於東城留期年嘗與同游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余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余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冽參寥子擷新茶鑽火煑

泉而瀹之笑曰是見於夢九年衛公之為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為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余晚聞道夢幻是真身卽是夢夢卽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伸實弊汝神

遠遊菴銘 并序

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肯不修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癯意甚鄙之乃取屈原作遠遊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菴而銘之曰

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焉

不自知歷九疑而過崇丘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龜殼而食蛤蜊者必子也庶幾為我一笑而少留乎

德威堂銘 并叙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為辭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

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奠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强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於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皋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

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廟廊、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爲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維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崧洛有光、篤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於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祇慄公門、豈惟兩河、四方其訓之、

雪浪齋銘

予於中山得黑石白脈、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談妙齋銘

南華老翁、端静簡潔、浮雲掃盡、但挂孤月、吾宗伯固、通亮英發、大圭不琢、天驥超絕、室空無有、獨設一榻、

空毘耶城、奔走竭蹶、二士共談、必說妙法、彈指千偈、卒無所說、有言皆幻、無起不滅、問我何爲、鏤水琢雪、人人造語、一一說法、孰知東坡、非問非答、

擇勝亭銘

維古潁城因潁爲隍倚舟於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汝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即之爲館爲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簷楹欒梁鬊納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一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蕢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祓禊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既薺我荼亦醪我漿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又改爲

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至人不留一方虛白爲室無可爲鄉神馬尻輿孰爲輪箱流行坎止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肓

頌

仁宗皇帝御書頌 并序

天禧中仁宗皇帝在東宮故太傅鄧國張文懿公諱士遜爲太子諭德帝親書十二字以賜之曰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又曰日新其德公之曾孫假承務郎臣欽臣以屬翰林學士臣蘇軾爲之頌二篇其一曰天地不言付之人君明其德刑物自秋春人君無心屬之輔弼信其賞罰身爲衡石惟天惟君與相爲三孰能俛仰其德不慙於皇仁宗恭巳無爲以天爲心以民爲師其相鄧公履信思順天下頌之以退爲進壽

考百年以沒元身嗚呼休哉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其二曰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無斁伊尹曁湯咸有一德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孰知此言若出一人小臣稽首敬頌遺墨嗚呼休哉日新其德

石恪畫維摩頌

我觀衆工工一師人持一藥療一病以勞欲寒氣欲暖肺肝胃腎更相克捄方儲藥如丘山卒無一藥堪施用有大醫王拊掌笑謝遣衆工病隨愈問大醫王以何藥還是衆工所用者我觀三十二菩薩各以意談不二門而維摩詰黙無語三十二義一時墮我觀此義亦不墮維摩初不離是說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忽見默然無語處三十二說皆光焰佛子若讀維摩經當作是念爲正念我觀維摩方丈室能受九百萬菩薩三萬三千師子坐皆悉容受不迫迮又能分布一鉢飯饜飽十方無量衆斷取妙喜佛世界如持鍼鋒一棗粟云是菩薩不思議住大解脫神通力我觀石子一處士麻鞋破帽露兩肘能使筆端出維摩神力又過維摩詰若云此畫無實相毘耶城中亦非實佛子若見維摩像應作此觀爲正觀

箴

東交門箴

漢武帝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偃東方朔以謂有斬罪三安得入宣室上爲更置酒北宮而引偃從東司馬門而前更無譏焉作東交門箴

上所好惡民實趨之風俗厚薄君實驅之道之以正民俗罔中唱之以淫實煩有從帝於館陶在齊文姜翺董外人干國亂常既不能襲反以爲好予飲予燕宣室是儆偉彼臣朔碎戟趨陛齺拳是效剛而有禮改館徹饌北宮東門雖曰從諫東交實存維藩維戚禮法遂惑延及齊民惟上所使昔在季孫賞盜以邑魯遂多盜而罔敢詰朔茲王宮姦人是納昭示來世有懸斯闕黃也揚觶杜舉得名殷檻勿葺直臣是旌人孰無過過而勿貳宣室東交實同名異

蘇文奇賞卷之十七 終

蘇文奇賞卷之十八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贊

延州來季子贊并序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聞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令尹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

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句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聽信於吳人而言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爲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廬霸而夫差殺之如皂隸豈獨難於季子乎嗚呼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譚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子房贊曰

泰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蛻而行坐閱春秋幾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無死

夢作司馬相如求畫贊 并序

夜夢殿君平司馬相如楊子雲合席而坐子雲曰長卿久欲求公作畫贊余辭以罪戾之餘久廢筆硯子雲懇祈不獲已為之既成子雲戲余曰三賦果足以重趙乎余曰三賦足以重趙則子之太玄果足以重趙乎為之一笑而散

長卿有意慕藺之勇言還故鄉閭里是聳景星鳳凰以見為龍煌煌二賦可使趙重

孔北海贊 并序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庳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疏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為喜天若祚漢公使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王定國真贊

温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凛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泰不驕困不撓而老不枯也

韓幹画馬贊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擇所由濟蹢躅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為廐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為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脱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三馬圖贊

元祐初上方閑呂大防范純仁至熙河蕃官何遂擒猾羌大首使告永裕陵時春而豹章出師父老縱觀以爲延未嘗一顧其不問明年羌溫蘇末奇寶[illegible]餽太師潞國公駿馬汗血者有之奇爲請乞不狀云朝廷方起寢于時兵革不軾嘗私請於承使鬼章青宜結軾在惠州謫居三馬之神駿乃吁鬼章世悍驁

郭忠恕畫贊并序

右張憂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裔爭事謝去周祖召為□□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貓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為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淳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為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與絕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各召赴闕館于內侍省押班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効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于太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決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掊地為穴度可容面俛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尸解也贊曰

長松攙天蒼壁插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濛寂歷煙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恐太累

以紙鳶絕富家可謂以撒竹行

偃松屏贊并引

余爲中山守始食北嶽松實爲天下觀其木理堅密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多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我南來畫寒松偃蓋爲護首小屏爲之贊曰

松之不幸

燕南趙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峯地裂冰谷凜然孤清不能無生生此偉奇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磽磽[illegible][illegible]方春不知沍寒秀發孺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瘡

文勛篆贊

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安國用筆意在隸前汲冢魯壁周鼓泰山

小篆般若心經贊

草隸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無揀擇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牆壁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仰尋索譬如鸚鵡學人語所習則能否則默心有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禪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忽忽不少暇倏忽千百初無難稽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般若

應夢觀音贊

稽首觀音宴坐寶石忽忽夢中應我空寂觀音不來我亦不往水在盆中月在天上

方是特體

參寥子眞贊

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口外尩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余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文與可枯木贊

怪木在廷枯柯北走窮猿投壁驚雀入牖居者蒲氏畫者文叟贊者蘇子觀者如流

蘇文奇賞卷之十九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

表狀

密州謝上表

臣軾言昨奉勑差知密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草芥賤微敢于洪造乾坤廣大曲遂私誠受命撫躬已自知於不稱入境問俗又復過於所期臣軾中謝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資甚下學雖篤志本先朝進士篆刻之文論不適時皆老生常談陳腐之說分於聖世處以散材一自離去闕庭屢更歲籥塵埃

筆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走簿書粗識小人之情僞欲自試於民社庶有助於涓涘以爲公朝不廢私願攜挈上國預憂桂玉之不充請郡東方實欲弟昆之相近自惟何幸動獲所求雖父兄所以處臣其僥倖不過如此誰云疎外有此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建太平之業以爲人無賢愚皆有可用故雖如臣等輩猶未盡捐臣敢不仰仞至恩益堅素守推廣中和之政撫綏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則爲臣之報國

徐州謝上表

臣軾言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荷恩深厚撫已兢慚臣軾中謝伏念臣奮身農畝託迹書林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向者屢獻瞽言仰塵聖鑒豈有意於爲異蓋篤信其所聞顧慙迂闊之言雖多而無益惟有朴忠之素既久而猶堅遠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無罪實深恃於至仁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懷此意誰復見明伏惟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察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畀

付善地民淳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成之賜願力報之無所懷孤忠而自憐

徐州賀河平表

臣軾言竊聞黃河決口已遂閉塞者聖謨獨運天眷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生臣軾中謝伏以大河爲災歷世所病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宫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堙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廣大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無虞故患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

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溥天同慶維豐沛之大澤實汴泗之所鍾伊昔橫流凛孤城之若塊迨茲平定蔚秋稼以如雲害既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頌

湖州謝上表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爲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迹堙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寘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俱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

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遇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于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

是對君真實語

謝徐州失覺察妖賊放罪表

臣軾言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准淮南轉運司牒奉聖
旨差官取勘臣前任知徐州日不覺察百姓李鐸郭
進等謀反事臣尋具析在任日曾選差沂州百姓程
棐令緝捕凶逆賊人致棐告獲前件妖賊因依乞勘
會施行至今年七月二日復准轉運司牒坐准尚書
刑部牒奉聖旨蘇軾送尚書刑部更不取勘盜發所
臨守臣固當重責罪疑則赦聖主所以廣恩自驚廢
逐之餘猶在愍憐之數臣軾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
念臣早蒙殊遇擢領大邦上不能以道化民達忠孝

於所部下不能以刑齊物消姦宄於未萌致使妄庸
敢圖僭逆原其不職夫豈勝誅況茲溝瀆之中重遇
雷霆之譴無官可削撫己知危至於捕斬群盜之功
乃是鄰近一夫之力竊言其始偶出於臣雖爲國督
奸常懷此志而因人成事豈足言勞勉自效於涓埃
庶少寬於斧鉞豈謂蕩然之澤許以勿推收驚魄於
散亡假餘生之晷刻退思所自爲幸何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舞虞舜之干示人不殺祝成湯之網與物
求生其間用刑本不得已稍有可赦無不從寬務在
考實而原情何嘗記惡而忘善益悟向時之所坐皆

是微臣之自貽感愧終身論報無地布衣蔬食或未
死於饑寒石心木腸誓不忘於忠義

謝量移汝州表

臣軾言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誥命特授臣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僉書公事者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祗服訓詞惟知感涕臣軾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為盛事旋從冊府出領郡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縲絏之中憔悴非人猖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尚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恫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宮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願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尚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

殊心工妙之言

乞常州居住表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軾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為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絏亦將有望于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為數更生僥覬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資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恥干求於眾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敘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

水淺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勑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但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垂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橫生群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

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歎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鳬鴈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蓋帷猶有求於君父敢祈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干冒天威

到常州謝表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奉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者罪大人微自甘永棄食貧口衆未免求安忽奉命音出於獨斷仰銜恩施不覺涕零中謝伏念臣猥以凡材早塵仕籍生逢有作之聖獨抱不移之愚廢棄六年已忘形于田野浮沉萬里偶脫命於江潭豈謂此生得從所便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厚德載物至仁代天春生秋成本無心於草木風行雷動自有信於蟲魚致此幽頑亦叨恩宥耕田鑿

井得漸齒於平民碎首刳肝尚未知其死所

登州謝上表 二首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于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驚縲紲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中謝臣聞臣不密則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學而臣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六年之謫甘如五鼎之珍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魂魄復爲平人洗濯瑕疵盡還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內行曾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四海明天

方春而萬物作于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于愛君就所短而求長知臣稍習于治郡致茲異寵驟及非才恭惟先帝全臣于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于散官永棄之地沒身難報碎首爲期

二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于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寵命過優訓詞尤厚非臣愚蠢所克承當臣軾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所領州下臨漲海人淳事簡地瘠民貧入境問農首見父老載白扶杖爭來馬前皆云枯朽之餘死亡無日雖在田野亦有識知恭聞聖母至明而慈嗣皇至仁而孝每下號令人皆涕流願忍垂死之年以待維新之政言雖甚拙意則可知見朝廷擢臣于久廢之中謂臣愚必有以少塞其責或能推廣上意惠康小民而

臣天資鈍頑學問寡淺心已耗於多難才不周其一身將何以上答聖知下慰民願伏惟太皇太后陛下以任姒之位行堯舜之仁勤邦儉家永爲百王之令典時使薄歛故得萬國之歡心豈煩爝火之微更助日月之照但知奉法不敢求名

辭免起居舍人第二狀

右臣近奉乞辭免起居舍人恩命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許辭免者天威在顏不違咫尺父命于子惟
所東西泥玆久廢之餘敢有不回之意伏念臣受性
褊狷賦命奇窮既早竊于賢科復濫登于冊府多取
天下之公器又處衆人之所爭若此而全從來未有
今者出於九死之地始有再生之心危迹粗安驚魂
未返若驟膺非分之寵恐別生意外之憂縱無人災
必有鬼責伏望聖慈廓天地包函之量推父母愛憐
之心知其實出于至誠止欲自處于無過追還新命

更選異材使之識分以安身孰與包羞而冒寵再伸
微懇伏俟重誅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

可爲不知止之戒

謝中書舍人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
右史記言已塵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儒者之
至榮豈平生之所望臣軾誠感誠懼稽首頓首竊以
詞命之職古今所難非獨取之於文蓋將試之以事
至于機務亦或與聞雖四戶擅權非當時之公議而
五花判事亦前代之美談及夫三字之除乃是一切
之政但謂內朝之法從安知宰相之屬官既任止于
訓詞故權移于胥吏恬不知怪習爲故常先皇帝道
冠百王法垂萬世建六官而修故事闢三省以待異

人典章一新名實皆正遂申明于四禁俾分領于六
曹遠則追直閣之司近則通檢正之任雖未聞政而
聞事蓋須有德而有言如臣之愚無一而可草創潤
色既非鄭國之材除書德音又乏唐人之譽忽當此
選莫測其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將聖與仁能哲而
惠雖在三年不言之際已有十日並照之光而臣目
侍邇英親聞訪道仰天威之甚近知聖鑒之難逃謂
臣嘗受先朝之知實無左右之助棄瑕往昔責效將
來臣敢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體周公煩悉之誥
助成漢家深厚之文苟無曠官其敢言報

二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聖神獨斷出成命于省中衰病增光溢虛名于朝右訓詞之重士論所榮臣軾誠惑誠懼稽首頓首臣聞有言逆心此古人所以顛沛積毀消骨并聖主莫能保全臣本受知于裕陵亦嘗見待以國士嘉其好直許以能文雖竄謫流離之餘決無可用而哀憐收拾之意終不少衰抱弓劍以長號分簪履之永棄豈期晚遇又過初心矧外制之深嚴極西垣之清要在唐之盛以馬周岑文本爲得人近世所傳有楊億歐陽修之故事不試而用于今幾人遂超同列之先遠繼前修之末夫何頑鈍有此遭逢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憂國忘家愛民如子憂深故任其事者重愛極故爲之慮也長敷求哲人以遺嗣聖所以兼收而並用庶幾有得于其間臣敢不盡其所能期于無愧始終自誓故常以道而事君夷險不同則必見危而授命

崇寵學者宜作是念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

右臣近者奏乞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伏蒙降詔不允者天地之恩義無所謝父毋之訓理不可違而臣至愚尚守所見再傾微懇不避重誅非獨以學問荒唐文詞鄙淺已試無效如前所陳實以勞舊尚多必有積薪之誚兄弟並進豈無連茹之嫌誠不自安非敢矯飾伏望聖慈亮其悃愊特許追還庶免人言俾得自效所有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

謝宣召入院狀 二首

右臣今月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詔語春溫再命而僂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爲盛雖職親事秘號爲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京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作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厲初心力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

二

右臣今月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榮臣有素餐之愧懇詞雖至成命莫回伏以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禮絕同僚歎裴李于座上功成異域得頗牧于禁中宜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頑愚自信狂直不回先帝憐其孤忠欲召而未果陛下出于獨斷決用而無疑曾未周歲而閱三官試以百爲而無一可保全已幸擢用何名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協天人心存社稷受聖子之託天下抱神孫而朝諸侯巍巍其有成功不見治迹斷斷而無他技專用老成推其類以及臣顧何能而在此忠義之報死生不移

謝翰林學士表

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寵光逾分榮愧交中伏念臣本以疎愚起于遐陋學雖篤志皆場屋之空文言不適時豈朝廷之通論老于憂患望絕縉紳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總覽政綱灼知治體恢復祖宗之舊兼收文武之資遇錄愚忠以敦薄俗敢不臨寵而懼職思其憂非敢有意于功名庶幾少逃于罪悔

謝對衣金帶馬表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令德分六閑之駔駿朝廷所以旌有功顧惟何人亦與茲寵拜恩俯僂流汗交并臣軾中謝伏念臣人微地寒性迂才短襲布韋而自薦偶忝縉紳駕欵段以言歸終安畎畝豈謂便蕃之錫萃于衰病之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覽衆工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緇衣之好賢發民用章無白駒于空谷不違寒陋亦被光華攬佩以思遂識斷金之義舉鞭自誓敢忘希驥之心

劄記

禁林之選多士所榮非獨文章之工俾專翰墨當屬典刑之老以重朝廷如臣空疎豈宜塵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徤純粹緝熙光明曲搜已棄之材將建無窮之業顧慙淺陋將何補于盛明惟有朴忠誓不回于生死

謝除侍讀表 二首

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學術本疎老復加于蹇訥官聯愈近職專在于討論退省其愚莫知所措中謝伏以天威咫尺顧末技以何施聖敬日躋豈群臣之可望非張禹寛中之篤學寂量懷素之懿文則何以奉天子五學之游求王人多聞之益如臣愚暗何與選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卓然生知附以好學方高宗恭默之後正宣帝勵精之初衆論並陳悉洞照其情偽陳編一覽已周知于廢興察臣衰病而無求庶可親近而寡過故茲拔用驟及疲駑臣敢不溫故知新粗辨有司之職見危致命更輸異日之忠

二

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北門視草已叨儒者之極榮西學上賢復玷侍臣之高選省循非稱慚汗交懷中謝竊惟講讀之臣止以言語爲職考功課吏無殿最之可書陳善閉邪有膏澤之潛潤豈臣愚陋亦所克堪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憂思深長德業久大受先帝艱難之托爲神孫經遠之謀故選左右前後之人罔非吉士使知興亡治亂之效莫

若多聞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故使朝夕與于討論奉永日之清閑未知所報畢微生于盡瘁終致此心

謝賜御書詩表

臣軾言今月十五日賜宴東宮伏蒙聖恩差中使賜臣御書詩一首者玉斝金尊霈若雲天之澤寶章宸翰煥乎奎壁之文喜溢心顏光生懷袖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猥緣末技獲玷清流早歲數奇已老江湖之上餘生何幸得依日月之光入侍燕閒與聞講學卒桓榮之業因人而成登劉洎之床則臣豈敢夫何珍賜亦及微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本生知才惟天縱文不數于游夏書已逼于鍾王心慕手追陋文皇之由學筆縱字大笑宋武之未工知臣遭遇之難欲以顯榮其老鐫之金石庶傳玩于人人付與子孫俾輸忠于世世

謝三伏早出院表

臣軾言君逸臣勞固上下之分金伏火見亦消長之常乃緣異恩而許夙退中謝伏念臣等謀緣末技待罪禁林戴星而朝雖粗輸其勤拙窮日之力卒無補于絲毫遽蒙假借之私得遂委蛇之樂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嚴于恭巳恕以馭臣事既省于淸心日自長于化國朝而不夕前追靜治之風伏當早歸下逐疎愚之性

出處不省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 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者中禁寶儲上應奎壁之象先朝謨訓遠同河洛之符隸譏其間省躬非據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學非有得愚至不移雖叨過實之名卒無適用之器少時妄意蓋嘗有志于事功晚歲積憂但欲歸安于田畝屬聖神之履運荷擢拔之非常猶冀桑榆之收遽迫犬馬之疾力求閑散庶免顛擠豈謂皇帝陛下聖度包荒天慈委照察其才有所短不欲強置之禁嚴知其進不由人故特保全其終始遂加此職以責其行臣敢不仰緣末光益勵素守往何適而不可中無愧之爲安但未死亡必期報塞

二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謝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者北扉淸密久愧素餐內閣深嚴復膺殊寵以榮爲懼有覥在顏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賦命數奇與人多忤遭遇仁祖忝竊賢科繼蒙英廟之深知尤荷裕陵之見器而流離若此窮薄可知晚覩日月之光常恐餅罍之溢故求閑散以避災速豈謂太皇太后陛下天高聽卑坤厚載物愛惜臣

下固無異于子孫委任官師本不分于中外致茲衰病不失清華然臣辭寵而益榮求閑而得劇雖云稍遠于争地尚恐終非其久安敢不磨鈍自修履氷知戒庶全孤節少答殊私

杭州謝上表　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于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者始衰而病豈非滿溢之災乞越得杭又過平生之望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起自廢黜驟登禁嚴畢命驅馳未償萬一懷安退縮豈所當然蓋散材不任于斧斤而病馬空靡于芻粟故求外補以盡餘年豈期避寵而益榮求閑而得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中正緝熙光明無爲蓋虞舜之仁篤學有仲尼之智而臣畏以末技日奉講帷凜然威光近在咫尺惟古人責難之意每不自

量方陛下好問之初遽以疾去推之理數可謂奇窮荷眷遇之不移竊恩榮而愈重雖雨露之施初不擇物而犬馬之報期于殺身

二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于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者入奉禁嚴出膺方面皆人臣之殊選在儒者以尤榮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既恩退就于安養又欲少逃於滿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擬近侍爲太守蓋聖主

一幅西湖動任圖

覩天下如一家鞭扑未施爭訟幾絕臣之厚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日月之照邪正自分每包函其惷迂欲報全其終始兄弟孤立嘗親奉于德音死生不移更誓堅于晚節

奸猾論

杭州謝放罪表

亂群之誅不請而決蓋恩威之無素致奸猾之敢行方俟譴訶豈期寬宥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法吏網密蓋出于近年守臣權輕無甚于今日觀祖宗信任之意以州郡責成方人豈有不擇帥之良但知繩墨之馭若平居僅能守法則緩急何以使民顧臣不才難以議此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寬仁從衆信順得天推一身之至公納萬方於無罪而臣始終被遇中外蒙恩謂事有專而合宜情無他而可恕故加貸捨以示寵綏朝廷之明粗以臣爲可信吏民自服當不令而率從

蘇文奇賞卷之十九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表狀

賀坤成節表

臣軾言仁惟天助壽不假于禱祈澤在民心言自成于雅頌恭臨誕月仰祝聖期雖凡庶之何知亦臣子之常分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儲神天地託國祖宗元勳本自于無心神智實生于至靜同守大器于茲六年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豈如散廩以活饑民臣躬領郡符目覩茲事

載瞻象闕阻奉瑤觴嘉與海隅之人同磬華封之祝

謝宣召再入學士院 二首

右臣今月十一日翰林待詔梁迪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使星下燭生蓬華之光華天澤旁流失桑榆之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以翰墨之林號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至于用人可以觀政文武竝用或成頗牧之功邪正雜居至有伾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況金鑾玉堂親被絲綸之密北扉東閣獨稱年德之高必有異人以齊衆口而臣本緣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治僅免流離及瓜

而還悅如夢寐支離迎勞都邑聚觀驚華髮之半空笑丹心之未折宜投閑散以養衰殘豈期遇採于虛名復使榮加于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如乾健明配日中既祖述于堯仁復躬行于舜孝才難之歎人誦斯言緣先帝之德音收孤臣于散地言雖直而無罪身愈遠而益親委曲保全始終錄用臣敢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難得者時未有捐軀之會勿欺而犯誓無患失之心

二

右臣今月十一日翰林待詔梁迪至臣所居奉宣聖

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者衰遲無用寵既溢于常年眷待有加恩復隆于晚節使華臨賁天語丁寧粲里巷之驚觀歎朝廷之用舊伏以禁林分直法本六人帝語親承舊惟一老不緣名次之先後斷自上心之簡求冠內朝供奉之班極儒者遭逢之盛凡膺此選宜得異材而臣本以愚忠累塵器使初無已試之效但有過實之名千里闕庭二年江海憂深投杼豈無三至之言詔復賜環不待一人之譽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道無私載公生至明以七年之照臨觀群臣之邪正知臣剛褊自用雖有寬饒之狂察臣忠鯁不移庶幾長孺之守故還舊物益茂新恩臣敢不早夜以思死生不易雖桑榆之景已迫殘年而犬馬之心猶思後效

謝兼侍讀表

臣軾言今月四日伏奉誥命除臣兼侍讀者叨承新命祗服訓詞薄技已窮舊恩未替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志大而才短論迂而性剛以自用不回之心處衆人必爭之地不早退縮安能保全是以三年翰墨之林屢遭飛語再歲江湖之上粗免煩言豈此身愚智之殊蓋所居閑劇之致臣之自處何者爲宜而況講讀之司帷幄最近分章摘句則何以報非常之知因事獻言又必貽前日之患雖仰特天日之照實常負冰淵之虞恭惟皇帝陛下大德庇民小心順帝雖天覆地載以聖不可知爲神而日就月將以學而不厭爲智曲收舊物以廣多聞臣敢不職思其憂本無分于中外欲報之德誓不易于死生

謝三伏早休表

星火見而金微日方可畏朝氣銳而晝惰恩獲少休上既知勞下皆忘暑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勞謙恭巳內恕及人雖天地無一物之私而父母有至誠之愛臣等仰蒙寬假動獲便安未明無顛倒之衣宵旰循何幸夙退有委蛇之食歌詠而歸臣等無任仰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潁州謝到任表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支郡責輕未即滿盈于小郡豐年事簡非徒飽煖于一家覺几席之溪湖雜簿書于魚鳥平生所樂臨老獲從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汝潁爲州邦畿稱首士風備于南北人物推于古今賓主俱賢蓋宗資范孟博之舊治文獻相續有晏殊歐陽修之遺風顧臣何人亦與茲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六聖總攬群英生知仁孝之全學識文武之大謂臣簪履之舊物嘗忝帷幄之近臣奉事七年崎嶇一節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置之安地養此散材更少勉於桑榆誓不忘於畎畝

賀興龍節表

臣軾言天祐我邦祥開是日山川貢瑞日月增軾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以上聖所儲有慈儉之寶輿情共獻蓋憂懃無逸之龜不待禱祠而然天人之應恭惟皇帝陛下堯仁舜孝禹勤湯莫大于好生故以不殺爲神武道莫尊于問學所謂爲高明敷錫庶民嚮用五福臣備員內閣近幾辭違咫尺天威乃身在外而上千萬歲壽則同

謝兼侍讀表

伏奉制書除臣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者重地隆名不擇所付清資厚祿以養不才中謝伏念臣以草木之微當天地之澤七典名郡再入翰林兩除尚書三忝侍讀雖當世之豪傑猶未易居矧如臣之孤危其何能副恭惟皇帝陛下聖神格物文武憲邦重離繼明何煩爝火之助大厦既構尚求一木之支而臣白首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徬徨聞長樂之鼓鐘恍如夢寐莫報丘山之施猶貪項刻之榮

進郊祀慶成詩表

伏覩今月十四日郊祀禮成者親奠璧琮始見天地兼陳祖宗六廟之典參用漢唐三代之文夷夏來同人神允答臣軾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聿追來孝對越在天外修神考之文章內服文母之慈儉四方觀禮百辟宅心雪止風恬驗神祇之來饗雲黃歲美知豐凶之在人臣以藝文入侍帷幄考事而知天意陳詩以達民言雖無足觀亦各其志臣無任瞻天望聖激懼屏營之至所撰郊祀慶成詩一首謹繕寫陳表上進以聞

此一表可補盡文字之職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 二首

伏蒙聖恩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者衰年自引久抱此心異數併加實爲非意辭不獲命愧何以堪臣軾中謝竊惟以殿命官本緣麟趾之舊因時修廢近正金華之名歷代所榮于今爲甚自元豐之末官制以來若非身兼數器之人未有名冠兩職之重而況秩宗之任邦禮是司豈臣迂愚所當兼領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憂深社稷慮極安危求忠臣于愚直之中論治道于文字之外知臣難進而易退或非患失之鄙夫故授以禮樂清閑之司使專于論說琢磨之事此恩難報顧輸歲月之勤度已所宜終遂江湖之請

二

備員西學已愧空疏易職東班尤驚忝冒遂領宗卿之事併爲儒者之榮臣軾中謝始臣之學也以適用爲本而恥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爲心而慚尸祿乃者屢請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效而有志莫遂負媿何言今乃以文字爲官常語言爲職業下無所見其能否上無所考其幽明循省初心有靦面目故于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

興邦而孟子亦曰一正君而國定昔漢文帝悅張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而孝景帝入晁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乃知爲國安危之本祇在聽言得失之間恭惟皇帝陛下即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廢講讀之官談王而不談霸言義而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至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誠六曰明慈者謂好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己費省不傷民財勤者謂躬親庶政不邇聲色慎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君子不雜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人所忽易譬之飲膳則爲穀米羊豕雖非異味而有益于人譬之藥石則爲耆木參苓雖無近効而有益于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飲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應福祿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爲無補于世若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三尺之喙日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其爲尸素死有餘誅伏望陛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天

下幸甚

到惠州謝表

先奉告命落兩職追一官以承義郎知英州軍州事續奉告命責授臣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已於今月二日到惠州公參訖者仁聖曲全本欲畀之民社羣言交擊必將致之死亡尚荷寬恩止投荒服臣軾 中謝 伏念臣性資褊淺學術荒唐但信不移之愚遂成難赦之咎迹其狂妄久合誅夷方尚口乃窮之時蓋擢髮莫數其罪豈謂天幸得存此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行不忍人之政湯網開其三面舜干舞于兩階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愍知臣老死無日不足誅鋤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歷艱之馬猶獲蓋帷觳觫之牛得違刀几臣敢不服膺嚴訓託命至仁洗心自新沒齒無怨但以瘴癘之地魑魅爲鄰衰疾交攻無復首丘之望精誠未泯空餘結草之忠

謝賜對衣帛馬狀

蒙恩賜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服章在笥貴及衰殘銜勒過庭喜先徒御伏以物生有待天施無窮草木何知冐慶雲之渥禾魚蝦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妻孥相顧驚屢致于匪頒道路竊窺或反增于指目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聰明齊聖陳錫載周含垢匿瑕而察于求賢卑宮菲食而侈于養士士豈輕于千里念非其人言有重于兼金當思所報臣無任

到昌化軍謝表

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軍訖者並鬼門而東騖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臣軾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齒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代滕達道景靈宮奉安表

衣冠出游巍乎宮闕之盛祖考來格燦然日月之明新禮光前彌文範後繼以作解之雷雨仍妝繪像之子孫聳觀華夷淪浹枯朽竊以祀無豐昵祭不欲黷自仁率親故同宮而合享惟聖作則實考古而便今族民子來五福交應蔚山河之增氣紛嶽瀆以來朝仙木蟠根五聖既聯于龍袞靈芝擢秀九莖復出于齋房皇帝陛下舜孝格天堯文冠古損益漢唐之典故潤色祖宗之規摹壽考萬年永作人神之主本支百世共臣宗廟之休臣出守遠方阻觀盛禮會祠壇

下莫覩燁然之光留滯周南竊興命也之歎

代滕達道湖州謝上表

郡歷五湖城交二水既先世舊居之地亦年少初仕之邦父老縱觀不謂微臣之尚在吏民感涕共知洪造之難酬中謝 臣聞忠臣可使死封疆而不能受無根之謗議志士本不求富貴而不能安有道之賤貧況臣早蒙希世之恩常有捐軀之意豈容曖昧啗不辨明然疑似之難知實古今之通患漢文帝賢君也而不能信賈生之屈尹吉甫慈父也而不能雪伯奇之冤此小人讒夫所以得志而欺天忠臣孝子所以抱恨而入地況臣結累朝之深怨無半面之先容而

訢章朝聞恩詔夕下歷數千載唯臣一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妙物言神睿思作聖謂天蓋遠以窮呼而必聞如日之明雖浸潤而不受念茲七年之阨收之九死之餘臣敢不更勵初心馴圖後效老當益壯未甘結草之幽途死且不辭尚欲據安于前殿

慰皇太后上仙表

伏覩正月十四日大行皇太后遺誥者慟發六宮悲纏九土奉諱哀殞不知所云臣軾中謝大行皇太后德冠三朝化行四海獨決大策措天下于太山之安退避東朝復明辟爲萬世之法奄終壽祿莫曉天心恭惟皇帝陛下仁孝自天哀傷過禮惟聖達節豈復行曾閔之難以民爲心則當法舜禹之大願少寬于追慕庶下荅于臣民臣以外郡居住不獲奔赴闕庭無任哀痛隕越之至

謝量移永州表

海上囚拘分安死所天邊渙汗許生還驩世之魂御招合浦感恩之淚欲漲溟波中謝伏念臣生而愚朴少也艱勤倀倀而行不知所屆衝衝而活何以爲生言則招尤動常速禍顧已于時齟齬使人費力保全仁宗之朝早得名神考之朝終見貸謂宜飭躬自省去惡莫爲而乃肆言元祐之間放意太平之際凡獲不虞之譽宜任非常之辜過既暴聞衆知不赦先皇帝明罰勑法使萬里以思愆今天子發政施仁無一夫之失所凡在名籍舉賜洗湔俾離一海之中復至五嶺之外拜天恩之優厚知聖化之密庸挈是破家軾以一葦蛟鰐潛底風濤不驚遂齊編戶之民不爲異域之鬼覩偕飛走施謝乾坤天日彌高徒極馳心于魏闕鄉關入望尚期歸骨于眉山殘生無與手殺身餘識終同于結草

謝復賜看墳寺表

名書罪籍慚負明時恩念私塋特還舊刹九泉受賜荒隴生光伏念臣早以空疎叨居近密始終無補愚不自量恩禮誤加驟及既往一被黨人之目上遺先臣之憂舊恩已移没齒何覬豈謂詔書一出舊物復還山隴絕芻牧之虞松檟變焦枯之色骨肉感涕里巷咨嗟伏遇皇帝陛下性仁無私聖孝不匱覽二帝初潜之地矜一夫失所之懷號令所加存殁咸賴臣衰病已久報國之日不長子孫在顏教忠之心未替

賀冬表

消長有時德刑並用慶一陽之來復知萬物之向榮

中賀

恭惟太皇太后陛下道配皇王化行夷夏以用人而考治忽自正身而刑家邦何勞五物之占坐知歲美不待八音之奏始驗人和臣率職海壖馳誠天闕默誦萬年之慶遠同百辟之歡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一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奏議

議學校貢舉狀

不責實何以知人

熙寧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蘇軾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

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繫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較此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攷大

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特設科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用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濶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至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

眞公曰興而子産而不崇其教

性命不可不知亦不難知

書宜之二字到底擬劇

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畧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凌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以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豈此眞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勅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諫買浙燈狀

熙寧四年正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狀奏右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為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為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閒知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閒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為賢者卜

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為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為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戶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為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此毫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

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于民方責己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為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宂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項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為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

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鵁鶄江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為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盝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上疏極論亦為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寮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恐不為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聞伏候勑下

上神宗皇帝書

熙寧四年二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飜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

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强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

昔子産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强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又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

安用諸桓亦未必盡是

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

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其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

好利者亦何嘗與人辯

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

渾渾噩噩之言

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必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軻有言其進銳

亦不必十乎神宗甚能待乎

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効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

狠藉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

勢不敢異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
稅寛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
爲誚曾未數歳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
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
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
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
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
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歳矣至於所
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

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
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
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歳一淤三歳而滿矣陛下
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
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
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
四方遺利葢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
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有擘畫不問何人小則
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
以赦原若才力不辨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

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悞
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
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
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
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
沮之罪重而悞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
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歳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
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
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
舊業以爲官陂冒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

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
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
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
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
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
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
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
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
四方者用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
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之立法必慮

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出科名哉萬一後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所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

一語破盡
徒法之弊

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

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

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
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
之價既平一邦之民自足無擬飄乞匄之弊無里正
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
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
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
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
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
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
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

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
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
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審聽
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
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
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
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
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
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
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

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
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
之息繇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
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
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
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
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
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
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
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

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畧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
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
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
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
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稱
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
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
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
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
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

是猶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存而長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强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至强也周公知其後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札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

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强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

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强陽根本以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愼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

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用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

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奇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効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將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其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

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資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須慮此況其他乎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

平論

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材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

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

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酧其勞則數年之後審
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
難此必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
體各題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
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
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
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
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
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
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

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
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
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
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
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
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
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
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
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

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
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
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貓以去鼠
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
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
下為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
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
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
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
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諫議以死爭

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
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刻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
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
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
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其未
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
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
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
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
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

焉過是以卿爲國者平居必有亢驪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

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册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數赦大則

宋人主每尚然受言

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似不必、再述）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

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晝表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再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三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耶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

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破之此理甚明猶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蠢不識忌諱適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

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簡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讙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爲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紾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爲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

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

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侍者多置關肩以擴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爲明經之學若法令一行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材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它哉亦以失業而亡所

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爲陛下收板蕩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適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既行青苗錢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維新之化而馮紞之徒更相告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

壞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一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

奏議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熙寧七年月蘇軾奏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爲患甚于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强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

餘走田横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守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雄猾賊得之以爲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僭峙于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于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即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于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于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富强緩急見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罌恥脣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横議者不過欲增開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賑發所存無幾矣而飢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對曰苟子之不

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爲生苟有以爲生亦何苦而爲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敕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爲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饑饑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饑禍有遲速相率爲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于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謹條其事畫一

如左

一臣所領密州自今歲秋旱種麥不得直至十月十三日方得數寸雨雪而地冷難種雖種不生比常年十分中只種得二三竊聞河北京東例皆如此尋常檢放災傷依法須是檢行根苗以定所放分數今來二麥元不曾種即無根苗可檢官吏守法無緣直放若夏稅一例不放則人戶必至逃移尋常逃移猶有逐熟去處今數千里無麥去將安往但恐良民舉爲盜矣且天上無雨地下無麥有眼者共見有耳者共聞决非

欺罔朝廷豈可坐觀不放欲乞河北京東逐路選差臣僚一員體量放稅更不檢視若未欲如此施行即乞將夏稅斛㪷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實直令三等以上人戶取便納見錢或正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閣緣今來麥田空閑若春雨調勻却可以廣種秋稼候至秋熟並將秋色折納夏稅若是已種苗麥委有災傷仍與依條檢放其闕麥去處官吏諸軍請受且支白米或支見錢所貴小民不致大段失所

一河北京東自來官不榷鹽小民仰以爲生近日臣僚上章輒欲禁榷賴朝廷體察不行其言兩路官民無不相慶然臣勘會近年鹽課日增完本兩路祖額三十三萬二千餘貫至熙寧六年增至四十九萬九千餘貫七年亦至四十三萬五千餘貫顯見刑法日峻告捕日繁是致小民愈難興販朝廷本爲此兩路根本之地而煑海之利天以養活小民是以不忍盡取其利濟惠鰥寡陰消盜賊舊時孤貧無業惟務販鹽所以五六年前盜賊稀少是時告捕之賞未嘗破省錢惟是犯人催納役人量出今鹽課浩大告訐

如麻貧民販鹽不過一兩貫錢本偷稅則賞重納稅則利輕欲爲農夫又值凶歲若不爲盜惟有忍饑所以五六年來課利日增盜賊日衆臣勘會密州鹽稅去年一年比祖額增二萬貫却又捉賊賞錢一萬一千餘貫其餘未獲賊人尚多以此較之利害得失斷可見矣欲乞特勑兩路應販鹽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並與權免收稅仍官給印本空頭關子與竈戶及長引大客令上曆破使逐旋書塡月日姓名斤兩與小客限十日更不行用如敢借名爲人影帶分裁鹽

貨許諸色人陳告重立賞罰候將來秋熟日仍
舊并元降勑牓明言出自聖意令所在雕印散
牓鄉村人非木石寧不感動一飲一食皆誦聖
恩以至舊來貧賤之民近日饑寒之黨不待驅
率一一歸于鹽奔走爭先何暇爲盜人情不遠必
不肯捨安穩衣食之門而趨冒法危亡之地也
議者必謂令用度不足若行此法則鹽稅大虧
必致闕事臣以爲不然凡小客本少利微不過
行得三兩程若三兩程外須藉大商興販決非
三百斤以下小客所能行運無緣大段走夫且

平時大商所苦以鹽遲而無人買小民之病以
僻遠而難得鹽今小商不出稅錢則所在爭來
分買大商既不積滯則輪流販賣收稅必多而
鄉村僻遠無不食鹽所賣亦廣損益相補必無
大虧之理縱使虧失不過却只得祖額元錢當
時官司有何闕用苟朝廷捐十萬貫錢買此兩
路之人不爲盜賊所獲多矣今使朝廷爲此兩
路饑饉特出一二十萬貫見錢散與人戶人得
一貫只及二十萬人而一貫見錢亦未能濟其
性命若特放三百斤以下鹽稅半年則兩路之

民人人受賜貧民有衣食之路富民無盜賊之
憂其利豈可勝言哉若使小民無以爲生舉爲
盜賊則朝廷之憂恐非十萬貫錢所能了辦又
況所支捉賊賞錢未必少于所失鹽課臣所謂
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者爲此也

一勘會諸處盜賊大半是按問減等災傷免死之
人走還舊處挾恨報仇爲害最甚盜賊自知不
死既輕犯法而人戶亦憂其復來不敢告捕是
致盜賊公行切詳按問自言皆是詞窮理屈勢
必不免本無改過自新之意有何可愍獨使從

輕同黨之中獨不免死其災傷勑雖不下與行
下同而盜賊小民無不知者但不傷變主免死
無疑且不傷變主情理未必輕于偶傷變主之
人或多聚徒衆或廣置兵仗或摽異服飾或質
劫變主或驅虜平人或賂遺貧民令作耳目或
書寫道店恐動官私如此之類雖偶不傷人情
理至重非止闕食之人苟營饑饉而已欲乞今
後盜賊臟證未明但已經考掠方始承認者並
不爲按問減等其災傷地分委自長吏相度情
理輕重內情理重者依法施行所貴凶民稍有

畏忌而良民懲于捕告臣所謂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者為此也

右謹具如前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盜賊為急盜竊不已必為強刼強刼不已必至戰攻或為豪傑之資而致勝廣之漸而況京東之貧富係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亂係天下之安危識者共知非臣私說願陛下深察此事至重所捐小利至輕斷自聖心決行此策臣聞天聖中蔡齊知密州是時東方饑饉齊乞放行鹽禁先帝從之一方之人不覺饑旱臣愚且淺雖不

敢望于蔡齊而陛下聖明度越堯禹豈不能行此小事有愧先朝所以越職獻言不敢自外伏望聖慈察其區區之意赦其狂僭之誅臣無任悚慄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是敢事人　惜

非捨咸陽　漢王先入　關耳

徐州上皇帝書

元豐元年十月　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為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在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于載籍然後又

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于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

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未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

戲臣中夜以思即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巳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陋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

冶戶處下皆可用

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屛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礦伐炭多饑寒亡命強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劍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

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効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

此意可師

[illegible]

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鋭而不免于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郎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

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横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于二千石二千石

尊重難犯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于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部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强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

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于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于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

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于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得其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于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于卒史薛宣奮于書佐朱邑選于嗇夫丙吉出于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

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淸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一行刑豪傑不出于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于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致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于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于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

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備之于陸不驗海

登州召還議水軍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　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
軾狀奏右臣竊見登州地近北虜號爲極邊虜中山
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國朝以來常屯
重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每歲四月遣兵
戍駞基島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自景德以後屯兵
常不下四五千人除本州諸軍外更于京師南京濟
鄆兗單等州差撥兵馬屯駐至慶曆二年知州郭志
高爲諸處差來兵馬頭項不一軍政不肅擘畫奏乞
創置澄海水軍弩手兩指揮并舊有平海兩指揮竝

用教習水軍以備北虜爲京東一路捍屏虜知有備
故未嘗有警議者見其久安便謂無事近歲始差平
海六十人分屯密州信陽板橋濤洛三處去年本路
安撫司又更差澄海一百人往萊州一百人往密州
屯駐檢會景德三年五月十二日聖旨指揮今後宣
命抽差本城兵士往諸處只于威邊等指揮內差撥
即不得抽差平海兵士其平海兵士雖無不許差出
指揮蓋緣元初創置本爲抵替諸州差來兵馬豈有
却許差往諸處之理顯是不合差撥不惟[illegible]
以啓戎心而此四指揮更番差出無處學習水戰武
藝惰廢有誤緩急伏乞朝廷詳酌明降指揮今後登
州平海澄海四指揮兵士竝不得差往別州屯駐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給田募役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　日朝奉郎禮部郎中蘇軾狀奏

臣竊見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而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及十四五然行之幾十六七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先帝聖意固自有在而愚民無知因謂朝廷以免役為名實欲重斂斯言流聞不可以示天下後世臣謂此錢本出民力理當還為民用不幸先帝升遐聖意所欲行者民不知也徒見其積未見其散此乃今日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所當追探其意還于後法中散之以塞愚民無知之誚以興長世無窮之利臣伏見熙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亦係官田如退攤戶絕沒納之類及用寬剩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弓箭手臣知密州親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臣聞之道路本出先帝聖意而左右大臣意在速成且利寬剩錢以為他用故更相駁難遂不果行臣謂此法行之蓋有五利朝廷若依舊行免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錢因積所省益買益募要之數年雇錢無幾則役錢可以大減若行差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減

農民自寬其利一也應募之民正與弓箭手無異舉家衣食出于官田平時重犯法緩急不逃亡其利二也今者穀賤傷農農民賣田常苦不售若官與買則田穀皆重農可小紓其利三也錢積于官常苦幣重若散以買田則貨幣稍均其利四也此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寬剩錢者凡以為我用耳疑謗消釋恩德顯白其利五也獨有二弊貪吏狡胥與民為姦以瘠薄田中官雇一浮浪人暫出應役一年半歲即棄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慮見利忘患聞官中買田募役即爭以田中官以身充役業不離主既初無所失而驟得官錢必爭為之充役之後永無休歇患及子孫此二弊也但當設法以防二弊而先帝之法決不可廢今日既欲盡罷寬剩錢將來無繼而繫官田地數目不多見在寬剩錢雖有三千萬貫石而兵興以來借支幾半臣今擘畫欲于內帑錢帛中支還兵興以來所借錢斛復完三千萬貫石上于河北河東陝西被邊三路行給田募役法使五七年間役減大半農民完富以備緩急此無窮之利也今弓箭手有甲馬者給田二頃半以軀命償官且猶可募則其餘色役召募不難臣謂良田二頃可募一弓手

一項可募一萬從官、則三千萬貫、若可以足用。謹具
合行事件畫一如左
一給田募役、更不出租、依舊納兩稅、免支移折變
一今來雖以一項二項為率、若所在田不甚良、即
臨時相度添展畝數、務令召募得行、但役人所
獲稍優、則其法堅久不壞
一令若立法便、令三路官吏推行、若無賞罰、則官
吏不任其責、繆悠滅裂、有名無實、若有賞罰、則
官吏有所趨避、或抑勒買田、或召募浮浪、或多
買瘠薄、或取辦一時、不顧後患、臣今擘畫、欲選

才幹朴厚知州三人、令自辟屬縣令、每路一州
先次推行、令一年中略成倫理、一州既成倫理、
一路便可推行、仍委轉運提刑常切提舉、若不
切推行、或推行乖方、朝廷覺察、重賜行遣、
一應募役人、大抵多是州縣百姓、所買官田去州
縣太遠、即久遠難以召募、欲乞所買田、並限去
州若干里、去縣若干里、
一出牓告示百姓、賣田如係所限去州縣里數內
仍及所定項畝、或兩戶及三戶相近、共及所定
項畝數目、亦可並須先申官、令佐親自相驗、委
是良田、方得收買、如官價低小、即聽賣與其餘
人戶、不得抑勒、如買瘠薄田、致久遠召募不行、
即官吏並科違制分故失定斷、仍不以去官赦
降原減
一預先具給田頃畝數、出牓召人投名應役、第二
等已上人戶、許充弓手、仍依舊條揀選人材、第
三等以上、許充散從官以下色役、更不用保、如
第等不及、即召第一等一戶、或第二等兩戶委
保、如充役七年內逃亡、即勒元委保人承佃充
役

一每買到田、未得交錢、先召投名人承佃充役、方
得支錢、仍不抑勒、
一賣田入官、須得交業、與應募人、不許本戶內人
丁承佃充役
一募役人老病走死、或犯徒以上罪、即須先勒本
戶人丁充役、如無丁、方別召募
一應募人交業承佃後、給假半年、令葺理田業
一退灘戶絕沒納等係官田地、令後不許出賣、更
不限去州縣里數、仍以肥瘠高下、品定頃畝、務
令召募得行、

一係官田若是人戶見佃者先問見佃人如無丁
可以應募或自不願充役者方得別行召募
右所陳五利二弊及合行事件一十二條伏乞朝廷
詳議施行然議者必有二說一謂召募不行二謂欲
留寬剩錢斛以備他用臣請有以應之富民之家以
三二十畝田中分其利役屬佃戶有同僕隸今官以
兩頃一頃良田有稅無租而人不應募豈有此理又
弓箭手已有成法無可疑者寬剩役錢本非經賦常
入亦非國用所待而後足者今付有司逐旋支費終
不能卓然立一大事建無窮之利如火鑠薪日滅日

亡若用買田募役譬如私家變金銀為田產乃是長
久萬全之策深願朝廷及此錢未散立此一事數年
之後錢盡而事不立深可痛惜臣聞孝子者善繼人
之志善述人之事武王周公所以見稱于萬世者徒
以能行文王之志也昔蘇綽為魏立征稅之法號為
煩重已而歎曰此猶張弓也後之君子誰能解之其
子威侍側聞之慨然以為己任及威事隋文帝為民
部尚書奏減賦役如綽之言天下便之威為人臣尚
能成父之志今給田募役真先帝本意陛下當優為
武王周公之事而況蘇威區區人臣之孝何足道哉

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擢用思慕
感涕不知所報冒昧進計伏惟哀憐裁幸謹錄奏聞
伏候敕旨

乞留劉攽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胡宗愈孫覺范百祿等狀奏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劉攽近自襄陽召還祕省旋以病乞出守蔡州自受命以來日就痊損假以數月必復康強謹按攽名聞一時身兼數器文章爾雅博學強記政事之美如古循吏流離困躓守道不回此皆朝廷之所知不待臣等區區誦說但以人才之難古今所病舊臣日已衰老而新進長育未成如攽成材反在外服此有志之士所宜為朝廷惜也欲望聖慈留攽京

師更賜數月之告稍加任使必有過人臣等備員侍從懷不能已冒昧陳論伏候誅譴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

元祐元年八月四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准中書錄黃先朝初散青苗本為利民故當時指揮並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諷脇州縣廢格詔書名為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勾集或排門抄劄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為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昨于四月二十六日有勅令給常平錢斛限二月或正月只為人戶欲借請者及時

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為所給不得輒過此數至于取人戶情願亦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慮恐州縣不曉朝廷本意將為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穀廣收利息勾集抑配督責嚴急一如向日置提舉官時八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戶自執狀結保赴縣乞請常平錢穀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不得依前勾集抄劄強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如有官吏似此違法騷擾者即時取勘施行若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安撫司覺察聞奏仍先次施行訖右臣伏

二十年來民不堪其共

見熙寧以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餘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盜日益熾田日益賤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廊廟大臣皆異時痛心疾首流涕太息欲已其法而不可得者況二聖恭已惟善是從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舊稍加損益欲行抄臂徐徐月攘一雞之道如人服藥病日益增體日益羸飲食日益減而終不言此藥不可服但損其分劑變其湯使而服之可乎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故在也農民之家量入爲出縮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何所不至況子弟欺謾父兄人戶冒名詐請如詔書所云以此之類本非抑勒所致昔者州縣並行倉法而給納之際十費二三今既罷倉法不免乞取則十費五六必然之勢也又官吏無狀于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子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爲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歟臣謂四月二十六日指揮以散及一半爲額與熙寧之法初無小異而今月二日指揮猶許人戶情願請領未免于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也今者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賈無窮之怨或云議者以爲帑廩不足欲假此法以贍邊用臣不知此言虛實若果有之乃是小人之邪說不可不察昔漢宣帝世西羌反議者欲使民入穀邊郡以免罪蕭望之以爲古者藏于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西邊之役雖戶賦口斂以贍其乏古之通議民不以爲非豈可遂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仁宗之世西師不解蓋十餘年不行青苗有何妨闕況二聖恭儉清心省事不求邊功數年之後帑廩自溢有何危急而以萬乘君父之尊負放債取利之謗錐刀之末所得幾何臣雖至愚深爲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揮青苗錢斛今後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錢斛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稅送納或乞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戶並與放免庶使農民自此息肩亦免後世有所譏議兼近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若不盡去其法必致奸臣有詞流傳四方所損不細所有上件錄黃臣未敢書名行下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

元祐元年九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狀奏右臣聞之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子法天恭己正南面守法度信賞罰而天下治三代令王莫不由此若天下大事安危所係心之精微法令有不能盡則天子乃言在三代爲訓誥誓命自漢以下爲制詔皆所以鼓舞天下不輕用也若每行事立法之外必以王言隨而丁寧之則是朝廷自輕其法以爲不丁寧則未必行也言既屢出雖復丁寧人亦不信今者十科之舉乃朝廷政令

重王言是第一事

之一耳況已立法或不如所舉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犯正入己贓舉主減三等坐之若受賄徇私罪名重者自從重雖見爲執政亦降官示罰臣謂立法不爲不重若以爲未足又從而降詔則是詔不勝降矣臣請略舉今年朝廷所行薦舉之法凡有七事舉轉運提刑一也舉館職二也舉通判三也舉學官四也舉重法縣令五也舉經明行修六也與十科爲七七事輕重略等若十科當降詔則六事不可不降今後一事一詔則褻慢王言莫甚於此若但取諫官之意或降或否則其意安在臣願戒勑執政但守法度信

賞罰專㫁王言以待大事而發則天下聳然敢不敬
應所有前件降詔臣不敢褁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矛戈典刑可惜文亦較重

乞加張方平恩禮劄子

元祐元年十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絕識博學雄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宗皇帝眷遇至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齟齬于世然趙元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之策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又于熙寧之初首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陳其害大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于世未易悉數神宗皇帝知人之明擢為執政會丁憂服除為安石

等不悅而方平亦不為少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都以患眼不出灰心槁形與世相忘臣竊以為國之元老歷事四朝老期稱道為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與方平范鎮三人而已今彥博在廷鎮亦復用方平雖老杜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貴老尊賢之義今獨置而不問有識共疑以為闕典願因大禮之後以向者召陪祠不至特出聖意少加恩禮或遺使就問國事觀其所論必有過人臣忝備禁近不敢自外昧冒陳列戳越待罪取進止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二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三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奏議

辨試問劄子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為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辯蓋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己有詞窮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六聖相受為治不同同歸于仁其所謂媮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議及先朝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鈇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聖賢之相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自耳目所聞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偽未有如陛下者非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莫不欲碎首糜軀效忠義於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獨臣受曖昧之謗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莫不以臣為戒崇尚忌諱畏避形迹觀望雷同以求苟免豈朝廷之福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問臣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濟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于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嘗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己以從人也臣之區區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如

此也狀觀二聖臨御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惰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疎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憂有不可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

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爲譏諷先朝則亦疎而不近矣且非獨此策問而已今者不避煩瀆盡陳本末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即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即答言公所欲行者諸事皆上合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即答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于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取寬剩役錢以供他用實封爭

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今寬剩役錢名爲十分取二通計天下乃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爲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也光聞臣言大以爲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

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爲左右異議
而罷今略計天下寬剩錢斛約三千萬貫石兵興支
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爲民用今內帑山積公
若力言於上求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而推行先
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之後三
路役人可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
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爲不可此二事臣自
別有畫一利害文字甚詳今此不敢備言及去年二
月六日勑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爲諫官
上疏具論乞將見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爲

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卽用舊
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
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
因得伸弟轍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傅堯俞之流
論難反復次于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illegible]不
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
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法此之時臺諫相視
皆無一言攻其是非今者復以利害未易一二遽言
而乃手不許雇人天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
法許雇天下皆以爲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
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
長也臣爲中書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寧已來不
該赦降去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與執政屢爭
之以謂先帝於此蓋有深意不可盡改因此得存留
者甚多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
毋敢弛廢爲戒文案具在皆可覆按緣此觀之臣豈
謗議先朝者哉所以一一屢陳者非獨以自明誠見
士大夫好同惡異汨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宮之
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
位救其所偏損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

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臣感恩思報激
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乞錄用鄭俠王斿狀

元祐二年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狀奏右臣聞國之興衰繫於習俗若風節不竦則朝廷自卑故古之賢君必厲士氣當務求難合自重之士以養成禮義廉恥之風臣等伏見英州別駕鄭俠向以小官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獻直言而秘閣校理王安國以布衣為先皇帝所知擢至館閣召對便殿而見安石為相若少加附會可立至富貴而安國挺然不屈不獨納忠於先帝亦嘗以苦言至計規戒其兄竟坐與俠遊從同時被罪呂惠卿首興大獄鄧綰

舒亶之徒構成其罪必欲置此人于死賴先帝仁聖止加竄逐曾未數年逐惠卿而赴安國今來朝廷赦俠之罪復其舊官緇今踰年而俠終不赴吏部參選考其始終出處之大節合于古之君子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義朝廷若不少加優異則臣等恐俠浩然江湖往而不返若溘先朝露則有識必為朝廷興失士之歎至于安國不幸短命尤為忠臣義士之所哀惜臣等常識其少子斿敏而篤學直而好義頗有安國之風養成其才必有可用欲望聖慈召俠赴闕并考察斿行實與俠並賜錄用不獨旌直臣於九泉之

下亦所以作士氣于當代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有滿則可虧

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聞熙河經略司奏生擒西蕃首領鬼章宰相欲以明日稱賀臣愚以謂偏師獨克固亦可慶然行于明日臣謂太速如聞本路出兵非一見有一將方指青塘此乃阿里骨巢穴若更待三五日間必續有奏報賀亦未晚今者俘獲醜虜功誠不細賞功勸後固不應輕然朝廷方欲経治邊防整肅驕慢若捷奏朝至衆朝夕賀則邊臣聞之自謂不世之奇功或恩禮太過則將驕卒惰後無以使臣

願朝廷鎮之以靜示之以不可測昔謝安破符堅書至安與客圍棋不輟曰小兒輩已遂破賊安亦非矯情蓋萬目觀望事體應爾所有明日稱賀乞更詳酌指揮臣受恩至深不敢不盡出位妄言罪當萬死取

進止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蘇軾奏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先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于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中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歳賜既罷和市亦絕虜中匹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

數饑羸之餘乃始欵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至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歳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寵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

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太
阿里骨董氊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
妻董氊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許稱嗣子偽書鬼
章溫溪心等名以聞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
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當立若朝廷從汝請遂
授節鉞阿里骨與汝手矣汝能臣之如董氊乎若此
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
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端自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
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
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

專以省事爲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
當立而懼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
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
臣君我也故怨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
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
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
長于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
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
圖其能以創夷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
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
恕之心著于遐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
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脇必從猖狂之後求
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竊聞朝廷降詔諸路敕勵
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
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急納之太
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踏前
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既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
之謀必將爲恭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
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
不獲必叛雖偷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

主斷之于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
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
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
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
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
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與往返商議之間遽復
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
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耶但使吾兵
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
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

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為無事者臣竊以為過矣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

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遂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戢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況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本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使西夷憎畏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略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

既不服惟有鬬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為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其叛者易以忠順即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既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為戒今又欲取講武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

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以往無與尺寸之地而焚廬舍無殺老弱如此期年諸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難諭將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勑戒之使歸以諭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誅死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于邊今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爲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鬼章兇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甘于困辱爲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

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讐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憤是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讐必與阿里骨合而非交于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順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于阿里骨夏人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幷而皆不能使二寇合三而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阿里骨而納趙純忠者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鬼章若從則稍富貴之使招其信臣而諭至意焉鬼章既有生還之望不爲求死之討其衆必從以鬼章之衆與溫溪心合而討阿里骨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鄙放還鬼章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皆攻縱未能誅阿里骨亦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章卒立奇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臥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鬼章之獲兼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若鬼章死于中國其衆仇

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仇之亦淺此等衣中國爲緩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爲仇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者竊見劉舜卿賀表具言阿里骨罪狀又竊聞舜卿乞削阿里骨官爵又竊聞阿里骨上章請命議者或欲取其自新以臣愚慮二者之說皆未爲得何者阿里骨兇狡反覆必無革面洗心之理今聞其女已嫁梁乞逋之子度其久遠必須協力致死共爲邊患今爲上章請命蓋是部族新破衆叛親離恐吾乘勝致討力未能支故匿情忍詬以就大事若得休息數年蓄力養銳假吾爵命以威脅諸

羌誅不附己者羽翼既成西北相應必爲中原之憂非獨一方之病也且夏賊逆天犯順本因輕料朝廷以爲必不能討己今若便從阿里骨之請則其所料良不爲過西蕃小醜朝爲叛逆暮許通和則夏國之請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一可者則西方之憂無時而止矣然遂欲從舜卿之請削奪官爵即須發兵深入致討彼新喪大首領舉國戒懼我師深入苟無他奇恐難以得志臣愚以謂當使邊將發厚幣遣辯士以離其腹心壞其羽翼今聞溫溪心等諸族已爲所貿勢未能動而心牟欽璮在其肘腋迹同而心異若用臣前計使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與溫溪心欽璮等合而討阿里骨約詔純忠即許以生還此政所謂以夷狄攻夷狄計無出此者若朝廷便許阿里骨通和即須推示赤心待之如舊不可復用計謀以圖此賊數年之後必自飛揚此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故臣願朝廷既不納其通和之請又不削奪其官爵存而勿論置之度外陰使邊臣以計圖之似爲得策臣屢瀆天聽罪當誅死取進止

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同蘇轍劉攽狀奏准元祐二年十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寮上言臣聞兵部郎中葉祖洽攻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封駁以為不當兼論祖洽廷試對策有訕及宗廟之語臣愚今詳君錫所駁極未為允臣取祖洽印本試策尋究即無譏訕之言不知君錫何以見其譏訕也伏望陛下令君錫條具祖洽譏訕之言下近臣參定以明枉直庶使策試之士諫議之臣悉心不回毋俾後害三省同奉聖旨令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者右臣等竊謂先帝親策貢士本欲人人盡言無所回忌士之論事必欲究極始末其語或及祖宗事有是非義難隱諱但當考其所言當否以為進退不可一一指為謗訕取到葉祖洽所試策卷子看其略云祖宗以來至于今紀綱法度苟簡因循而不舉者誠不為少又云與忠智豪傑之臣合謀而鼎新之臣等以謂祖宗撥亂反正承平百年紀綱法度最為明備縱使時異事變理合小有損益亦不當謂之因循苟簡使欲朝廷與大臣合謀而鼎新之詳此顯是祖洽

學術淺暗議論乖繆若謂之譏訕宗廟則亦不可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臣等准朝旨與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今據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牒已別狀奏陳更不連書

又貼黃葉祖洽及第日臣軾係編排官曾奏乞行黜落今已具事實別狀奏去訖

懷挾舉人內臣亦不可凌

奏劾巡鋪内臣陳慥劄子

元祐三年二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捉到懷挾進士共三人依條扶出逐次巡鋪官並令兵士高聲唱叫至今月十一日扶出進士蔣立時約有兵士三五十人齊聲大叫在院官吏公人無不驚駭在場舉人亦皆恐懼不安尋取到虎翼節級李及等狀稱是巡鋪内臣陳慥指揮令衆人唱叫竊詳朝廷取士之法動以禮義舉人懷挾自有條法而内臣陳慥乃敢號令衆卒齊聲唱叫務欲摧辱舉人以立威

勢傷動士心損壞國體本院無由指約伏望聖慈特賜行遣取進止

論特奏名劄子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臣等伏見從來天下之患無過官冗人人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惟往年韓琦富弼等獨能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初士大夫相顧莫敢以身當之者以爲必致謗議而琦等不顧既立成法天下肅然無一人非之者何則私欲不可以勝公議故也流弊之極至于今日一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紜廉恥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求取瀌利靡所不爲而民病矣今

日之弊譬如羸病之人負千鈞之重縱未能分減豈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四方免解舉人投狀稱今來是龍飛榜乞爲敷奏法外推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一切不行兼不注有經朝省下狀蒙送下本院亦只是坐條告示近准聖旨依逐舉體例下第舉人各以舉數特奏名已約計四百五十人今日又准尚書省劄子取前來聖旨特奏名外遞減一舉人數若依此數則又添數百人雖未知朝廷作何行遣不當先事建言但恐朝命已行卽論奏不及臣等伏見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別無進望惟務黷貨以爲

歸計貪冒不職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幾千人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謂其無益有損不言可知今之議者不過謂即位之初宜廣恩澤苟以悅此僥倖無厭數百人者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伏乞斷自聖意明勑大臣特奏名舉人只依近日聖旨指揮仍詔殿試考官精加考校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

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臣等非不知言出禍生既忝近臣理難緘默取進止

貼黃臣覺見備員吏部親見其害闕每一二爭者至一二十人雖川廣福建烟瘴之地不問日月遠近惟欲爭先注授臣竊怪之陰以訪問以為授官之後即請雇錢多者至五七十千又既授遠闕許先借料錢遠者許借三月又得四十餘千以貪婪無知之人又以衰老到官之後望其持廉奉法盡公治民不可得也

轉對條上三事狀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侍讀蘇軾狀奏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雖愚無狀備位禁林懷有所見不敢不盡謹條上三事如左

一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臣以此知明主務廣視聽深防蔽塞雖無門籍人猶得非時引見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曹寺監長貳有所欲言及典大藩鎮奉使一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

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群臣能否情僞非苟而已臣伏見陛下嗣位以來惟執政日得上殿外其餘獨許臺諫官及開封知府上殿不過十餘人天下之廣事物之變決非十餘人者所能盡若此十餘人者不幸而非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實告則陛下便為天下太平無事可言豈不殆哉其餘臣僚雖許上書言事而書入禁中如在天上不加反復詰問何以盡利害之實而況天下事有不可以書載者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恭惟太皇太后以

冗濫之極

盛德在位每事抑損以謙遜不居為美雖然明目達聰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計豈可以謙遜之故而遂不與群臣接哉方今天下多事饑饉盜賊四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財用匱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出帷箔決之廟堂大臣尤宜開兼聽廣覽之路而避專斷壅塞之嫌非細故也伏望聖慈更與大臣商議除臺諫開封知府已許上殿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請間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

一凡為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慎重刑罰若愛惜名器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慎重刑罰則笞杖之法足以震聳頑狡若不愛惜慎重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動刑誅戮而人不懼此安危之機人主之操術也自祖宗以來用刑至慎習以成風故雖展年磨勘差替衝替之類皆足以懲警在位獨于名器爵祿則出之太易每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一次郊禮奏補子弟約二三百人而軍職專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薦不與自近世以來取人

盡出身官
升甲

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朝者也今吏部一官闕率常五七人守之爭奪紛紜廉恥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侵漁求取靡所不為自本朝以來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伏見祖宗舊制過省舉人御試黜落不少既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末年始盡賜出身雖文理紕繆亦玷科舉而近歲流弊之極至于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進士升甲本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有特旨皆是臨時出于聖斷今來南省第十人以上

別試第一人國子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紛然並進人不復以升甲為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于人主甚無謂也特奏名人除近上十餘人文詞稍可觀外其餘皆詞學無取年迫桑榆進無所望退無所歸使之臨政其害民必矣欲望聖慈特詔大臣詳議今後進士諸科御試過落之法及特奏名出官格式務在精覈以藝取人不行小惠以收虛譽其著令升甲指揮乞今後更不施行昔諸葛亮與法正論治道

其略曰刑政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也唐德宗蒙塵山南當時事勢可謂危急少行姑息亦理之常而陸贄進瓜果人欲與一試官陸贄力言以爲不可今天下晏然朝廷清明何所畏避而行姑息之政故臣願陛下常以諸葛亮陸贄之言爲法則天下幸甚

一臣于前年十月內曾上言其略曰議者欲減任子以救官冗之弊此事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欲乞應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隨進士考試武官卽隨武舉或試法人考試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內已曾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以上亦許出官雖有三試留滯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不墜其家爲益不小後來不蒙降出施行切慮當時聖意必謂改元之初不欲首行約損之政今

者卽位已四年矣官冗之病有增而無損財用之乏有損而無增數年之後當有不勝其弊者若朝廷恬不爲怪當使誰任其憂及今講求臣恐其已晚矣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進擬論賞罰及修河事繳進歐陽修議狀劄子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邇英進讀寶訓及雍熙淳化間事太宗皇帝每見時和歲豐雨雪應時喜不自勝置酒以屬群臣又是日讀熒惑與日同度太史奏言當旱而雨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然人君修德可以轉災為福故宋景公一言熒惑退三舍元豐八年熒惑守心逆行犯房又逆而西垂欲犯氐氐四星后妃之象也方是時二聖在位發政施仁

惟恐不及臣視熒惑退舍甚速如有所畏不敢復西以此知天人之應捷于影響太宗皇帝親致太平而每遇豐年若獲非常之福喜樂如此者豈非水旱不作自是朝廷難得之事乎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匹夫匹婦有不獲其所猶能致水旱而況政令之失小及一方大及四海其為災滲理在不疑自二聖嗣位于今四年恭儉慈孝至仁至公可謂盡矣而四年之中非水則旱日月薄蝕五星相凌淫雨大雪常寒久陰之類殆無虛月豈盛德之報也哉臣愚無知竊謂陛下身修而政未修故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百姓失職無所告訴諸怨上達以傷陰陽之和所以致此者蓋由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咎也臣請略而言之去年熙河諸將力戰以獲鬼章此奇功也故增秩賜金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大掠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賜金賞罰如此何以使人廣東妖賊岑探反圍新州差將官童政救之政賊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燮體量其事燮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却有守城之功乞以功過相除愚弄上下有同兒戲然卒不問岑探聚衆構謀經年乃發而所部官吏

茫不覺知使一方赤子肝腦塗地然亦止于薄罰童政凶狡貪殘非一日之積而監司乃令將兵討賊以致數千人無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近日溫杲誘殺平民十九人冤酷之狀所不忍聞而杲止于降官監當蔡州捕盜吏卒亦殺平民一家五六人皆婦女無辜屠割形體以為丈夫首級欲以請賞而守倅不按監司不問以至臣僚上言本路乃云殺時可與不可辨認白日殺人不辨男女豈有此理乃是預行為苟免之路事如此者非一臣不敢盡言特舉其甚者耳如此不過恩庇得無狀小人十數人至

宋朝姑息之政可見一斑

使此等歌詠愛戴不知有何補益而紀綱頹弛媮惰成風則千萬人受其害此得爲仁乎大抵爲國要在分別是非以行賞罰然後善人有所恃賴平人有所告訴若不窮究曲直惟務兩平則君子無告小人得志天下之亂可坐而待此臣所謂賞罰不明之咎也

黃河自天禧已來故道漸以淤塞每決而西以就下耳熙寧中決于曹村先帝盡力塞之不及數年遂決小吳先帝聖神知河之欲西北行也久矣今强塞之縱獲目前之安而旋踵復決必然之勢也故不復塞今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於北京南開孫村河欲奪

河身以復故道此豈獨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古者舉大事謀及庶人上下僉同然猶有意外之患今內自工部侍郎都水屬官外至安撫轉運使及外監丞皆以爲故道高仰勢若登屋功必無成而患有不可測者以至河北吏民無賢愚貴賤皆以爲然獨一孝先以爲可作臣聞自孫村至海口舊管堤埽四十五所役兵萬五千人勾當使臣五十[illegible]歲支物料五百餘萬自小吳之決故道諸埽皆廢[illegible]而堤上榆柳并根掘取殘零物料變賣無餘官吏[illegible]僅有存者使孫村之役不能奪過河身則官私[illegible]舉爲虛棄若幸而復行故道則四十五埽皆以廢壞橫流之災必倍于今孝先建議之初略不及此近因人言沸騰方牒北外監丞司云四十五埽並屬北外監丞司地方令一面相度枝梧又云因檢計春料便令計置今來欲興修四十五處已壞隄埽準備河水復行故道此莫大之役不貲之費也孝先當于建議之初首論其事待朝廷上下熟議而行今孝先便將此役作常程熟事行與北外監丞司令一面管認意望敗事之後歸罪他人其爲欺罔實駭群聽其餘患害未易悉數但臣採察衆論以爲此役不可不罷若今歲罷

役不過枉費九百萬物料虛役二萬兵工若更接續興脩則來歲當役數十萬人仍費三千餘萬此外民勞之極變故橫生嗟怨之聲足以復致水旱若將三千萬物料分作數年因水所欲行之地稍立隄防增卑培薄數年之後必漸安流何苦徇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論以興必不可成之役乎此臣所謂措置不當之咎也臣竊見仁宗朝名臣歐陽修爲學士日有修河議狀二篇雖當時事宜而其所畫利害措置方略頗切今日之事臣以爲可用故輒繕寫進呈自祖宗以來除委任執政外仍以侍從近臣爲耳目請

聞論事殆無虛日今自垂簾以來除執政臺諫開封尹外更無人得對惟有邇英講讀猶復親近淸光若復瘖默不言則是耳目殆廢臣受恩深重不敢觀望上下苟爲身謀謹備錄今月進讀之言上陳聖鑒臣無任恐懼待罪之至取進止

貼黃臣爲衰病眼昏所言機密又不敢令别人寫錄書字不謹伏望聖慈特賜寬赦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三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四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劄子奏議

乞郡劄子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强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爲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爲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爲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例爲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旣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爲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

過而[illegible]苦心腸

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旣歿則又妄意陛下方爲
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害不使約共攻之
曾不知光至誠爲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
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
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
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
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爲川黨
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
監本州德安鎭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棻意欲於本
鎭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鎭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

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
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
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槩爲西蜀提刑時本路
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槩體量而槩附會隱
庇臣弟轍爲諫官劾奏其事玠槩並行黜責以此挺
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
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
例加誣蔑所言利害不許相見近日王覿言胡宗愈
指臣爲黨孫覺言丁隲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
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橈椎

於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於三至之言中外之人
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致傾危臣非不知聖主
天縱聰明察臣無罪但以臺諫氣焰震動朝廷上自
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
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下
深居法宮之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
主莫如漢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寬饒太宗殺劉
洎皆信用讒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寬
饒忠直不畏强禦自候司隸擢爲太中大夫司隸校
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蓋寬饒上書有云五帝官

天下三王家天下而當時讒人乃謂寬饒欲求禪位
宣帝不察致使寬饒自剄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
無不從嘗比之魏文貞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
太宗征遼患癰洎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
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賜洎自盡二
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恃明主之深知
不避讒人積毀以至身首異處爲天下笑今臣自度
受知於陛下不過如蓋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
唐太宗也而讒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哲寬
仁度越二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

此等語俱本論

覆巢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
害忠良以爲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譏幾畏漸先事
求去豈不身名俱泰臣主兩全臣縱不自愛獨不
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先
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勑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
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爲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
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
臣誹謗遂得罪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爲誹謗也今
臣草麻詞有云民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爲誹謗先帝
則是以白爲黑以西爲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

之陰毒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蓋
寬饒劉洎也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臣欲依
違苟且雷同衆人則內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
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即廢伏望聖慈念爲
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
地特賜指麾簡會前奏早賜施行臣無任感恩知罪
祈天請命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貼黃郭槩人材凡猥衆所共知既以附會小人得
罪近復擢爲監司者蓋畏挺之之口欲以苟悅其
意止如向時王巖叟在言路時擢用其父荀龍知
澶州妻父梁燾爲諫議天下知其爲巖叟也

又貼黃臣所舉自代人黃庭堅歐陽棐十科人王
鞏制科人秦觀皆誣以過惡了無事實臣又曾建
言乞行給田募役法呂大防范純仁皆深以爲便
方行下相度而臺諫爭言其不可更不得相度至
今臣每見大防純仁皆吞嗟太息惜此法之不行
但畏臺諫不敢行下耳

又貼黃中外臣寮畏避臺諫附會其言以欺朝廷
者皆有實狀但以事不關臣故不敢一一奏陳耳

又貼黃陛下若謂臣此言狂妄即乞付外核實其

事願加黜責若以爲然即乞留中省覽臣當別具
劄子乞郡付外施行

辨舉王鞏劄子

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舉宗正寺丞王鞏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竊聞臺諫官言鞏姦邪及離間宗室因詔事臣以獲薦舉奉聖旨除鞏西京通判謹按鞏好學有文强力敢言不畏彊禦此其所長也年壯氣盛銳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頃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逾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之待以國士與之往返論議不一臣以爲所短不足以廢所長故爲國收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蓋數千人朝廷委司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於十五人中獨稱獎二人孔宗翰與鞏是也鞏緣此得減二年磨勘仍擢爲宗正寺丞則臣之稱薦與光之擢用其事正同若果是姦邪臺諫當此時何不論奏鞏上疏論宗室之疏遠者不當稱皇叔皇伯雖未必中理然不過欲尊君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爲離間哉況鞏此議執政多以爲非獨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又兵部侍郎趙彥若亦曾建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離間也彥若亦離間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諫初無一言

得人如此之勤耶

及光沒之後乃有姦邪離間之說則是舉之邪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鞏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為學何名諂事三者之論了無一實上賴聖明不以此罪鞏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厭塞言者之意臣復何所辨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爲姦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鞏誣罔之漸懼者甚衆是以冒昧一言伏深戰越取進止

[illegible]

[illegible]

貼黃臣曾親聞司馬光稱鞏忠義及見光親書簡帖與鞏往復議論政事及有手簡與李清臣稱鞏之賢真迹見在

論周穜擅議配享自劾劄子二首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先任中書舍人日刱舉學官曾舉江寧府右理司參軍周穜蒙朝廷差充鄆州州學教授近者竊聞穜上疏言朝廷當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謹按漢律擅議宗廟者棄市自高后至文景武宣皆行此法以尊宗廟重朝廷防微杜漸蓋有深意本朝自祖宗以來推擇元勲重望始終全德之人以配食列聖蓋自天子所不敢專必命都省集議其人非天下公議所屬不在此選旣上詔云

恭依冊告宗廟然後敢行其嚴如此豈有旣行之後復請䟽遠小臣各出私意以議所配若置而不問則宗廟不嚴而朝廷輕矣竊以安石平生所爲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難逃聖鑒先帝蓋亦知之故置之閑散終不復用令已改青苗等法而廢退安石黨人呂惠卿李定之徒至於學校貢舉亦已罷斥佛老禁止字學大議已定行之數年而先帝配享已定用富弼天下翕然以爲至當穜復何人敢建此議意欲以此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羣小此孔子所謂行險僥倖居之不疑者也而臣不備侍從謬于知人至引此人以汙學校若又隱而不言則罔上黨奸其罪愈大陛自劾以待罪伏望聖慈特勅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賜責降以儆在位取進止

必有恃之者

又

元祐三年十二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上言以所舉學官周穜擅議先帝配享欲以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群小乞下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行責降以警在位至今累日未奉指揮切以爲國之本在於明賞罰辨邪正二者不立亂亡隨之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

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昔郭公善善惡惡而不免於亡者以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也臣觀二聖嗣位以來斥逐小人如呂惠卿李定蔡確張誠一吳居厚崔台符楊汲王孝先何正臣盧秉蹇周輔王子京陸師閔趙濟中官李憲宋用臣之流或首開邊隙使兵連禍結或漁利榷財爲國斂怨或倡起大獄以傾陷善良其爲姦惡未易悉數而王安石實爲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雖已退處閒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懷其私恩冀其復用爲之經營遊說者甚衆皆矯情匿迹有同鬼蜮其黨甚

堅其心甚一而明主不知臣實憂之夫君子之難致如麟鳳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況可麾而却之乎小人之易進如蛆蠅腥膻所聚瞬息千萬況可招而來之乎朝廷日近稍寬此等如李憲乞於近地居住王安禮抗拒恩詔蔡確乞放還其弟皆即聽許崔台符王仲先之流不旋踵進用楊汲亦漸牽復呂惠卿窺見此意故敢乞居蘇州此等皆民之大賊國之巨蠹得全首領以爲至幸豈可與尋常一眚之臣計日累月洗雪復用哉今既稍寬之後必漸用之如此不已則惠卿蔡確之流必有時而用青苗市易等法必有時

而復何以言之將作監丞李士京者邪佞小人衆所嗤鄙而大臣不察稍稍引用以汗寺監猶能建開壕之議爲修城之漸其策既行遂唱言於衆欲次復用臣恭磨之法由此觀之惠卿蔡確之流何憂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憂不復哉昔盧杞責降既久經赦累放德宗欲與一小郡衆朝憂恐而宰相李勉給事中袁高諫官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常侍李泌等皆以死爭之勉等非惜一郡也知杞得郡不已必將復用一炬有燎原之憂而濫觴有滔天之禍故也今周穜草芥之微而敢建此議蓋有以啓之矣昔淮南王謀反所憚獨汲黯以謂說公孫弘如發蒙耳今穜蕞爾小臣而敢爲大姦愚弄朝廷若無人然不幸而有淮南王當復誰憚乎臣不敢遠引古人但使執政之中有如富弼韓琦臺諫之中有如包拯呂誨武司馬光尚在此鼠輩敢爾哉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矯詐百端妄竊大名或以爲可用惟韓琦獨識其姦終不肯進使琦不去位安石何由得志以此知辨人物之邪正消禍患於未萌眞宰相事也臣數日以來竊聞執政之議多欲薄臣之責而寬穜之罪若果如此則是使今後近臣輕引小人而惠卿之流有

以卜朝廷之輕重事關消長憂及治亂伏望特出宸斷深詔有司議臣與穜之罪不可輕恕縱使朝廷察臣本無邪心止是昏繆亦乞借臣以立法則臣上荷知遇雖云得罪實同被賞若蒙寬貸則是私臣之身而廢天下之法臣之愧恥若撻于市不勝憤懣憂國之心意切言憨伏候誅譴取進止

貼黃周穜州縣小吏意在寸進而已今忽猖狂首建大議此必有人居中陰主其事不然者穜豈敢出位犯分以搖天聽乎此臣所以不得不再三論列也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受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望聖慈降詔不許兩道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清閑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輒復盡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寶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蓋養飼失時輕致病斃近令取十數槽寘殿庭下親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庶革

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圉人盜減芻粟且不卹其饑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寘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饑瘦勞苦則有斃踣奔逸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構聚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寘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疎遠諂佞在旁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吳廣已屠三川殺李繇而二世不知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

可惧皆由不知府縣不知縣天下不知天下所以亡

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於仲通以二十萬人沒于雲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祿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不奏則生死銜冤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為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

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于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馴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進止

委曲存体
君子用心

論行遣蔡確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蘇軾劄子奏臣近蒙聖恩哀臣疾病特許補外臣竊自惟受恩深重不敢以出入之故便同衆人有所聞見而不盡言竊聞臣寮有繳進蔡確詩言涉謗讟者臣與確元非知舊實自惡其爲人今來非敢爲確開說但以此事所係國體至重天下觀望二聖所爲若行遣失當所損不小臣爲侍從合具奏論若朝廷薄確之罪則天下必謂皇帝陛下見人毀謗聖母不加怒疾其於孝治所害不淺若深罪之則議者亦或以謂太皇太后陛下聖量寬大與天地等而不能容受一小人謗怨之言亦於仁政不爲無累臣欲望皇帝陛下降勑令有司置獄追確根勘然後太皇太后内出手詔云吾之不德常欲聞謗以自儆今若罪確何以來天下異同之言况確嘗爲輔臣當知臣子大義今所繳進未必眞是確詩其一切勿問仍牓朝堂如此處置則二聖仁孝之道實爲兩得天下有識自然心服臣不勝愛君憂國之心出位僭言謹伏誅殛取進止

遠見

論高麗進奉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爲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疆足以禍福高麗若不陰相計構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爲深憂自二聖嗣位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吏民有息肩之喜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爲業其間凶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臣稍聞其事方欲覺察行遣今月三日准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戩擅於海舶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頴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及齎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齎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闍梨臣已指揮本州送承天寺安下選差職員二人兵級十人常切照管不許出入接客及選有行止經論僧伴話量行供給不令失所外已具事由畫一奏稟朝旨去訖又

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本國母指揮令齋金
塔二所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竊觀其意蓋爲
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失厚利欲復遣使
又未測聖意故以祭奠淨源闍黎爲名因獻金塔欲以
嘗試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意輕重厚薄不然者豈
有欲獻金塔爲壽而不遣使奉表止因祭奠亡僧遂
致國母之意蓋疑中國不受故爲此苟簡之禮以卜
朝廷若朝廷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爲
無窮之患待其已至然後拒之則又傷恩恭惟聖明
灼見情狀廟堂之議固有以處之臣忝備侍從出使

一路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以備採擇謹具畫一如左

一福建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戩者
甚衆訪聞徐戩先受高麗錢物於杭州彫造夾
注華嚴經費用浩汗印板既成公然於海舶載
去交納却受本國厚賞官私無一人知覺者臣
謂此風豈可滋長若馴致其弊敵國奸細何所
不至兼今來引至高麗僧人必是徐戩本謀臣
已枷送左司理院根勘即當具案聞奏乞法外
重行以戒一路奸民猾商次

一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國母令齋金塔祝
壽臣以爲高麗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苟
簡無禮莫斯爲甚若朝廷受而不報或報之輕
則夷虜得以爲詞若受而厚報之則是以重幣
荅其苟簡無禮之愧也臣已一面令管勾職員
退還其狀云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臣
料此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遣其來獻壽今若
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於此僧狀後判云州
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進執狀歸
國照會如此處置只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
絕其獻頗似穩便如以爲可乞賜指揮施行

一高麗僧壽介齎到本國禮賓省牒云祭奠淨源闍
黎仍諸處尋師學法臣謂壽介等只是義天手
下侍者非國王親屬其來乃致私奠本非國事
待之輕重當與義天殊絕欲乞只許致奠之外
其餘尋師學法出入遊覽之類並不許仍與限
日却差船送至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船歸國更
不差人船津送如有買賣許量辦歸裝不得廣作商販

右謹件如前若如此處置使無厚利以絕其來意上
免朝廷帑廩無益之費下免淮浙京東公私靡弊之
患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此事公可稱

論高麗進奉第二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爲高麗僧壽介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將金塔二所附壽介前來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已一面退還其狀仍令本州所差伴話僧思義只作己意體問所獻金塔次第其高麗僧壽介知臣不爲聞奏方始將出僧統義天付身文字以示思義乃是欲將金塔二所捨入杭州惠因院等處祝延聖壽仍云隨身收管不可擅動元封候續有疏文到日方可施納以此顯見高麗人將此金塔嘗

探中國意度臣既退還其狀將來必是自將此塔捨在惠因等院既是東私捨施僧院即朝廷難爲回賜若受而不報夷虜性貪或生怨望伏望朝廷撿會臣前奏早賜指揮如壽介等將上件金塔捨施亦乞只作臣意度一面荅云不奉朝旨不敢令僧院收留所貴稍絕後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體問得惠因院亡僧淨源本是庸人只因多與福建海商往還故商人等於高麗國中妄有談說是致義天遠來從學因此本院厚獲施利而淮浙官私遍遭擾亂今來又訪聞得還是本院行者姓顏人齋持淨源眞影舍利隨舶船過海是致義天復差人祭奠臣見令所司根勘候見詣實奏聞次今來若許惠因院收留金塔乃是庸人奸猾自圖厚利爲國生事深爲不可

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

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爲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爲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爲已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

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西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合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爲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

錢氏雖盡力於湖矣淞江亦然

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於湖上所放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

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茭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藉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稅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

雜近之人既精果治實可法也

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巳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敕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入中米減價出糶以濟饑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

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纖覩太息以謂二聖既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棄與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尚存大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較然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敕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爲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泳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貼黃目下浙中梅雨葑根浮動易爲除去及六七月大雨時行利以殺草芟夷蘊崇使不復滋蔓又浙中農民皆言八月斷葑根則死不復生伏乞聖慈早賜開允及此良時興工不勝幸甚

又貼黃本州自去年至今開浚運河引西湖水灌注其中今來開除葑田逐一利害臣不敢一一煩

瀆天聽別具狀申三省去訖

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元祐五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申軾於熙寧中通判杭州訪問民間疾苦父老皆云惟苦運河淤塞遠則五年近則三年率常一開浚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闤闠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壕寨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户或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店作踐狼藉園圃隙地例成丘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

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欲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其餘艱阻固不待言問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閘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汛一淤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軾又問言潮水淤塞非獨近歲若自唐以來如此則城中皆為丘阜無復平田今驗所在堆疊泥沙不過三五十年所積耳其故何也父老皆言錢氏有國時郡城之東有小堰門既云小堰則容有大者昔人有大小二堰隔截江水不放入城則城中諸河專用西湖

用心

水水既清徹無泥淤塞而餘杭門外地名半道洪者亦有堰名為清河意似愛惜湖水不令走下自天禧中故相王欽若知杭州始壞此堰以快目下舟楫往來今七十餘年矣以意度之必自此後湖水不足於用而取足於江潮又况今者西湖日就堙塞昔之水面半為葑田霖潦之際無所瀦畜流溢害田而旱乾之月湖自減涸不能復及運河謹按唐長慶中刺史白居易浚治西湖作石函記其畧曰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河田者皆放湖入河自河入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堤防如法蓄

泄及時則瀕河千頃無凶年矣用此計之西湖之水尚能自運河入田以溉千頃則運河足用可知也軾於是時雖知此利害而講求其方未得要便今者蒙恩出典此州自去年七月到任首見運河乾淺使客出入艱苦萬狀穀米薪芻亦緣此暴貴尋劄制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千餘人自十月興工至今年四月終開浚茆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以上見今公私舟船通利父老皆言自三十年已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然潮水日至淤填如舊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軾方講問其策而臨濮縣主簿監

類此

在城商稅蘇堅建議曰江湖灌注城中諸河歲月已久若還用錢氏故事以堰閘却之令自城外轉過不惟事體稍大而湖面尠合積水不多雖引入城未可全恃宜參酌古今且用中策令城中運河有二其一曰茆山河南抵龍山浙江閘口而北出天宗門其一曰鹽橋河南至州前碧波亭下東合茆山河而北出餘杭門餘杭天宗二門東西相望不及三百步二河合於門外以北抵長河堰下今宜於鈐轄司前創置一閘每遇潮上則暫閉此閘令龍山浙江潮水徑從茅山河出天宗門候一兩時辰潮平水清然後開閘

則鹽橋一河過闤闠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淘搔擾之患而茅山河縱復淤塡乃在人戶稀少村落相半之中雖不免開淘而泥土有可堆積不爲人患潮水自茅山河行十餘里至梅家橋下始與鹽橋河相通潮已行遠泥沙澄墜雖入鹽橋河亦不淤塡自來潮水入茅山鹽橋二河只淤塡十里自十里以外不曾開淘此已然之明效也茅山河既日受潮水無緣涸竭而鹽橋河底低茅山河底四尺梅家橋下量得水深四尺而碧波亭前水深入尺則鹽橋河亦無固竭之患然猶當過慮以備乏水今西湖水貫城以入於

清湖河者大小凡五道一暗門外斗門一所門外水閘一所一集賢亭前水窻一所一集賢水閘一所一菩提寺前斗門一所皆自清湖

以北出餘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此

宜於湧金門內小河中置一小堰使暗門湧

道所引湖水皆入法慧寺東溝中南行九十

鑿爲新溝二十六丈以東達於承天寺東之

行九十丈復鑿爲新溝一百有七丈以東入

橋河口自猫兒橋河口入新水門以入鹽橋

尺之近矣此河下流則江湖清水之所入上

湖活水之所注永無乏絕之憂矣而湖水所

關曲折之間頗作石櫃貯水使民得汲用潴

備火災其利甚博此所謂參酌古今而用中

寺以堅之言使通直郎知仁和縣事黃僎相

及率僚吏躬親驗視一一皆如堅言可成無

以四月二十日興功開導及作堰閘且以餘

六井杭州城中多鹵地無甘井唐刺史李泌

井皆引湖水注其中歲久不治熙寧中知州

軾同舉畫修完而功不堅至今復廢壞軾今

筒又以塼石培甃固護可以堅久皆不遇數

成就而本州父老農民覩此利便相率詣軾陳狀凡一百一十五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爲游觀之美而近年以來堙塞幾半水面日減茭葑日滋更二十年無西湖矣勸軾因此盡力開之軾既深愧其言而患兵工寡少費用之資無所從出父老皆言竊聞朝廷近賜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貫爲錢一萬七千貫本州既高估米價召人入中又復減價出糶以濟饑民消折之餘尚有錢米約共一萬貫石若支用此亦足以集事矣適會錢塘縣尉許敦仁建言西湖可開狀其畧

曰議者欲開西湖久矣自太守鄭公戩以來苟有志於民者莫不以此爲急然皆用工滅裂又無以善其後蓋西湖水淺茭葑壯猛雖盡力開撩而三二年間人工不繼則隨手葑合與不開同竊見吳人種菱每歲之春芟除澇漉寸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葑田變爲菱蕩永無茭草堙塞之患今乞用上件錢米雇人開湖候開成湖面即給與人戶量出課利作菱蕩租佃獲利既厚歲歲加功若稍不除治微生茭葑即許人剗賃但使人戶常憂剗奪自然盡力永無後患今有錢米一萬貫石度所雇得十萬工每工約開葑一丈亦可添得十萬丈水面不爲小補若量破錢米召募饑民與役必不濟事若每日破米三升錢五十五文足雇一强壯人夫然後可使雖云强壯然堅食之歲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凶年亦歸於賑濟也軾尋以敦仁之策參考衆議皆謂允當已一面牒本州依敦仁擘畫支上件錢米雇人仍差捍江船務樓店務兵士共五百人般載葑草於四月二十八日興工去訖今來有合行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今來所創置鈐轄司前一閘雖每遇潮上閉閘一兩時辰而公私舟船欲出入閘者自須先期

出入必不肯端坐以待閘閘兼更有茅山一河自可通行以此實無阻滯之患而能隔截江潮徑自茅山河出天宗門至鹽橋一河永無堙塞開淘擾擾之患爲利不小恐來者不知本末以阻滯爲言輕有變改積以歲月舊患復作今來起請新置鈐轄司前一閘遇潮上閉訖方得開龍山浙江閘候潮平水清方得却開鈐轄司前閘

一鹽橋運河岸上有治平四年提刑元積中所立石刻爲人戶屋舍侵占牽路已行除拆外其載

濶狹丈尺今方二十餘年而兩岸人户復侵占
牽路蓋屋數千間却於屋外別作牽路以致河
道日就淺窄準法據理並合拆除本州方行相
度而人户相率經州乞遷延人家後丈尺各作
木岸以護河堤仍據所侵占地量出賃錢官爲
椿管準備修補木岸乞免拆除屋舍本州已依
狀施行去訖今來起請應占牽路人户所出賃
錢並送通判廳收管準備修補河岸不得別將
支用如違並科違制
一自來西湖水面不許人租佃惟茭葑之地方許

請賃種植今來既將葑田開成水面須至給與
人户請佃種菱深慮歲久人户日漸侵占舊來
水面種植官司無由覺察已指揮本州候開湖
了日於今來新開界上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
爲界亦須至立條約束今來起請應石塔以内
水面不得請射及侵占種植如違許人告每丈
支賞錢五貫給省以犯人家財充
一湖上種菱人户自來臠割葑地如田塍狀以爲
疆界緣此即漸葑合不可不禁今來起請應種
菱人户只得標插竹木爲四至不得以臠割爲

界如違亦許人剗賃
一本州公使庫自來收西湖菱草蕩課利錢四百
五十四貫充公使今來既開草葑盡變爲菱蕩
給與人户租佃即今後課利亦必稍增若撥入
公使庫未爲穩便今來起請欲乞應西湖上新
舊菱蕩課利並委自本州量立課額今後永不
得增添如人户不切除治致少有草葑即許人
剗賃其剗賃人特與權免三年課利所有新舊
菱蕩課利錢盡送錢塘縣尉司收管謂之開湖
司公使庫更不得支用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撩

淺如敢別將支用並科違制
一錢塘縣尉廨宇在西湖上今來起請今後差錢
塘縣尉銜位内帶管勾開湖司公事常切點檢
纔有茭葑即依法施行或支開湖司錢物雇人
開撩替日委後政點檢交割如有茭葑不切除
治即申所屬點檢申吏部理爲遺闕
以上六條並刻石置知州及錢塘縣尉廳上
常切點檢
右謹件如前勘會西湖葑田共二十五萬餘丈合用
人夫二十餘萬功上件錢米約可雇十萬功只開得

一半軾已具狀奏聞乞別賜度牒五十道并於前來
所賜本路諸州度牒二百道內撥勘賑濟支用不盡
者更撥五十道通成一百道充開湖費用外所有逐
一仔細利害不敢一一紊煩天聽伏乞僕射相公門
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特賜詳覽前
件所陳利害及起請六事逐一敷奏立爲本州係買
早賜降下依稟施行兼畫成地圖一面隨狀納上謹
具狀申三省謹狀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四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五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

奏議

奏浙西災傷狀

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
刊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
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賣
常平官米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
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

利官爲一困而已饑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
熙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
事奏聞但務立賞閉糶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
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始勅運江西及截本路
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
終不能救饑饉既成繼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
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
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
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三百二十餘萬貫石其
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

它不先事處置之禍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灾
傷不減熙寧然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
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𣇵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
二月中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額斛三分之一
爲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
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既住糴米價自
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務所收五
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民齊本路帖然遂
無一人餓殍者此無它先事處置之力也繇此觀之
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其禍福相絕如此恭惟二聖天

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匍匐救之本不計較費用多
少而臣愚魯無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
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庄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
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粮
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
而況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其後乎臣自去歲以來
區區獻言屢瀆天聽者實恐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
歲杭州米價每𣇵至八九十自今歲正月以來日漸
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
在害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至七月初𣇵及百錢足

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糶災傷之勢
恐甚於去年何者去年之灾如人初病今歲之灾如
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緣春夏之
交雨水調匀浙人喜於豐歲家家典賣舉債出息以
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計本已重指日待熟而
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近者將官
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
爲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爲害又多大風駕起潮浪
堤堰圩垾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
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璹自常潤還所言畧

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間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水
底父子聚哭以船栰撈漉云半米猶堪炒喫青穟且
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況止不止又未
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
杭州管常平米二十三萬石今年已糶過十五萬石
雖餘八萬石而糶賣未已又緣去年災傷放稅及和
糴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了兌
撥充軍糧更無見在惟有糶常平米錢近八萬貫而
錢非救饑之物若來年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
終無所用熈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緍民無貧富

皆得販所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紈帶金玉僵尸道上
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皆糴過常平米見在
絕數少衆寧之憂凜凜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淺加
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別乞
閑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饑之術別無長策惟有秋
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糶今來
浙西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斗
一百五十餘萬石若兩司爭糴米必大貴饑饉愈迫
和糴不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
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賊結集或

生意外之患則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
聞奏伏望聖慈備錄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
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准備常平
斛斗出糶救饑如合准備即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
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
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救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
須准備出糶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
殍流亡結罪聞奏緣今來已是入秋去和糴月日無
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
賜指揮臣屢犯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聞

伏候勑旨
貼黃臣聞之道路閩中災傷尤甚盜賊頗衆或云
邵武軍有强賊人數不少恐是廖恩餘黨轉運司
見令衢州官吏就近體訪雖未知虛實然恐萬一
有之不可不豫慮也
又貼黃臣謹按唐史憲宗謂宰臣曰卿等累言吳
越去年水旱昨有御史自江淮按察回言不至爲
災此事信否李絳對曰臣見淮南浙江東西道狀
皆云水旱且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臣苟非事
實豈敢上陳此固非虛說也御史官卑選擇非其

人奏報之間或容希媚況推誠之道君人大本苟
一方不稔當即日救濟其饑貧況可疑之耶帝曰
向者不思而有此問朕言非矣絳等稽首再拜帝
曰今後皆道被荒之處速宜蠲貸之又按本朝會
要太宗嘗語宰臣曰國家儲蓄最是急務蓋以備
凶年救人命昨者江南數州微有災旱朕聞之急
遣使往彼分路賑貸果聞不至流亡兼無餓殍亦
無盜賊之患苟無積粟何以拯救饑民臣近者每
覩邸報諸路監司多是於三四月間先奏雨水勻
調苗稼豐茂及至災傷須待饑殍流亡然後奏知

此有司之常態古今之通患也豐熟不須先知人
人爭奏災傷正合豫備相顧不言若非朝廷廣加
採察則遠方之民何所告訴
一去年災傷伏蒙寛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三分之
一盡用其錢收買銀絹命下之日米價斗落今
災傷連年民力重困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
多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指日待熟而霖雨
風濤一舉害之窮苦更倍去歲伏望憫察特與
寛減轉運司上供一半所貴米價不至翔湧和
糴得行且免本路錢荒之弊

一杭州所出米穀不多深慮常平收糴不足有悞
來年支糴乞許于蘇州秀州寄糴
一檢准編敕節文五穀不得收力勝錢然元降指
揮止于今年四月終伏望愍念兩浙連年災傷
且無麥須至候秋熟六月中爲止
右件如前臣亦知京師倉廩之數不可耗缺所以
連奏乞減額斛者誠恐來年饑饉又成二聖不
忍坐視流殍必於他路般運錢米賑濟爲費且
倍而已饑之民豈復有錢買米並須俵散有出
無收不如及早寛減上供米斛却收銀絹實數

縱有損折所較不多伏惟深念熙寧之災本緣
臣僚不早擘畫奏請以致餓死五十餘萬人至
今瘡痍未復呻吟未已特望宸斷早賜准備實
一方幸甚

杭州召還乞郡狀

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遠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皇恐死罪惶恐死罪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奬激許臣職外言事

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爲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椀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弁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

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

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横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奬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沈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日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論衙前差顧利害與

有此一段亦可省[illegible]

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爲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太谈）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爲之地，特未敢發爾。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臣竊料穜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

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爲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則臣爲黨人所頒，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爲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禍爲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般出廨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險如此，今餘年無幾，

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陛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堪復與群小計較短長曲直，爲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

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雀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鑕臣不任祈天請命戰恐須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受聖知最深故敢披露肝肺盡言無隱必致當途怨怒愈爲身災書臣不密周易所戒故親書奏狀眼昏字大又涉不恭進退惟谷伏望聖慈寬赦臣不勝戰恐之至

進單鍔吳中水利書狀

浙邊水害以此辨得重臣曾言水利未易言也

元祐六年七月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大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爲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爲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爲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修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爲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艇塞故也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況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爲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

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爲千橋橋谼各二丈千橋之積爲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畧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鍔有水學故召問之出所著吳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折則臣言止得十二三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

謹繕寫一本繳連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饋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凋弊深可愍惜乞下臣言與鍔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強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錄單鍔吳中水利書

切覩三州之水爲患滋久較舊賦之入十常減其五六以日月揞之則水爲害於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謂三州者蘇常湖也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間出使者尋按舊迹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歷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講聞湍流之所從來州縣俾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鈞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視之茫然猶擿埴索途以爲不可治也間有忠於國志於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

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畧於彼故有曰三州之水咸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於松江繇松江以至於海自慶曆以來吳江築長堤橫截江流繇是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繇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繇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繇宣歙販賣簰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爲艱阻因相爲之謀罔給官中以廢去五堰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荊溪繇荊溪而入震澤蓋

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或又曰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二震澤也今已堙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瀆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參究得之既不詳攻之則易破以鍔視其迹自西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衆瀆則絡脉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宜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震澤之水收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桎其

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絕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諸瀆以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桎不解其足縛不除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而百瀆非不可治五堰非不可復吳江岸非不可去蓋治之有先後且未築吳江岸已前五堰其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五堰猶未爲大患自吳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熟無一二欲具驗之閱三州歲賦所入之數則可見矣且以宜興百瀆言之古者所以泄西來衆水入震澤而終歸于海蓋

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吐鍔竊視熙寧八年時雖大旱然連百瀆之田皆魚遊鱉處之地低汙之甚也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傍穿小港瀆歷年不遇旱皆爲泥沙堙塞與平地無異矣雖去震澤甚邇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苗卒歸乎槁死自熙寧八年迄今十四年其田即未有可畊之日歲歲訴潦民益憔悴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興水利方是時吳中水洪屢上書監司乞開通百瀆監司允其請遂鳩工於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瀆之驗歲

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宜興所利非止百瀆而已東則有蠡河橫亘荆溪東北透湛瀆東南接罨畫溪昔范蠡所鑿與宜興之西蠡運河皆以昔賢名呼其蠡河遇大旱則淺瀫中旱則通流又有孟涇泄滆湖之水入震澤其他溝瀆瀫衆其名不可縷舉夫吳江岸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趨海自西五堰之上衆川蘇荆溪入震澤注于江蘇江歸于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自慶曆二年欲便糧運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浸蒸三州之田每至

五六月之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則吳江岸之東水
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迹自可
覽也又覩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汙澱茭蘆叢生
沙泥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以來沙漲成一村
昔為湍流奔湧之地今為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江
縣繇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
之賦不知幾百倍耶夫江尾昔無茭蘆壅障流水今
何致此蓋未築岸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後水
勢遲緩無以滌蕩泥沙以至增積而茭蘆生茭蘆生
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

其可得耶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
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
土為木橋千所以通糧運每橋用耐水土木椿二條
各長二丈五尺橫梁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各長二
丈除首尾占閣外可得二丈餘洪道每一里計三百
六十步一里為橋十所計除占閣外可開水面二十
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條橋其開水面二千丈
計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隨橋洪開茭蘆為港走水仍
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繇華亭青龍入
海則一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偏乃江陰

縣也其地勢自河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
之北偏古有泄水入江瀆一十四條曰孟瀆曰黃汀
堰瀆曰東函港曰北戚氏港曰五卸堰港曰梨溶港
曰蔣瀆曰歐瀆曰魏瀆涇曰支子港曰蠡瀆曰牌[illegible]
碑涇皆以古人名或以姓稱之昔皆以泄衆水入運
河立斗門又北泄下江陰之江今名存而實亡今存
者無幾二浙之粮船不過五百石運河止可常存五
六尺之水足可以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處立
為石碶斗門每瀆於岸北先築隄岸則制水入江若
無隄防則水汎溢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陰之民田民

居矣昔熙寧中有提舉沈披者輒去五卸堰走運河
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陰之民田為百姓所訟即罷
提舉亦嘗被罪始欲以為利而適足以害之此未達
古人之智以至敗事也切見近日錢塘進士余默兩
進三州水利徒能備陳功力瑣細之事殊不知本末
惟有言得常州運河晉陵至無錫一十四處置斗門
泄水北下江陰大江雖三尺童子亦知如此可以為
利然余默雖能言斗門一事合鍔鄙策奈何無法度
以制入江之水行之則又豈止為一沈披耶又覩主
簿張宴進狀言吳江岸為阻水之患涇函不通其言

然則然矣雖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水之術蓋古之
所創涇函在運河之下用長梓木爲之中用銅輪力
水衝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
常州有東西二函地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刑元
積中開運河嘗開見函管但函管之中皆泥沙以謂
功力甚大非可易復遂已今先開鑿江湖海故道堙
塞之處泄得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若未能開故道
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切見常州運河之
北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積水難以耕插今河上
爲斟門河下築堤防以管水入江百姓由是緣此河

隄可以作田圍此泄水利田之兩端也宜興縣西有
夾苧千瀆在金壇宜興武進三縣之界東至滆湖及
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通接長塘湖西接
五堰茅山薛步山水直入宜興之荆溪其夾苧千瀆
古之人亦所以泄長塘湖東入滆湖泄滆湖之水入
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四瀆及白鶴溪而北
入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港北入大
江今一十四條名存而實亡累有知利便者
獻議朝廷欲依古開通北入運河以注大江自滆湖
長塘湖兩首各開三分之二爲役田戶皆豪民不知

利便惟恐開鑿己田陰構胥吏皆抳而不行元豐之
間金壇令曾長官奏請乞開朝廷又降指揮委江東
及兩浙兩路監司相度及近縣官員相視又爲彼豪
民計構不行儻開夾苧千瀆則由來他州入震澤
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鍔熙寧八年
歲遇大旱切觀震澤水退數里清泉鄉湖乾數里而
其地皆有昔日丘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
知昔爲民田今爲太湖也太湖即震澤也以是推之
太湖寬廣愈於昔時昔云有三萬六千頃自築吳江
岸及諸港瀆堙塞積水不泄又不知其愈廣幾多頃

也鍔又嘗見低下之田昔人爭售之今人爭棄之蓋
積年之水十無一熟積空頭之稅或遇頻年不收則
饑餓丐殍鬻妻子以償王租或置其田捨其廬而適
至於酒坊處在水鄉沽賣不行以致敗闕者比年尤
甚皆緣水傷下田不收故也鍔又嘗遊下鄉切見陂
塍之間亦多丘墓皆爲魚鼈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即
高山則於平原陸野之間豈即水穴以危亡魂耶嘗
得唐埋銘於水穴之中今猶存焉信夫昔爲高原今
爲汙澤今之水不泄如古也昨熙寧間檢正張鍔命
屬吏殿丞劉懿相視蘇秀二州海口諸浦瀆爲沙泥

壅塞將欲疏鑿以快流水怒相觸迴中以剟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鍔謂惡口塊傾東南百川歸海古人開諸海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灌民田古人何爲置諸浦耶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于海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港勢亦一同愁雖信其如此然猶有說蓋以昔視諸浦無倒注之患而今乃有之蓋昔無吳江岸之阻諸浦雖暫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滌蕩隨流以下今吳江岸阻絕百川湍流緩慢緩慢則其勢難以蕩滌沙泥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聞秀州青龍鎮入海諸浦古有七十二會蓋古之人以爲七十二會曲折宛轉者蓋有深意以謂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害東流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潮洶湧倒注則於曲折之間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泥沙隨流直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此所謂今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轉之勢不可不復也夫利害掛於眥睫之間而人有所不知今欲泄三州之水先開江尾去其泥沙茭蘆遷沙上之民次疏吳江岸爲千橋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之斗門石碑隄防管水入江次開導臨江湖海諸縣一切港瀆及開通茜涇水既泄矣方誘民以築田圍然前嘗欲使民就深水之中壘成圍岸夫水行於地中未能泄積水而先成田圍以狹水道當春夏滿流浩急之時則水當湧行於田圍之上并止壞田圍且淹浸廬舍矣此不智之甚也欲乞朝廷指揮下兩浙轉運司擇智力了幹官員分布諸縣則不逾數月其工可畢所有創橋疏通河港置斗門利便制度不在規規而言也今所畫三州江湖溪海圖一本但可觀其大槩港瀆之名亦布其一二耳欲見其詳莫若下蘇常湖諸縣各畫溪河溝港圖一本各言某河某瀆通某縣某處俟其悉上合而爲一圖則纖悉若視於指掌之間也鍔又視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一條自吳江東至青龍由青龍泄水入海昔因監司相視恐走透商稅遂塞此一江其江通華亭及青龍夫籠截商稅利國能有幾耶堰塞湍流其害實大又況措置商稅不爲難事竊聞近日華亭青龍人戶相率陳狀情愿出錢乞開安亭江見有狀在本縣官吏未與施行近又訪得宜興西漏湖有二瀆一名白魚灣

一名大吳瀆泄澱湖之水入運河繇運河入一十四
處斗門下江其二瀆在塘口瀆之南又有一瀆名高
梅瀆亦泄澱湖之水入運河繇運河入斗門在吳瀆
之南近聞知蘇州王覿奏請開海戶諸浦鍔切謂海
口諸浦不可開今開之不逾日或遇東風則泥沙又
合矣嘗觀考工記曰善溝者水齧之善防者水淫之
蓋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泥沙齧去矣今若
俟開江尾及疏吳江岸為橋與海口諸浦同時興功
則自然上流東下齧去諸浦沙泥矣凡欲疏通必自
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流若先治上則水皆

趨下漫滅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勢理然也故今治
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浦疏鑿吳江岸及置
常州一十四處之斗門築堤制水入江北與吳江兩
處分泄積水最為先務也然鍔觀今開三州諸溝瀆
不必全藉官錢蓋三州之民憔悴之久人人樂開故
辛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今略舉其一二若開江尾
疏吳江岸為橋遷吳江岸東一村之民開地使為昔
日之江置一十四處之斗門并築一十四條堤制水
入江開茭芋于白鶴溪白魚灣大吳瀆塘口瀆宜興
東蠡河已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橫塘百瀆

蘇州之海口諸浦安亭江江陰之季子港春申港下
港黃田港利港宜興之塘頭瀆及諸縣凡有自古泄
水諸瀆港瀆瀆盡可資食利戶之力也莫若先下三
州及諸縣抄錄諸道江湖海一切諸港瀆溝瀆自古
有名者及供上丈尺料之工力之費或係官錢或係
食利私力期之以施工日月同日開鑿同日疏放若
或放水有先後則上水奔湧東下衝損在下開未畢
溝港以故須同日決放也或者有謂昔人創望亭呂
城奔牛三堰蓋為丹陽下至無錫蘇州地形東傾古
人創三堰所以慮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以創堰以

節之以通漕運自熙寧治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二堰
然亦不放綱運何耶鍔曰昔之太湖及西來泉水無
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嘗堙塞故運
河之水嘗慮走泄入於江湖之間是以置堰以節之
今自慶曆以來築置吳江岸及諸港浦一切堙塞是
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雖廢水亦常溢去堰
若無害今若泄江湖之水則二堰尤宜先復不復則
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
宜興創市橋去西津堰蓋嘉祐中邑尉阮洪上書監
司就長橋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荊溪初開

鑿市街乃見昔日橋柱尚存泥中咸謂古爲橋於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久矣且古之廢橋置堰以防走透運河之水今也置橋廢堰以通荆溪則溪水常倒注入運河之內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反耶鍔以謂古無吳江岸衆水不積運河高於荆溪是以塞橋置堰以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阻衆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內是以剏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岸泄衆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泄當於北門之外剏一堰可也其利害益如此也或又曰切覩諸縣高原陸野之鄉皆有

塘圩或三百畝或五百畝爲一圩蓋古之人停蓄水以灌溉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蓄水又未嘗施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鴈而已塘之所剏有何益耶鍔曰塘之爲塘是猶堰之爲堰也昔日置塘蓄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泄則置而爲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泄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蓄諸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爲無益則古人奚爲之耶蓋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之淺謀管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

徒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知欲便糧道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反以爲害又若廢青能安亭江徒知不湍商旅之稅又不知反狹水道以遏百川今之人所以不如古者凡如此也鍔切觀無錫縣城內運河之南偏有小橋繇橋而南下則有小瀆瀆南透梁溪瀆有小堰名曰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瀆不越百步堰雖有亦不渡船筏梁溪即接太湖昔所以爲此堰者恐泄運河之水昔熙寧八年是歲大旱運河皆旱涸不通舟楫是時鍔自武林過無錫因見將軍堰旣不渡船筏而開是瀆者古人豈無意乎因語

與邑宰焦千之曰今運河不通舟楫切觀將軍堰接運河去梁溪無百步之遠古人置此堰瀆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運河千之始則以鍔言爲狂終則然之遂率民車四十二管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來信夫古人經營利害凡一溝瀆皆有微意而今人昧之也嘗見蘇州之茜涇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泄積水以入於海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泄咸上疏言仲淹走泄姑蘇之水蓋不知其利而返以爲害今茜涇自仲淹之後未復開鑿亦久堙塞鍔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觀一溝

一瀆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宛轉皆非徒
然也鍔今日之議未始增廣一溝一瀆其言與圖符
合若非覩地之勢明水之性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
并圖以獻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樵悴之
民有望於今日也

貼黃其圖盡得草畧未敢進上乞下有司討會單
鍔別畫

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茭蘆地

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蜆江通青龍鎮又
開青龍鎮安亭江通海

一先去吳江土爲千橋

一先置常州運河斗門一十四所用石磚并築堤
管水入江

一次開茭亭于白鶴溪白魚灣塘口瀆大吳瀆令
長塘湖滆湖相連泄泄西水入運河下斗門入
江

一次開宜興百瀆見今只有四十九條東入太湖

一次開蘇州茜涇白茅七鴉福山梅里諸浦及茜
涇

一次開江陰下港黃田春申季子竈子諸港

一次開宜興東西蠡河

一次根究諸臨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瀆並皆
疏鑿

伍堰水利昔錢公輔爲守金陵常究伍堰之利
雖知伍堰之利而不知伍堰以東三州之利害鍔知
三州之水利而未究伍堰以西之利害一日錢公輔
以世之所爲伍堰之利害與鍔參究方知始末利害
之議完也公輔以爲伍堰者自春秋時吳王闔閭用
伍子胥之謀伐楚始創此河以爲漕運春冬載二百
石舟而東則通太湖西則入長江自後相傳未始有

廢至李氏時亦嘗通運而置牛於堰上挽拽船筏於
固城湖之側又嘗設監司置廨宇以收往來之稅自
是河道湮塞堰埭低狹凡務添置者十有一堰往來
舟筏莫能通行而水勢遂不復西及遇春夏大水江
湖泛漲則園頭王母龍潭三瀾合爲一道而奔衝東
來河之不治愈可見也今若開深故道而存留銀林
分水二堰則諸堰盡可去矣所欲存二堰者蓋本處
地勢自銀林堰以西地形從東迤邐西下自分水堰
以東地形從西迤邐東下而其河自西壩至東壩十
六里有餘開淘之際須隨逐處地形之高下以濬之

然後江東兩浙可以無大水之患然銀林堰南則通建平廣德北則通溧水江寧又當增修高廣以俟商旅舟船往還之多可以置官收稅如前之利此五堰所以不可不復也今莫若治五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而縣分水銀林二堰直歸太平之蕪湖下治吳江之岸爲千橋使太湖之水東入於海中治百瀆之故道與夫蘇常湖三州之有故道旁穿於太湖者雖不可縷舉而槩可以迹究也難者曰雖復五堰柰何五堰之側山水東下乎復堰無益也鍔答曰縣五堰而東注太湖則有宣歙池廣德溧水之水苟復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自餘山澗之水寧有幾耶比之未復十須殺其六七耳難者乃服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勅差撰故中散大夫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并書者右臣平生不爲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爲光曾爲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鎮撰墓誌蓋爲鎮與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敢固辭然終非本意況臣老病廢學文辭鄙陋不稱人子所以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薦宗室令畤狀

元祐七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右聞之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衞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畢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河間東平之德猷向之文天下以爲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興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

共之故爭立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而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夫豈無人蓋朝廷未有以大聳勸之耳臣伏見承議郎僉書潁州節度判官廳公事令畤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衆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況近託肺腑已嘗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遠業以風動宗室勸示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論積欠六事并乞撿會應詔所論四事一處行下狀

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于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戶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為箪門圭竇矣自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奸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

胥吏不惟窮之抑且歸官

乘留師善人亦不知矣

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捨己責為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恩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鄰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奸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

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撿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日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潁移揚州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

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撿察本州積欠為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不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五　終

劉晏買大逆定道之雖不可以理財小之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六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奏議

論綱稍欠折利害狀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為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為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

剩衣食養活衆人私用不害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郎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為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繼不久遂有黃巢之亂劉晏以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為干繫人欺隱之資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疏謬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

如此論有論人思過半矣

隻也每隻剩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為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願常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為三司使上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

折會償填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為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又臣到任未幾而所斷糧綱欠折干繫人徒流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折賣質妻鬻子饑瘦伶俜聚為乞丐散為盜賊竊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朝廷之大計生民之大病如臣等輩豈可坐觀而不救耶輒問之於吏下有缺文乃金部便敢私意創立此條不取聖旨公然行下不惟非理刻剝敗壞祖宗法度而

人臣私意乃能廢格制敕監司州郡靡然奉行莫敢誰何此豈小事哉謹按一綱三十隻船而稅務監官不過一員未委如何隨船點檢得三十隻船一時皆遍而不勒留住岸一船點檢即二十九隻始皆須住岸伺候顯是違條舞法析文破敕苟以隨船爲名公然勒留點檢與兒戲無異訪聞得諸州多是元祐三年以來始行點檢收稅行之數年其弊乃出綱梢既皆赤露妻子流離性命不保雖加刀鋸亦不能禁其攘竊此弊不革臣恐今後欠折不止三十餘萬石京師軍儲不繼其患豈可勝言揚州稅務自元祐三年

十月始行點檢收稅至六年終凡三年間共收糧綱稅錢四千七百餘貫折長補短每歲不過收錢一千六百貫耳以淮南一路言之眞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欄因金部轉運司許令點檢緣此爲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攘取官米無復限量折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萬餘石利害皎然今來倉部並不體訪綱運致欠之因卻言緣倉司斗子乞覓綱梢錢物以致欠折遂立法令眞揚楚泗轉般倉並行倉法其逐處斗子仍只存留一半命下之日揚州轉般倉斗子四十人皆詣臣陳狀盡乞歸農臣雖且多方抑按曉諭退還其狀然相度得此法必行則見今斗子必致星散雖別行召募未必無人然皆是浮浪輕生不畏重法之人所支錢米決不能贍養其家不免乞取既月深法必須重賂輾轉密行交付其押綱綱梢等知專斗若不受賂必無寬剩斗面決難了納即須多方密行重賂不待求乞而後行用此必然之理也臣細觀近日倉部所

立條約皆是枝葉小節非利害之大本何者自熙寧以前中外並無倉法亦無今來今部所立條約而歲運六百萬石欠折不過六七萬石蓋是朝廷捐商稅之小利以養活綱梢而緣路官司遵守編敕法度不敢違條點檢收稅以致綱梢飽暖愛惜身命保全官物事理灼然臣已取責得本州稅務狀稱隨船點檢不過檢得一船其餘二十九船不免住岸伺候顯有違礙臣尋已備坐元祐編敕曉示今後更不得以隨船爲名違條勒令住岸點檢去訖其稅務官吏爲准本州及倉部發運轉運司指揮非是自擅爲條未敢

便行取勘其諸州軍稅務非臣所管無繫一例行下
欲乞朝廷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勒令任岸條貫嚴賜
約束行下并乞廢罷近日倉部起請倉法仍取問金
部官吏不取聖旨擅立隨船一法刻剝兵梢敗壞綱
運以誤國計及發運轉運司官吏依隨船罪施行庶
使今後刻薄之吏不敢擅行胸臆取小而害大得一
而喪百臣聞東南饋運所係國計至大故祖宗以來
特置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時
許元輩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綱運其監司州郡及諸
場務豈敢非理刻剝邀難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

東南大計自然辦集豈假朝廷更行倉法此事最爲
簡要獨在朝廷留意而已謹具元祐編敕及金部擅
行隨船點檢指揮如左

一准元祐編敕諸綱運船栰到岸檢納稅錢如有
違限如限內無故稽留及非理搜檢并約喝無
名稅錢者各徒二年諸新錢綱及糧綱緣路不
得勒令任岸點檢雖有透漏違禁之物其經歷
處吏不問罪至京下鏁通津門准此

一准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尚書金部符省部
看詳監糧綱運雖不得勒留任岸若是隨船點
檢得委有稅物名件自合依例饒潤收納稅錢
即無不許納稅錢事理若或別無稅物自不得
依例喝覷稅錢事理甚明

右謹件如前者若朝廷盡行臣言必有五利綱梢飽
暖惜身畏法運饋不大陷失一利也省徒配之刑消
流亡賊盜之患二利也梢工衣食既足人人自重以
船爲家既免折賣又常修完省逐處船場之費三利
也押綱綱梢既與客旅附載物貨官不點檢專欄無
緣乞取然梢工自須赴務量納稅錢以防告訐積少
成多所獲未必減於今日四利也自元豐之末罷市

易務導洛司堆垜場議者以爲商賈必漸通行而今
八年略無絲毫之効京師酒稅課利皆虧房廊邸店
皆空何也蓋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
稅而脚錢又輕故物貨通流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
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
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路稅務日急一日
故商賈全然不行京師坐至枯涸今若行臣此策東
南商賈久閑乍通其來必倍則京師公私數年之後
必復舊觀此五利也臣竊見近日官私例皆輕玩國
法習以成風若朝廷以臣言爲非臣不敢避妄言之

罪乞賜重行責罰若以臣言爲是卽乞盡理施行少
有違戾必罰無赦則所陳五利可以朝行而夕見也
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本州已具轉般倉斗子二十人不足於用必
致闕誤事理申乞依舊存留四十人去訖其斗子
所行倉法臣又體訪得深知綱運次第人皆云行
倉法後欠折愈多若斗子果不取錢則裝發更無
斗面兵稍未免偷盜則欠折必甚於今若斗子不
免取錢則舊日行用一貫者須取三兩貫方肯收
受然不敢當面乞取勢須宛轉託人減剋膽洛爲

害滋深伏乞朝廷詳酌早賜廢罷且依舊法
又貼黃臣今看詳倉部今來起請條約所行倉法
支用錢米不少又添差監門小使臣支與驛劵又
許諸色人告捉構合乞取之人先支官錢五十貫
爲賞又支係省上供錢二萬貫召募綱梢如此之
類費用浩大然皆不得利害之要行之數年必無
所補臣今所乞不過減却淮南轉運司違條收稅
一萬貫使綱梢飽暖官物自完其利甚大

乞歲運額斛以到京定殿最狀
元祐七年八月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
蘇軾狀奏右臣近者論奏江淮糧綱運欠折利害竊
謂欠折之本出於綱梢貧困之繇起於違法收
稅若痛行此一事則朞年之間公私所害十去七八
此利害之根源而其他皆枝葉小節也若朝廷每聞
一事輒立一法法出姦生有損無益則倉部前日所
立斗子倉法及其餘條約是矣臣愚欲乞盡賜請罷
只乞明詔發運使責以虧贏而爲之賞罰假以事權
而助其耳目則漕運大計可得而辦也何謂責以虧

贏而爲之賞罰蓋發運使歲課當以到京之數爲額
不當以起發之數爲額也今者折欠盡以折會償塡
而發運使不復抱認其數但得起發數足則在路雖
有萬般疎虞發運使不任其責矣今諸路轉運司歲
運斛斗皆以到發運司實數爲額而發運司獨不以
到京及府界實數爲額此何義也臣欲乞立法今後
發運司歲運額斛計到京欠折分釐以定殿罰則發
運使自然竭力點撿矣凡綱運弊害其畧有五一曰
發運司人吏作弊取受交裝不公二曰諸倉專斗作
弊出入斗器三曰諸場務排岸司作弊點撿附搭任

滯四曰諸押綱使臣人員作弊、減刻、雇夫錢米、五曰
在京及府界諸倉作弊、多量剩取非理曝揚、如此之
類皆可得而去也、縱未盡去亦賢於立空法而人不
行者遠矣、何謂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蓋運路千餘
里、而發運使二人止在真泗二州、其間諸色人作弊
侵欺綱梢於百里之外、則此等必不能去離綱運而
遠赴訴也、況千里乎、臣欲乞朝廷選差或令發運使
舉辟京朝官兩員為句當綱運、自真州至京往來點
檢、逐州住不得過五日、至京及本司住不得過十日、
以船為廨宇、常在道路專切點檢諸色人作弊杖以

下罪許決徒以上罪送所屬施行、使綱梢使臣人員
等常有所赴訴、而諸色人常有所畏忌、不敢公然作
弊、以歲運到京數足及欠折分釐為賞罰、行此二者
則所謂人存政舉、必大有益、伏望朝廷留念綱運事
大、特賜檢會前奏一處詳酌施行、臣忝備侍從懷有
所見不敢不盡、屢瀆天威無任戰恐待罪之至、謹錄
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前奏乞舉行元祐編敕錢糧綱不得點檢
指揮、竊慮議者必謂錢糧綱既不點檢、今後東南
物貨盡入綱船攬載、則商稅所失多矣、臣以謂不

然自祖宗以來編敕、皆不許點檢、當時不聞商稅
有虧、只因導洛司既廢而轉運司陰收其利、又自
元祐三年十月後來始於法外擅立隨船點檢一
條、自此商賈不行公私為害、今若依編敕於行不
惟綱梢自須投務納稅如前狀所論、而商賈全集
於京師、回路貨物無緣復入空綱攬載、所獲商稅
必倍、此必然之理也、

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灾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使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某年始臣竊爲聖世病之臣頃在黃州親見累歲穀熟農夫連車載米入市不

了鹽茶之費而蓄積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饑荒又在浙西親見累歲水灾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於市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災傷捐金帛散倉廩自元祐以來蓋所費數千萬貫石而餓殍流亡不爲少衰只如去年浙西水灾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運米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萬石又計糴本水脚官錢不貲而客船被差雇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與其官司費耗其實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縱有水旱無大饑荒雖目下稍失課利而灾傷之地不必盡煩陛下出捐錢穀如近歲之多也今元祐編敕雖云灾傷地分雖有例亦免而穀所從來必自豐熟地分所過不免收稅則商賈亦自不行議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灾傷則鄰路免稅一州灾傷則鄰州亦然雖比今之法小爲通疎而隔一路一州之外豐凶不能相救未爲良法須是盡削近日弊法專用天聖附令指揮乃爲通濟謹具逐條如後

天聖附令

諸商販斛㪷及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力勝稅錢

諸賣舊屋材柴草米麵之物及木鐵爲農具者並免收稅其買諸色布帛不及疋而將出城及陂池取魚而非販易者並准此

元豐令

諸商販穀及以柴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力勝稅錢舊收稅處依舊例

諸賣舊材植或柴草穀麵及木鐵爲農具者並免稅布帛不及端疋并捕魚非貨易者准此

元祐勅

諸興販斛㪷及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

納力勝稅錢舊收稅處依舊例即災傷地分

雖有舊例亦免

諸賣舊材植或柴草斛㪷并麪及木鐵爲農具

者並免收稅布帛不及端疋并捕魚非貨易

者准此

右臣竊謂若行臣言稅錢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穀無稅商賈必大通流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見錢回貨自皆有稅所得未必減於力勝而災傷之地有

無相通易爲振救官司省費其利不可勝計今赦甚近若得於赦書帶下益見聖德收結民心實無窮之利取進止

寅正主　心社對　見虔之志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元祐七年南郊軾爲鹵簿使導駕內中朱紅車子十餘兩有張紅蓋者爭道亂行於乾明寺前軾於車中草此奏奏入上在太廟馳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自皇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鹵簿使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郤虛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

旣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勾當人施行取進止

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

元祐八年二月十五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奏論高麗使所買書籍及金薄等事准尚書省劄子二月十二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所買書籍曾經收買者許依例收買金薄特許收買餘依奏吏人免上簿者臣所以區區論奏者本爲高麗契丹之與國不可假以書籍非止爲吏人上簿也今來吏人獨免上簿而書籍仍許收買臣竊惑之檢會元祐編敕諸以熟鐵及文字禁物與外國使人交易罪輕者徒二年看詳

此條但係文字不問有無妨害便徒二年則法意亦可見矣以爲文字流入諸國有害無利故立此重法以防意外之患前來許買策府元龜及北史已是失錯古人有言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今乃廢見行編敕之法而用一時失錯之例後日復來例愈成熟雖買千百部有司不敢復執則中國書籍山積於高麗而雲布於契丹矣臣不知此事於中國得爲穩便乎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日招虞人以皮冠孔子韙之曰守道不如守官夫旌與皮冠於事未有害也然且守之今買書利害如此編敕條貫如彼比之皮冠與旌亦有間矣臣當謹守前議不避再三論奏伏望聖慈早賜指揮取進止

貼黃臣點檢得館伴使公按內有行下承受所收買文字數內一項指揮所買策府元龜敕式並不曾責與然高麗之意亦可見矣

又貼黃臣已令本部備錄編敕條貫符下高麗人使所過州郡約束施行去訖亦合奏知

奏馬涓不當丹出學狀

元祐八年四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
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狀奏准太學條三學生凡
有進獻文字及書啟贊有位並先經長貳看詳可否
進者出學右本部看詳諸色人苟有所見公私利害
皆得進狀許直於所屬官司投下即無更令官吏看
詳可否方得投進之文所以達聰明防壅蔽古今不
易之道也本因國子監生員獨緣本監起請遂立上
條曲生防禁至於投獻書啓文字求知公卿此正舉
人常事今乃使本監長貳先行看詳違者皆屏出學
若論列朝政得失使其言當理。因人主所欲聞也。若
不當理。亦人主所當容也。今乃先令有司看詳去取。
甚非予產不毀鄉校觀相去副封之意也。去年九月
內太學內舍生馬涓進狀論禮部韻略有疎略未盡
事件蒙朝廷送下本部謹按涓所論文指雅馴考驗
經史皆有援據此乃內舍生員之優者教養之官所
當愛惜而其所論亦當下有司詳議增損施行本部
尋下本監勘當准回申已於十二月內檢舉上條其
馬涓已屏出學以此顯見上條無益有害欲乞朝廷
詳酌特與刪除不行仍乞依舊令馬涓充內舍生其

此舉以術蓋言非人不能細心至足

所進狀乞行下有司看詳如有可采乞賜施行謹錄
奏聞伏候勑旨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彦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疏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已還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以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

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謝宣諭劄子

元祐八年丑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准今月二十二日弟門下侍郎轍奉宣聖旨、緣近來衆人正相捃拾。令臣且須省事者。天慈深厚、如訓子孫、委曲保全、如愛肢體、感恩之涕、不覺自零、伏念臣才短數奇、性疎少慮、半生犯患、垂老困讒、非二聖之深知、雖百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疎意廣、負氣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晉嵇康、才多識寡、好善闇人、是以遇鍾會之禍、當時爲之扼腕、千古爲之流涕、臣本無二子之長、而兼有昔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之往來、辯利害於疑似、則臣已下從二子遊久矣、豈復有今日哉、謹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便須刻骨、豈肯書紳、庶全螻蟻之軀、以報丘山之德、謹奏、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群臣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以爲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爲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爲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衆爲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何

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關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

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碁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未盡而袖手

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晁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為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

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繇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為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覬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

王意在此

中國安穩萬全之策勿爲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
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謹錄
奏聞伏候勑旨

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

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臣切見北虜久
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卒惰緩急恐
不可用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遠甚雖據即目
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
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猝今者河朔沿邊諸軍未嘗
出征終年坐食理合精選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儀
孫敏行親入諸營按視曲折審知禁軍大率貧窘妻
子赤露饑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壞不庇風雨體問其

故蓋是將校不肅斂掠乞取坐放債負習以成風將
校既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緣修舉所以軍人例皆
飲博逾濫三事不正雖是禁軍不免寒餓既輕犯法
動輒逃亡此豈久安之道臣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
逃軍盜賊已覺衰少年歲之間庶革此風然臣竊謂
沿邊禁軍緩急終不可用何也驕惰既久膽力耗憊
雖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被甲持兵行數十里即
便喘汗臣若嚴加訓練晝夜勤習馳驟坐作使耐辛
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畏或致生事臣觀祖宗以來
沿邊要害屯聚重兵止以壯國威而消敵謀蓋所謂

矣若後實形格勢禁之道耳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
猶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即須專用
極邊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鼂錯與漢文帝畫備
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
邊縣以備敵實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
正以爲議不得力
招刺宜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
范仲淹劉滬种世衡等專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
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
無所得故元昊復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
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

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眾所服者爲社頭
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
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
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
皆有重罰遇有緊急擊鼓集眾頃刻可致千人器甲
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虜甚畏
之體問得元豐二年北界羣賊一火約二十餘人在
兩界首不住打劫爲患久不敗獲有北平軍大悲村
本社頭目冉萬冉昇及長行冉提等部領社人與北
賊鬭敵趕趁捉殺直至北界地名北當山峪內被冉
萬射中賊頭徐德冉提趕上所獲首級并冉昇亦所
到第二賊頭賈貴本路保明申奏朝廷並已於班行
內安排以此知弓箭社人戶驍勇敢戰緩急可用先
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
爲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奏得仁
因保甲將弓箭社不前言弓箭射兼充保甲尤不可此其之所以難兼也
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非於熙寧六年行保甲法準
當年十二月四日聖旨强壯弓箭社並行廢罷又至
熙寧七年再準正月十九日中書劄子聖旨應兩地
供輸人戶除元有弓箭社強壯義勇之類並依舊存
留外更不編排保甲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

輸村分方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
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丁以
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致逐捕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
驅使弓箭社人戶向前用命捉殺見今州縣委實全
藉此等寅夜防托顯見弓箭社實爲邊防要用其勢
决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
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臣竊謂陝西河
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
皆是人戶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損而捐軀捍邊器
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苦樂相遠未盡其用近日

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
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驕禁軍弓手皆不得
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
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
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其人去訖竊彼拾用罷籍舊
奏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
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已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
州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面七縣一寨內
管自來團結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火
共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一人若朝廷以為可行立

法之後更敕將吏常加拊循儻三萬餘人分番晝夜
巡邏盜邊小寇來即擒獲不至慍悷以生戎心而事
皆循舊無所改作虜不疑畏無緣生事有利無害較
然可見謹具所乞立去事件畫一如左

一看詳嘉祐四年罷籍起請已獲朝旨事件除見
可施行外有當時事體與今來稍有不同須至
少有增損今參詳到下項弓箭社人戶但係久
來團結地分並依見今已行體例不拘物產高
下丁口衆寡並每戶選擇強壯一丁充弓箭手

貼黃所謂軍政不修皆有實狀不取一一奏聞

又貼黃所有罷籍奏得聖旨已具錄繳連在前

又貼黃前項所奏元豐二年冉萬等捉殺北賊係
熙寧六年朝旨廢罷後兼冉萬等不係兩地供輸
是合行廢罷地分人戶

又貼黃高強人戶與下等各出一丁雖似不均緣
行之已久下等人戶無詞乞且一切仍舊若上戶
添差人數即恐行法之初人心不安又緣保甲雖
上戶亦止一丁所以今來不敢增損

每社置社長社副錄錄事各一名為頭目並選有
物力或好人材事藝衆所推服者方得差補農事

餘暇委頭目常切提舉閱習武藝務令精熟齊整
如無盜賊非時不得勾集

每社及百人以上選少壯者三人不滿百人者選
二人不滿五十人者選一人充急腳子並輪番一
月一替專令探報盜賊如探報不實及稽留後時
有誤捕捉者並申官乞行嚴斷

逐社各置鼓一面如有事故及盜賊並須聲鼓勾
集若尋常社內聲鼓不到者罰錢一百如社
內一兩村共為一火地理稍遠不聞鼓聲去處即
告急差急腳子勾喚若強盜入村聲鼓勾喚不到

此項截取諸罰錢恐不足

及到而不入三者，並罰錢三貫，如三經罰錢一百，
一經罰錢三百，而各再犯者，並送所屬嚴斷
如能捉獲強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二十
貫，如兩次捉獲，依前支賞外，仍與免戶下一年差
徭，如三次以上，更免一年，無差徭可免者，各更支
錢十貫折充，如獲竊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
錢二貫以上，錢用社內罰錢充，如不足，並社衆均
備。
逐社各人置弓一張，箭三十隻，刀一口，內單丁及
貧不及辦者，許置鎗及桿棒一條，內一件不足者

罰錢五百，弓箭不堪施放，器械雖有而不精，並罰
錢二百，若全然不置者，即申送所屬乞行勘斷
逐社每夜輪差一十人，於地分內往來巡覷，仍本
縣每季給曆一道，委本社頭目抄上當巡人姓名
有不到者，罰錢二百，如本地分失賊，其當巡人委
本社監勒依條限捕捉，限滿不獲，送官量事行遣
其所給曆，除每季納換，及知佐下鄉，因便點檢外
不得非時取索
弓箭社人所與出入經宿以上，須告報本社頭目，
及隣近同保之人，違者罰錢三百文、

社內遇捉殺[illegible]盜，因鬪致死，除依條官給絹外，更
給錢一十貫，付其家，被傷重者，減半，並以保甲錢
充。
社內所納罰錢，令社長等同共封記主管，須遇社
會合行酬賞者，方得對衆支給，彼使即不得衷私
別作支用
社內遇豐熟年，只得春秋二社聚會，因便點集器
械，非時不得亂有斜集搔擾
已上並是鄜[illegible]起請，已獲朝旨事件，自熙寧六
年聖旨廢罷，後來民間依舊衷私施行，今參詳

增損修定
一弓箭社人戶為與強虜為隣，各自守護骨肉墳
墓，曉夜不住巡邏探伺，以此巡檢縣尉全藉此
人為耳目肘臂之用，每遇冬教，內有本社弓箭
人戶見係保甲人數者，即須勾上一月教閱，其
稱捕盜官司不敢放心，以致化外賊盜既知逐
社人勾上，村堡空虛，即皆生心窺伺，公私憂恐
又人戶勾集爾月，諸般費用不少，深為患苦，臣
竊謂保甲人戶每年冬教，本為恐其闕備武藝
生疎，緩急難用，今來弓箭社人戶既處邊塞，與

北人氣俗相似以鬬爲生寢食起居不釋弓馬出入守望常帶器械其勢無藉生疎欲乞應弓箭人戶今後更不充保甲仍免冬教顯無妨礙而使人戶稍免無益之費專心守禦又免教集之月村堡空虛以生戎心公私安枕爲利不淺其減罷保正長並却令充本社守闕頭目

一弓箭社人戶既任透漏失賊之責動輒罰錢科罪及均出賞錢顯見與其餘人之苦樂不同理合稍加優異欲乞應弓箭社人戶並免兩稅折變科配今已取會到本路州軍所免折科錢物

數目比之和買價例每歲剩賞錢七千九百九十八貫五十六文所獲精銳可用民兵三萬餘人費小利大可行無疑

一弓箭社頭目並是鄉村有物力心膽之人責以齊衆保境亦須別加旌勸欲乞立定年限每勾當及三年如無透漏及私罪情重者委本縣令佐及捕盜官保明申安撫司給與公據公罪杖以下聽贖又及三年無上件過犯仍與保明給公據與免本戶差徭內別有功勞者委自安撫司相度如委是卓然顯效雖未及上件年限亦

妙在因俗一更改則虛設而其人亦不樂

與比類施行若更有大段勞績常以難格論賞者即委自本司奏乞錄用

弓箭社地分本係人戶私下情願自相團結皆是緣邊之人衆共相約要害防托之處行之已久北虜不疑所以雖籍奏請並是因舊略加約束今來不可更有移易地分及增添團結去處永遠只以今來所管五百八十八村爲定所貴事事循舊不至張皇生事如本地分內人戶分煙析生即各據戶眼定差或外來人戶典買到本社田地亦許投入差充弓箭社戶若兩處有田產者不得緣此幸免別處折變委所屬官司常切覺察

貼黃保甲法須是主戶兩丁以上方始差充其弓箭社一丁以上並差即無已充保甲而不充弓箭社人戶者今來所乞本社內人戶更不充保甲只是流罷重疊虛名即非幸免

又貼黃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內有八十九村係兩地供輸人戶勘會上件人戶元是有些小虛名稅賦自來北界差人過來計會本縣收衆戶抱脚供賦其人戶並是一心捍邊可信之人切慮朝廷

欲知其實、
一今來既立法整齊弓箭社人戶及免冬教即須
委自安撫司逐時差官按視內有武藝尀力出
衆之人即須與例物激賞不惟使人戶競勸亦
所以致朝廷及將帥恩意緩急易爲驅使今來
會到轄下兩州三軍弓箭社人戶兼充保甲者
每年冬教按賞合用錢一千五百八十二貫七
百八十八文今來既免冬教即保甲司卻合出
備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爲上件激賞之用但人
數既多上件錢數微少支用不足欲乞每年破

五千貫除上件錢數外其餘並以本路回易庫
見在錢貼支、
右謹件如前臣竊見西山之下定保之間山開川平
無陂塘之險澶淵之役虜自是入寇見今本路只有
戰兵二萬五千九百餘人分屯八州軍若有警急尚
不足於守而況戰乎論者或以保甲之衆緩急可恃
臣竊謂保甲皆齊民也集教止是一斤武藝無緣精
熟又平時無絲毫之利有得於官每歲所獲按賞例
物不償集教一月之費一旦驅之於戰守死地恐未
可保惟弓箭社人戶所處皆必爭之地世世相傳結
髮與虜戰若朝廷許依臣所乞少有以優異其人使
免折科間復贖罪免役歲以五十緡賞其尤異者深
致朝廷將帥恩意則此三萬餘人真久遠可恃者也
今錄白到嘉祐四年龐籍奏獲聖旨事件兼取會到
本路兩州三軍弓箭社火人數及免折科每年和買
費用錢數并免冬教所省按賞例物數目繳連在前
仍畫到地圖一面帖出接連邊面及逐社存坐去處
隨狀進呈伏望聖慈詳酌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所乞免折科却行和買剩費錢七千九百九
十八貫五十六文所乞以回易庫錢帖支保甲按

賞錢爲五千貫令安撫司支用計費錢三千四百
一十七貫二百一十二文共計錢一萬一千四百
一十五貫二百六十八文所乞至微恐不贍於用
未足以起士氣但臣不敢多乞耳若朝廷深念北
邊事大此三萬餘人久遠必大段得力更賜擘畫
錢物應副成就或於近裏州軍撥那充剩免役六
色錢與本路被邊州軍添雇諸色役人其弓箭社
人戶並與免役則人情翕然歸戴願效死而不可
得矣更乞朝廷詳酌又今來所乞事件先已密切
下本路近地州軍官吏相度利害並皆供到有利

無害經久可行保明文狀在本司訖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六終

蘇文奇賞卷二十七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評

制敕

給事中兼侍講傅堯俞可吏部侍郎

敕士以德望進則風俗厚而朝廷尊以經術用則議論正而名器重此君子所以難合而朕亦難其人爾具官傅堯俞篤學博行久聞於世歷事四世挺然一節懷道不試十年于茲朕欲聞仁人之言置之講席非堯舜之道益未嘗言給事黃門未究其用往貳太宰益修厥官董正治典以稱先帝復古之意可

[illegible]詞十所以雄也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敕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攻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益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儒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秋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予以耆老舊德爲此官者蓋有意焉可

知楚州田待問可淮南轉運判官

敕具官田待問朝廷取材必始於治民典時吏試不更郡縣而任剌舉剛柔失中民以告病以爾端靜敏恪撫循無華試于劇郡吏民宜之其即本道以究爾才往悉乃心毋使厥聲減於治郡可

兩浙轉運副使孫昌齡可秘閣較理知福州

敕具官孫昌齡爾奉使吳越而廉平之稱達于朕聽七閩之會其民智巧易以理服難以力勝今命爾爲守惟寬而明民乃宜之朕方復文館之職以廣育才之路遂以命爾往惟欽哉可

故樞密副使包拯男太常寺太祝綬之妻壽安縣君崔氏可特封永嘉郡君仍封表門閭

敕崔氏汝甲族之遺孤大臣之冢婦夫亡子夭煢然無歸而能誓死不嫁撫養孤弱使我嘉祐名臣之後有立於世惟汝之功昔衛世子蚤死共姜自誓詩人歌之韓愈幼孤養於嫂鄭愈喪之朞若崔氏者可謂兼之矣其改賜湯沐表異其所居以風曉郡國使薄於孝悌者有所愧焉可

謝卿材可直秘閣福建轉運使

勑具官謝卿材先王設官制祿非特以勸功興事也將以觀士之所守而進退之惟愛身者爲能愛民惟知義者爲能知利以爾臨事有守信道不回治郡有方奉使不擾力行古人之事庶幾循吏之風釋此大邦付之一路仍進直於書府俾增重於使權無輕遠人謹視貪吏政成民悅朕不汝忘可

趙偁可淮南轉運副使

勑具官趙偁汝昔爲文登守而海隅之民至今稱之推文登之政達之齊魯刑平賦簡所部以安今淮南之人困於征役而重以飢饉汝往按視如京東之政以寬吾憂可

王蒔知河中府

勑具官王蒔汝以名臣子老於治郡所至安靜吏民宜之河東吾股肱郡方唐之盛世有賢守風流未遠圖像具存勉思古人以紹前烈可

邵剛通判泗州

勑具官邵剛詩云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獄訟之事固儒者之所學也汝官于上庠既習其說矣其往哉之可

西頭供奉官張禧得三級轉三官

勑具官張禧疆埸之政以首虜計功所從來尚矣爾既應格則賞隨之可

鮮于侁可太常少卿

勑具官鮮于侁奉常之職非特以治郊廟之度服器之數而已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必稽焉昔晉秉周禮齊不敢謀而晏子太師折衝於樽俎之間國之典常君臣之名分上下守之有死不易則國安而民服朕選建卿士付之禮樂意在於此非我老成之人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强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其孰宜之詩不云乎彼已之子邦之司直往修厥官無斁朕命可

范祖禹可著作郎

勑具官范祖禹左右起居東觀著作皆史事也今左右史獨書已行之政有司之常事至於廊廟大議君臣相與之際所以興壞治忽之由一歸於東觀則著作之任顧不重歟非得直亮多聞古之所謂益友者奮筆於其間則善惡貿亂後世無所考信汝既任其事矣益進而專之朕苟有過猶當直書而況其餘乎往祗厥官無曠乃職可

皇伯祖克愉可贈忠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勑國家蒙累聖之餘澤眷宗室之多賢雖設官以董其私置傅以導其學而重以吏事責之懿親青衿而服簪纓白首以奉朝請雖有閒平之盛德歆向之異材皆湮沒而無傳故歎息之何及尚賴本支之茂蔚爲邦國之華不幸云亡惻然永悼具官克愉忠厚以爲質禮敬以自文持滿矜高蓋得諸侯之孝履信思順合於大有之賢小心自將沒齒無過方朕不言之際遽兹永逝之悲日月有時窀穸告具宜以旌旄之寵仍兼將相之榮豈獨慰九泉之思亦將勸庶邦之義可

張汝賢可直龍圖閣發運副使

勑具官張汝賢朝廷於南方復置都漕者所以均節諸路之有無使歲課時入而已非以求羸也至俗吏爲之則多收羨財以幸恩寵而民受其病以爾昔爲御史號稱敢言奉使江表罪人斯得庶幾知義利之分者是以命爾寵之新職往惟欽哉

宣德郎劉錫永父元年一百四歲可承事郎

勑劉元年尚齒教民三代之義客衛百年之故老乃吾六世之遺民自非吉人莫享上壽張蒼仕秦柱下而至漢孝景恩逮生隋開皇而及唐永淳古有其人乃今親見何愛一命慰其子孫可

范純禮可吏部侍郎

勅具官范純禮嗚呼維乃顯考克明德秉哲以左右我仁宗俾配德於堯舜天亦維相之使世有人以任我樞機將帥之事今汝獨在外計朕惟瑚璉不可以褻用驥騄不可以小試命以天官之屬其少進之益觀其能往欽哉可

克華遥郡防禦使

朕於宗室無所愛也然猶不欲虛授以逺人言得之惟艱乃罔後悔凡有進秩必待有司攷其歲月察其行義則朕與汝皆無愧豈不休哉

劉爽閤門祗候

惟我神考篤于將帥生則厚其寵死則恤其孤將使識朝廷之儀習軍旅之事無忝厥祖以世其家成汝之志可謂至矣將何以報之可

王安石贈太傅

勑朕式觀古初灼見天意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為冠群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羣於麋鹿進退之美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為之一涕於戲死生用捨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寵以師臣之位蔚為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陳鳶贈光祿大夫

勑昔我英祖博求天下之士以輔與我神考于東宮二十餘年之間山陵既成人物改謝顧瞻在廷一二臣外罔有存者朕惻然傷之永懷其人具官陳鳶剛毅木訥器遠任重寄勿左右以賁楚為愛君周旋藩輔以邮民為報國淪喪未幾風烈如在雖死者不可復作而追榮之典猶足以寵綏其子孫且使朴忠守道之士知朕意之所予者可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八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制勑

楊王子孝騫等二人荊王子孝治等七人並遷州團練使

勑某等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于外蓋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于道可以為萬世法朕奉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潛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

家何等為樂王言為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以上悉帶之著之簡策天下不以為私今王諸子性于忠孝漸于禮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為善之樂尚勉之哉毋忝乃父祖以為邦家光可

呂公著妻曾氏贈國夫人

勑婦人之德如玉在淵雖不可見必形諸外視其夫有羊羔之直相其子有麟趾之仁則內德之茂從可知矣具官呂公著故妻曾氏名臣之子元老之婦所資者深故志存乎仁所見者大故動協于禮環佩穆然閨門化之而降年不永祿不配德其改封大國正位小君庶幾爲女史之光非獨慰其夫子而已可

李承之知青州

勑朕東望齊魯之國河岱之間沃野千里生齒億萬商農阜通儒俠雜居可以大度長者勝難以細謹法吏治也具官李承之生于甲族世爲名臣屢試有勞所見者大肆予命汝尹茲東土昔曹參爲齊問治於其師蓋公公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汝師其言則予汝嘉可

贈韓維曾祖處均秦國公

勑漢諸袁之父子四世繼出五公唐諸崔之兄弟同時並列三省者在國史古無擬倫眷于世臣有若韓氏億事仁祖始參大政篤生三子成秉國成豈惟嗣世之賢實賴積善之報具官某曾祖某潛德不耀久而自彰天祚厥家世濟其美盛矣曾孫之貴蔚爲三壽之朋逮予纘嗣之初繼受艱難之託允文而靖[illegible]直且温旋觀純德之全尚識遺風之自是用因上公之舊秩開北國之新封仰以增廟室之光華循以[illegible]烝嘗之休惕可

贈韓維父億冀國公

勑朕聞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宣如儲藥石以待疾疢如種梓漆以備器用凡今中外文武之選率多慶曆嘉祐之人而況一時之老成與聞當時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官某故父某少稟異材進繇直道出爲循吏入爲名卿福禄終身而人不疵富貴奕世而天不厭篤生三子翼輔兩朝旌旆交馳棨戟互設朕欲賁其家廟而貴已窮於人爵攸封大國益著隆名庶使昭陵之老臣永爲北土之藩輔可

蔣之奇天章閣待制知潭州

勑三后在上遺文在下炳若雲漢昭回于天乃眷藏書之府因爲育材之地爰登秀傑以備顧問雖待節出使剖符分憂一掛名於其間遂增重於所莅且使民見侍從之出守知朝廷之念遠也具官蔣之奇少以奇才輔之博學藝於從政敏而有功使之治劇於一方固當坐嘯以終日勿謂湖湘之遠在余庭戶之間務安斯民以稱朕意可

除范純仁特授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門下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爲輕重若根本强固則精神折衝故爲呂臣奉已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爲之寢謀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爲而日尊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郡開國伯食邑九伯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范純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朕覽觀仁祖之遺迹永懷慶曆之元臣强諫不忘喜臧孫之有後我公是似命召虎以來宣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省進貳文昌增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予欲守在四夷以汝爲偃兵之姚宋予欲藏於百姓以汝爲惜民之蕭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

賈種民知漢陽軍呂升卿通判海州

勑賈種民等天下有道士知分義流品清濁各有攸處如種民升卿亦不汝棄往服寵命益祗厥官可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勑元兇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歛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竊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奸譎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

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巳共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奸贓狼籍横彼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洛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爲欵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可

宇文昌齡吏部郎祝庶刑部郎

敕昌齡等古以人物掌選而士不濫進以經術斷獄而民無怨言何修何飾而至此今吾一之以格律而不免於異議何哉昌齡以儒學進有聞於人庶以世家用能宿其業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

新差通判齊州張琬可衛尉寺丞衛尉丞韓敦立可通判齊州

敕具官某等朕於士大夫苟便其私而無害於公者蓋未嘗不聽矧以養親爲詞而求易地固朕之所樂聞也往服厥職各祗乃事可

兩浙運副喬執中可吏部郎

勑具官喬執中士知愛身則知愛君知馭民則知馭吏故端靜惠和之士施之內外無適不宜朕察汝久矣今自部使者入爲天官屬無易其守以稱朕命可

楊伋落待制知黃州崔台符王孝先各降一官

台符知相州孝先知濮州

勑國家臨御百年哀矜庶獄好生惡殺視民如傷六聖一心簡在上帝而市井無頻諵愬公行若廷尉治獄不苛秋官議法有守則仁聖在上奸宄自消豈有數年之間坐致萬人之禍死者不復誰任其辜具官楊伋等以患失鄙夫之心而竊乘君子之器欲與羣小共分告訐之功專務巧詆以成疑似之罪試加覆視冤狀了然公議不容彈章交上聊從附下之罰少謝無辜之民服我寬恩益務循省台符叟服我下云往莅安陽兼修馬政勉思來效毋重往愆可

趙禼磨勘轉朝議大夫

勑趙充國、馮奉世，名臣也，而老於爲將。婁師德、郭元振，儒臣也，而樂於守邊。苟疆場未寧，則以外爲重，而忠義所激，不擇地而安。具官趙禼少以宏材輔之博學，虛心大對，方覩昂藏之文；推轂西陲，遂濟羊陸之寄。恩威並著，戎夏乂安。論歲月以稍還，姑從舊典；敘功名於不世，勉及前人。可

鮮于侁大理卿

勑具官鮮于侁：儒者恥爲文吏，而廷尉不用仁人久矣。流弊之末，至於誦法而不知義，附勢而不知法，罔羅紛張，延及無辜，朕甚愍之。爾德惟一，信道不回，雖古于張何以遠過。是以命爾，庶幾天下復無冤民。不然者，朕豈以刑獄之事累老成哉。可

吳處厚知漢陽軍賈種民知通利軍

勑具官某等漢口黎陽控引江河久廢爲邑吏民不悅比詔有司修復故壘因舊而新務適厥中平徭均賦使民宜之明致朕意以慰父老可

張問秘書監

勑具官張問汝策名三朝宣力四方既有聞矣而篤老之年克巳復禮稱道不亂朕聞而嘉之起之鄉閭列之朝會問國故事與民疾苦足矣不必勞以事也優游吾東觀以爲士大夫之表可

范子奇將作監

敕具官范子奇夫以百工之事較之一路之民爲輕而自部刺史入居九卿爲重爾久在外服奔走之勞按視之勤亦少休乎今宮室器用皆有常法守之勿失可以寡過若予予工毋廢厥職可

高公繪公紀並防禦使

敕鄧訓之德蓋活千人叔向之功尚宥十世矧先王郤伏之勳而聖母負扆之託子孫賢者休戚同之具官某性於忠孝文以禮樂襲故家仁厚之風蹈布衣恭儉之節以爾父士林早緣肺腑建事厚陵没于中年爵不配德故推餘澤以及後昆抱能未施當侯可爲之會臨寵而懼庶保無疆之休可

穆衍金部員外郎

敕具官穆衍士能用其長以自表見者朕未嘗不試也要之必觀其始終然後能決其進退在此選者可不勉歟貨幣之入所以權輕重通有無而非以求富也往服朕訓以承終譽可

蘇頌刑部尚書

朕聞帝堯之世伯夷以三禮折民西漢之隆仲舒以春秋決獄是知有道之士必以無訟爲功乃者法病於煩官失其守讞多有疑市紛然數求迪哲之人以清流弊之末具官蘇頌溫文而毅直亮不回仲由再求果藝有從政之美子產叔向愛直得太古之遺遭罹閔凶亦既祥禫特詔虛位以待老成與其遂曾閔之私哀顧懷墳墓曷若蹈成綽之前軌顯揚君親行用嘉猷以對休命可

王公儀夔州路轉運使程高夔州路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等設法既徧民知息肩矣然在官者皆農末也三峽之民刀耕火耘與鹿豕雜居正賴良使者察其侵冤使政煩而吏貪者此等豈能遠訴乎朕以大臣薦故擢用汝若遠民無告非獨汝咎薦者可不勉哉可

呂繇庚太常寺太祝

敕呂繇庚先皇帝有賢執法朕不及見也思其人行其言用其平生所予者猶以爲未足也而録其子嗚呼亦可以識朕意也夫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汝勉之矣朕不汝忘可

呂大臨太學博士

勑具官呂大臨太學禮義之所從出也不擇人以為法而恃法以為治可乎漢之郭太符融唐之陽城韓愈士皆靡然化之其賢於法遠矣朕方詔有司疏理學政而近侍之臣言汝可用必能於法禁之外使士有所愧而不為乃稱朕意可

劉寔知陳留縣

勑具官劉寔縣劇而難治故有司難於用人地近而易知故才者樂於自用臨政以簡決獄以明御吏以嚴去盜以武能此四者孰不汝知可

蔣之奇集賢殿修撰知廣州

敕具官蔣之奇按治嶺海統制南極聲教所暨聳聞風采自唐以來不輕付予朕既擇其人復寵以秘殿之職使民夷縱觀知其轂自[illegible][illegible]以見朝廷重遠之意其於服從畏信豈不有[illegible][illegible]可

吳安持知蘇州劉瑆知滑州

敕具官某等兩河之俗朴其弊也悍而輕犯法三吳之俗巧其弊也流而不知止惟君子爲能去其已甚濟其所不及故所居而民安之朕求二郡守訪之左右咸曰汝宜往服朕訓因俗而治可依前件

黎珣知南雄州

敕黎珣嶺海之遠吏輕爲姦非良守令民無所赴告往祗厥官如在近甸則予汝嘉可

御史中丞劉摯兼侍讀

敕孟子有言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天下定矣朕惟臺諫言責之臣雖知無不言常救之於已失而勸講進讀之士蓋朝夕納誨故日化而不知合於孟子正君之義非獨有司之事也具官劉摯以道事君非法不言使朕日聞所不聞天下稱焉宜因古今冊書之成文取其興壞治忽之要論言之於無事救之於未失使朕立於無過之地豈非汝爭臣之大願乎可

燕若古知渝州

勑具官燕若古、汝何以才選奉使東方、官省而歸、因以得郡、益可謂異恩矣。巴峽之嶮、邑落徧踵、負山臨谷、以爭尋常、獨渝爲大州、水土和易、商農會通、賦役爭訟、甲於旁近、毋以僻遠鄙夷其民。欽哉可

蕭士元知階州黃永寧知永靜軍

勑具官某等、文武異用、而其道同。軍國異容、而其情一爾。以才選往莅厥服、惟少私寡欲、則民自靖。惟奉法循理、則吏自畏。祗率厥訓。欽哉可

朱光庭左司諫王覿右司諫

敕具官某等惟善人能受盡言故昔之諫者常有不容之憂然有志之士猶且不顧忠義所激憂患可忘今朕恭己無爲虛心以聽汝等所論益無虛日朕亦有拒而不聽聽而不用者乎各服新命盡所欲言言而不從朕則有愧知而不言汝亦負朕可不勉哉可

鮮于侁左諫議大夫梁燾右諫議大夫

敕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孔子論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余違嗚呼天下之治亂安危有不出於此者乎朕夙興夜寐思聞其過厥惟曰朕之愆不啻不敢含怒而況於左右輔弼之臣歟具官鮮于侁邦之老成久試于外金石之節皓首不衰具官梁燾出入館殿蓋二十年守道篤志無所阿附皆吾爭臣之選也朕之於事無必無我可則行之否則更之使天下曉然知朕樂聞其過書之史冊足爲美談若乃進則詭詞退則焚草襲世之事朕無取焉可

王巖叟侍御史

敕具官某爾以御史論事稱職擢居諫垣而能秉心不回忠言屢聞考其所爭之義皆有可行之實予雖寵嘉之茲復命爾往貳執法樂於從善朕志亦可見矣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爾謹視中外毋縱詭隨以成我純一之政可

錢勰給事中

勑朝廷之政根本於中書而樞機於門下出入考慎然後布之天下一成而不反後世有述焉雖用人惟均而至於封駮之任其選尤重具官錢勰文學議論世其先人典章憲度博通前世詞命之富多而愈工風力之優煩而不亂其服新命益修厥官使爲政者難於造令而承流者無所議法則惟汝賢可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八終

蘇文奇賞卷之二十九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制勅

林希中書舍人

勅文章之變與時盛衰譬如八音可以觀政而況誥命之出學者所師號令以之重輕風俗因而厚薄永朝華五代積衰之氣繼兩漢爾雅之文而大道中微異端所汩欲復祖宗之舊必以訓詞為先故難其人不以輕授具官林希博學强識篤學力行綽有建安之風流述開正始之議論往踐外制為朝廷常潤色其精微期配昔人使天下識典刑之學務究所學朕將觀焉可

司馬光左僕射追封温國公

勅執德不回用安社稷為忱以死勤事坐致服庇或虧方予訪落之初遽興殄瘁之感其于卹典豈限彝章具官司馬光超軼絕塵應期降命踐履九德湛涵六經建事仁宗以論思獻納任言責翊我英祖以安危治亂鑒古今粵惟先朝延登近弼方事獻可而替否不肯枉尺而直尋紬繹新書優游卒歲乃心無不在王室不起何以慰蒼生顧惟眇躬肇稱祛祀雖未能求諸野而得傳說亦庶幾選于衆而舉皋陶激濁揚清方甄明于流品制法成治永振惠于黎元而慭遺之悲天不得于一老惴慄之歎人皆輕于百身茲大享于合寢仍不預于小斂師垣一品降之九原開國于溫用旌直德納棺以襚式勸具僚念洙泗以無從想話言之猶在俯惟英爽歆此寵靈可特贈溫國公

朝散郎殿中侍御史林旦淮南運副使制

淮甸之民。薦罹饑饉。乃者詔發倉廩。發吳楚之漕以拯其急。猶以乏食流徙達于朕聽。朕惟救荒之政行之略盡。惟得良使者因事施宜。爲若可賴爾。爾郎官以才任御史。習于揚楚之俗。其爲朕往視之。均儲蓄斂禁暴戢姦。無使斯人重被其困

內制赦文

西京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禮畢西京德音赦文

元祐二年十月十四日

門下。朕以寡昧。仰繼聖神。顧瞻山陵。未忘弓劍之慕。益廣宗廟。以奉衣冠之游。祗遣輔臣往嚴像設。儆風臺之仙宇。豢龜洛之仁祠。聳表一新。陪京增重。山川改色。方貢祚而效珍。父老縱觀。或太息而流涕。宜施需雨之澤。以答神人之休。云云。於戲。好生育物。既推文母之慈。崇德措刑。終成神考之志。賚爾有衆。宜體朕懷

內制詔勅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

勑門下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于今以闕計員至相倍從上有久閒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源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當勑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于社稷吾無愛于髮膚矧此恩私實同毫末忠

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内顧之心共成節約之制今後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

皇太后皇太妃準此

賜鎮江軍節度使簡校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康國公判大名府韓絳上表乞致仕不許

詔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日

勑韓絳覽所上表陳乞致仕事具悉卿四世元老國之長城端笏垂紳不動聲氣風采所及自然折衝軒冕丘園其實何異矧今艱難之際日有氷淵之虞黃髮在廷未敢言病豈宜獨善遽欲即安尚今北顧之憂勿起退歸之念强食自輔體我至懷

賜韓絳上第三表乞致仕不許斷來章詔

勑韓絳功成身退人臣之常禮至于非常之遇必有無窮之報朕待卿于形器之表而卿自處于繩墨之內未爲得也朕意不易卿無復辭

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祿大夫范鎮赴闕詔元祐元年十月二十日

勑范鎮大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禦侮之麟鳳能服猛鷙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詖也苟得黃髮之叟皤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姦宄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毋憚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勑孫固視國如家忠臣〆忘老。視民如子君子可以忘勞。卿被遇三朝出入二府德望竝隆中外所服故起之詞館付以留鑰使上有矜式民有依怙屬任之意豈輕也哉釋位謀安引年求避此疏遠小臣之事非所望于卿也尚體至意勿亟懷歸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乞罷詔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勑韓絳爲天下計則賢者常勞。爲人臣謀則老者當逸。今朝廷待卿之意兩處其中奉朝請于琳宮所以系民望釋負荷於留鑰所以慰雅懷勉及清和亟還朝著

賜尚書刑部侍郎范百祿乞外任不允詔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勅百祿成王命君陳商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古之有司與天子相可否蓋如此而況公卿之間議有異同而不盡其說哉倘在中書與在有司同當審處歸于至當而卿遽欲以此去位非古之道也其益修厥官以稱朕意

賜龍圖閣直學士新差知秦州呂公孺乞改授宮觀小郡差遣不允詔 元祐二年四月三日

勅公孺朕顧懷西方思得賢守使邊有備而民無擾以卿耆老練達德宇淵靜秦又舊治吏士服習臥護諸將無以易卿

賜新除吏部侍郎傅堯俞辭免恩命乞知陳州不允詔 元祐二年六月十三日

敕堯俞連蹇三黜棲遲十年士無賢愚爲國太息如珠玉之在泥土麟鳳之在網羅朕所以拔卿于久廢之中用卿于期年之內天下拭目欲觀所爲而乃引微疾以自言指便郡而求去豈獨于卿有報國未遂之歎亦將使朕獲用賢不終之譏勉復舊晢以全大節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詔 元祐二年九月十一日

敕彥博論道則忘年卿不可以年既高而爲請稱德則鄙力卿不可以力不足而爲辭斷之于中義有不易豈以屢請之故而廢將成之功體君至懷以慰公議

二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敕彥博卿歷相三宗名聞四夷位極一品書考四十自載籍以來未之聞也固當以國爲家以天下爲身以安社稷爲悅而不當以居丘園爲樂也朕方待卿而爲政請老之言所未欲聞

内制批荅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劉摯辭恩命不許斷來章批荅 元祐元年十一月

省表具之。政如農耕，以既穫為能事；言如藥石，以愈疾為成功。若耕不穫，疾不愈，朕何望焉。所以用卿者，非以富貴卿也。勉卒成業，何以辭為。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荅二首 元祐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無羨于功名，而有厭于富貴。其所以忘身狥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故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藥餌有間，時遊廟堂，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二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朕脩身以承六聖，虛己以聽四輔，而法度未定，陰陽未和，民未樂生，吏未稱職，中夜以思，方食而歎。雖不敢以事誘元老，實望其以身率百官。卿猶未即于安，孰敢不盡其力。此聖母沖人之本意，而天下有職之所望也。昔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于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于未病。治亂之効，于斯可見。朕意如此，卿其少安。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荅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用賢之功必要之久遠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朕之用卿期于百姓之既富卿之自信亦豈一日而成功常賜之與天以警朕夙夜祗懼與卿同之朕若歸過于股肱何以荅天戒卿若釋政而安逸何以塞民言各思其憂少安厥位

賜文武百僚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樂不許批荅 元祐二年六月一日

先王之禮樂因情而立文君子之哀樂自中而形外夫有莫大之戚則有無窮之悲先皇帝天覆四方子養萬物至今窮髮之表尚餘流涕之民而況宮庭之間母子之愛僅畢三年之制遂講八音之和所未忍聞非不欲作卿等謹于率禮篤于愛君徒欲亟舉舊章顧未深明吾意三復太息難于黽從

原缺第十九葉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許批答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日

古者君臣之間，率常千載一遇。今聖母在位，正身虛己，仰成輔弼。雖疏遠小臣，猶欲畢命自効，而卿乃以小疾求去。縱無意于功名，獨不惜此時乎？緫卒乃事，使百姓富足，四夷乂安，然後謝事歸老，豈不臣主俱榮哉。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 元祐二年九月八日

省表具之。卿之求去蓋數矣，言不爲不切，而朕終莫之從。朕之留卿亦至矣，禮不爲不盡，而卿終莫之亮。君臣之際，情不相喻，朕甚疑之。夫樂丘園而厭軒冕，亦古人之一節，而非聖賢之高致；尊耆老以重朝廷，蓋天下之大計，而非冲人之私欲。與其使朕屈公議以從卿，曷若卿少貶其私意以徇天下乎。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斷來章批荅二首

元祐二年九月十一日

覽表具之。爲君難，爲臣不易。非吾推誠無疑，不能起卿于安逸；非卿忘身徇國，不能從我于艱難。召用之初，中外相慶，搢紳莫不就勸，父老至于涕流。中道而歸，其義安在？宜思一身之樂輕于社稷，毋使庶人之議及于朝廷。

二 元祐二年九月十一日

省表具之。君子安身崇德，如山嶽之鎮；開物成務，如江河之流。若山嶽之鎮動搖不安，江河之流行止自便，則物將交病，人亦何觀。朕之望卿，無以異此。宜守不移之志，以成可大之功。

蘇文奇賞 卷二十九 圭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荅二首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古者世臣，譬之喬木，粤自拱把，至于棟梁，傑然群材之中，夫豈一日之力。卿擢自仁祖，迨茲四朝，光輔朕躬，允有一德。不獨卿無心而事自定，抑亦民既信而功易成。方今布在朝廷，豈無豪傑之士，猶當養以歲月，待其德望之隆。卿雖欲歸，勢未可去，宜安厥位，以副朕心。

二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覽表具之。卿三世將相，一時著龜，不求備以取人，則房喬之比；其經遠而無競，有謝安之風。用能寧輯我家，靖共爾位，政在元老，人無異詞。胡爲厥事而求歸，不復爲國之長慮？方今官冗財匱，歲艱民貧，天步雖安，國是未定。若方勤于樸斵，而遽易于工師，人其謂何，勢必不可。告老之請，吾欲未聞。

蘇文奇賞 卷二十九 圭

賜新除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覽表具之夫有烏獲之力然後可以付千鈞有和扁之功然後可以寄死生故宰相之任非所以寵人臣也無其德而當之爲不智有其材而辭之爲不仁若卿之才德亦可謂稱矣往思其憂以稱天下之望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夫國以得人爲强如猛獸之衞藜藿以積賢爲寶如珠玉之茂山川湛然無爲物自蒙利故崔公發議則淄青懾服知朝廷之有人蜀使抗詞則孫權回顧歎張昭之不在得失之效豈可同日而語哉朕之用卿意實在此國計之重可無復辭

祝文

五嶽四瀆等處祈雨祝文

天人之交應若影響雨暘不順咎在貌言失之戶庭害及寰宇求治雖切不當天意之中聽言雖多未聞民病之實刑罰有過賦役未平一人之愆百姓何罪避坐徹膳猶當許其自修悔禍轉災無或救之將墜于神蓋反掌之易而民免擠壑之憂仰聽雲霓待命旦夕

五嶽四瀆等處謝雨祝文

乃者常暘為災歷時愈熾念咎責己寧丁我躬求哀顧天茲走群望果蒙膏澤之賜一拯流亡之餘我愧于民敢靡無災之懼神終其賜願必有年之祥

生擒西蕃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元祐二年九月

大獮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高廩孰知耘耔之勞、惵彼西戎古稱右臂自嘉祐末、元征擾邊、王熙寧中、董氊方命、於赫聖考恭行天誅、非貪尺寸之疆、蓋為民除蠹、鑒遂建長久之策、不以賊遺子孫、而西蕃大首領鬼章首犯南川北連拓㧞巾、命諸將擇利而行、旋聞偏師無往不克、吏士用命爭酬未報之恩、聖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已于八月戊戌生獲鬼章、頡利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寃、謹當推本聖心益修戎略務在服近而來遠期于偃革以

息民仰冀威神曲垂昭鑒

樂語

王氏生子致語口號

人中五日知織女之暫來海上三年喜花枝之未老事協紫衡之夢歎傾白髮之兒好人相逢一杯徑醉。伏以某人女郎蒼梧仙裔南海貢餘齡謝端之早孤。精欣相助。歎張鎬之沒興遇酒輒歡。采楊梅而朝飛。學奇逢而暮返。長新玉女之年、貌未厭金膏之掃除、萬里乘桴已慕仲尼而航海五絲繡鳳將從老子以俱仙東坡居士尊俎千峰笙簧萬籟聊設三山之湯餅共傾九醞之仙醪壽香而來、再天風之引步、此與

不淺、㶑江月之升樓、

羅浮山下已三春松筍穿堦晝掩門太白猶逃水仙洞、紫簫來問玉華君、天容、水色、聊同夜、髮澤膚光自鑑人萬戶春風爲子壽坐看滄海起揚塵

蘇文奇賞卷之三十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

啓

謝制科啓二首　嘉祐六年

右軾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于無堪凛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舍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于採聽而略于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于考試而掩之于倉卒所以為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于察舉而要之于久長所以為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為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為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于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為天下之選人而

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効其博通之實至于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為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逮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于家學為文不願于世知特以饑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群豪而並遊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疏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慙此蓋伏遇某官德為世之望人位為時之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為進退致茲庸末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為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為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自德為至甄收一闕本作以堯舜之道致我君以伊周之業為己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亦為廟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太平必用蒭蕘之說亟收末學以輔大猷

又

軾以薄材親承大問論議群起予奪相乘不意聖恩

信步馳言是公本色

之曲加衛護從吏之殊寵伏讀告命重積震惶嘉其愛君之心期以克終之譽辭不獲命媿無以堪其生于遠方性有愚直幼承父兄之餘訓教以修己而治人雖爲朝廷之直臣當欲挺身而許國位卑力薄自許過深言發讒生事勢宜爾追尋策問之微意、實皆安危之大端、自謂不及、則曰志勤道遠、開其不諱、則曰無悼後害、竊以制策之及此、又念科目之謂何、豈其平時之所懷猶懼不足以仰對言多迂闊罪豈容誅伏以國家取人之科惟是剛柔適中之士太剛則惡其狷狂不審太柔則畏其選愞不勝將求二者之

中庸之以事固非一介之賤所或能當某之不才過乃由此然而訐切憤悱爲知士之所不許因循鹵莽又有國之所樂聞使舉世靡以從容而自居則天下誰當以奮發而爲意此蓋其官羽翼盛時冠冕多士思盡蒭蕘之議以明寬厚之風羈危之所恃以爲無憂紛紛之所恃以爲定論、顧惟無似尙辱甄收感恩至深求報無所昔者西漢之盛莫如文景孝武之賢制策所興亦稱晁董公孫之對然而數子者頌詠德美而不及其譏刺故三帝者好愛文字而無聞于寬容豈其時君不可爲之深言、抑其群臣亦將有所不悅、某才雖不逮將或見容非懷爵祿之榮竊喜幸會之至

謝館職啓

試言無取錫命過優進貽朋友之譏退有簡書之畏靦顏就列撫己若驚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制舉號爲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最高觀其所以待之蓋亦可謂至矣知寶玉璠璵難得而易毀故匵櫝以養其全知楩楠豫章積歲而後成故封殖以待其長施等天地恩均父師恭惟先帝臨御以來四十二載所擢賢良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其志莫不欲舉明主于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措天下于泰山之固大則欲興禮樂以範來世小則欲攄數術以馭四夷

然而進有後先名有隱顯命有窮達時有重輕或已踐廟堂之崇或已登侍從之列或反流落于遠郡或尚滯留于小官或死生之乖睽已爲陳迹或擯斥于罪戾僅齒乎民雖曰功名富貴所由之塗亦爲毀譽得喪必爭之地名重則于實難副論高則與世常疎故雖絕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懼軾之內顧豈不自知性任己以直前學師心而無法自始操筆知不適時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之靡弊擢君興等以風四方不知滿溢之憂復玷良能之舉負賢者所難之任爭四海欲得之求其爲惷愚可爲危慄是以一參賓幕輒蹈危機已嘗名挂于深文不自意全于今日而況大明繼照百度惟新理財訓兵有鞭笞戎狄之志信賞必罰有追述祖宗之風凡用人歷試其能苟敗事必誅無赦此太平可待之日豈不肯兼容之時而乃度越賢豪曲收微賤縱不能力辭而就下亦當知非分以自懲此蓋伏遇某官志在斯民仁爲己任欲辦大事務兼尺寸之長將求多聞故引涓埃之助致此忝冒有踰等倫欲報無緣將何望于頑鄙遇寵知懼庶不至于惰媮

謝中書舍人啓

右軾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起于眠所未及期年擢置周行遽恭法從省躬[illegible]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為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于積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百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馬援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

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求雋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恥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棄材少而學文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不顧于青黃釁下無心于宮徵誤蒙收拾已出優恩薦履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為蓍蔡下同卿士之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退惟谷[illegible]懼戰

越不知所裁

首是微長語

杭州謝執政啓 元祐四年

右軾啓小器易盈宜處不爭之地大恩難報終爲有愧之人到郡浹旬汗顏數四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爭訟稍稀吏民習知其遲鈍雖尚嬰于寵劇庶漸即于安閒顧此惷愚亦蒙徼倖此蓋伏遇某官輔世以德事君以仁嘉善而矜不能與人不求其備故令狂直得保始終指步武于夷途收桑榆之暮景軾敢不欽承令德推本上心政拙催科自占陽城之考姦容獄市敢師齊相之言庶寡悔尤少償知遇

潁州到任謝執政啓 元祐六年

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皆緣天幸豈復人謀惟汝水之名邦乃裕陵之故國人醇事簡地沃泉甘豈惟暫養于不才抑亦此生之可老恭惟某官嘉猷經世茂德範時元老廟堂自有擎衡之信餘生江海得同品物之安感佩之私筆舌難旣

如面談

楊州到任謝執政啓 元祐七年

擇地而安本非臣子之達節有求必獲足見廟堂之兼容釋汝穎之清閒當江淮之衝要舊游所樂習俗相諳已見吏民具述朝廷之意不爲條教自然獄市之清此蓋伏遇某官師保斯民蓍龜當代折衝禦侮已獲萬人之英補隙輔踈更收一木之用軾敢不益求民瘼勉盡鄙才但未歸田之須臾猶思報國之萬一

定州到任謝執政啓 元祐八年

燕南趙北昔稱謀帥之難尺短寸長今以乏人而授幸此四夷之守忘其一障之乘坐食何功捫心知愧伏念軾愚忠自信朴學無華孔融意廣才踈訖無成効嵇康性褊傷物頻致怨憎叨逢聖世之休明未分昔人之爱惠故求散地以養衰年終成命之莫回惟此心之未亮伏惟某官躬行周孔力致唐虞燮和天人方遂萬物之性虛受海宇固容一介之微眷此餘生實無他望老如安國既倦北平之遷懸比方回終有會稽之請歸依之至筆舌奚周

謝秋賦試官啓

伏以聖人設文章之教本以御民君子在田野之間
亦學為政故知禮樂者可與言化通春秋者長于治
人蓋三代之所常行于六經可以備見事為之制曲
為之防使學者皆能明其心則天下可以運諸掌降
及近世析為二塗凡王政皆出于刑書故儒術不通
于吏事惟其所以治民者固不本于學而其所以為
學者亦無施于民遊庠校者志朝廷讀法律者指詩
賦場屋後進挾聲技以相夸王公大人顧雕蟲而自
笑舊學無用古風遂忘終始之意曾不相公貴賤之

間亦因遂闊下之士有學古之意而無學古之功上
之人有用儒之名而無用儒之實頗茲蝓弊嘗竊惆
嗟苟非當世之大賢孰拯先王之墜典伏惟某官才
出間世志存生民屢在布衣能通天下之務旋居要
職又為儒者之宗明習政事而皆有本原守持經術
而不為迂闊世之系望上所深知緘自朝聯付之文
柄命趣甚易而不肖者無所兼容用法至寬而犯令
者未嘗苟免觀其發問于策足以盡人之材講求先
聖之心考其詩義深悲古學之廢訊以歷書條任子
之便宜訪成均之故事不泥于古不牽于今非有苟
碎難知之文將觀磊落不羈之士使天下知文章謫
可以制治知聲律不足以入官失之者固因而自新
得之者不至于捐舊嚮昔所欲于今遂志軾才無從
長學以自守為文病拙不能當世俗之心奏賦惰容
大懼辱賢才之舉翻然如昇之羽翼追遠離以茲遊
沛然如假之舟航臨長川而獲濟偶緣大庇粗逐一
名方將區區于簿書米鹽之間碌碌于塵埃箠楚之
地雖識恩之所自顧力報之未由感懼之懷不知所
措

謝王內翰啓

右軾啓竊以取士之道古難其全欲求岡嶺超拔之才則懼其放蕩而或至于無度欲求規矩尺寸之士則病其齷齪而不能有所爲進士之科昔稱淨剝本朝更制漸復古風博觀策論以開天下豪俊之塗精取詩賦以折天下英雄之氣使齷齪者望而不敢進放蕩者退而有所裁此聖人所以網羅天下之逸民追復先王之舊迹元臣大老皆出此塗伏惟內翰執事天材俊麗神氣橫溢奇文高論大或出于繩檢比聲協句小亦合于方圓蓋天下望爲權衡故明主委之黜陟軾之不肖與在下風顧惟山野之見聞安識朝廷之忌諱軾亦特有執事之英鑒以爲小節之俯拘執事亦將收天下之遺才觀其大綱之所在驟置殊等實聞四方使知大國之選才非顧當時之所悅珍然陋器雖不能勝多士之喧言卓爾大賢自足以破萬人之浮議方將奔走駿職勵精乃心苟庶幾無朝夕之愆以辱知己亦萬一有毛髮之効少答至仁感懼之懷不知所措

謝孫舍人啓

拜命中宸代言西掖聳聞中外交慶士大竊惟二聖之心蓋以多士爲急滅烽作莢而以將帥爲籓垣抵璧捐金而以公卿爲帑廪蓋樽俎有折衝之特則蒸藿無見採之憂其官瑚璉之才杞梓共用學不專于爲己才已効于臨民穆如清風草木皆靡炳然白日霰雪消釋茲爲收拾之儲豈特絲綸之任不遺衰朽過辱緘封永歎爲知之懷深負難酬之作

謝韓舍人啓

右軾啓軾聞古者至治之世天子推恩以收天下之望有司執法以繩天下之媮蓋不推恩則無所兼容不執法則有所僥倖有司推恩而求名則侵君之權天子執法而責實則失民之望爲君者常病于察爲臣者又失之寬古之明天子信其臣而不惑于多言故有司執法而無所忌古之良有司憂其君而不䘏于私計故天下歸怨而不敢辭况欲選材而置官是將教民而圖任唯所利國豈容樹恩今聖上推不忍之心使賢愚皆遂其所欲而大臣用至明之法使工拙不至于相濟嚮者哀憐老儒故爲特奏之令惻怛連坐又開別試之塗此天下所以詠歌至仁鼓舞盛德君臣之體夫豈同塗伏惟舍人執事爲時求材憂國忘己所圖甚遠將深計於安危自信至明會不幸于毀譽變苟且依違之俗去浮僞囂譁之文罷黜俗儒動以千計講通經術得者九人顧兹小才偶在殊選惟天子推恩如此之厚惟大臣執法如此之堅將天下實被其休功豈一夫獨遂其私願感荷激切不能自勝

謝賈朝奉啓

右軾啓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携孥去國蓋二十年側聞松楸已中梁杜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酹以隻雞誰副橋公之約宦游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盡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既濡空引太山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聞拔薤之規尚竟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免垂涕于墓道昔稱令袴尚能鼓舞于民謠仰佩之深力占難盡

賀韓丞相啓

右軾啓伏審誕膺策命首冠輔臣四方聳觀萬口同慶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自古在昔治少亂多夫天將欲措世于大安必有異人之間出使民莫不同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方歷漢唐將追堯舜洪惟上聖之后恭示一德之臣謂莫如公遂授以政付八音于師曠孰敢爭能指六轡于王良坐將致遠引領以望惟日爲年恭以郘文相公全德難名臣才不器疊膺申伯之望堂堂漢相之風出入三朝險夷一節蔓爾種羌之叛命慨然當宁以満行威聲所加膻腥自

屛准蔡既定而裴度相徐方不囘而召虎歸縱復遺種龍荒遊魂沙海譬之癬疥豈足爬搔必將訓兵擇帥而授之規摹積穀堅城而磨以歲月破斧之悪四國實願周公之亟還折箠以鞭赤者無煩鄧禹之久外天下是望豈惟一人郎日邊微若寒台候何似伏冀爲國善調寢興謹奉啓起居

賀蔣宰啓

伏審光膺考慎峻陟宰司孚號揚廷士識上心之所尚置郵傳命人知聖澤之將流靡不欣愉至于鼓舞恭以某官直方以大廣博而良進以正而正邦異乎求以求政貫六經百子之學煥三代兩漢之詞鼎稟自殊偉蕭侯之八尺丰南莫競寧梁公之一人加以絕識見微聰度寒遠清心省事則法可使復結繩之約强本節用則貨可使若流泉之長材無不可範而成也譬泥之在鈞俗無不可化而善也猶風之靡草是皆隨試而有劾安見爲事而無功蓋神考貽謀已

完具而可按故成王纘要宜纖悉以勿加此大雅兼骨而不移剔清衷屬任之愈篤豈緊疎逖所獨詠歎惟民罔知令語則聖凡有詔令率先思慈固已遐邇爭傳室家胥慶顧此民逢此日之何幸謂吾相勸吾君以愛人歡聲格于九天乖氣消于萬彙在昔小國如彼景公損已一言退星三舍又況以禹湯大信之語有夔契同寅之言悉爾憑生猶知助順赫然在上豈不降康某愚有赤心老無佞舌輒忘犯分顧欲輸誠然有難言是在精智蓋無交則其與苟好謀則必成不悪而嚴匪怒伊敬終成大賴豈曰自私伏念某

遭時休明賦命衰薄忝粗蒙于遴選比久幸于退藏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收歎自蕩之波臣重以傾歲周旋竊嘗撰屨未塗流落無復掃門豈賴補息剸鯨彫朽糞朽出蔀見日去盆望天振末力之將殫愧明恩之莫報乃利用安身之何有儻奉法循理之可為民社非輕猶承宣而備備天淵靡外亦戾躍以欣欣其限以在外不獲躬詣省庭預百執事賀鈞屏營下情無任

一去不顧挾一有用之身而去及去而彷有補于[illegible]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教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降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于為身君臣之恩係縻之于前妻子之計推荷之于後至于山林之士猶有降志于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祿于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于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于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于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為時自重少慰輿情

賀趙大資少保致仕啓

伏審抗章得謝奉冊言還搢紳聳觀閭里增慶竊謂富貴不爲至樂功名非有甚難樂莫樂乎還故鄉難莫難乎全大節歷數當今之卿相或稱他邦碩觀自古之忠賢少有完傳錦衣而夜行者多矣狐裘而羔袖者有之至若百行渾圓五福純備當世所羨非公而誰恭惟致政大資少保道心精微德望宏遠無施不可尤高蹇諫之風所臨有聲最宜吳蜀之政才不究于大用命乃係于生民與時偕行不可則止見故人而一笑綽有餘歡念平生之百爲絕無可恨方將深入不二獨遊無何默還參可之風坐致喬松之壽軾荷知有素貪祿忘歸慕鸞鵠之高翔眷樊籠而永歎傾頌之素敷寫莫窮

賀歐陽樞密啓 代大中公作

伏審拜恩王庭署事兵府非徒儒者之盛節實爲天下之殊休茍居下風孰不欣抃切以國家分設二府紀綱百官凡奉法循令所以撫民于內者皆効節于中書秉義蹈忠所以捍城于外者皆受制于樞密未有不能文而能幹兵事未有不知兵而能爲宰臣職雖或偏適未始異蓋近古之制兵農混于一民自漢以還文武分爲二職所上者係乎其世所長者存乎其人求其兼適豈復容易恭以樞密侍郎名冠當代才雄萬夫通習世務而皆有本源講明經術而不爲迂闊擢居大位實快群心武夫悍卒自以爲能盡其才賢士大夫皆以爲得行其道其分守遠郡寓居近畿仰大賢之登庸助率土之歡詠

賀呂副樞啓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伏惟慶慰竊以古之爲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益隆望重者無所爲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臣先寢謀于長孺汾陽元老尚收觀于公權樽俎可以折衝藜藿爲之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寥而無聞天亦厭于凡才上復思于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濟忠嘉豈惟清節以鎮浮固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若將終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迨茲顯拜夫豈偶然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

賢者之責推之不去凜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于門下亮柔羊而斬樊噲公無愧于古人某若晝行疇昔之言庶幾大尉天下之望軾登門最舊稱慶無緣踊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吳副樞啓

頃聞休命擢領上都曾安坐之未皇已歡聲之布出郎欲裁問少通勤拳以爲不久當有非常之擢是以未敢輕爲率爾之賀逮茲未幾果已如言釋府事之喧繁總兵權于禁密傳聞四遠歡喜一詞伏惟某官機略足以應無方而有朴忠沉厚之量文華足以表當世而有簡素質直之風置之于都會則其爲効也速而所及者廉委之于樞機則其成功也遲而所被者廣深惟賢者之處世皆以得時爲至難幸而得之或已老矣今以明公之至盛正如大川之方增天下

固將以未獲之事盡付于明公明公宜愛此不貲之軀以畢其能事區區之意言不能勝

賀范端明啓

右軾啓恭承明詔追錄舊勳名陞秘閣之嚴實延家耶之養仍惟餘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生死之事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為難言方其犯雷霆于一時豈意收功名于今日惟天知我郄曰不言偉事發之相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政端明學士至誠格物隱德在人弼亮四世如華公壽考百年如衛武獨立不懼會之則藏惟有壽補之言尚在金縢之匱白日一照浮雲自開豈使遺民復觀盛事子孫歸求下萬石之里門君相乞言授三老

之几杖更延耆壽末作元龜軾無任歡喜頌詠激切之至

諫職分明

賀楊龍圖啓

右軾啓伏審新政直職權司諫垣傳聞邇遐竦動觀聽咸謂國家之鉅施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方今朝廷之上號為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為名而不為功歷觀古人之効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于必行右尹子革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饘粥而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

更幾人席未暖而輒遷踵相躡而繼去一身之譏固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為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願常隱憂以為必得村忠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于世而常若不勝節邁于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銓衡嘗識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効而不為虛名軾蜚窠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篇若有衛而言或能若爭臣之論阻以在外無由至門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上虢州大守啓

伏審光奉宸恩寵分郡寄惟此山河之勝宜膺師帥之権凡在庇庥莫不欣抃切以弘農故地虢國舊邦周分同姓之親唐以本支爲尹富庶雅高于二陜鶯花不謝于三川韓公三十一篇風光咸在賈島五十六字景色如初有洪滔灌溉之饒被女郎雲雨之施四時無旱百物常豐寶産金銅充仞諸邑良材松栢瞻給中都至于事簡訟稀瀟灑有道山之况魚肥鶴浴依稀同澤國之風自匪巨賢不輕假守故來者未嘗淹久而優恩已見遷除非總一路之轉輸則入六曹而侍從前人可考新命何疑伏惟御府某官學造淵源道升堂奥精稜盡天人之藴高明窮性命之微中外屢更功名茂著銅虎暫安于百里朱幡聊寄于三堂仰望清徽俯臨民社共後星言而夙駕恩承道化乎其民某仕版寒蹤賓僚俗吏久仰圭璋之望素欽星斗之名豈謂此時獲依巨庇惟良作牧已與來暮之歌滿有隕自天惟恐别膺于綸綍無任丹懇倍切馳情

答范端明啓

伏審參稽古樂追述新書琢石鑄金成之有數立鈞出度施及無窮搢紳雲集于奉常端冕天臨于便座偉茲壯觀自我元臣竊以樂之盛衰寄于人之存否秦漢以下鄭衛肆行雖營三雍之成旋遘五胡之亂平陳之後扣獲雅音天寶之中遂雜胡部道喪久矣孰能起之獨求三代之遺聲允屬四朝之舊德恭惟致政端明丈人耄期稱道直亮多聞進不謀安昔既以身而徇義退猶憂國今推所學以及人豈惟盡力于考音至復傾家而制器蓋事關于治忽必幽贊于神明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雖賢者之事也獲古磬十六枚于犍爲郡豈偶然而已哉軾本非知音之人忝荷移書之辱究觀衆目喜愧兼懷竊誦詠于再三豈發明于萬一

答王太僕啓

伏審祗奉明綸特膺異選以高才望冊府以令德正僕臣側聞除書大慰輿論伏惟太僕學士文鳴早歲學配前人珠章雖老于中林瑚璉終升于清廟萬事不理問伯始而可知三篋雖亡得安世而何患淸塗方踐遠業難量愧修慶之未皇辱移書之見及感佩之至但切下懷

答彭舍人啓

伏審顯膺宸命進直掖垣除目播騰輿情欣屬國家董正百官之治聿追三代之隆用事考言因名責實然而憲臺省閣無預于文詞儒館學宮不關于政理惟此六押之任要須二者之長非該通經術則不足以代王言非曉達吏方則不足以分省事是爲文士之極任豈止時人之美談果有眞才來膺妙選伏惟某官道師古始識造精微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馬班之伯仲自期甚厚所得實多對策夬科嘗魁天下之士犯顏逆指有古名臣之風與從言動之司函掌絲綸之美璠璵美質豈獨一時宗廟之華杞梓異材固爲後日棟梁之用軾備員法從竊庇餘光聊陳輿誦之言少答函封之辱眞爲欣佩莫究頌言

答喬舍人啓

某聞人才以智術爲後而以識度爲先文章以華采爲末而以體用爲本國之將興也貴其本而賤其末道之將廢也取其後而棄其先用舍之間安危攸寄故議論慨慷則東漢多徇義之夫學術夸浮則西晉無可用之士典言及此太息隨之元祐以來異人在位並與多士以出異材眷惟淮海之英久屆江河之上迨茲顯擢實慰輿情伏惟某官名重儒林才爲國器深厚爾雅非近世之時文直諒多聞蓋古人之益友代言未幾華國著稱豈惟臺省之光抑亦邦家之慶過蒙疏示深服撝謙顧憊衰病之餘莫究欣承之意

答李知府啓

伏審祗承異恩遠臨全蜀奎文寶訓方入直于禁嚴并絡提封旋出分于憂顧風猷所暨謠頌率同恭惟知府寶文望重搢紳材宜廊廟譬之金石蓋闇然而日彰浩若江河固窮之而益遠西南之俗信服已深民物子來氣復岷峨之舊舟車雲集惠通秦楚之商曾未下車已聞報政輒倦游滋久寤寐懷歸竊詠芾棠之思莫展維桑之敬悵焉永望言不寫心

答丁連州朝奉啓

七年遠謫不知骨肉之存亡萬里生還自笑音容之改易既恬颶霧稍習蛙蛇自疑本儋崖之人難復見魯衛之士而況清時雅望令德高標固以聞名而自慙蓋欲通書而未敢豈謂知郡朝奉仁無擇物義有逢時每憐遷客之無歸獨振孤風而愈厲固無心于集苑而有力于嘘枯遠移一紙之書何啻百朋之錫過情之譽雖知無其實而愧于中起廢之文猶欲借此言以華其老窮途易感永好難志

答試館職人啓

日宋待士不薄

伏承射策玉堂方觀筆陣校文天祿遂秀儒林當交增華縉紳共慶國家求賢之道必于閒暇無事之時一賢者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為之際養之無素則且欲用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不可故納之于英俊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成抑將待其資深而望重某官學優而仕行浮于名詞令從容議論慷慨追還正始文章為之一新傳寫都城紙墨幾於驟貴得士之喜非我敢私軾衰病侵尋文思荒落職在翰苑當發策而莫辭識匪通儒慚品藻之不稱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永為巾笥之珎愧乏瓊瑤之報

蘇文奇賞卷之三十一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書

上富丞相書

詞旨太委此所以得富公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為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偽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昧慌惚而不可知者皆猶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為天下之賢人而貴為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為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日以為不足故其沒也謚之曰睿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人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為奔走輻輳於大人之門而為之用者何

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容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爲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爲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爲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爲過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鬬曾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

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爲介直而天下不以爲訐剛健而不爲强敦厚而不爲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謹曰不可與時士大夫皆喜爲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爲中道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爲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眞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illegible]之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爲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緣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猥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爲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

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畧幸甚

上曾丞相書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為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為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刦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為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為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辭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

今吾以為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為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為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詞夸也鬻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呶呶焉自以為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強觀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為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攫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縕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為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詞而急扣者也軾不佞自為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為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

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為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輒有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為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黃州上文潞公書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為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為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矜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强顏忍恥

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卜於左右遽辱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日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

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為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惟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為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為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逞因之以飢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軼而此書本以為故紙糊籠

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為國自重

上韓太尉書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爲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不務大畧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爲不可動之計低囘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爲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爲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

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勢而安於豢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羣起於草野相與力爲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俊奔走於其門得爲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囂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爲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耶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而不敢爲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繇興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爲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爲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爲寬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

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爲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宣軾再拜

上韓樞密書

軾頓首上樞密侍郎閤下軾受知門下似稍異於尋常人蓋嘗深言不諱矣明公不以爲過其在錢塘時亦蒙以書見及語意親甚自愧不復通問者七年於兹矣頃聞明公入西府門前書生爲作賀啓數百言軾輒裂去曰明公豈少此哉要當有輔於左右者昔侯霸爲司徒其故人嚴子陵以書遺之曰君房足下位至台鼎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世以子陵爲狂以軾觀之非狂也方是時光武以布衣取天下功成志滿有輕人臣之心躬親吏事所以

待三公者甚薄霸爲司徒奉法循職而已故子陵有以感發之令陛下之聖不止光武而明公之賢亦遠過侯霸軾雖不用然有位於朝未若子陵之獨善也其得盡言於左右良不爲過今者貪功僥倖之臣勸上用兵於西北使斯言無有則天下之幸孰大於此不幸有之大臣所宜必爭也古今兵不可用明者討之詳矣明公亦必然之軾不敢復言獨有一事以爲臣子之忠孝莫大於愛君愛君之深者飲食必祝之吾君子孫多長有天下此豈非臣子之願歟古兵者多矣出而無功與有功而君不賢者皆不足道也其賢而有功者莫若漢武帝唐太宗武帝建元元年蚩尤旗見其長亘天後遂命將出師畧取河南地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蓋十餘年其所誅夷屠滅死者不可勝數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唐太宗既平海內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且猶未厭親駕征遼東當時大臣房魏輩皆力爭不從使無辜之民身膏草野於萬里之外其後太子承乾齊王祐吳王恪皆相繼誅死其餘遭武氏之禍殘殺殆盡武帝好古崇儒求賢如不

及號稱世宗太宗克己求治幾致刑措而其子孫遭罹如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繇此言之好兵始禍者既足以爲後嗣之累則凡忍恥含垢以全人命其爲子孫之福審矣軾既無狀竊謂人主宜聞此言而明公宜言此此言一聞豈惟朝廷無疆之福將明公子孫實世享其報軾懷此欲陳久矣恐未信而諫則以爲訕不勝區區之忠故移致之明公雖以此獲罪不悔不悔皇天后土實聞此言

上王兵部書

荊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如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于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知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着升高而不輊走下而不軒其技藝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方蹄而容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兎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踔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目而眄

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州之鄙人而荊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疎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眄幾乎一目之眄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宜軾再拜

上劉侍讀書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辦能辦其小而不能辦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爲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爲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爲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爲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與之

權而天下環繼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羣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設爲科條而待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跂首而羣望之逡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況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横翔捷出冠壓百吏而爲之表猶以爲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崤澠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殫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爲速非有汗馬之

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爲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爲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辦之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間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宜軾再拜

應制舉上兩制書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爲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爲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贄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爲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爲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

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疏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爲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踽踽然而來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繇紹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爲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

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爲邪王公大人實爲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爲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責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

思無人日
不患徒法

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爲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爲虛器法勝人則人爲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爲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吾豈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爲備位其成也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爲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歡

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姦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發憤而用常袞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然天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不以爲能也崔祐甫爲相不至朞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爲譏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爲善用法令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爲天下使人各效其能

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一職以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夔不敢自與於知禮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輸其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於名一藝辦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繇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孫魏邴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

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恥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興利捍患至於百

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故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畧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煒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愍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宣軾再拜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軾再拜獻書昭文相公執事軾得從官於西嘗以爲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欹而柱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闊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徃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強可知也中戶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爲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氷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

之殘棄也然而不知昊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盎釜鐺以上計之長

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爲庫錢十千可辦而其實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爲王民自甕盎釜甑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爲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焉民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爲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强惡者願入焉擿發贓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

者衙前之所獨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矣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所爲區區議以官権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失錢之以貫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於稅緡是二萬者未得爲全失也就使爲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共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之所長也軾以爲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以爲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賢將帥之所長況於相公才略冠世不牽於俗人之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爲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不顧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獨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朞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権與民其爲迂闊取笑可

知矣然竊以爲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閒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朝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故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事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踰年即位改元之歲必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

似不必釋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史館相公執事軾到郡二十餘月矣民物椎魯過客稀少眞愚拙所宜久處也然災傷之餘民既病矣自入境見民以蒿蔓裹蝗蟲而瘞之道左纍纍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于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蝗不爲災甚者或言爲民除草使蝗果爲民除草民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彌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浙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爲災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詳論之矣願公少信其言特與量蠲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疏遠小臣腰領不足以薦鈇鉞豈敢以非災之蝗上罔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復簡按則飢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矣且民非獨病旱蝗也方田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知之稅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於朞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法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訐耳昔之爲天下者惡告訐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己之法非盜及強姦不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訐之門而今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訐之人未有非凶姦無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凡爲此者欲以均出役錢耳免役之法其經久利病軾所不敢言也朝廷必欲推而行之尚可擇其簡易爲害不深者軾以爲定簿便當即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上中下昔之定簿者爲役役未至雖有不當民不爭也役至而後訴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爲錢民知當戶出錢也則不容有大繆矣其名次細別或未盡其詳然至於等第蓋已畧得其實軾以爲如是足矣但當先定役錢所須幾何預爲至少之數以賦其下五等（下五等謂第四等上中下第五等上中也此五等舊役至輕須令出錢至少乃可第五等下更不當出分文）其餘委自令佐度三等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分與之夫三等以上錢物之數雖其親戚不能周知至於物力之厚薄則令佐之稍有才者可以意度也借如某縣第一等凡若干戶度其力共可以出錢若干則悉召之庭以其數予之不戶別也令民自相差擇以次分占盡數而已第二等則逐鄉分之凡某鄉之第二等若干戶度其力可以共出錢若干召而分之如第一等

第三等亦如之使其族黨相望貧富相悉利害相形不容獨有僥倖者也相推相詰不一二日自定矣若析戶則均分役錢典賣則著所割役錢於契要使其子孫與買者各以其名附舊戶供官至三年造簿則不復用舉從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求乎所謂浮財者決不能知其數凡告者亦意之而已意之而中其賞不貲不中杖六十至八十極矣小人何畏而不爲乎近者軍器監須牛皮亦用告賞農民喪牛甚於喪子老弱婦女之家報官稍緩則掟而責之錢數十千以與浮浪之人其歸爲牛皮而已何至是乎軾在錢塘每執筆斷犯鹽者未嘗不流涕也自到京東見官不賣鹽獄中無鹽囚道上無遷鄉配流之民私竊喜幸近者復得漕檄令相度所謂王伯瑜者欲變京東河北鹽法置市易鹽務利害不覺慨然太息也密州之鹽歲收稅錢二千八百餘萬爲鹽一百九十餘萬秤此特一郡之數耳所謂市易鹽務者度能盡買此乎苟不能盡民肯捨而不煎煎而不私賣乎頃者兩浙之民以鹽得罪者歲萬七千人終不能禁京東之民悍於兩浙遠甚恐非獨萬七千人而已縱使官能盡買又須盡賣而後可苟不能盡其存者與糞土何

異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願公救之於未行若已行其孰能已之軾不敢論事久矣今者守郡民之利病其勢有以見及又聞自京師來者舉言公深有拯救斯民爲社稷長計遠慮之意故不自揆復發其狂言可則行之否則置之願無聞於人使孤危衰廢之蹤重得罪於世也干冒威重不勝戰慄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勳德俱高爲主上所倚信倅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案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

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繇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榷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榷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病矣右臂何爲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二錢竈戶均爲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

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是）朞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飢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榷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疏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購賞修築廒庾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

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爲况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恥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榷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爲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既有成議矣雖

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己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因勢利導

大[illegible]容丁大夫之言

上呂僕射論浙西災傷書

軾頓首上書門下僕射相公閣下軾近上章論浙西淫雨颶風之災伏蒙恩旨使與監司諸人議所以爲來歲之備者謹已條上二事軾才術淺短禦災無策但知叫號朝廷乞寬減額米裁賜上供言狂計拙死罪死罪然三吳風俗自古浮薄而錢塘爲甚雖室宇華好被服粲然而家無宿舂之儲者蓋十室而九自經熙寧飢疫之災與新法聚斂之害平時富民殘破略盡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鹽酒之債田宅在官房廊傾倒商賈不行市井蕭然譬如衰羸久病之人

平時僅自支持更遭風寒暑濕之變便自委頓仁人君子當意外將護未可以壯夫常理期也今年錢塘賣常平米十八萬石得米者皆叩頭誦佛云官家將十八萬石米於烏鳶狐狸口中奪出數十萬人此恩不可忘也夫以區區戰國公子尚知焚券市義今以十八萬石米易錢九萬九千緡而能活數十萬人此豈下策也哉竊惟仁聖在上輔以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諂薄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不以仁人君子期左右爭言無災或言有災而不甚積累日之驗以惑聰明此軾之所私憂過慮也八月之

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為法有訴水旱而無訴
風災拒閉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一人方按其事
雖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
軾既條上二事且以關白漕憲兩司官吏皆以見軾
曰此固當今之至計也然恐朝廷疑公為漕司地奈
何軾曰吾為數十萬人性命言也豈郎此小小悔吝
哉去年秋冬諸郡閉糴商賈不行軾既劾奏通之又
舉行災傷法約束本路不得收五穀力勝錢三郡米
大至施及浙東而漕司官吏緣此慍怒幾不見容文
符往來僚吏恐慄以軾之私意其不為漕司地也審

矣力勝之免去歲已有成法然今歲未敢舉行者實
恐再忤漕司怨咎愈深此則軾之疲懦畏人不免小
有同惡之罪也伏望相公一言簡舉成法自朝廷行
下使五穀通流公私皆濟上以明君相之恩下以安
孤危之迹不勝幸甚去歲朝旨免力勝錢止於四月
浙中無麥須七月初間見新穀故自五月以來米價
復增軾亦曾奏乞展限至六月終不報今者若蒙施
行則乞以六月為限去歲恩旨寬減上供額米三分
之一而戶部必欲得見錢浙中遂有錢荒之憂軾奏
乞以錢和買銀絹上供三請而後可今者若蒙施行

即乞一時行下軾竊度事勢若不且用愚計來歲恐
有流殍盜賊之憂或以其狂淺過計事難施用即乞
別除一小郡仍選才術有餘可以坐消災沴者使任
一路之責幸甚幸甚干冒台重伏紙慄戰不宣

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太守此法[illegible]鈔并議論廷市而觀事亦害遣

揚州上呂相公論稅務書

軾再拜伏蒙手書見謂勇於爲義不當在外獎飾過分慚息之至軾竊謂士在用不用不在內外也自揣所宜在外不惟身安耳靜至於東吏養民亦粗似所便又不自量每有所建請蒙相公主張施行使軾常在外爲朝廷採摭四方利病而相公擇其可行者行之豈非學道者平生之至願也哉頃者所論積欠蒙示諭已有定議此殆一洗天下瘡痏也近復建言綱運折欠利害乞申明編敕嚴賜約束行下而罷真揚楚泗轉般倉斗子倉法必已關覽此事若行不過歲失淮南商稅萬緡而數年之後所得必却過之但綱梢飽暖偶運辦集必無三十萬石之欠而能使六路運卒保完背額使臣人員千百人保完身計此豈小事乎其餘綱運弊害小小枝葉亦不住講求續上其事又軾自入淮南界聞二三年來諸郡稅務刻急日甚行路咨怨商賈幾於不行有稅物者既無脫遺其無稅物及雖有不多者皆不與點檢但多喝稅錢商旅不肯認納則寄留十日半月人船既衆貲用坐竭則所喝惟命州郡轉運司皆力主此輩無所告訴竊聞東南物貨全不通行京師坐致枯涸若不及相公

在位救解此患恐遂滋長至於不可救矣然如揚州稅額已增不虧而數小吏爲虐不已原其情蓋爲有條許酒稅監官分請增剩賞錢此元豐中一小人建議羞汙士風莫此爲甚如酒務行此法雖士人所恥猶無大害若稅務行之則既增之外刻剝不已行路被其虐矣軾且夕欲上此奏乞罷之亦望相公留念軾已買田陽羡歸計已成紛紛多言深可慚笑但貪及相公在位求治繩墨之外故時効區區庶小有益於世耳不宜

千百千錢人被此案管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軾於門下蹤迹絕踈然私自揆度亦似見知於明公者尋常無因緣固不敢造次致書今既有所欲言而又黙黙拘於流俗人之議以爲迹踈不當干說則是謂明公亦如凡人拘於踈密之分者竊以爲不然故輒有所言不願惟少留聽軾於府中實掌理欠自今歲麥熟以來日與小民結爲嫌恨鞭笞鏁繫與縣官日得千百錢固不敢憚也彼実侵盜欺官而不以時償雖日撻無憐其間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風水之所漂或主持綱運之所壞或布帛惡弱估剝以爲[illegible]欠成糟滯潰爛紐計[illegible]未輸之贓責於當時主典之吏或敗折之課[illegible]保任干繫之家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illegible]勢不得釋朝廷亦深知其無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數赦遠者六七赦矣問其所以不得釋之狀則皆曰吾無錢以與三司之曹吏以爲不信而考諸舊籍則有事同而先釋者矣曰此有錢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爲言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且已許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忍邪伏惟明公在上必不容此弊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二十五人錢七萬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餘炭鐵器用材木冗雜之物甚衆皆經監司選吏詳定灼然可放者軾已具列聞於本府府當以奏奏且下三司議者皆曰必不報雖報必無决然了絕之命軾以爲不然往年韓中丞辞定放欠以爲赦書所放必待其家業蕩盡以至於干繫保人亦無孑遺可償者又當訴赦後日月以爲放數如此則所及甚少不稱天子一切寬貸之意有今尚無所隱欺者一切除免不問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無疑也伏惟明公獨斷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歸安其藜粳養其老幼有愛而起吏不至門以歌詠明公之德亦使赦書不爲空言而無信者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上執政乞度牒賑濟因修廨宇書

軾頓首上書門下僕射相公閣下去年浙中冬雷發洪太湖水溢春又積雨蘇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秧稻以待水退及五六月稍稍分種十不及四五而又繼之以旱以故早晚皆傷高下並損自元豐以來民之艱食未有如今歲者也軾已三奏其事至今未報蓋人微言輕理自當爾然亦恐監司諸郡不盡以實奏而廟堂所訪問往來之人或揣所樂聞不盡以實告故朝廷以軾言爲過耳不然豈有仁聖在上尊賢並用而肯恬不爲意乎入冬以來纔諸郡閉糴而稅

務用例違條收五穀力勝錢故米價斗至八九十衢睦等州至百餘錢皆足錢炎炎可畏軾用印板出榜千餘道止絕此兩事自半月來米穀通流價亦稍平然浙中無麥青黃之交當在來秋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民懲熙寧流殍之禍上戶有米者皆靳惜不肯出其勢非大出官米不能救此患自正月至七月本州裏外九縣日糴官米千五百石乃可以平價救飢計當用米三十一萬五千石今本州常平除兌充軍糧外止有十七萬石漕司許於鄰郡致三萬石尚少十一萬五千石計窮理迫須至控告軾近以本州廨宇

弊壞奏乞度牒二百道修完未蒙開允意欲以此度牒募人於諸縣納米度可得二萬五千石然後減價出賣每斗六十度可得錢萬五千貫甚以此錢修完廨宇雖不及元計錢數且修完緊要處亦粗可足用則是此度牒一出而兩利也伏望相公深念本州廨宇弊壞已甚不可不修及今完葺所費尚少後日大壞其費必倍又因以募人納米出糴救飢設使不因修完廨宇朝廷以飢民之故特出聖恩乞與二百道度牒猶不爲過而況救飢修屋兩用而並濟乎軾愚蠢少慮仰恃廟堂諸公仁賢鄙民必不忍拒此請意

此度牒可以必得以此不候回降指揮輒以一面告諭商旅令備峙米斛且水陸脚乘以便度牒之至深望果斷不疑于一兩日內降付急遞日與吏民延頸企踵雖大旱望雲執熱思濯未喻其急也若不蒙哀察則是使軾失信商旅坐視流殍其爲慙悚狼狽未易據言至時朝廷雖加誅殛何補于事兼軾近者奏爲本路轉運司今年各起軍額米斛百六十萬乞特許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候豐熟日隨年額起發未蒙恩許今年漕司窘迫實倍常歲異時預買紬絹錢常于歲前散絕今尚闕太半刻剝之急蓋不道

安富所以恤貧

徐力矣若非朝廷少加恭察則督迫之極害必及民
近蒙朝廷許輟上供二十萬石出糶此大惠也然望
更輟留三十萬石若無米可糶秖乞以此錢收買銀
絹上供雖無補於飢民而散弊在民少解錢荒之患
亦良策也此外秖有勸誘富民出穀助官賑貸及用
常平錢米募民工役二事然皆難行勸誘之利未及
貧民而誅求之斂先及上戶浙中富民欠官錢者十
人而九夾無可勸誘之理至於募民工役亦非實惠
若散募飢貧不堪工役鳥獸聚散得錢便走無寧中
胥行此事名為召募其實不免於等第上差科官支

錢米盡入役夫而本戶又須貼錢雇人兩年人戶重
有此擾皆虛名無實利少害多惟有多糶官米一事
簡而易行米價既低民無貧富均享其利惟望相公
留意則一路幸甚軾拙於言語不能盡寫憂危之狀
以曉左右惟有發書之日西向再拜默禱庶幾
區區丹誠可以感動萬一也不宣

蘇文奇賞卷之三十一

苦心苦口

蘇文奇賞卷之三十二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

書

與章子厚參政書

軾頓首再拜子厚參政諫議執事去歲吳興謂當再
獲接奉不意倉卒就逮遂以至今卽日不審台候何
似軾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骨肉至親未肯
有一字往來忽蒙賜書存問甚厚憂愛深切感歎不
可言也恭聞拜命與議大政士無賢不肖所共慶快
然軾始見公長安則語相識云子厚奇偉絕世自是

一代異人至於功名將相乃其餘事方是時應軾者
皆憮然今日不獨為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
之不妄也軾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以一二數也平
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而軾強狠自
用不以為然及在囹圄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
聖主寬大復遣視息人間若不改者軾眞非人也來
書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時終不以一眚見廢此
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軾正復洗濯瑕垢刺磨朽
鈍亦當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幾天地
之仁不念舊惡使保首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足矣

軾昔年粗亦受知於聖主使少循理安分豈有今日
追思所犯眞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無異
方其病作不自覺知亦窮命所追似有物使及至狂
定之日但有漸耳而公乃疑其再犯豈有此理哉然
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
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
收恤之眞與世俗異矣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
魚稻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然軾平生未嘗作活
計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而子孫有七女
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

布衣蔬食隨僧一餐差爲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
得喪粗了其理但祿廩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飢寒之
憂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
處置安能預爲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餘杜門
不出閑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
會見無期臨紙惘然冀千萬以時爲國自重

又

子厚參政諫議執事春初辱書尋遞中裁謝不審得
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顧以罪
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頻通姓名今
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
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闞溫秦
平者皆猾賊往來沂兗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
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
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常欲爲
岳洗雪而無繇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

呼至郡諭使自效以刷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爲奏
乞放免其弟棐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
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棐必有以自效今已
去柰何軾語棐但盡力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苟有所
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爲奏乞如前約也
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
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
妖賊事如棐言不謬方欲爲具始末奏陳棐所以盡
力者爲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如只是與李逢
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其具未上

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裴又遣人至黃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鞫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且錄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裴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為其弟以曩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矣然獨念愚夫小人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為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也徐沂間人鷙勇如裴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即作賊耳謂宜因事勸奬使皆歆艷捕告之利懲創為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裴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為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裴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裴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為不食言也今既不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已可否在公獨願秘其事毋使軾重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產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烏散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召無賴烏合之衆可招

自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夫數十人持刼刃槍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為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程棐事輒復及之秋冷伏冀為國自重

與孫知損運使書

文安北城如涉無人之境其漸可虞廟堂已留意兵久驕惰自合警策之數年乃見效惟極邊弓箭社射生極得力虜所畏憚公必舊知之矣以數勾集一月村堡幾虛公私惴惴北賊亦多相時生心社人亦苦勾集勞費此出入守望與虜長技同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不憂其不閑習也宜與永免冬教又當有以優異勸奬之已條上其事更月餘可發此事行之邊臣無赫赫之功然經久實事無如此者覘者多云可汗老疾欲傳雛雛爲人猜忌好兵邊人盡知之此

豈可不留意願公痛爲一言心之精意所不能言上書豈能盡也虜漸浸德澤久矣其勢亦未遽渝盟但恐雛兒驚恐其下必有不忠貪功奸利之人謀之必先使北賊小小盜邊託爲不知若不折其萌芽狃於小利張而不已必開邊隙備禦之策惟安養弓箭社及稍加優異使當淬礪以待小寇策無良於此者矣所條上數事亦甚穩帖不至張皇惟乞免人戶折變所費不多及立閑名目奬社人頭首又乞復囘易收息時遣機宜僚屬費少錢糧就地頭賞其高强者耳

與劉宜翁使君書

軾頓首宜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竊惟尊體起居萬福軾久別因循不通問左右死罪死罪愚闇剛褊仕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朋友然定命要不可逃置之勿復道也惟有一事欲講之先生出於迫切深可憫笑古之學者不憚斷臂刳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而止則過矣軾齠齓好道本不欲婚宦爲父兄所强一落世網不能自逭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今遠竄荒服負罪至重無復歸望杜門屛居寢飯之外更無一事胸中廓然實無荆棘竊謂可以受先生之道故

託里人任德公親致此懇古之至人本不悋惜道術但以人無受道之質故不敢輕付之軾雖不肖竊自謂有受道之質三謹令德公口陳其詳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尤哀之想見聞此欣然拊掌盡發其秘也幸不惜辭費詳作一書付德公以授程德孺表弟令專遣人至惠州路遠難於往返咨問幸與軾盡載首尾勿留後段以俟憤悱也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梨棗者亦望不惜分惠迫切之誠眞可憫笑矣大抵之精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然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言之妙而軾亦眼中無障必能洞視不傳之意

也但恨身在謫籍不能千里踵門北面摳衣耳昔葛稚川以丹砂之故求句嶁令先生儻有意乎嶠南山水奇絶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嵐瘴可復談笑一遊則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昨夜夢人爲作易卦得大有上九及覺而占之乃郭景純爲許邁筮有元吉自天祐之之語遂作此書廢幾似之其餘非書所能盡惟祝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與朱鄂州書

軾啓近遞中奉書必達比日春寒起居何似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見過偶說一事聞之酸辛爲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賢莫足告語故專遣此人俗人區區了眼前事救過不暇豈有餘力及此度外事乎天麟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有神仙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産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

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創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無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輒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愛天性故在特牽於習俗耳聞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産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戶知之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

實儀切要之語是乃仁術也

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隣保家財充若客戶則及其地主婦人懷孕經涉歲月隣保地主無不知者若後殺之其勢足相舉覺容而不告使出賞固宜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賙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佛言殺生之罪以殺胎卵為最重六畜猶爾而況於人俗謂小兒病為無辜此真可謂無辜矣悼耄殺人猶不死況

無罪而殺之乎公能生之於萬死中其陰德十倍於雪活壯夫也昔王濬為巴郡太守巴人生子皆不舉濬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活者皆堪為兵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之古之循吏如此類者非一居今之世而有古循吏之風者非公而誰此事特未知耳軾向在密州遇飢年民多棄子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以收養棄兒月給六斗比朞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之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千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情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為民自重不宜軾再頓首

與謝民師推官書

軾啓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

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記錄當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至人之言讀之終身

與李方叔書

軾頓首方叔先輩足下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荅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贍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

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為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為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礪世人主所專享相猶不敢必而欲貴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似丘明為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字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人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汩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即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軾頓首

與葉進叔書

進叔足下僕猬介寡合之人也足下望其貌而狌其氣聆其語而知其心握手見情素交論古今歡然若與之爲忘年焉僕不自知何爲而得此於足下也前日南歸草草不能道一辭到家秋氣已高𢔁戶蕭然思於足下談笑之樂恍乎若相從於夢中既覺而不知卧於虚榻也行日嘗辱貽言意勤辭直讀之使人惻惻動心足下之所以知僕心者至矣所以責善於朋友者亦至矣而又凡所以爲至之中有所不至者僕得以盡之焉僕聞有自知之明者乃所以知人有自達之聰者乃所以達物自知矣可以無疑矣而猶人則疑於人自達矣可以無蔽矣而猶物物則蔽於物今足下自知自達而無可疑可蔽矣豈僕所以得人與物之說耶至以謂僕之交不能把臂服膺以示無間凡此者非疑非蔽也乃僕所以爲猬介寡合者足下顧不亮乎夫投規於矩雖公輸不能使之合何則方圓者殊也雜宮以羽雖師曠不能使之一何則緩急者異也對辯以訥遇剛以柔雖君子不能以無爭何則所性所操之不同也足下聰明過人無世事不通獨不知物理之有參差者乎昔張籍遺韓愈之書

責愈以商論文字不能下氣未以退之而未免矜其下者乎雖然亦思而改之耳恐足下未審此聊復以書

公之此論專究此病

與王庠書

軾啓遠蒙差人致書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餘日乃至水陸盜萬餘里矣罪戾遠黜既為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軾罪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僵仆者相屬於前然亦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則飢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文章猶爾況所謂道德者乎若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為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几上肉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軾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此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三復來貺喜抃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為時所棄也又況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勉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人還謹奉手啓少謝萬一

謝歐陽內翰書

軾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為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摹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

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寵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眾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為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為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宣

亦不甚然

謝梅龍圖書

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不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符節之審夫以終身之事而決於一詩豈其誠發於中而不能以自藏邪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薄惡漸不可信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知詩賦之不足以決其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詳且難也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憂卹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蒼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歎故君子以爲近古軾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寧取此

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愧息不知所裁

謝范舍人書

軾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禀而其好惡則存乎其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爲盛而貴顯暴著者蜀人爲多蓋相如唱其前而王襃繼其後峩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絃歌之聲與鄒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歎嗟觀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

天下於是釋耒耜而執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十軾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於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其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置使觀天子之光與相如王襃又甚遠矣軾也在十三人之中謹因閽吏進拜於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事之鄉人得者之多也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嘻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决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

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嘆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爲謝聊發一二

答張文潛縣丞書

軾頓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

說得着亦使王氏早來受速禍之道也

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此句又狠）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醉來人求書不能復縷

妙得文章
並載

荅李廌書二首

軾頓首先輩李君足下別後遞中得二書皆未果荅專人來又辱長牋且審比日孝履無恙感慰深矣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令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録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爲人至論褚遂良不譖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說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

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爲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雖無歐陽公之文可也而況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以陋乎足下相待甚厚而見譽過當非所以爲厚也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孔譽己自孟軻以下者皆憮然不滿也此風殆不可長又僕細思所以得患禍者皆緣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粉飾以荅其疾足下所與游者元聿讀其詩知其爲超然奇逸人也緣足下以得元君爲賜大矣唐論文字不少過煩諸君寫録又以見足下所與游者皆好學喜事甚善甚善獨所謂未得名世之士爲志文則未葬者恐於禮未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喪服既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昔晉温嶠以未葬不得調古之君子有故不得已而未葬則服不變官不調今足下未葬豈有不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世者既葬而表其墓何患焉辱見厚不敢不盡冬寒惟節哀自重

又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畧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黄魯直秦太虚輩語眞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旣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眞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

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擧人所名可數擧者

答劉巨濟書

軾啓人來辱書累幅承起居無恙審比來憂患相仍情懷牢落此誠難堪然君在侍下加以少年美才當深計遠慮不應戚戚徇無已之悲賢兄文格奇拔誠如所云不幸早世其不朽當以累足下見其手書舊文不覺出涕詩及新文愛玩不已都下相知惟司馬君實劉貢父當以示之恨僕聲勢低弱不能力爲發揚然足下豈待人者哉與吳秀才書論佛大善近時士人多學談理空性以追世好然不足深取時以此故之不得不爾耳僕老拙百無堪向在科場時不得已作應用文不幸爲人傳寫深可羞愧以此得虛名天下近世進人以名平居雖孔孟無異一經試用鮮不爲笑以此益羞爲文自一二年來絕不復爲今足下不察猶以所羞者譽之過矣舍弟差入貢院更月餘方出家孟侯雖不得解却用往年衣服不赴南省得免解其兄安國亦然勤國亦捷州解皆在此因風時惠問以慰飢渴何時會合臨紙悵然惟強飯自重

士君子無此隔論不可不存此恐

答李琮書

軾啓奉別忽然半年思仰無窮近聞公有閨門之戚郎欲作書奉慰旣罕遇的便又以爲書未必能開釋左右往往更益悽悵用是稍緩今辱手教愧負不已竊計高懷遠度必已超然此等情累隨手掃滅猶恐不脫若更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望深以明識照之軾凡百如昨愚暗少慮輒復隨緣自娛自夏至後杜門不出惡熱不可過所居又向西多動遷居遷居非月餘不能定而熱向衰矣亦復不果如聞公以職事當須一赴闕不知果然否承問及王天常奉職所言邊事天常父齊雄結髮與西南夷戰夷人信畏之天常幼隨其父入夷中近歲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招撫近界諸夷夷人以其齊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嘗與軾言瀘州事所以致甫望乞弟作過如此者皆有條理可聽然皆已往之事雖知之無補又似言人長短故不復錄呈獨論今日事勢揣量夷人情僞似有本末天常正月中與軾言播州首領楊貴遷者俗謂之楊通判最近烏蠻而梟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弟之死黨凶猾有謀畧若官中見委說楊貴遷令殺宋大郎必可得也數日前有從蜀中來者言貴遷已殺

邊情不曼宋事猶可爲

宋大郎納其首級與銀三千兩以此推之天常之言殆不妄也天常言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諸夷世與乞弟爲仇向者熊察訪誘殺十二村首領及近歲韓存寶討殺羅狗娃諸夷皆有唇齒之憂貌畏而心衷去年乞弟領兵至羅介牟屯殺害兵官王宣等十二人其地去寧遠安夷寨至近涉歷諸夷族帳不少自來自去殊無留難若諸夷不心與之其勢必不能如此也今欲討乞弟必先有以懷結近界諸夷得其心腹而後可今韓存寶等諸軍既不敢與乞弟戰但翔翔於近界百餘里間多殺不作過熟戶老弱而厚以

金帛遺乞弟且遣四人爲質然後得乞弟遣人進一封空降書便與約誓即日班師與運司諸君皆上表稱賀上深照其實已降手詔械存寶獄中遠人無不歡快以謂雖漢光武唐太宗料敵察情於萬里之外不能過也今雖已械存寶而後來者亦未見有精巧必勝之術但言乞弟不過有兵三千而官軍無慮三萬何往而不克此正如千鈞車弩可以洞犀象而不可以得鼠耳今糧運止於江安縣自江安至乞弟住坐處猶須十二三程吏士以糗餌行其勢不能過一月乞弟但能深自逃匿四五十日則免矣而山谷幽嶮林木沮洳賊於溪谷間依叢木自蔽以藥箭射人血濡縷立死戰士數萬人知深入未爲萬全而將吏不敢復稽留此間事不可不深慮天常言國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千材石之費穀米之用爲錢若干布算而定無所贏縮矣工徒入門斧斤之聲鏗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慮不素定之過也既作而復聚糧既斷而復求材其費必十倍其工必不堅故王者之兵當如富人之造屋其慮周其規摹素定其取材積糧皆有方故其經營之常遲而其作之常速計日而成不愆于素費半他人而工必倍之今

日之策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一二轉運使及一瀘州知府許法外行事與二年限令經畫處置他人更不得與多出錢物茶綵於沿邊博買夷人種米其費必減倉卒夫運之半使辨士招說十州五團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羅氏鬼主播州楊貴遷之類作五六頭項更番出兵以蹂踐乞弟族帳使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又嘉戎瀘渝四州皆有土豪爲把截將自來雇一私兵入界用銀七兩每得一蕃人頭用銀三十兩買之把截將自以爲功今可召募此四州人每得二十級即與補一三班差使如不及二十級即每級官與

綿三十匹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見利則雲合敗則鳥獸散此本蠻夷之所長而中原之所無奈何也今若召募諸夷及四州把截將私兵使更出迭入則蠻夷之所長我反用之但能積日累月殘殺其丁壯且使終年釋耒而操兵不及二年其族帳必殺乞弟以降如其未也則乞朝廷差三五千人將下選兵三路入界西路自江安縣進兵先積糧於寧遠寨以卡州五團等諸夷為先鋒以施黔戎瀘四州藥箭弩手繼之中路自納溪寨進兵先積糧於本寨亦以諸夷為先鋒以將下兵馬繼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以用

官軍東路自合江縣進兵先積糧於安溪寨亦以諸夷為先鋒以嘉戎瀘渝四州召募人繼之可以一舉而蕩滅也天常此策雖若不然以叢爾小醜二年而後定然王者之兵必必於萬全不可以僥倖淮南王安有言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今乞弟譬猶蚤蝨也克之未足以威四夷萬一不克豈不為卿大夫之辱也哉趙充國征先零鄧訓征羌及月支胡皆以計磨之數年乃克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奉詔以謂非殺二萬人不可取方唐之盛二萬人豈足道哉而賢將謀

國終不肯出此者圖萬全也又漢永和中交阯反議者欲發荊揚兗豫四萬人討之獨李固以謂四州之人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瘟瘴死者必多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明效也今可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之賞因舉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阯刺史縣此嶺外悉平今觀其說乃與天常之言若合符節

但天常不學言不能起意耳天常又言烏蠻藥箭中者立死無脫理然不能及遠非三十步內不發發無不中今與烏蠻戰當於百步以下五六十步以上強弓勁弩射之若稍近則短兵徑進於五七步內相格則其長技皆廢今乞弟亦未是正烏蠻也諸如此巧便非一不能盡錄畧舉一二以見天常之練習疑可驅使耳又有一閫子雖不甚詳審然大畧具是矣按圖以考其說差若易了故以奉承看詳可却付去人見還也此非公職事然孜孜尋訪如此以見忠臣體國知無不為之義也輒具可以罪廢不當言而止乎

雖然亦不可使不知我者見以爲詬病也知荆公見稱經藏文是未離妄語也便蒙印可何哉聞覺經紙示及得暇爲寫下卷令公擇寫上卷秦太虛維揚勝士固知公喜之無乃亦可令荆公一見之歟子駿初見報牽一官耳不知其罷郡能不鬱鬱否有一書不知其今安在敢煩左右達之江水比去年甚大郡中不爲患見說沙湖鎮頗浸居民亦江淮閒常事耳臨臯港既開往來蒙利無窮而居民貿易之入亦不貲但不免少有於填議者謂歲發少春夫淘之甚易承問輒及之未緣展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啓起居

熱甚幸恕不謹軾頓首再拜

荅李昭玘書

軾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具道足下無相見語輒見及意相予甚厚即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廢放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肯欺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來平日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未敢相聞今獲來書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拜辭避不敢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

爲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履茲春和起居何似軾蒙庇粗遣無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値墻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耒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騖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魯直既喪妻絕嗜好蔬食飲水此最勇決舍弟子由亦云學道三十餘年今始粗聞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倀倀焉

未有所得也徐守莘老每有書來亦以此見教想時
相從有以發明王子中兄弟得相依甚幸子敏雖失
解乃得久處左右想遂磨琢成其妙質也徐州城外
有王陵母劉子政二墳向欲爲作祠堂竟不暇此爲
遺恨近以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當有記文
莘老若不自作者足下當爲作也無繇面言臨書惘
惘惟順時自愛謹奉手啓爲謝不宣

蘇文奇賞卷之三十二

蘇文奇賞卷之三十三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尺牘

與司馬溫公二首

某再啓超然之作不惟不肖託附以爲寵遂使東方
陋州以爲不朽之美事然所以獎與則過矣久不見
公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
聊發笑耳彭城佳山水魚蟹侔江湖爭訟寂然盜賊
衰少聊可藏拙但朋遊濶遠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
也。

二

謫居窮陋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不審邇日寢
食何如某以愚昧獲罪咎自已招無足言者但波及
左右爲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
某思之不啻芒背爾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煙雨曉
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下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
乏之憂顧亦布褐藜藿而已瞻晤無期臨書惘然伏
乞以時善加調護

爲人者亦難

上韓魏公

軾再拜近得泰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饑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頼公而存又且爲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爲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其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矣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嘗往涇州而宋廸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賻之軾且歛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于冐左右無任戰越

與王荆公

某近者經蘇屢獲詩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別來切計台候萬福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於鍾山之下既已不遂今儀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矣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無以逃於左右獨其行義修飭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某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習醫藥明練

法律若此類未易以一二數也才難之歎古今共之如覯等輩實不易得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他無所望也秋氣日佳微恙頗已失去否伏冀自重不宣

答范蜀公四首

承別紙示諭趙棗有毒平地生出醮鄉土偶作祟服前晏見佛國公欲衆而救之鬬所以救者小子何人顧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為城池操詩書以為干櫓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當斂衽而況學之者耶耶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二

日望旌旆之至不敢復上問不謂高懷超然不屑世故堅卧莫致有識悵惘然孤風凜然足以下激頹靡雖非落落可指之功其於二聖忠厚之治所補多矣比日履茲寒凝台候何如未緣瞻奉伏冀萬萬為國自重

三

某碌碌無補久竊非據又舍弟繼進皆以疎愚處必爭之地公議未厭豈可久安非遠當乞一郡以自效或得過謁少聞誨語大幸也始者竊意丈夫絕意軒冕然猶當強到闕一見嗣聖今乃確然如此殊乖素

望然士大夫甚高此舉也冗中不盡區區

四

伏承歸政得請恩禮優異伏惟慶慰公孤風亮節久信天下而有識今日尤復歸心勉强黽起以慰二聖之望幡然復退以安無窮之福出處之間雍容自得眞可以爲後世法矣官守所縻不獲躬詣謹奉手啓區區萬一

答范子豐二首

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傳云曹公敗所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時曹公敗歸華容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使縱火則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卽華容鎭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棲鶻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適會范子豐兄弟來遂書以與之

二

臨臯亭下不數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問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不如者上無兩稅及助役耳

答范純夫三首 黄州

三辱示諭鄙意不移公休之餽人子之心也不肖之辭夙昔之分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意豈有窮哉昔人已聘還圭璋庶幾此義

二 惠州

某謫居瘴鄉惟盡絕欲念爲萬金之良藥公又知之不在多囑也子孫極安常燕坐胎息而已有一書附納長子邁自宜興挈兩房來已到循州一行並安過近往迎之得耗旦夕到此某見獨守舍耳次子迨在許下子孫長子名遲者宫滿來筠省覲亦不久到恐

要知六郎婦與二孫並安健過去日留一書并數品藥在此今附何秀才去如聞公目疾尚未平幸勿過服涼藥暗室瞑坐數息藥功何緣及此兩承惠錫器極荷意重丹霞觀張天師遺跡儻有良藥異士乎令子不及別書侍奉外多慰子功之喪忽已除祥哀哉柰何諸子想各已之官其孫頗甚長成旦夕到此矣

三 惠州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詠淵明時運詩曰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爲予發也長子邁與予別三年攜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乃次其韻我卜我居居匪一朝龜不吾欺食此江郊廢井已塞喬木干霄昔我伊何誰其裔苗下有澄潭可漱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矚木固無脛瓦豈有足陶匠自至笑歌相樂我視此邦如洙如沂邦人勸我老我安歸自我幽獨倚門或麾豈無親友雲散莫追旦朝丁丁誰欸我廬子孫遠至笑語紛如剪髮垂結覆此瓠壺三年一夢乃復見予予在都下每謁范純夫子孫環遶投紙筆求作字每謂之曰孔乎許滂乎今皆在萬里欲復見此豈可得乎有[illegible]純夫書因錄此數紙寄之丁丑閏三月五日多

難長人此詩慎勿示人也

與范元長

永州人來辱書承孝履粗遣甚慰思仰比詔至梧州追及又將相從泝賀江已而水乾無舟遂作番禺之行與公隔絕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爲大恨也同貶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天下歸仁惟逝者不可及如先公及少游眞爲異代之寶也徒有僕輩何用言之痛隕何及某卽度庾嶺欲徑歸許舍弟處必遂一見昆仲未間惟萬萬强食自重

與劉貢父三首　徐州

某啓久不奉書直是懶墮耳更無可藉口蒙問所以然但有愧悚厚薄之說既無有公榮之比亦不然老兄吾所畏者公榮何足道哉人心眞不可放縱闕散旣久毛髮許事便自不堪欲寫此書久矣可笑可笑兄被命還史局甚慰物論然此事當專以相付乃爲當耳示諭三宿戀戀人情之常誰能免者然吏民之去公无難耳何日遂行惟萬萬以時自重謹奉啓

二

某啓向聞貢父離曹州遞中附問必已轉達卽日不審起居何如聞罷史局佐天府衆人爲公不平某以爲文字議論是非予奪難與人合甚於世事南司廨舍甚佳浮沉簿書間未必不佳也至於進退毀譽固無足言者貢父聰明洞達况更練世故豈待言者耶但區區之心不能不云爾某蒙庇無恙但秋來水患又恐遺患後人爲識者所譏已附詔使奏歲乞以石甃城腳週迴一丈其役甚大且艱但成則百餘年利也此去又須晝夜勞苦半年乃成成後句一宮觀漸謀歸田耳窮蹇迂拙所值如此奈何奈何何時面言

以散藴結乍寒惟萬萬自重不宣

三

某啓近辱教并和王仲素詩讀之欣然有得也久不裁謝爲愧多矣向時令挾綱人侯信者附書信不審達否即日起居佳勝詩格愈奇古可令令子錄示數十首否僕蒙恩粗遣水退城全暫獲息肩然來歲之憂方未可量雖知議閉曹村口然不敢便恃其不來有一事須至干淸聽去歲曾擘畫作石岸用錢二萬九千五百餘貫夫一萬五百餘人粮七千八百餘碩於十月內申詔使仍乞於十二月已前畫旨乃可幹

辦雇募人匠計置物料正月初下手四五月間可了雖費用稍廣然可保萬全百年之利也今已涉春杳未聞耗計日月已迫必難辦集又聞有旨下淮南京東起夫往澶州其勢必無鄰郡人夫可以見及前來本州下南京沂宿等州差人八千人并本州差夫三千五百人共役一月可畢以此知前來石岸文字必不遂矣今别相度裁減作木岸工費僅減一半用夫六千七百餘人仍差三千五百餘人以常平錢召募粮四千三百餘碩錢一萬四千餘貫雖非經久必安之策然亦足以支持歲月待河流之復道也若此策

任事之難知此

又不行則吾州之憂亦未可量矣今寄奏簡一本奉呈告賁父與令姪仲馮力言之此事必在戶房可以出力萬一不當手亦告仲馮力借一言此事決不可緩若更下所屬相度往反取旨則無及矣況所乞旨百餘紙祠部其餘本州皆已有備若作而不當徐行遣官吏亦未晩惟便得指揮閏月初便可下手爲佳某豈曉土功水利者乎職事所迫不得不爾毋自笑也若朝廷選得一健吏善與利除害者見代一郡之幸也然不敢自乞嫌於避事爾言輕不足以取信惟念此一城生聚必不忍棄爲魚鼈也僕於朝中誰爲

可訴者惟賁父相愛必能爲致力仍乞爲調其可否詳錄付去人回不勝日夜之望未緣會面萬萬以時自重人行奉啓不宣

與劉仲馮

某近奏弓箭社事必已降下旦夕又當奏乞修軍營頻瀆朝聽悚息待罪利害具狀中此不縷陳鄰近諸路皆時有北賊小小不申報者尤多民甚患之惟武定一路絕無者以有弓箭社人故也近承指揮開禁山事此正事本司舉察方欲從長酌中處置奏聞次走馬者聞之遂以爲已見耳此弊所從來遠矣起稅爲永業者已數百家若驟以法繩治起遣其人搔擾失業有足慮者自某到任後明伐開耕者四五人無不依法編管前此皆置而不問縱有本縣察解到亦平治小了耳其人開耕已成業者見別作擘畫旦夕回申次

與滕達道九首 杭倅

某啓近因使還奉狀必達比日想惟軒旆已達大原鎮撫之餘起居佳勝某此月出都今已達泗上淮山照眼漸聞吳歌楚語此樂公當見美也吳中有幹幸不外方暑千萬爲時自重

二 以下俱密州

某再啓東武今歲蝗虫尤甚而官吏多方繩以微文獨放絕少自到任不住有人戶告訴既非撿覆之時已奏乞體量減放仍已申聞去訖或更得明公一言尤幸也新法隊伍已團結次然有州縣不得干預之說自古豈有郡守而不得管兵者其他不便未可以一二數也咫尺無緣一見以盡所懷非日得舍弟書王殿丞又恐却赴任果爾則辭命又未可知也窮塞圖事無適而不齟齬好笑好笑

天下守令皆得統兵亦一策

三

某欲面見一言者蓋謂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疎矣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嘵嘵不已則憂患愈深公此行尚深示知非靜退意但以老

病衰晚舊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獲一
對公之至意無乃出於此乎輒恃深矜信筆直突千
萬恕之死罪

四

何以至此

某啓專使至遠辱手誨累幅伏讀感慰所喜比來起
居康勝不足云也某凡百如常杜門謝客已旬日矣
承見教益務閉藏而已近得筠州舍弟書教以省事
若能省之又省使終日無一語一事則其中自有至
樂殆不可名此法奇秘惟不肖與公共之不可廣也
晝本亦可摹為省事故亦納去耳今却付來使不罪

異書謾附去冬至後齋居四十九日亦無所行運聊
自反照而已願公深自愛養區區難盡言想識此意
也

五

某啓所示文字輒以意裁減其冗別錄一本因公之
成又稍加節略爾不知如何漕司根鞫指摭微瑣於
公尤為便也緣此聖主皎然知公無過矣非特不足
卹乃可喜也但靜以待命如乞養疾之類亦恐不宜
待其奮不敢不盡璋師羅漢堂記俟試思量仍作偈
語莫不妨否然廢人之文章未必喜之如何

六

某啓公忠義皎然天日共照又舊德重望舉動當為
世法不宜以小事紛然自辨若如來諭引罪而乞寬
司條於義甚善卑意如此

七

漢書自勝於史記處

某到黃彼聞公初五日便發離信陽路赴闕然數日
如有所失也欲便歸黃州又雨雪間作向僻坊中明
牕下擁數塊薪炭讀前漢書戾太子傳贊深愛之反
復數過知班孟堅非庸人也方感嘆中而公書適至
意思豁然稍晴暖當陽羅江上放舟還黃也

八

某啓示諭夏中微恙即日想全清快近聞元素開閤
放出四人此最衛生之妙策其一姓郭者見在野夫
處元素欲醒而野夫方醉爾頒示二小圖皆新奇蘇
合酒亦佳絕毋蒙慨惠愧感可量今日見報蒲傳正
般出天壽院何耶張夢得嘗見之佳士佳士

九

某去歲所買田已早損一半更十日不雨則已矣奇
窮所向如此可笑可笑耘老遠去此意豈可忘老病
憔悴得公厚顧翹然增氣也

與李公擇七首 徐州

某再拜李叔文向有徑山之約今已不遂無緣一別且乞致意陳令衆有書來云相次去奉謁相聚必款東萊所乏茶與柑橙而君地生焉可各致少許爲贐若要瓜虀到任後當寄獻呵呵李君行時不及奉書兼醉後揮抹殊鮮禮悚悚

二

某再拜舍弟得信無恙但因議公事爲一倅所怒日夜欲傾之念脫去未能爾子孫拙直之性想深知之非公孰能見容者然實無他爾而人或不亮牢落如此爲一農夫而不可得豈復有意與人爭乎亦不足言聊可一笑而已

三

子孫近爲棲賢僧作僧堂記讀之凜然覺崩崖飛瀑逼人寒冽也

四 以下俱黃州

某啓春夏多苦瘡癤赤目因此杜門省事而傳者遂云病甚者至云已死實無甚恙今已頗健然猶欲謝客恐傳者復云云以爲公憂故詳之鄭公雖已逾八旬然耆耇彫喪想當爲國慶惜公擇華老進用皆可喜然亦彙征之漸殆恐未爾知首料臺閣殊不聞果爾甚可喜元素若能力止其行極佳亦當走書道此也所要新詩實無一字小詞墨竹之類皆不復措思惟於飽食甘寢中得少三昧一笑一笑文編一閱灑然自失濯喧埃而起衰思也

五

某再拜論養生之法雖壯年好訪問此術更何所得然比年流落瘴地苦無他疾似亦得其力爾大約安心調氣節食少欲思過半矣餘不足言某見在東坡作陂種稻勞苦之中亦自有樂事有屋五間果菜十數畦桑百餘本身耕妻蠶聊以卒歲也

六

某頓首知治行窘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似此鄙俗且出於不得已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住京尤宜此策也一笑一笑

七

某啓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惆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

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爾出于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兄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為詬病也

與錢穆父 杭州

今日得憲檄亦以闕盜恐輒至衢睦為戒度亦未遠爾也惟浙西數郡水潦既甚而七月二十一二三三日大雨暴風幾至掃盡災傷既不減去歲而常平之備已空此憂在僕與中玉事有當面議不可以尺書盡者發以此意招之絕不蒙留意云冬初方過浙西雖了功且夕到然此大事得眾議乃濟數舍之勞譬如來一看潮亦自佳事試告公以此意勸之勿云僕言也如何如何吾儕作事十分周備僅可免過小有不至議者應不見置也米價稍平更一月必貴日夜望中玉來放鄉手糴得十餘萬石相次漕司爭糴軍糧及上供必大翔湧其他令行遣事未易一一遽言願公因會度可言即言之幸甚幸甚此事某已兩削矣諸公雖未必喜然度無不行下之理

與王定國八首 以下俱黃州

某啓自到黃州即屬岸人日伺舟馭消耗忽領手教頓解憂懸仍審比者體氣清强且能自適至慰知未決東西計其迂直險易相去必不懸絕而得一見乃是不肖大幸不識果安從其寓一僧舍隨僧蔬食甚自幸也感恩念咎之外灰心杜口不曾看謁人所云出入蓋往村寺沐浴及尋溪傍谷釣魚採藥聊以自娛耳

自幸中亦淒慘

二

某啓罪大責輕得此甚幸未嘗戚戚但知識數十人緣我得罪而定國爲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親愛隔闊每念至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芒刺今得來教既不見棄絕而能以道自遣無絲髮蔕芥然後知定國爲可人而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顏白髮厠賓客之末也甚幸甚幸恐從者不由此過故專遣人致區區惟願定國深自愛重仍以戒我者自戒而已臨書悒悒不知此人到江猶及見仙舟否悤悤不宣

三

某作書了欲遣人至江州李奉職言定國必已從江西行必不及矣故復寫此紙遞中發去聞得此中次第人皆言西江漸近上水石湍激險惡不可名大不如衡潭之善安然業已至彼不可復回也若於臨江軍出陸乃長策也貴眷不多不可謂山溪之險而避陸行之勞也衆議如此切請子細問人毋以不貲之軀輕犯憂患也前書所有惟恐定國不能愛身嗇色願常置此書於座右如君美材多文忠孝天稟但得不死必有用於時雖賢者明了不待鄙言但目前日見可欲而不動心大是難事又尋常人失意無聊中多以身色自遣定國奇特之人勿襲此態相知之深不覺言語直突恐欲知他日不訝也

懇切

四

某再拜遞中領手教知已到官無恙自處泰然頓解憂懸又知攝二千石風采震於殊俗一段奇事也某羈寓粗遣但八月中喪一老乳母子由到筠亦拋却一女子年十二矣悼念未衰復聞堂兄中舍卒於成都與鄉羅此觸物悽感奈何奈何近頗知養生亦自覺薄有所得見者皆言道貌與往日殊別更相闊數年索我閬風之上矣兼畫得寒林墨竹已入神品行草尤工只是詩筆殊退也不知何故張公比得書無恙但以厚之去婦家事無人幹頗牢落子由在筠甚

自贊

苦局事頗碎深羡老兄之安逸也非久冬至巳借得天慶觀道堂三間燕坐其中謝客四十九日雖不能如張公之不語然亦常閉戶反視想當有深益處定國所寄臨江軍書又已收得二書反覆議論及處憂患者甚詳既以解憂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願公常誦此語也杜子美在困窮之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來一人而已今見定國每有書皆有感恩念舊之語甚得詩人之本意僕雖不肖亦嘗庶幾髣髴於此也文字與詩皆不復作近爲葬老乳母作一誌文公又求某書

輒書此奉寄今日馬鋪李孝基送君謨石刻一卷求其後有定國題字又動我相思之懷作惡久之數日前發勾沈達過此亦云與定國熟船中會話半夜强半是說定國近有人患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怡神遣日賓去桂不甚遠朱砂若易致或爲致數兩因寄示稍難即罷非急用也窮荒之中恐亦有一二奇士當以冷耶陰求之大抵道士非金丹不能解化而丹材多出南荒故葛稚川乞岣嶁令竟化於廉州不可不留意也陳璞一月前直往筠州看子由亦粗傳要抄云非久當來此人不惟有道術其與人有情義久要不忘如此亦自可重道術多方難得其要然以某觀之惟能靜心閉目以漸習之但閉得百十息爲益甚大尋常靜夜以脈候得百二三十至迺是百二三十息爾數爲之似覺有功幸信此語使真氣雲行體中痺令安能近人也知有黎貴鵝鴨甚便此間無有但買研豬魚及猪羊麞鹿亦足矣廩入雖不繼痛自節儉每日限用百五十自月朔日取錢四千五百足繫作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明以畫杈子挑取一塊即藏去杈子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可謂至儉然猶每日一肉

蓋此間物賤故也囊中所有可支一年以上至時別作相度日下未須慮也兒子正如所料不肯出官非復小補也信必亂書無復倫次不覺累幅書到此恰二鼓室前霜月滿空想識我此懷也言不可盡惟萬萬保嗇而已

五

恭啓馬公過此嘉便無好物寄去收拾得茶少許謾充信而已新詩文近日必更多君學術日益如川之方增幸更著鞭多讀書史仍手自抄爲妙某自謫居以來可了得易傳九卷論語說五卷今又下手作書

傳迂拙之學聊以遺日且以爲子孫藏耳子由亦了卻詩傳又成春秋集傳閑知之爲一笑耳桂州遞中有和仲奉和詩四首不知到未且一報之

六

某頓首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與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爾必深悉此意無狀坐廢衆欲置之死而先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復出我於溝瀆者已矣歸耕没身而已

七

數日臥病在告不審起居佳否知今日會兩壻清虛

險森正好劇飲坐無狂客冰玉相對得無少澹否挾病暫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擾人可憎之物公乃以此爲喜怒乎仙人王遠云得此書當復劇口大罵之固應爾然而不可以徒罵也知公澹甚往發一笑張十七必在坐幸伸意

八　離潁州

某啓高休至辱書憂愛矣比日起居何如書意欲一相見因部懷至頤但不如彼此省事之爲愈也馭瘴之術惟絕欲練氣一事本自衰晚當然初不爲禦瘴而作也某其餘坦然無疑雞肉魚蒜遇着便吃生病老死符到奉行此法差似簡要也君實嘗云王定國瘴烟窟裏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遂能如此乎老人知道則不如公頑愚即過之朝夕離南都刑上狀愈遠加愛不宣

答黃魯直二首 徐州

軾頓首再拜魯直教授長官足下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爲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爲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卽人而人卽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爲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

闊疎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臥病怱怱至今裁答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眞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爲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二

某有姪壻王郎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語不凡可收爲吾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往見求書爲先容嘉其有奇志故爲作書然舊聞其太夫人多病未易遠去謾爲一言眉人有程遵誨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蓋師之此兩人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爲親又欲往求黃魯直其窮殆未易瘳也

答秦太虛 四則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遷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喩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

太虛他日一爲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閑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亹亹焉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爲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當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驗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莘老未嘗得書知未復通問程公闢須其子駿中來詞軾本自來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衮衮多言矣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挂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

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釅柑橘椑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豬牛麞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

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葬老夫要發來到渡海前一兩日當別遣人去報也若得見及少遊即大幸也今有一書與唐君內有兒子書託渠轉附去料舍弟已行矣餘非面莫究

答張文潛二首 惠州

某啓久不奉書忽辱專人手教伏讀感歎且審爲郡多暇起居佳勝至慰至慰疾久已掃除但凡害生者無復有則眞氣日滋骨髓餘苦形神卓然復壯無三年之功也其清淨獨居一年有半爾已有所覺此理易曉無疑也然絕欲天下之難事也殆似斷肉今使人一生食菜必不肯且斷肉百日似易聽也百日之後復展百日以及朞年幾忘肉矣但且立期展限決有成也已驗之方思以奉傳想識此意也蒙遠致兒子書信感激不可言子瞻在筠甚自適養氣存神幾

於有成吾儕殆不如也聞淳父曾直遠貶爲之悽然此等必皆有以處之也某見寓監司行館下臨二江有樓劉夢得楚望賦句句是也瘴癘雖薄有然不惡與小兒不曾病也過甚有幹蠱之才舉業亦少進侍其父亦然恐欲知之解憂爾會合未期臨書悵惘惟萬爲道自重不宜

二

某啓屏居荒服眞無一物爲信有桄榔方杖一枚前此土人不知以爲杖也勿誚微陋收其遠意爾荔枝正出林下恣食亦一快也羅浮曾一游每出勞人不

東坡自注：附又介寺進十五不殺聚予只守閉戶有味四字

如閉戶之有味也。术不輟服，無咎竟坐修造不肯罷之也。愧作家有妙能造酒，極佳，全似王晉卿家碧香，但之可與飲者爾。羅浮有道士鄧守安，雖朴野，養鍊有功，至行清苦，嘗欲濟人，深可欽愛。見邀之在此，又頗集醫藥，極有益也。曾子開、陸農師俱不免以知黜，定非智力所能避就也。小兒承問，不欲令拜狀，煩覽也。

答李端叔 北歸　俱北歸

某六十五矣，體力毛髮正與年相稱，或得與復公相見，亦未可知。已前者皆夢，已後者獨非夢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卷，似有益於骨朽後人耳目也。少游遂死於道路，哀哉痛哉！世豈復有斯人乎？端叔亦老矣，迨云鬢髮已皓然，然顏極丹且渥，偃亦如此，爾各宜閟嗇，庶復相見也。兒姪在治下，頻與教。有一書，幸送與。人不成字，不罪不罪。

蘇文奇賞卷之三十三終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尺牘

與錢濟明三首（以下俱惠州）

某啓專人遠辱存問加厚感悚無已比日邵事餘暇起居何如某到貶所闔門省愆之外無一事也瘴鄉風土不問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唯絕嗜欲節飲食可以不死此言已書之紳矣餘則信命而已近來親舊書問已絕理勢應爾濟明獨加厚高義凜然固出天資但愧不肖何以得此會合無期臨紙惓悵惟祝倍萬保重不宣

二

某啓得書來乃知明畧復官參寥落髮張嘉父春秋博士皆一時慶幸獨吾濟明尚未何也想必在旦夕因見參寥復服恨定慧欽老早世然彼視世夢幻安以復服為闘兒子迨道其化於壽州時甚奇特想聞其詳乃知小人能壞其衣服爾至於其不可壞者乃當緣厄而愈勝也舊有詩八首寄去已寫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焚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今錄呈濟明可為寫於舊居亦掛劍徐君之墓也欽詩乃極佳尋本未獲有法嗣否當載之其語錄中契順又不知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劍皆可笑者也

三

某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乃止困憊之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清涼藥已令用人參茯苓麥門冬三味煮濃汁渴即少啜之餘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如此不愈則天也非吾過矣楊評事溰與一來亦佳到此諸親知所餉無一留者獨拜蒸作之餽切望止此而已

答廖明略二首

遠去左右俯仰十年相與更此百罹非復人事置之勿污筆墨可也所幸平安復見天日彼數子者何故獨先朝露吾儕皆可慶寧復戚戚於旣往哉公議皎然榮辱竟安在其餘夢幻去來何啻蚊虻之過目前也矧公才學過人遠甚雖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晩節功名直恐不免爾老朽欲屛歸田里猶或得見蜂蟻之微尋已變滅終不足道區區愛仰念有以廣公之意者切欲作啓事上答冗迫不能就惟深亮之

二

衰陋之甚惟有歸田杜門面壁更無餘事示諭極過當讀之愧汗毗淩異政謡頌藹然至今不忘爲民除穢以至蠆尾吳越戶知之此非特見子能言也聖主明如日月行遂展慶衆論如此目昏不能多書悚作不已

與陳伯修二首

某謫居粗遣笏州時得書甚安長子已授仁化令今挈家來矣某已買地結茅爲終焉之計獨未葬墓爾行亦當作杜門絕念猶治少飮食欲於適口近又喪一庖婢乃悟此事亦有分定遂不復擇脫粟連毛遇輒盡之爾惠示佳者極感厚意然亦安所施之扇子極妙奉養村陋凡百不能稱也佩公高義不忘于心千里勞人以致口腹之養甚非所安也

二

某近日甚能刳心省事不獨省外事也幾於寂然無念矣所謂詩文之類皆不復經心亦自不能措辭矣辱示淸風堂石刻幸得榮觀仍傳之好事以爲美談然竟無一字少答來貺公見知之深必識鄙意也新居在一峯上父老云古白鶴觀基也下臨大江見數百里間柳子厚云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丘也歟只此便是東坡新文也謂文之南方之瑚璉杞梓也恨老爾頗相歡否毛澤民高文恨知之者少公能援遂之乎徐得之書信已須當遞中答謝也

與鮮于子駿

忝厚耆不敢用啓狀必不深訝所惠詩文皆蕭然有遠古風味然此風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則疎矣但時獨於閑處開看未嘗以示人益知愛之者絶少也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寫呈取笑

與張嘉父五首

仁人之言

某啓君爲獄吏人命至重願深加意大寒大暑囚人求死不獲及病者多爲吏卒所不視有非病而致死者僕爲郡守未嘗不躬親按視若能留意於此遠到之福也

二

慨溺獄中令自學亦一法

某啓君年少氣盛但願積學不憂無人知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敢以爲贈

三

某啓公文章自已得之於心應之於手矣譬之百貨自有定價豈小子區區所能貴賤哉潛雖伏矣亦孔之章足下雖欲不聞於人不可得願自信不疑而已

四

某啓借示賦論諸文遂得厭觀殊發老思兩漢一首尤精確文帝不誅七國世未有知其說者獨張安道嘗言之於神考其疏人亦莫之見也今公所論若合符節非學識至到不能及此仰歎仰歎

五　惠州

某啓久不奉書過辱不遺遠枉教尺且審起居佳勝感慰交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諭治春秋學此儒者本

務又何疑焉然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難丘明識其妙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得之故僕以為難未敢輕論也凡人為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作矣若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為得也愚意如此不知是否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春首惟千萬自重不宣

與陳季常五首

欲借易家文字及史記索隱正義如許告季常為帶來季常未嘗為王公屈今乃特欲為我入州州中上大夫聞之聳然使不肯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否春寒但不惜不須更為遺恨也

二

侯馬鋪行奉書未達間領來誨具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答京洛書遞當過當此何足稱先生篤於風義至自割瘦脛以啖我可謂至矣然以化不為鷺鷥者則恐未能也彼不相知者視僕之饑飽如觀越人之肥瘠耳雖象未易化也鄉語有云鈌口鑷子者公識之乎想當拊掌絕倒知過節入州甚幸未間萬萬自重鈌口鑷子者取一毛不拔恐未常聞故及

三

別後凡四辱書一一領厚意具審起居佳勝為慰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無礙睡輒亦得之耳公無多奈我何呵呵所要謝章寄去開車馬早晚北來恐此書到日已在道矣故不覼縷

四　翰林

其局事雖清簡而京輦之下豈有閑人不覺劫劫過日勞而無補顏髮蒼然見必笑也子孫閑皆日夕相對此為厚幸公小疾雖平不可忽善言不離口善藥不離手此乃古人之要言可書之座右也藥物有彼中難得須此幹置者千萬不外如聞公有意入京不知幾時可來如得一會何幸如之鄉一已在此一訪值出未見也儆居在蒲池寺去此稍遠數日頗有新事左揆已出陳州君實代之蹇老知和州授之盧簽餘不能盡報去劉莘老中丞旦夕授也黃安中龍直知越州靜菴不曾判事最妙最妙

五　惠州

軾啓惠兵還辱得季常手書累幅審知近日尊候安勝擇括等三郎毛皆安為學日益喜慰無量軾罪大責薄聖恩不貲知幸念咎之外了無絲髮掛心置之不足復道也自當塗聞命便遣骨肉還陽羨獨與幼子過及老雲并二老婢共吾過嶺到惠將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欺我哉自數年來頗知內外丹要處冒昧厚祿負荷重寄決無成理自失官後便覺三山跬步雲漢咫尺此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輕出入老劣不煩過慮決須幅巾草屨相從於林下也亦莫遣人來彼此鬚髯如戟莫作兒女態也在定日作松醪賦一首今寫寄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着鞭一躍當撞破煙樓也長子邁作吏頗有父風二子作詩騷殊勝咄咄皆有跨竈之興想季常讀此捧腹絕倒也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懸三十仞雷轟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自山中歸得來書燈下裁荅信筆而書紙盡乃已託郡中作皮筒送去想黃人見軾書必不沉墜也子孫在筠極安處此者與軾無異也書云老軀極健度去死遠在

讀之三復喜可知也吾儕但斷却少年時無狀一事誠是然他未及子孫近見人說顏狀如四十歲人信此事不辜負人也不宣軾再拜

答毛澤民

軾啓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牋及詩文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今時爲文者至多可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閒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饗當出之知者世間唯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黄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之軾豈能爲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輩亦不過如此也而况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軾事辱見貺之重不敢不盡爲一集以公過取其言當令人錄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唯有脫悞其閒亦有他人文也

與陳傳道

某啓知日課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也聖俞昔常如此某近絶不作詩蓋有以非面莫究項作神道碑墓誌數篇碑蓋被旨作而誌文以景仁丈世契不得辭欲寫呈又未有暇聞都下已開板想即見之也某項伴虜使頗能誦某文字以知虜中皆有中原文字故爲此碑（謂富公碑也）欲使虜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昔年在南京亦嘗言此事故終之李六丈文集引得閒當作向所示集古文留子縣處有書令簡送也

答李方叔三首

秋試時不審已從吉未若可以下文字須望鼎甲之捷也暑中既不飲酒無緣作字時有一二輒為人取去無以塞好事之意亦不願足下如此癖好也近獲一銅鏡如漆色光明冷徹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為鏡清如明左龍右虎輔之字體雜篆隸真漢時字也白陽不知所在豈南陽白水陽乎如字應作而字使耳左龍右虎皆未甚曉更閒為考之

二 北歸

比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輩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閒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益於今必有覺於後決不碌碌與草木同腐也迨過皆不廢學可令參侍几研

三

某啓比辱手教爾來所履如何某自恨不以一身塞罪坐累朋友如方叔飄然一布衣亦幾不免純甫少游又安所獲罪於天遂斷棄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掩口以安晚節也不許不

許

東坡不肯推事不言拒人故又盡吾醫學說

答龐安常 翰林

端居靜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有二蓋萬物之所終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也故太玄罔直蒙酋冥罔為冬直為春蒙為夏酋為秋冥復為冬則此理也人之四肢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足兩外腎兩手兩目兩鼻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外腎舊說固與腎相表裏而鼻與目皆古未之言也豈亦有之而僕觀書少不見耶以理推之此兩者豈腋皆鹹非水而何僕以為不得此理則內丹不成此又未易以筆墨究也古人作明目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火暖之以脾固之脾氣盛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為主而以朱砂神麯佐之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羣書而善窮物理當為僕思之是否一報某書

御止知足

與王魯直

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郎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每見一郎報雖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實雖才者亦不堪其任况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但猶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衆丈楊宗文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荳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與程正輔五首 惠州

某觀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甚安之未說妙理達觀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憂詩屢和韻喻又已更老手五廣殆難措辭也亦苦痔無情思爾惠黃雀感愧感愧子縣一書告登入皮筒幸甚幸甚

二

某今日伏讀赦書有責降官量移指揮自惟無狀恐可該此恩命庶幾復得生見嶺北江山矣幸甚又見赦文云訪聞諸路轉運司有折科二稅過重致民間

輸納倍費涉於掊尅者令提舉司舉察關提轉先次改正依條折科訖奏此一節非常赦語必是聖主新意主上自躬聽斷以來事從仁恕如孫載不奏災傷衝替盧壽等州罷配買茶之類皆非有司所及乃天衷英發卹民之深意恨遠不盡聞然亦得北方故人書皆云仁聖日躋兼有昭裕二陵德美某雖廢棄曾忝侍從大恩未報死不敢忘聞此美政不勝踊躍正輔忠愛之深想同此意然惠州近日科折秋米一事正違着此赦文甚可懼也赦文云訪聞折科二稅過重致民間倍費涉於掊尅者令覺察改正今惠州秋

田大熟米賤傷農而秋米六萬餘碩九分二釐以下納人戶賣米衆人皆云今年米實無價若官中價錢緊急人戶更不敢借米得錢便賣下稍不過三十文足二㪷已上方納得一㪷豈非赦文所謂折科過重使民倍費者乎謂之倍尅顯見聖意疾之甚矣赦文舫在衢路讀者已有此論可不懼乎謹按編勑支移折變令轉運司相視豐歉務從民便詳此勑意專務便民豐則納米歉則納錢今乃返之違條甚矣某切謂提刑提舉司當依赦文撿坐此條改正施行昨日惠守詹君申轉運司乞指定第一等丁米二萬九千

餘碩納錢其餘第一等以下稅米及第二等以下米三萬餘碩並從民便任納米錢詹欲某與兄一言時已致書具論矣此雖少蘇疲民然亦未依得今來赦校也如赦敕意第一等人戶豈可令倍費乎某恃兄洞照不避僭易請兄與傅蕭二公面議共行下一文字云所有今年折科秋米並只依見在市賣實直估定其第五等人戶並聽情愿任納錢米更不拘前來元科數目如此方依得今來赦文外編赦指揮而一路之民遂少紓也但聞得東路州郡大率米多支少故運司常有積滯腐敗之憂不可不爲之深慮若能

權利害之輕重取舍從宜則拘多補少固自有術何至作此違條害民之事乎昨日書中所陳役人見錢奏乞一半折米此公私兩利之策也大凡人戶去州縣遠者及下戶稅米零碎者皆願納錢只爲州郡估得價高大抵官吏皆畏懼上司但加三以上估價滑胥俗吏結爲一片靡不如此須是上司痛加約束則此風庶幾或可革也致人戶只願納米今運司既患米多支少歸於腐敗所損不小即須權此利害不知估價稍低而常得見錢以救運司闕乏與空估高價而令人戶只願納米積滯腐敗終爲糞土者得失孰

多若能痛加打罵郡中俗吏令中平估價則人戶必有大半願納錢者豈非運司大利乎今惠州每年支米不過九千九千之外累百鉅萬雖未腐敗而無可支遣與糞土何異若上等人戶必欲納又不失高價則須是州縣盲枷瞎棒以膏血償填縱恐爲之柰赦文何某不避僭易欲兄專爲此一到廣州與傅蕭面議反覆究竟權利害二公皆仁人君子也必商量得成即願三司連銜入一文字專牒逐州知通大略云今年秋熟恐米賤傷農所以聽從民便任納錢米又綠逐州米多支少恐有腐敗積滯之憂深慮倉專斟

緻等意欲多納正色用倖計會司攢及行人等高估米價令人戶納錢倍費只願納米致將來納多支少積滯腐敗不委逐官專切覺察須管一依見在市賣中價不得輒有絲毫加擡仍具結罪保明申上如勝來到日已曾高估者許改正裁減務令便民訖申其高估干繫人並與免罪如經逐官保明後却察探得知依舊高擡大估比見賣直價有加分文致人戶不願納錢將來積滯官米即官吏並須勘奏乞行朝典若蒙採用鄰蓋一路生靈受賜也。恃眷知知此率易死罪死罪此事切勿令人知出不肖之言也切告切告

三

某舊苦痔疾蓋二十一年矣今忽大作百藥不效知不能爲甚害然痛楚無聊兩月餘頗亦難當出於無計遂欲休糧以清淨勝之則又未能遽爾則又不可但擇其近似者斷酒肉斷鹽酪醬菜凡有味物皆斷又斷粳米飯惟食淡麵一味其間更食胡麻茯苓麨少許取飽胡麻黑脂麻是也去皮九蒸曝白茯苓去皮入少白蜜爲麨雜胡麻食之甚美如此服食已多日氣力不衰而痔漸退久不退轉輔以少氣術其效殆未易[illegible]此事極難恐方强[illegible][illegible]之惟患無茯苓不用赤者告兄爲於韶英南雄尋買得十來斤乃足用不足且旋致之亦可以一兩於廣買去此藥時有僞者柳子厚云盡老芋是也若松根貫之却是茯神亦有効與茯苓同可用惟乞辨其僞者頗有干預實爲老病切要用者敢望留意幸甚幸甚此中雖有亦多僞如有眞者更求少許既絕肉五味只啖此麨及淡麵更不消別藥百病自去此長年之眞訣但易知而難行爾弟發得志願甚堅恐是因災致福也

四

某再啓承諭感念至泣下老弟亦免如此蘊結之懷非。見終不能解也見勸作詩本亦無固必自顧作爾如此候蟲時鳴自鳴而已何所損益不必作不必不作也。吾兄作一兩篇見寄當次韻爾兼寄佳釀川芎大[illegible]所用物意兩重增感激也問所幹亦別無事恐三四月間告求一兩般家人至筠及常州至時當拜書干扣也

五

遺事已用澄心紙廷珪墨寫成納去尉掾子孫一句不須出彼自不知也必欲去者摹刻時落之并有江

月五首錄呈爲一笑吾儕老矣不宜久鬱時以詩酒
自娛爲佳亡者俯仰之間知在何方世界而吾方悲
戀不已豈非係風捕影之流哉

與程全父 三首

某啓龍眼荔實愈佳時蒙分惠感作不已錢數封呈
煩聒增悚增悚白鶴峯新居成從天侔求數色果木
太大則難活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礁
稍大不傷根者

柑 橘 柚 荔枝 楊梅 枇杷 松 栢

含笑 梔子

謾寫此數品不必皆有仍告書記其東西

二

某再啓閤下才氣秀發當爲時用久矣遐荒安可淹

駐想益輔以學以昌其詩乎僕焚筆硯已五年尚寄
味此學隨行有陶淵明集陶寫伊鬱正賴此爾有新
作遞中示數首乃珎惠也山川風氣能清佳否竟與
惠州比此間海氣鬱蒸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爲歲
也寄貺佳酒豈惟海南所無殆二廣未嘗見也副以
糖氷精麪等物一一銘佩并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
作之至此間紙不堪覆瓿携來者已竭有便可寄百
枚否不必甚佳者不罪不罪

三

某啓便舟來辱書問訊既厚矣又惠近詩一軸爲賜

尤重流轉海外如逃空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策常置左右目爲二友今又辱來貺清深溫麗與陶柳真爲三矣此道比來幾熄亦豈有語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佳勝某與小兒亦粗遣困窮日甚親友皆疎絶矣公獨收卹如舊此古人所難也感怍不可言惟萬萬以時自愛爲視舶回奉啓布謝萬一不宜

與程秀才三首 以下俱儋耳

某啓去歲僧舍屢會當時不知爲樂今者海外豈復夢見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尚健得來訊喜侍下清安知有愛子之戚襁褓泡患不須留戀也僕離惠州後大兒房下亦失一男孫亦悲愴久之今則已矣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惟有一幸無甚瘴也近與小兒子結茅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亦不貲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尚有此身付與造物聽其流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乍熱萬萬自愛不宜

二

近得吳子野書甚安陸道士竟以疾不起葬於河源矣前會豈非夢耶僕既病倦不出出亦無往還者闔門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烟雨濛晦真蜒塲獠洞也惠酒佳絶舊在惠州以梅醞爲冠此又遠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

三

兒子到此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爲此而目昏

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紙茗佳惠感怍

感怍丈丈惠藥米醬薑糖皆已拜賜矣江君先辱書深欲裁謝連寫數書倦甚且爲多謝不敏也

與章子厚二首 以下俱黃州

某啓僕居東坡作陂種稻有田五十畝身耕妻蠶聊以卒歲昨日一牛病幾死牛醫不識其狀而老妻識之曰此牛發豆斑瘡也法當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效勿謂僕謫居之後一向便作村舍翁老妻猶解接黑牡丹也言此發公千里一笑

二

某啓閒居無人寫得公狀及圓封又且不便於郵筒不以爲簡慢也丈丈尊候聞愈康健不敢拜書江淮間歲豐物賤百須易致但貧窶所迫營幹自費力耳

舍弟自南都來挈賤累遶江淮百日至此相聚旬日卽赴任到筠不數日喪一女情懷可知孥累滿眼比某尤爲貧困也荷公憂念聊復及之耳其餘非尺書所能盡也

與章子平 四首

某少事試于闕京口有陳輔之秀才學行甚高詩文皆過人與王荆公最雅素荆公用事化絕不自通及公退居金陵日與之唱和孤介寡合不娶不仕近古獨行然貧甚薪水不給竊恐貴郡未有學官可請此人否如何乞示及月給幾何度其可足即當發書邀之如已有人或別有所礙即已亥其孤高窮苦故設爲之一言不罪不罪

二

葑嘗初無用近以湖心疊出一路長八百八十丈濶五丈頗消散此物相次開路西葑田想有餘可爲田者當如教榻榻示之

三

某啓公見勸開西湖今已下手成倫理矣想不惜見助臧罰船子告爲盡數刻剝多多益佳約用四百隻也仍告差人駕來本州諸般全然闕乏也至懇至懇

四

續養生論乃有過而作論即是方非如中散泛論也白朮一味舒州買者每兩二百足細碎而有雨絲舒人亦珍之然其膏潤肥厚遠不及宣湖所出每裴二斤五六百足極肥美當用此耳若世所謂茆朮不可用細擣爲末餘筋滓雖擣者棄之或留作香其細末[illegible]口中時以井花水灑潤之則膏液自上謹視其和合即入木柏杵數千下便丸如梧桐子大不入一物此必是仙方日以井花水嚥百丸漸加至三百丸益多尤佳此非有仙骨者不傳續養生論尤爲異書然要以口授其詳也

蘇文奇賞卷之三十四 終

蘇文奇賞卷之三十五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尺牘

與張君予三首 以下俱杭州

某啓別後公私紛冗有闕上問敢謂存記遠枉書教獎與隆重足爲衰朽之光比日履茲寒凝起居佳勝某凡百粗遣但杭之煩劇非抱病守拙者所堪行丐閑散以避紛紛耳湖山雖勝游而制民饑歉公帑窘迫到郡但閉閤清坐而已甚不爲過往所悅然老倦謀退豈復以毀譽爲懷公知照之深聊復及此未緣展會尚冀爲國自愛不宣

二

某春來多病時復謁告乞宣城或一宮觀差遣蓋拙者雖在遠外尚忝劇郡故不爲用事者所容近者言陳師道因復見及又去年黥二凶人一路爲之肅然今乃爲其所訟蓋必有使之者不然頑民不知爲此也以此不得不爲求閑散以避其鋒素荷知照聊復及之亦恐都下相識不知其踪以爲無故復求退欲公粗知其心耳

三

某承欲令寫先塋神道碑如公家世不肖以得所託爲寵更復何辭但從來不寫除詔書外只寫景仁一志以盡先人研席之舊義均兄弟故不得免其餘皆辭之矣今若爲公家寫則見罪者必衆唯深察悚息不肖爲俗所憎獨公相視親厚豈復惜一運筆但業已辭他人嫌若有所擇耳千萬見恕惠貺小團佳醞物意兩重捧領慙荷

與楊元素三首

城南有亞父塚然非也塚在居巢城北有劉子政墓昔欲爲起一祠堂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爲成之亦佳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獵至其下石佛山亦佳觀

二

奉別忽將二載未嘗定居到闕以來人事衮衮不皇上問愧仰深矣比日切想起居佳勝近蹤小人輒黷左右此何品類也乃敢如此信知圃中無種不有想以道眼觀之何啻蚊虻一笑可也知故舊皆已還朝坐念老兄獨在江湖未免慨歎也更冀順時爲國自重冗迫不詳及

三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必聞其畧蓋爲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温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弟與温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爲人言也今予必得信討安

與吳美叔

某再拜向承出按淮甸不即具賀幅者以吾兄素性亮直而此職多有可愧者討非所樂耳然仁者於此時力行寬大之政少紓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少比中常賦之外徵斂雜出而鹽禁繁密急於兵火民既無告吏亦僅且免罪益苟簡矣向聞吾兄議論頗與時輩不合今茲躬履其事必有可觀者矣令兄佳士久淹諸兄自亦知之

與楊康公 赴登州

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閤戶擁衾瞑目塊坐耳。楊次公惠醖一壺少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道士石詩托楚守寄去一笑某有三兒其次者十六歲矣頗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一篇粗可觀為和之并以奉呈子繇過彼可出示之令發一笑也

荅劉元忠二首 以下俱杭州

專人辱書承昆仲遠寄詩文讀之喜慰殆不可言喜諫議公之有子也比日雪寒起居佳否詩文皆大佳然法曹君所製尤佳也為之不已何所不至輒出一詩為謝取笑取笑來蘇披奉千萬節哀自重

二

先公傳久欲作以奮事哀衰未暇成當即寄去也所要白雲居三字不知足下自謂耶抑為他人求也既不識其人不欲便寫若是自謂則未願足下為此名號也然亮此言黃素卻寫一絕句納去不訝

與蔡景繁六首

凡百如常至後杜門壁觀雖妻子無幾見況他人也然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想聞之一拊掌也惠及人參感感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遊東海縣一艞可到聞益奇偉最恨不一往也公嘗往否大篇或可追賦果寄示幸甚幸甚

二

特承寄惠奇篇伏讀驚聳李白自言名章俊語絡繹間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并藏篋中為不肯光寵異日當奉呈也坐廢已來不惟人嫌私亦自鄙不謂

公顧待如此當何以為報冬至後便杜門謝客齋居小室氣味深美坐念公行役之勞以增永嘆春聞行部若果至此當有少要事面闕近見一僧甚異其所得深遠矣非書所能一一

三

承愛女微疾今已必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雖無可憂之狀而無憀甚矣臨皋南畔竟添卻屋三間極虛敞便夏蒙賜不淺朐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某嘗攜家一遊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濩索涼州凛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游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四

黃陂新令李籲到未幾其聲藹然與之語格韻殊高比來所見縱小有才多俗吏倚輩如此人殆難得公好人物故輒不自外耳近葺小屋强名南堂暑月少舒蒙德殊厚小詩五絕乞不示人

五

辱書伏承尊體佳勝驚聞愛女遽棄左右切惟悲悼之切痛割難堪奈何奈何情愛著人如黐膠油膩急手解雪尚為沾染若又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區區

願公深照一付維摩莊周令處置為佳也劣弟久病終未甚清快或傳已物故故人皆有書驚問真爾猶不恤況謾傳耶無緣面談為耿耿耳何時當復迎謁未間惟萬萬為國自重

六

西閣詩不敢不作然未敢便寫板上也閣名亦思之未有佳者蔡謨蔡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仰比公家不知可否徐秀才前曾面聞留此書令請見此人有心膽重氣義試收錄之異日或有用也公許簽石硯若有餘者可輟卻付徐可也

答楊君素二首

奉別忽二十年思仰日深書問不繼每以爲愧比日動止何似予姪十九兄弟遠來得聞尊體康健異常不勝慶慰知騎驢出入步履如飛能登木自採荔枝此希世奇事也雖壽考自天亦是身心空閑自然得道也某衰倦早白日夜懷歸會見之期想亦不遠更望順時自重少慰區區因孫宣德歸附手啓上問

二 登州還朝

某去鄉二十一年里中尊宿零落殆盡惟公龜鶴不老松柏益茂此大慶也無以表意輒送腰脚銅鑵一

枚每夜熱湯注滿密塞其口仍以布單裹之可以達旦不冷也道氣想不假此聊致區區之意而已令子三七秀才及外甥十一郎各計安

答舒堯文二首 湖州

軾頓首軾天資懶慢自少年筋力有餘時已不喜應接人事其於酬酢往反蓋嘗和矣而未嘗敢倡也近日加之衰病向所謂和者又不能給雖知其勢必爲人所怪怒但殘廢之心不能自克聞足下之賢久矣又知守官不甚相遠加之往來者具道足下雖未相識而相與之意甚厚亦欲作一書相聞然操筆復止者數矣因與賈君飲出足下送行一絕句其語有見及者醉中率爾和答醒後不復記憶其中道何等語也忽辱手示乃知有公沙之語憫然如夢中事愧赧

不已足下文章之美固已超軼世俗而追配古人矣豈僕荒唐無實橫得聲名者所得眩乎何其稱述之過也其詞則信美矣豈效鄒衍相如高談馳騖不顧其實苟欲託僕以發其宏麗新語耶歐陽公天人也恐未易過非獨不肖所不敢當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復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爲似之或至以爲過之非狂則愚而已何緣會面一笑爲樂朱支使行忽遽裁謝草草

二 黄州

軾啓午睡昏昏使者及門授教及詩振衣起觀頓爾

醒快若清風之來得當之也大抵詞律莊重敘事精緻要非囂浮之作昔先零侵漢西疆而趙充國請行吐谷渾不貢于唐而文皇臨朝歎息思趣李靖爲將乃知老將自不同也晉絳一勝城濮則屹然而霸雖奔陳大國莫不服焉今日魯直之於詩是已公自於彼乞盟可也柰何欲爲兩屬之國則犧牲玉帛焉得而給諸不敢當即承來命少資嗢噱

答畢仲舉　蘇軾

軾啓奉別忽十餘年愚瞽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尚爾記錄遠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瘴癘豈歲時適爾既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天相子也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濱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黍差饑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爲閒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闇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僕所言爲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豬肉也豬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豬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

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爲無害僕嘗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粗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爲至足三復斯言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冤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而已

與鄭靖老 以下儋耳

某啓近船人回奉狀必達比日起居佳勝貴眷令子各安其與過亦幸如昨初賃官屋數間居之既不可住又不欲與官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污池之側茂木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但勞費窘迫爾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諸史滿前甚有與語者也借書則日與小兒編排整齊之以須異日歸之左右也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勞辱甚於家隸然無絲髮之求也頗念之有可照庇之者幸不惜也死罪死罪柯仲常有舊契因見道區區餘萬萬順候自重

與王敏仲五首

某啓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廣惠間敬愛之好爲勤身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州一城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惟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下何繇得惟蒲澗山有滴水巖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爾若於巖下作大石槽北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漆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爲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爲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餘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茆苦蓋大約不過費

數百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七千者令歲買大筋竹萬竿作栰下廣州以備不住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少房錢可以日掠二百以備抽換之費專差兵匠數人巡覷修葺則一城貧富同飲甘涼其利更不在言也自有廣州以來以此爲患若人戶知有此作其欣願可知喜捨之心料非復塔廟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誠不欺精力勤幹不能成也敏仲見訪及物之事敢以此獻兼乞裁度如可作告差人持折簡招之可詳陳也此人潔廉修行苦行直望仙爾世間貪愛無絲毫也可以無疑從來清帥諸公亦多請與語某喜公濟物之意故答以告可否更在熟籌慎勿令人知出於不肖也

二

某再啓林醫遂蒙補授於旅泊衰病非小補也又攻小兒產科幼累將至且留調理渠欲往謝未令去也乞不罪治瘴止用薑葱豉三物濃煑熱呷無不効者而土人不作豉又此州無黑豆聞五羊頗有便乞爲致三斛得爲作豉散飲疾者不罪不罪

三

聞遂作管引蒲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菉

豆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擘畫少錢令歲入五十餘竿竹不住抽換永不廢僭言必不訝也

四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海外庶幾延陵季子嬴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宴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避

适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韞纔
此紙以代面別爾

五

某啓兒子之人亦不相辭令嗣也不罪不罪又有少
懇見人說舍弟赴容州路自英韶間舟行錄端康等
州而往公能與監司諸公言輟一舟與之否今又有
一家書欲告差人賫往嶺上與之罪大罰輕數年行
遭不已屢當患禍老矣何以堪此特公舊眷必能與
哀恐悚恐悚

與陳大夫二首

某啓蒙惠竹簟剪刀等仰服眷厚歐陽文忠公云涼
竹簟之暑風遂得此味近日尤復省事少出去歲冬
至齋居四十九日息命歸根似有所得旦夕復夏至
當復閉關却掃古人云化國之日舒以長妄想既絕
頹然如葛天氏之民道家所謂延年却老者殆謂此
乎若終日汲汲隨物上下者雖享耄期之壽忽然如
白駒之過隙爾不敢獨享此福輒用分獻想當領納
也呵呵

二

某啓多日不獲請見伏惟尊候康勝借示繡佛奇妙
之極當躡天工神俊非特尋常女工之精麗者也凡
目聽禮一洗塵障幸矣謹却馳納少服詣謝次謹奉
啓不宣

與范夢得三首 以下俱杭倅

久以事率不遑奉書深以爲愧中間安上處及遞中捧水敎具審起居佳勝某旅宦粗遣春夏間殊少事近日併覺冗坌盜賊獄訟常滿蓋新法方行故也疲繭無狀館中清佚至爲福地然知平日交游皆不在何以爲樂某旬日來被差本州監試得閑二十餘日在中和堂望海樓閒坐漸覺快適有詩數首寄去以發一笑

二

久不奉書愧負不可言不審比辰起居佳否某此粗

遣但親友疎濶旅懷牢落爾屢得劉公書知佳健二家兄書云每去輒留食食佮於我輩此大慶也頗得路公手筆皆詳悉精好富公必特見之聞其似四十許人信否君實固甚清安得此歎公無恙差慰人意無緣言面惟順時自愛

三

某啓不肖所得寡薄惟公愛念以道義相期眷予無窮既別感戀不可言乍寒不審起居安否某已交陳橋瞻望益遠惟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與江惇禮二首

向示非國語之論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爲書爾所示甚善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爲虛器以天人爲不相知云云雖多皆此類耳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君正之大善至於時令斷刑正符四維之類皆非是前書論之稍詳今冗迫粗陳其略須面見乃盡言然迂學違世不敢自是因君意合偶復云爾

二

所示徐君爲朝中知之者益衆不當出當愛鄉老朽無狀豈能爲之增重向者亦甞從諸公之後時掛一

名以發揚道士而近者不許連名此事便不繼然所示亦當在心有問焉固當以此告也

與監丞事

示諭趙宗有化去久矣爲一悵然終南昔嘗久居往來郡號二曲三邑山川草木可以坐而默數也當時李庠彭年監官與之往還甚熟斯人今亦不可得也關中後來豪俊爲誰乎某日夜念歸蜀爾終當一遊岐雍間徜徉少留以償宿昔之意也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沉里中宜及今爲樂興毋一爲世所縻未此閒適豈可復得耶偶記舊與彭年一詩彭年讀之盎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廢故多感慨可念可念聊復錄此奉呈想亦爲之惆然也

與趙晦之二首

南事方殷計貴郡亦非靜處長者固自有以處之矣聞廟略必欲郡縣荒服就使必克正是添一熙河屯守餽餉中原無復寧歲況其不然憂患未易言也履險涉難可以濟者其惟邁德寡怨之君子乎

二

示諭處患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爾與鹿豕木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舊收得蜀人蒲永昇山水四軸亦近歲名筆其人已亡矣聊致齋閣不罪浼瀆滕既美風土又少訴訟優游卒歲又復何求某謫居既久安土忘懷一如本是黃州人元不出仕而已王定國近得書亦甚泰然今有一書與之告早爲轉達張安道近得書無恙只是喪却兄婦亦稍煩惱公後來已有子未因書略示及

與段約之

某啓辱書累幅教以所不及爲賜大矣某平生與公不相識一見便能數責其過此人與此語豈可多得也蜀江湍悍卒夫牽挽最爲勞苦若一一以錢與之則力不能給故不免少爲此爾事有疑似人言良可畏得公一言則已無緣親拜厚意謹奉手啓上謝不宣

答賈耘老四首 以下俱離黃州

久不奉書尚蒙記錄遠枉手教且問此日動止佐勝感慰兼集奇示石刻足見故人風氣之深且與世異趣也新詩不蒙錄示數篇何也貧固詩人之常齒落目昏當是爲雨荷葉所困未可專咎詩也其髮少加白耳餘如故未緣一見萬萬自重

二

僕已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而許者遂築室於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公當扁舟過我也醉甚不成字不罪見滕公且告爲

早來送相子來揚州

三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勝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個没興底張鎬相公見時且爲我致意别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四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爲

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天晴輒一開看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與陳輔之 北歸

某啓昨日承訪及病倦不及起見愧仰深矣熱甚起居何如萬里海表不死歸宿田里得疾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耶若得少駐復與故人一笑此又出望外也力疾書此數字

與彥正判官

古琴當與響泉韻磬並爲當世之寶而鏗金瑟瑟遂蒙輟惠拜賜之間赧汗不已又不敢遠逆來意謹當傳示子孫永以爲好也然某素不解彈適紀老枉道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鏗人正如若人之語也試以一偈問之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録以奉呈以發千里一笑也奇惠佳紙名奔重煩厚意一一捧領訖感作不已適有少冗書不周謹

與陳承務

孤拙困踣言無足取足下獨悦之少年族銳所在如此實增欽歎然此事以臨利害不變爲難也

與李先輩 黃州

其啓辱示感作此石一經題目遂恐爲世用便有戕山竭澤之憂爲石謀之殆非所樂也願寄勿語世所少者豈此石哉臨行怱怱不果奉別幸自愛

與徐十二 黃州

今日食薺極美念君臥病麪酒醋皆不可近唯有天然之珍雖不甘於五味而有味外之美本草薺和肝氣明目凡人夜則血歸於肝肝爲宿血之臟過三更不睡則朝旦面色黃燥意思荒浪以血不得歸故也若肝氣和則血脈通流津液暢潤瘡疥於何有君今患瘡故宜食薺其法取薺一二升許淨擇入淘了米三合冷水三升生薑不去皮捶兩指大同入釜中澆生油一蜆殼當於羹面上不得觸觸則生油氣不可食不得入鹽醋君若知此味則陸海八珍皆可鄙厭也天生此物以爲幽人山居之祿輙以奉傳不可忽也朝奉公昨奉狀且爲致意區區遣此不一一羹以物覆則易熟而羹極爛乃佳也

答吳子野 以下俱黄州

每念李六丈之死使人不復有處世意復一覽其詩爲涕下也黄州風物可樂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上俯臨斷岸几席之下風濤掀天對岸即武昌諸山時時扁舟獨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兩程即可相見也

二 揚州

文公廟碑近已寄去潮州自文公未到則已有文行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公相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

亦知禮義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論矣然謂瓦屋始於文公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外瓦屋始於宋廣平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魚鱗鳥翼信如張燕公之言也以文惠書考之則文公前已有瓦屋矣傳莫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也察之

與姜唐佐

今日雨霽尤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早來市中無肉當共啖菜飯耳不嫌可只今相過某啓上

答蘇伯固 以下俱北歸

辱書勞問愈厚實增感槩兼審尊體佳勝今日到金山寺下雖極艱澀然尙可寸進則且乘大舟以便幼累必不可前則固不可辭小艇也餘生未知所歸宿且一切信任乘流得坎行止非我也離英州日已得玉局敕感恩之外實荷餘庇得來示又知少游乃至如此某全軀得還非天幸而何但益痛少游無窮已也同貶死去大半最可惜者范純父及少游當爲天下惜之奈何奈何子孫想已在巴陵得宮觀指揮計便沿流還潁昌某行無緣追及昕在途中風𩙪公下痢想安復矣

蘇文奇賞卷之三十五終

蘇文奇賞卷之三十六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尺牘

與朱康叔

今日偶讀國史見杜羔一事頗與公相類嗟嘆不足故書以奉寄然幸勿示人恐有嫌者汝令乃爾深可罪然猶望公憐其才短不逮而已屢有干瀆常不怪幸甚幸甚其令章蹇今日恐到此知之

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爲澤潞判官嘗鞠獄於私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訊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煙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云遺迹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丘隴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致仕此出唐李肇國史補近偶觀書嘆其事頗與朱康叔相似因書以遺之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記

答虔倅俞括

軾頓首脊深使君閣下前日辱訪寵示長牋及詩文一編伏讀數日廢卷拊掌有起予之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議善本頃侍講讀嘗繕寫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於孟軻之敬王且欲推此學於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世之病者豈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觀所示議論自東漢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馭今有意於濟世之用而不志於耳目之觀美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都下見一醫工頗藝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端爲病耳若欲以適口則莫如芻豢何以藥爲今孫氏劉氏皆以藥顯孫氏期於治病不擇甘苦而劉氏專務適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未必售於世然售不售豈吾儕所當掛口哉聊以發一笑耳進宣公奏議有一表輒錄呈不須示人也佇俟面謝不宣

答呂熙道

南都任半月恍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弟朴納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難足真拙者之慶有幹不外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窻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緣持獻。獨享爲愧。想當一笑也

與鞠持正二首

兩日薄有秋氣。伏想起居佳勝。蜀人蒲永昇臨孫知微水圖四面。頗爲雄爽。杜子美所謂白波吹素壁者。願掛公齋中。真可以一洗殘暑也。近晚上謁次

二

知腹疾微作。想即平愈。文登雖稍遠。百事可樂。島中出一藥。名白石芝者。香味初若嚼茶。久之甚美。聞甚益人。不可不白公知也。白石芝狀如石耳。而有香味。惟此爲辯。秘之秘之

答劉無言 南遷

此行但有感恩知罪省分絶欲守此四言行之終身庶保餘年得還田畝但未知有無後命爾

答王幼安二首

索居八年未嘗一通問每以慚負屢得許下兒姪書云比來親族或斷往來惟幼安昆仲待遇加厚聞之感激人來辱書累幅陳義慨然如接古人語信王謝風氣傳之有自也老病强答不復成語不罪不罪

二

蒙示諭過重雖愛念如此然憂患之餘未忘憂畏朋友當思有以保全之者過實之譽願爲掩諱之也許暫假大第幸甚幸甚非所敢望也得託庇偏廡謹不敢薰汚稍定居當求數畝荒隙結茆而老焉若未即塡溝壑及見伯仲功成而歸爲鄉里房舍客伏臘相勞問何樂如之餘非面莫究

與王慶源七首

陵州遞中辱書及詩如接風論忽不知萬里之遠也即日履茲秋暑尊候何似某此粗遣雖有江山風物之美而新法嚴密風波險惡況味殊不佳退之所謂居閒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正此謂矣知叔丈年來頗窘此事有定分但凡以安健無事多子孫為樂亦可自遣何時歸休得相從田里但言此心已馳於瑞草橋之西南矣秋暑更冀以時珍重

二

高密風土食物稍佳但省租公庫藏削索然貧儉始至值歲饑人豪剽劫無虛日凡督捕姦兇五七十人近始肅然關訟頗簡稍葺治園亭居之亦粗可樂但時登高西南引領即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可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放歌倒載也

三 徐州

久以官冗不暇奉問忽辱手訊喜知車從已達輦下起居佳勝即日南宮必榜出矣淪屈已久必遂了當欣賀良深來書謙抑過當四方赴者甚衆豈獨吾叔[illegible]凡動駕良合事宜恨此拘繫無緣於東華門外奉接京師一別二十餘年豈惟吾儕衰老可嘆至於都城風物事體索然無復往時矣東南守官極可樂而民間蹙迫不聊生懷抱殊不佳深願慶源了當後千萬一來相從數月少慰平生幸勿以他事為辭至懇至懇

四 黃州

罷僻少便久不上狀竊惟退居以來尊體勝常黑頭謝事古今所共賢二踈師傅淵明縣令均為高退昔人初不為優劣也謹以此為賀二子學術成就瑞草

橋果木成陰卧想數年出仕無一可愧者此又有餘味矣除郡虛名外物不知文太師何以加此想當一笑也某常息量移汝州回念墳墓心目斷絕方作舟行何時得到汝到後又須營辦生事此身漂然奉羨何及乍熱惟萬萬順候自重

五 黃州

竄逐以來日欲作書為問舊既懶惰加以罪廢百事不舉但懃作而已即日體中何如眷愛各佳某幼累並安但初到此喪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亦不復置懷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

天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復荅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免憂近文郎行寄紙筆與叢郎到甚遲也未緣面會惟萬萬自愛

六

久不奉狀愧仰增積郎日遠想起居佳勝叔丈脫屣纓紳放懷田里絕人遠矣某罪廢流落今復强顏周行有愧而已若聖恩憐其老鈍年歲間乞與一鄉郡歸陪杖屨復講昔日江上携壺藉草之樂只是不得挽脚相送无發遣酒壺歸瑞草橋於義儉矣記得否呵呵何幸如之未間惟望厚自頤養以享無疆之壽

七 杭州

久不奉書愧仰兼極令姪元直遠訪首出教字感慰之懷未易盡陳比日屬茲春和尊體何如某爲郡粗遣衰病懷歸日欲致仕既忝侍從理難驟去須自藩鎮乞小郡自小郡乞宮觀然後可得也自數年日夜營此近已乞越雖未可知而經營不已會當得之致仕有期則拜見不遠矣惟望倍加保嗇庶歸鄉日猶能陪侍杖屨上下山谷間也楮冠玳簪聊表遠意玳簪已七八十年物閱數名公矣幸服用之

致仕之難如此

與蒲傳正 黄州似黄州

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使欲老弟苦勸公早意亦深以爲然歸老之計不可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麄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决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産業也書畫奇物老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縱不以鄙言爲然且看公亾甥面少留意也

與眞元修

廿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行東坡荒廢春筍漸老餅餤以入末限聞此當俟駕耶老兄別後想健甚五七日來苦壅嗽殊甚飲食語言殆廢劉有樂事今日漸佳近日牢城失火燒蕩十九雪堂亦危潘家皆奔避堂中飛焰已燎簷矣幸而先生兩瓢無恙四柏亦吐芽矣

與王庠四首

軾啓二卒遠來承手書累幅問勞教誨憂愛備盡仍審侍奉多暇起居萬福感慰深矣軾罪責至重上不忍誅止竄嶺海感恩念咎之外不知其他來書開說過當非親朋相愛保全之道悚息悚息寄示高文新詩詞氣比舊益見奇偉粲然如珠貝溢目非獨鄉閭世不乏人爲喜又幸珍材異產近出姻戚數自歎不釋手每執以告人曰此吾家王郎之文也老朽廢學久矣近日尤不近筆硯見少時所作文如隔世事他人文也足下猶欲使議論其間是顧千里於伏櫪也

軾少時本欲逃竄山林父兄不許迫以婚宦故汨沒至今南遷以來便自處置生事蕭然無一物大略似行腳僧也近日又苦痔疾呻吟幾百日緣此斷葷血鹽酪日食淡麪一斤而已非獨以愈疾實務自枯槁以求寂滅之樂耳初欲獨赴貶所兒女輩涕泣求行故與幼子過一人來餘分寓許下浙中散就衣食既不在目前便與之相忘如本無有也足下過相愛乃遣萬里相問無狀自取既爲親友憂及又使此兩人者蒙犯瘴霧崎嶇往來吾罪大矣寄遺藥物并方皆此中無有者尤奇味得日食以禦痒也軾爲君患痔

今廢發作外無他故不煩深念會晤無期惟萬萬以
時保練

二

軾啓前後所寄高文無不達日每見增歎[illegible]
無以少荅來貺又流落海隅不能少助聲[illegible]時
然格力自天要自有公論雖欲不顯揚不可得也程
夫子尚困場屋王賢良屈爲州縣皆造物有不可曉
者海隅風土不甚惡亦有佳山水而無佳寺院無士
人無醫藥杜門食淡不飲酒亦粗有味也目昏倦作
書又此信發書極多不能詳盡察之察之

三

承欲往黔南見黃魯直此古人所難若果爾真一段
奇事也然足下久違親庭遠適更請熟慮今謾寫一
書若果行即携去也

四

别紙累幅過當老病廢忘豈堪英俊如此責望也少
年應科目時記錄名數沿革及題目等大略與近歲
應舉者同爾亦有少節目文字才塵忝後便被舉主
取去今日皆無有然亦無用也實無捷徑必得之術
但如君高材强力積學數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實
皆命也但甲意欲少年爲學者每讀書皆作數過盡
之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
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
如欲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
生餘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
如之他皆倣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
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甚非速化之術可笑可笑

答宋寺丞 徐州

軾自假守彭城即欲爲一書以問左右久苦多事竟爲足下所先慚悚不可言也來書稱道過當皆非無狀所能彷彿自少小爲學不過以記誦纂刺追世俗之好真所謂寡見淺聞者也年大以來雖所謂寡淺者亦復廢忘至於吏道法令民事簿書期會尤非所長素又不喜從事於此以不喜之心強其所不長其荒唐繆悠可知也而彭城自漢以來號爲重地朝廷過采其虛名不知其實無有也而輒以畀之自到郡以來夏旱秋潦繼之以橫流之災扎瘥之餘百役毛

起公私騷然未已也討其不治之聲聞於左右者多矣仁人君子不指其過教其所不逮而更譽之何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自今與足下往來相聞知不徒爲好而已當有以告我者。不勝大願適會夫役起無頃刻閒暇書不能盡意惟深察之

與子安兄 黃州

近於城中得荒地十數畝躬耕其中作草屋數間謂之東坡雪堂種蔬接果聊以忘老有一大曲寄呈爲一笑爲書角大遠路恐殺亦更不作書小哥二哥及諸親知書各爲致下懇巢三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虎風節愈堅師授恭兩小兒極嚴常親自煑猪頭灌血腈作薑豉菜羹宛有太安滋味此書到日相次歲猪鳴矣老兄嫂團坐火爐頭環列兒女墳墓咫尺親眷滿目便是人間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可轉此紙呈子明也近購獲先伯父親寫謝蔣希魯及第啓一

通躬親褾背題跋寄與念二令寄還二哥因書問取

與子明兄 黄州

兄才氣何適不可而數滯留蜀中此回必免衙替何
似一入來寄家荊南單騎入京因帶少物氷遂謀江
淮一任計亦是一策試思之他日子孫應舉宦遊皆
便也弟亦欲如是但先人墳墓無人照管又不忍與
子孫作兩處兄自有三哥一房鄉居莫可作此策否
又只恐亦不忍與三哥作兩處也吾兄弟俱老矣當
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
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
木蟲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記得應

舉時見兄能謳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為作
詞近作得歸去來引一首寄呈請歌之送長安君一
盞呵呵醉中不罪

與子繇弟三首 以下俱黄州

或為予言草木之長常在夜明閒早起伺之乃見其
拔起數寸竹筍尤甚夏秋之交稻方含秀黄昏月出
露珠起于其根纍纍然忽自騰上若推之者或綴于
莖心或綴于葉端稻乃秀實驗之信然此二事與子
繇養生之說契故以此為寄

二

某近絕少過從賓客知其疎懶不能與人為輕重見
傾者漸少殊可自幸昨日偶見子華歎老弟之遠外
久之蒙見囑聞過必相告近者舉劉太守一事體面

極生不免有議論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或不經意
正如作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或受嗤於拙
自薄俗正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三 杭州

明日兄之生日昨夜夢與弟同自眉入京行利州峽
路見二僧其一僧鬚髮皆深青與同行問其向去災
福答云向去甚好無災問其京師所須要好朱砂五
六錢又手擎一小卵塔中有舍利兄接得卵塔自開
其中舍利粲然如花兄與弟請吞之僧遂分為三分
僧先吞兄與弟繼吞之各一兩粒細大不等皆明瑩

而白亦有飛迸空中者僧言本欲起塔却吃了弟云吾三人肩各置一小塔便了兄言吾等三人便是三所無縫塔僧笑遂覺覺壹壹然微似合物夢中甚明故聞報為笑

與千之姪二首 離黃州

必強姪近在泗州得書喜知安樂房眷子孫各無恙秋試又不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動心益務積學而已人苟知道無適而不可初不計得失也聞姪欲暫還鄉信否叔舟行幾一年近於陽羨買得少田意欲老焉尋奏乞居常見邸報已許文字必在南都此行畧到彼葬却老妳二姨子孫乾妳也任二十來日却乘還舟陽羨姪能來南都一相見否叔甚欲一往見傳正自惟罪廢之餘動輒累人故不果爾甚有欲與姪言者非面莫盡想不憚數舍之遠也寒暖不定惟萬萬自愛

二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自愛近來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為益不少也

付邁 惠州俱惠州

古人有言有若無實若虛況汝實無而虛者耶。使人謂汝庸人。實無所能聞於吾者。乃吾之至也。愼言語。節飲食。晏寢早起。務安其形骸爲善也。臨書以是告汝付邁

付過

硯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無嗜好、獨好佳筆墨、旣得罪謫海南、凡養生具十無八九、佳紙墨行且盡、至用此等將何以自娛、爲之慨然書付子過

與姪孫元老二首 以下俱儋耳

姪孫元老秀才久不聞問不知識即尊體中佳否蜀中骨肉想不住得安訊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瘦瘁不復如往日不知餘年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久矣旅況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又泉廣海舶不至藥物鮓醬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爾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憂所要志文但數年不死便作不食言也姪孫旣是東坡骨肉人所覷看住京凡百加關防切祝切祝今有一書與許下諸

子又恐陳浩秀才不過許只令付與姪孫切速爲求便寄達餘惟萬萬自重不一一

二

姪孫近來爲學何如想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史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所學便爲棄物也海外亦粗有書籍六郎亦不廢學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峻壯有家法二郎五郎見說亦長進曾見他文字否姪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柳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來慰海外老人意也

黃州與人

示諭燕子樓記某於公契義如此豈復有所惜況得託附老兄與此勝境豈非不肖之幸但困躓之甚出口落筆爲見憎者所箋注兒子自京師歸言之詳矣意謂不如勞閉口莫把筆庶幾免矣雖託云向前所作好事者豈論前後即異日稍出災厄不甚爲人所憎當爲公作耳千萬哀察

惠州與人

累日欲上謁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勝馳繫足疾惟葳靈仙牛膝二味爲末蜜丸空心服必効之藥也但葳靈仙難得眞者有俗醫所用多藁本之細者爾其驗以味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黃連狀且脆而不韌折之有細塵起向明示之斷處有黑白暈俗謂之有鴝鵒眼此數者備然後爲眞服之有奇驗腫痛拘攣皆可已人乃有走及奔馬之効二物當等分或視臟氣虛實加減牛膝酒及熟水皆可下獨忌茶耳犯之不復有効若常服此即每歲收櫝皂莢芽之極嫩者如造草茶法貯之以代茶飲此効屢嘗目擊知君疾苦故詳以奉白元素書已作稍暇詣見

與冨道人 密州

承錄示秘方及寄遺藥具感厚意然此事本林下無以遣日聊用適意可也若恃以爲生則爲造物者所惡矣僕方苟祿出仕豈暇爲此謹却馳納且寄之左右或異日歸田却吝請感愧之至手萬悉之不一一

與胡道師二首 黄州

龐安常爲醫不志於利得法書古畫輒喜不自勝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余用藥無以酬之爲作行草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廢也參寥子病求醫於胡自度無錢且不善書求余甚急余戲之曰子粲可皎徹之徒何不與下轉語作兩首詩乎龐二安常與吾輩游不日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二

某啓再過廬阜俯仰十有八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棲賢開先之勝殆亡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當爾獨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數百里負笈相從秉燭相對恍如夢寐秋聲宿雲了然在目前矣幸甚幸甚

與陸子厚 以下俱惠州

某啓別來歲月及爾許也涉世不已再罹憂患但知自哂爾感君不遺手書殷勤如此且審道體安休喜慰之極惠州百凡不惡杜門養痾所獲多矣念君棄家求道二十餘年不見異人當得異書見許今春相訪果能踐言何喜如之舊過廬山見蜀道士馬希言似有所知今為何在曾與之言否黃君高人與世相忘者如某與舍弟何足以致之若得他一見子孫譬錯其所未至則某可以并受賜矣因足下致懇可得否韓朴處士多從傳同年游近傳得廣東漕幕遂帶

得來此否因見亦道意羅浮有鄧道士名守安專靜有守皆世外良友也世外之道金丹為上儀鄰次之服食草本又次之而胎息三住為本殆無出此者嵇中散云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儻令除五絃不用外其他舉以中散為師矣適飲桂酒一栝醺然徑醉作書奉答真不勤字數矣桂酒乃仙方也釀桂而成盎然玉色非人間物也足下端為此酒一來有何不可但恐足下拘戒綠不飲爾道家少飲和神非破戒也餘惟善愛不宜

卷之三十六 終

蘇文奇賞卷之三十七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書

與參寥子 密州

覺太虛題名皆予昔日游行處閉目想之了然可數始予與辯才別五年乃自徐州遷于湖至高郵見太虛參寥遂載與俱辯才聞予至欲扁舟相過以結夏未果太虛參寥又相與適越云秋盡當還而予倉卒去郡遂不復見明年予謫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

十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辯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也

與佛印二首 以下俱黃州

歸宗化主來辱書方欲裁謝棲賢遷師處又領手字眷與感作感怍無量數日大熱緬想山間方適清和法體安穩雲居事迹已領冠世絕境大士所廬已難下筆而龍君筆勢已自超然老拙何以加之幸少寬少使得斂曲抒思也昔人一涉世事便為山靈勒回俗駕今僕蒙犯塵垢垂三十年困而後知返豈敢便點瀆名山而山中高人皆未相識而迎許之何以得此豈非宿緣哉向熱順時自愛

又

其近苦痔疾極無聊看書筆硯之類殆皆廢也所要寫王維劉禹錫碑未有意思下筆又觀此二碑格力淺陋非子厚之比也張惠蒙到惠幾不救近却又安矣不煩留念奇拄杖甚荷雅意此木體用本自足何用更點綴也呵呵適會人客書不盡所懷續奉狀也正輔提刑書告便差人達之內有子孫書也

與東林廣惠禪師 翰林

古人字體殘缺處多美惡真偽全在模刻之妙根尋氣脈之通形勢之所宜然後運筆虧者補之餘者削之隱者明之斷者引之秋毫之地失其所體遂無可觀者昔王朗文采梁鵠書鍾繇鐫謂之三絕要必能書然後刻況復摹哉三者常相為利害則吾文猶有望焉爾

與泉老一首 惠州

某啓。今日忽有老人來訪，姓徐名中，髮鬢如雪，云七十六歲矣。示兩頌，雖非奇特，亦有可觀。孑然一身，寄食江湖間，自傷身世，潸然出涕，不知當死誰手。老夫自是白首流落之人，何暇哀生，然亦爲之出涕也。和尚慈悲普救，何妨輟叢林一席之地，日與破一分粥飯，養此天窮之士，盡其天年，使不僵仆道路，豈非教法之本意乎。請相度一報，如何。即令人製衣物去。此人雖不審其性行，然決是讀書應舉之人，垂死窮途之士，有念及於必無爲惡之理，幸望慈憫攝受。不罪不罪。

與言上人一首 黃州

去歲吳興倉卒爲別，今承欣諗居寓靜佳，遙斷晝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怍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扎翰愈精，縱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腳，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遊，未易議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答蜀僧幾演 徐鉉

幾演大士蒙惠瓃能集向已盡讀數冊迺詩迺文筆力奇健深增嘆服僕嘗覩貫休齊己詩尤多凡陋而遇知得名赫奕如此蓋時文淵弊故使此二僧爲雄强今吾師老於吟詠精敏豪放而汩沒流俗豈亦有幸不幸耶然此道固亦澹泊寂寞非以衒人知而設譽也但鳴一代之風雅而已既承厚貺聊奉廣耳

青詞

醮上帝青詞

臣聞報應如響天無妄降之災恐懼自修人有可迓之壽敢傾微懇仰瀆大鈞臣兩遇禍災皆緣滿溢早竊人間之美仕多收天下之虛名濫取三升兩臨八郡少年多欲沉湎以自殘褊性不容剛愎而好勝積爲咎厲遺此艱屯臣今稽首投誠洗心歸命誓除驕慢永斷貪嗔幸不死於嶺南得退歸於林下少駐桑榆之暮景庶幾松柏之後凋

鳳翔醮土火星青詞

嗚呼天之保佑下民罔不至所資以生罔不備有民既不知德天亦維不勸乃朝夕戕取以厚厥躬天既不我咎乃不恭畏于神祇不修勅厥心驕譖矜夸以干上帝威命帝用不赦不降罪疾于下則維雨暘常以試我黍稷禾菽麻麥我民用蕩析隕越天亦終哀矜其恐覇棄其命罔孑遺令秦民既不獲于秋乃十旬弗雨曰其尚克有夏走于山川鬼神亦尚不至既不獲乃曰維熒惑鎮星實丁丼秦民其亦歷受多罪茲用卽于齋宮爲壇位以與百姓請命嗚呼其庶幾哀之俾克有夏亦克燕厥秋民今其粟粟朝不謀(一作能)夕

徐州祈雨青詞

河失故道遺患及於東方徐居下流受害甲於他郡田廬漂蕩父子流離饑寒頓仆於溝坑盜賊充盈於犴獄人窮計迫理極詞危望二麥之一登救饑民於垂死而天未悔禍歲仍大荒水未落而旱已成冬無雪而春不雨煙塵蓬勃草木焦枯今者麥已過期獲不償種禾未入土憂及明年臣等恭循舊章並走羣望意水旱之有數非鬼神之得專是用稽首告哀籲天請命若其賦政多僻以譎見于陰陽事神不恭以獲戾于上下臣實有罪罰其敢辭小民無知大命近止願下雷霆之部分勅山川之神朝隮寸雲暮洽千里使歲得中熟則民猶小康

南華寺六祖塔功德疏

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蘇軾先於紹聖之初謫往惠州過南華寺上謁六祖普覺大鑒禪師而後行又謫過海南遇赦放還今蒙恩受前件官再過祖師塔下全家瞻禮飯僧設浴以致感恩念咎之意爲禳灾集福之因具疏如後

伏以寵流嶺海前後七年契濶死生喪亡九口以前世罪業應墮惡道故一生憂患常倍他人今茲此還粗有生望伏願示大慈愍出普光明憐幼稚之何辜

除其疾恙念餘年之無幾賜以安閒軾敢不自求本心永離諸障期成道果以報佛恩

薦蘇子容功德疏

伏以自昔先君以來常講宗盟之好俯仰之間四十餘年在熙寧初陪公文德殿下已爲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際綴公邇英閣前又爲學士之首雖凌厲高躅不敢言同而出處大槩無甚相愧敢緣薄物以薦一哀伏惟三寳證明云云

修通濟廟疏

南國大川洞庭極險上游羣祀通濟最靈實能關機陰陽宰制生死盛吸江吞海之氣有分風擘流之權舟横中流如幕上之巢燕人依大庇若仰德之嬰兒自非無知孰敢不敬而此廟結構已久壇葺正煩大招開濟之徒肇興重榮之役期成功於不日共徼福於來今

蘇州請通長老疏

指衣冠以命儒。崇儒之衰。認禪律以爲佛。皆佛之粗。本來清淨何教爲律一切解脫寧復有禪而世之惑者禪律相殊儒佛相笑不有正覺誰開衆迷成都通法師族本縉紳實西州之望業通詩禮爲上國之光爰自幼齡棹有遠韻辭君親於方壯棄軒冕於垂成自儒爲佛而未始棄儒繇律入禪而居常持律報恩寺水陸禪院四衆之淵藪三吳之會通願振法音以助道化所爲者大無事於謙

裝背羅漢爲歐陽婦疏

大覺現身，本無實相。應真隨感，分化地方。指安養之歸途，破阿鼻之疾苦。當五代末，有禪月太師，以諧句爲佛事，以丹青爲道場。名高身隱，寓西蜀以杜門；道契神交，夢天台之飛錫。故留真跡，以鎮淨方。今有禮部員外郎歐陽學士，爲其亡女十四娘，捨所服用，重別裝新。禮部尚書蘇端明親製頌文，更加題讚。伏願亡女歐陽氏，善根不墜，惡趣永離，寃親兩忘，福慧雙証。

爲雞疏

罪莫大於殺命，福無過於誦經。某以膏粱，承恣肉味，加之老病，因此需藥。每翦血毛，以資口腹。讚罪修善，施財解寃。爰念世無不殺之雞，均爲一死；法有往生之路，可濟三塗。是用每月之中，齋五戒道者，皆悟空兩日，轉經若干卷，救拔當月所殺雞若干隻。伏望佛慈，下憫微命，令所殺雞，永離湯火，得生人天。

以殺爲生

人生出處不過如此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

大士未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長老戒公，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本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作禮，重聽白椎。渡口船回，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音。

祝文

禱雨磻溪祝文

歲秋矣，物之幾成者待雨而已。穟者已秀，待雨而實，三日不雨，則穟者不實矣。莢者已孕，待雨而秀，五日不雨，則莢者不秀矣。野有餘土，室有閑民，待雨而耕，且踰七日不雨，則餘土不耕，閑民不種矣。穟者不實，莢者不秀，餘土不耕，而閑民不種，則守土之臣，將有不任職之誅，而山川鬼神，將乏其祀。茲用不敢寧居，齋戒擇日，恭走群望，而精誠不歆，神不顧答，吏民無所請命。聞之曰：銳有周文、武之師太公，其可以病告，乃用太祝之禮，禱而不祠。穀梁子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生而爲上公，沒而爲神人，非公其誰當之。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公之在且勇，計其神靈無所不能，爲迪吏民，既以雨畀公，公亦當任其責。敢布腹心，公實聞之。尚饗。

祈雨龍祠祝文 杭州

神食于民吏食于君各思乃事食則無愧吏事農桑神事雨暘匪農不力雨則時耆召呼風霆來會我庭一勺之水膚寸千里尚饗

祈雨吳山祝文

杭之爲邦山澤相半十日之雨則病水一月不雨則病旱故水旱之請黷神爲甚今者止雨之禱未能踰月又以旱告矣吏以不得爲愧神以不倦爲德願終其賜俾克有秋尚饗

春祈北嶽祝文

西起太行東屬碣石南至于河皆神所食吏謹刑政農畢其力風雨時若則神之職方此東作敬薦其潔賜之豐歲以昭靈德尚饗

祈晴吳山祝文

歲既大熟惟神之賜害於垂成匪神之意築場爲釜卧穟生耳農泣于野其忍安視生爲楚英没爲吳豪烈氣不泯視此海濤反雨爲暘何足告勞有潔斯醴匪神孰號尚饗

祭常山祝文二首 密州

洪惟上帝畀斯民屬於山川郡望。亦如天子以斯民屬於守土之臣。惟吏與神其職惟通。殄民廢職其咎惟均。哀我邦人遭此凶旱。流殍之餘其命如髮。而飛蝗流毒遺種布野。使其變躍飛騰。則桑柘麥禾舉罹其災。民其罔有孑遺。吏將獲罪。神且乏祀。茲用懔懔危懼。謹以四月初吉齋居蔬食。至于閏月辛丑。若將雨沾洽。蝗不能生。當與吏民躬執牲幣。以答神休。嗚呼。我州之望。不在神乎。父老謂神求無不獲。克有常德。以名茲山。其可不答以愧此名。若曰歲之豐凶在天。非神之所得專。吏將亦曰民之休戚在朝廷。我何知焉。則誰任其責矣。上帝與吾君愛民之心一也。凡吏之可以請于朝者。既不敢不盡。則神之可以謁于帝者。宜無所不爲。尚饗

又

比年以來。蝗旱相屬。中民以上。舉無歲蓄。量日計口。歛不待熟。秋田未終。引領新穀。如行遠道。百里一宿。苟無舍館。行旅夜哭。自秋不雨。霜露殺菽。黃糜黑黍。不滿囷籠。麥田未耕。狼顧相目。濱之云遠。饑腸誰續。五日不雨。民在坑谷。猗嗟我侯。齋應響速。帝用嘉之。惟勅命服。祈而不獲。厥愆在僕。洗心祗載。敢辭屢瀆。庶哀斯民。朝夕濡足。尚饗

謝雪祝文 徐州

天不吝澤，神不忘職，胡爲大旱，吏則不德，失政召災，莫知自剋。雨則號，晴旱則禱，雪既不謔，又滿其欲，四山暮霰，萬瓦晨白，驅攘疫癘，甲折麰麥，牲酒匪報，維以告潔。神食無愧，吏則慚慄。尚饗。

謁文宣王廟祝文 湖州

竊惟吏治，以仁義爲本，敎化爲急，故以視事之三日，祗見于先聖先師。問所當先，於學其所從來尚矣。敢忘其售。尚饗。

謁廟祝文 杭州

軾以王命來守此邦事神養民敢不祗飭蒞政之始見于祠下安靜無事豐樂有年惟神相之使免罪戾尚饗

開湖祭禱吳山水仙五龍三廟祝文

杭之西湖如人之有目湖之葑蔓如目之有翳翳久不治目亦將廢河渠有膠舟之苦鱗介失解網之惠六池化為眢井而千頃無復豐歲矣是用因敗邮之餘貧興開鑿之利勢有日奏功所患者淫雨千夫在野所憂者疾癘庶神明之陰相與人謀而協濟魚龍前導以破堅葑解祈而迎銳復有唐之舊觀盡四山而為際澤斯民於無窮宜事神之益勵我將大合樂以為報豈徒用樽酒之薄祭也尚饗

謝吳山水神五龍三廟祝文

西湖堙塞積歲之患坐閲百吏熟視而歎無能爲役謂非難禱于有神陰假其便不愆于素疾出幽贊大堤雲横老稚席卷歷時未幾功已過半嗣事告終來哲所繼神卒相之罔咈民願肴酒之報我媿不腆尚饗

謝晴祝文

吏既不德致災害民一雨一霽輒號于神風已雲止農事並作神則有功吏亦知怍凍餒之蘇其賜不貲嗟我吏民爲報之微尚饗

辭諸廟祝文

軾得罪于朝將適嶺表雖以謫去敢不告行區區之心神所鑒聽尚饗

禱雨后稷祝文

維神之生稼穡是力瘁身為民尚莫顧惜矧今在天與天同功召呼風雲孰敢不從豈惟農田井竭無水我求於神亦云亟矣尚饗

祈雪祝文

小旱輒求，惟吏之羞。有求不倦，惟神之休。乙卯之雪，膚寸而已。如燔輿薪，救以勺水。燕肴旨酒，既謝且祈。願終其賜，盈尺為期。

蘇文奇賞卷之三十七　終

蘇文奇賞卷之三十八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祭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是公得意之人是公得意之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為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

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鱓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道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

祭魏國韓令公文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旣生堯舜禹稷自至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群后奔功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洶洶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

三鎮偃息天下嗷然暍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房公且死征還是卹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敎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之云亡我無日矣慟哭涕流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沒于東京公爲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評施及不肖待以國士升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寔哀斯人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

祭柳子玉文

猗歟子玉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從橫武庫炳蔚文囿獨以詩鳴天錫雄咮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嘹然一吟衆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朋舊平視青雲可到寧驟孰云坎軻白髮垂脰才高絕俗性疎來詬謫居窮山遂侶猩狖夜衾不絮朝甑絕餾慨然懷歸投棄纓綬潛山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飴世芬莫嗅凡世所欲有避無就謂當乘除併畀之壽云何不淑命也誰咎頃在錢塘惠然我覯相從半歲日飲醇酎朝遊南屏莫宿靈鷲雪窗飢坐淸闋閒奏沙河夜歸

霜月如晝綸巾鶴氅驚笑吳婦會合之難如次組繡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維子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匪友惟媾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頎然二孫則謂我舅念子永歸涕如懸霤歌此奠詩一樽往侑

祭歐陽仲純父文

嗚呼哀哉文忠公之盛德子孫千億與宋無極人惟曰不足仲純父之賢壽考百年一歲九遷人惟曰當然柰何官止於一命壽不登四十誰其尸之百不償一嗚呼哀哉此不足云也介純父之生也不以進退得喪有望於人豈其死也乃以死生壽夭有責於神人徒知其文章之世其家操行之稱其門而不知其志氣之豪健議論之剛果使之臨大事立大節不難於殺身以成仁則夫造物者之抉其死生之權也豈能病君也哉雖然往者見君於潁水之上去歲君來

見我於國門之東攜被夜語達旦不窮凡所以謀道憂世而教我以保身遠禍者凜乎其有似於文忠今也奄兮忽焉而不復見也能不長號而慟乎道之難行蓋難其人豈無其人利害易之如仲純父不畏不慕獨立不懼則死及之嗚呼哀哉

祭文與可文

從表弟蘇軾致祭于故湖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偷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悒而塡膺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豈無友朋逝莫告余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疎之耶嗚呼哀哉孰能惇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爲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

寵辱忘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訃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喟夢相從而驚覺滿茵席之濡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爲不朽與有子爲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嗚呼哀哉

黃州再祭文與可文

從表弟蘇軾昭告于亾友湖州府君與可學士文兄之靈嗚呼哀哉我官于岐實始識君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别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爲膏以自濯薰藝學之多蔚如秋蕡脫口成章粲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紜使我羞歎筆硯爲焚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杳兮清深落其華芬昔羲我忝今熟其饋啜漓歌呼得淳而醺天力自然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我皇皇獨違垢紛俯仰三州眷戀桑枌仁施草木信及廉膚昂然來歸獨立無群傀焉

復去初無戚欣大哉死生悽愴蒿焄君没談笑大鈞徒勤喪之西歸我竄江濆何以薦君採江之芹相彼日月有朝必曛我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觴歸安于墳嗚呼哀哉

祭劉原父文

嗚呼古稱益友多聞諒直有一而已罔全其德惟公兼之霈然有餘惟其至明以有衆無譬如鑑然物至而受罔有不照斯以爲富先民之言久遠絕微纖以百家其多如茨衆人病學有不能獲公悉收之其羸則百渟之爲淵放之爲川抽之無窮循之無端有聽其言茫然自失如江河汪漂蕩洄滃有讀其書釋然解顧紛糾雜亂咸得其歸其博無際其辯無偶既博既辯又以約守昔公在朝議論絕倫挺然不回其氣以振談笑所排諷論所及大夫庶士歛衽以服自公

之亡未幾于茲學失本原邪說並馳大言滔天詭論蔑世不謂自便日因其理寖不自有人或歎嘻孰能誦言以告其非公自平昔灼見隱伏指擿譏詬俾不克立公歸于原誰與正之酌以告哀莫知我悲

祭徐君猷文

徐公君猷之靈惟公蚤厭綺紈晉以三冬之學晚分符竹藹然兩郡之聲家世名臣始終循吏追繼襄陽之耆舊續有建安之風流無鬼高談常傾滿坐有功陰德何止一人軾以蠢愚自貽放逐妻孥之所竊笑親友幾於絕交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饋中流獲濟實賴一壺之千金曾報德之未皇已興哀於永訣平生髣髴尚陳中聖之觴厚夜渺茫徒挂初心之劍拊棺一慟嗚呼哀哉

祭蔡景繁文

嗚呼哀哉子之爲人清厲孤峻經以仁義緯以忠信才兼百夫歛以靜順子之事君剛欲頭盡挺然不倚視退如進持其本心不負堯舜子之從政果藝清慎綏民急吏不肅而震紛紜滿前理解迎刃子之爲文秀整明潤工於造語壯就餘暇詩尤所長鏘然玉振壽以配德天亦何吝有如子賢五十而隕我遷于黃衆所遠擯惟子之故不我籍轔孰云此來乃拊其櫬萬生擾擾寄此一瞬富貴無能俯仰埃燼子有賢子汗血之駿幼亦頎然頡發齠齔天哀子窮以是餽贐我困于旅愧莫予賑歌此奠詩以和虞殯嗚呼哀哉

祭司馬君實文

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惟時與人鮮偶常奇公事
仁宗万未一施獨發大議惟天我知厚陵之初先事
而親帝欲得民一尊無私母子之間莫如孝慈人所
難言我則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蓍龜專談仁義輔以
書詩枉尺直尋願公少卑公曰天子舜禹之資我若
言利非天誰欺退居于洛四海是儀化及豚魚名聞
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為公亦
何為視民所宜有拳則鋤有疾則醫問疾所生師老
民疲和戎上策決用無疑此計一定太平可基譬如

農夫闢既畬投種未粒夠獲而炊賓客滿門公以
病辭不見十日入哭其帷天為雨泣路人垂洟畫像
千家飲食必祠我泉僚左右疇咨共載一舟喪其
纜維絡天之訣導復來思歌此奠章以侑一卮嗚呼
哀哉

祭范蜀公文

嗚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哇而種之有德皆賢既歷
三世悉為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與大
光明導日而昇燦焉長庚死生契潤公獨壽考天實
耆之以殿諸老二聖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略行
無遺維樂未和公寢不寧樂成而薨公往則聽凡百
君子願公無極胡不萬年以重王國責難之忠愛莫
助之嗟我後來誰復似之吾先君子秉德不耀與公
弟兄一日之少窮達不齊對則無間豈以閭里忠義
則然先君之終公時在陳宵夢告行晨起訃聞先友

盡矣我亦白髮聞公之喪方食哽噎堂堂我公豈其
云亡望公凜然猶舉我觴

祭黃幾道文

幾道大夫年兄之靈嗚呼幾道孝友烝烝人無間言如閔與曾天若成之付以百能超然驥德風驚雲騰入爲御史以直自繩身爲玉雪不汙青蠅出按百城不緩不絕烝民情吏實畏廉惛帝亦知之因事屢稱謀之左右有問莫應君闇不悛與道降升吾豈羽毛爲人所鷹抱黙以老終然不矜環堵蕭然大布疎繒妻子脫粟玉食朋友我遷淮南秋穀五登坐閱百吏錐刀相仍有斐君子傳車是乘穆如春風解此陰凌尚有典刑紫髯垂膺魯無君子斯人安承納幣請昏

義均股肱別我而東衣袂僅勝一臥永已吾將安憑謂天在天雖聖莫增君趙魏老老于薛滕天亦愧之其世必興舉我一觴歸安丘陵

祭張文定公文三首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一月乙卯朔八月壬戌門生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穎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故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之靈嗚呼道大如天見存乎人小智自私莫識其真公生而悟得其全淳乂乃妙物禀然凝神初如龍鳳不可擾馴游于帝郊尚以其仁可望可見而不可親師心而行自屈自信八十五年以沒元身我先大夫古之天民被褐懷寶陸沈峨岷公曰惜哉王國之珍此太史公筆

回千鈞獨置一榻不延餘賓時我兄弟尚未冠紳得交于公先子是因我晚聞道困于垢塵毋從公談棄故服新項獨怪公倒廩傾囷盡發其秘有懷畢陳日再見子恐無復辰出戶遲遲默焉銜辛穆穆昭陵二三元臣惟公終始高節邁倫一慟永已山摧川堙公視富貴如賤與貧公視生死如夕與晨老不惰媮疾不頻呻有化非亡有隱非淪貴獨何爲涕流于巾軾於天下未嘗誌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偉歟我公實浮於聲知公者天寧俟此銘今公永歸我留淮海寓辭千里濡袂有淮

我游門下三十八年如俯仰中十五年閒六過南都而五見公升堂入室問道學禮靡求不供有契于心如水傾海如橐鼓風風水之合豈特無異將初無同孰云此來慟哭不聞高堂莫空歛不拊棺葬不執紼我愧于胸公知我深我豈不知公之所從生不求人沒不求天自與天通天不吾欺壽考之餘報施亦豐一子四孫鸞鵠在庭以華其終自我先子逮今三世爲好無窮以我此心與此一觴逵于幽宮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杭州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姪具位蘇軾謹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于故太師兗國文忠公安康郡夫人之靈嗚呼軾自齠齔以學爲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爲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群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潁人潁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潁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

祭滕大夫母楊夫人文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三月壬申朔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軍州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逝故長安縣太君楊氏之靈嗚呼士盛慶曆如漢武宣用兵西方故西多賢惟時滕公實顯于西文武殿邦尹范是齊功名不終有命有義我時童子知爲公甥四十餘年墓木十圍乃識其子傾蓋不疑忠厚且文前人是似秉心平反慈訓則爾仰止德人如岡如陵升堂而拜我愧未能豈其微疾一慟永已胡不百年以慰其子壽祿在天考終非亡鵠巢之應子孫其昌

祭龍井辯才文

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西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辯臻禪有璉嵩後二十年獨餘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欷歔山澤改容誰持一盃往弔井龍我去杭時白叟黃童要我復來已許于中山無此老去將安從噫嗟參寥子往奠必躬豈無他人莫寫我胸

惠州祭枯骨文

爾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傷殘螻蟻穿穴但爲聚冢罕致全軀幸雜居而靡爭義同兄弟或解脫而無戀超生人天

徐州祭枯骨文

嗟爾亡者昔惟何人兵耶民耶誰其子孫雖不可知孰非吾民暴骨纍纍見之酸辛爲卜廣宅祠穴寬溫相從歸安各反其眞

辭是木同而言頓有土木偶一結

祭古塚文

閏十二月三日，予之田客築室於所居之東南，發一大塚，適及其頂，遽命掩之，而祭之以文曰：

茫乎忽乎，寂乎寥乎，子大夫之靈也。子豈位冠一時，功逮宇內，福慶被于子孫，膏澤流于萬世，春秋逝盡，而託物於斯乎？意者潛光隱耀，邦于馴而不顧祿萬鍾，而不受巖居而水隱，雲臥而風乘，忘身徇義而遺骨於斯乎？豈吾固嘗誦子之詩書，慕子之風烈，而不知其謂誰歟？子之英靈精爽，與周公呂望遊於豐鎬之鬪乎？抑其與巢由伯夷相從於首陽箕潁之上乎？

塼何爲而華乎？壙何爲而大乎？地何爲而勝乎？子非隱者也，子之富貴不獨美其生，而又有以榮其死也。子之功烈必有石以誌其下，而余莫之敢取也。昔子之烟親族黨，節春秋，悼霜露，雲動影從，享祀乎其下，今也僕夫樵人，荼芽鑿土，結廬乎其上，昔何盛而今何衰乎？吾將徙吾之宮，避子之舍，豈惟力之不能，獨將何以勝夫必然之理乎？安知百歲之後，吾之宮不復爲他人之墓乎？今夫一歲之運，陰陽之變，天地盈虛，日星殞食，山川崩竭，萬物生死，欻及飄忽，若雷奔電掣，不須臾留也，而子大夫獨能遺骨於其間，而又惡夫人之居者乎？嗟彼此之一時，邈相望於山河。子爲土偶，固已歸於土矣；余爲木偶，漂漂者未知其如何。魂而有知，爲余辨所。

此人可將

哀詞

鍾子翼哀詞 并引

軾年始十二先君宫師歸自江南曰吾南遊至虔有隱君子鍾君與其弟棨從吾遊同登馬祖巖入天竺寺觀樂天墨迹吾不飲酒君酧置醴焉方是時先君未爲時所知旅游萬里舍者常爭席而君獨知敬異之其後五十有五年軾自海南還過贛上訪先君遺迹而故老皆無在者君之没蓋三十有一年矣見其子志仁志行志遠相持而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作此詞君諱棐字子翼博學篤行爲江南之秀歐陽

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没儂智高叛嶺南聲搖江西虔守曹觀欲藉民財爲戰守備謀之於君君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觀曰如緩急何君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爲左右手况吾民乎不幸而至於急則官與民爲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爲觀悟而止虔人以安其

詞曰

崆峒摩天章貢激石致兩確高深相臨悍堅相排洶嶽嶽是故其民勇而尚氣巧礱斲而其君子抗志礪節敏於學矯矯鍾君永於德淵自愍濯貧不愁天困不求人老愈深嘉言一發排難解紛已殘剝吾先君子南游萬里道阻邈如金未鎔木未繩墨玉未琢君於衆中一見定交陳禮樂曰子不飲我醪甚甘醺此澗覽觀江山扣歷泉石步犖确先君北歸君老於虔望南朔我來易世池臺既平墓木幄三子有立務書問道過我數我亦白首感傷薰心隕涕渥是身虛空俯仰變滅過電霆何以寓哀追頌德人詔後覺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雜著

代侯公說項羽辭 并敘

漢與楚戰敗於彭城太公間走見獲於楚項羽常置軍中以爲質漢王遣辯士陸賈說項羽請之不聽後遣侯公羽許之遂歸太公侯公之辯過陸生矣而史闕其所以說羽之辭遂探其事情以補之作代侯公說項羽辭

漢王四年遣辯士陸賈東說項王請還太公項羽弗

聽賈還漢王不懌者累日左右計無所出侯公在軍中而未知名乃趨進而言曰秦爲無道荼毒天下戮人之父刑人之子如刈草菅大王奮不顧身建大義除殘賊爲萬民請命今秦氏已誅天下且定民之父子室家皆得保完以相守也其慶大矣宜與太公享萬歲無窮之歡不幸太公拘於强儺以重大王夙夜之憂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諸臣未有輸忠出奇以還太公之屬車蹈義死節以折項羽之狼心者臣恐天下有以議漢爲無人矣此臣等之罪也臣願先即辱國之誅漢王嘻嘅曰吾惟不孝不武而太公暴露拘辱於楚者三年矣吾念天下大計未獲即死之此吾所以日夜痛心疾首東嚮而不忘者也顧爲之柰何侯公曰臣雖不敏願大王假臣革車一乘騎卒十人臣朝馳至楚壁而暮與太公驂乘而歸可乎漢王慢罵曰腐儒何言之易也夫陸賈天下之辯士吾前日遣之智窮辭屈抱頭鼠竄顛狽而歸僅以身免若何言之易也侯公曰待人以必能者不能則喪氣倚事之必集者不集則挫心大王前日之遣賈也恃之爲必能之人望之有必集之事今賈乃困辱而歸是大王氣喪而心挫也宜有以深鄙臣也且大

王一失任於陸賈乃遂懲艾以爲無足使令者是太王示太公之無還期待天下爲無士也漢王曰吾豈忘親者耶顧若無足以辦此且項王陰忮不仁徒觸其鋒與之俱靡耳侯公曰昔趙平原君苦秦之侵欲結楚從也求其可與從適楚者二十人盡擇於門下也食客數千得十九焉其一人無得也最下客毛遂請行平原君不擇而與之俱卒至强楚廷叱其王而定從於立談之間者毛遂功也日者趙王武臣見獲於燕以其臣陳餘張耳之賢擇人請王往者十輩無一返者終於養卒請行朝炊未終乃與趙王同載而

歸此大王之所知者臣乃今日願爲大王之毛遂養
卒大王何慊不辱平原餘耳之聽哉漢王曰善即傚
車十乘騎卒百人以遣侯公侯公至楚晨扣軍門謁
項王曰臣聞漢王之父太公爲俘因臣切慶大王獲
所以勝於漢者前日漢王遣使請之而大王不與至
將烹焉臣切弔大王似不䘏楚矣項王嗔目大怒叱
侯公曰若自爲敗乃欲爲而主行說以僥倖也且吾
親與人角而獲其父因將甘心焉今乃言無䘏者何
也侯公曰臣以區區之身備漢之使而有謁於大王
故大王以臣爲漢游說而忘恚楚也大王試幸聽之

使其言有可用則楚漢之大利兩君之至歡豈臣之
私幸也使其言無可用則臣徐路將鑊以從太公之
烹豈未晚也項王曰太公之不得歸必矣若將何言
侯公曰夫漢王失職怏怏而西困思歸之士收豪傑
之衆舉梁漢之師下巴蜀之粟并三秦定齊魏日引
而東與大王決一旦之命大王視其志固將一天
下網諸侯建七廟定大號爲萬世基業耶抑將區區
徇匹夫之節爲俘參之孝而已者耶且連兵帶壘與
楚百戰以決雌雄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大王軍覆將
敗自救不暇凡所以運奇決勝爲大王之劫敵者在

漢王與諸將了事耶抑太公實爲之也耶雖庸人孺
子固知之然則太公獨一老似人耳不足爲楚漢之
輕重大王幸虜獲之而禍福實係焉視其用之如何
耳得所以用而用之者強失所以用而用之者亡苟
爲失其所用未若不獲之爲善也大王所以久拘而
不歸者固以要之誠是也且要而能致之則權在我
要而不能致則權在人權之所在以戰必克則要者
名也歸者實也大王苟不得志於名當速收效於實
無爲兩失而自遺其患是以臣竊爲大王慎惜此舉
也大王固嘗置之俎上而命之矣彼報之曰必欲烹

之願分羹焉且父子相愛之情豈相遠哉方漢王窘
於彭城二子同載推墮捐之弗顧也安知其視父不
與子同也太公之囚楚者三年矣彼誠篤於愛父固
將捐兵解甲膝行頓顙楚之轅門爲之請一旦之命
今厲士方力督戰方急無一日而忘與楚從事此其
志在天下無以親爲也大王今不歸之以收其實將
久留之以執其名故曰似不䘏楚也項王怒氣少息
徐曰顧吾所讐者漢王爾其父何與耶且漢王親以
其身投吾掌握者數矣我常易而釋之今乃日東向
必欲亡楚而後已故吾深讐之欲菹醢其父聊快於

一時況與之歸耶侯公曰願大王幸賜聽臣臣請言其不可者夫首建大義誅暴秦者惟楚世為賢明顯名於天下者惟楚天下豪傑樂從而爭赴者惟楚被堅執銳為士卒先所向摧靡莫如大王兵強將武百戰百勝莫如大王諸侯畏慴惟所號令莫如大王割地據國連城數十莫如大王大王持此數者以令天下朝諸侯建大號何待於今然而為之八年智窮兵敗土疆日促反為漢雖大王嘗自知其所以失乎項王曰吾誠弗不自知如公言焉公試論吾所以失者侯公曰大王知夫傳者事乎夫財均則氣均氣均財

敵偶然後勝負之勢決於一時今大王求與漢傳方布席徒手未及投地而驟以巳資推遺之巳而財索氣竭徒手而校之則大王之勝勢去矣夫仁義禮智所以取天下之資而制敵之具也大王乃棄資委具以為無所事以故漢皆獲而收執之此所以自引而竟說大王如無也項王曰何謂棄資委具侯公曰夫秦民之不聊生久矣漢王之入關也秋毫無所犯解秦之苛約法三章民大慶悅惟恐其不王秦也大王之至燔燒屠戮酷甚於秦秦人失望何以為仁大王始與諸侯受約懷王先入關者王之漢王出觸矢不

願一生之計叩關決戰降俘其主以待大王而大王背約遷之南鄭何以為信大王以世為楚將方舉大義不立其後無以令天下遂共立懷王而稟聽之及天下且定乃陽尊為帝而放殺之何以為義以范增之忠陳平之智韓信之勇背人傑爭天下者視此三人為之存亡然而增疲於疑平信去而不用何以為智是以漢王於其入關也天下歸其仁其還定三秦也天下歸其信為義帝縞素也天下歸其義其用平信也天下歸其智此四者大王素有之資可畜之具惟其委棄而不用故漢皆得而收執之是以大王未

得所以稅駕也方今之勢漢王者高資富室也大王者窶人也天下者市人也市人不趨窶人而趨高資富室明矣然則大王今日之資恃有一太公爾天所以相楚也今不歸之以伸區區之信義紓旦夕之急臣恐漢人怒氣益奮戰士倍我是大王又以其資遺漢且將索然而為窮人矣此臣所以為大王寒心也夫制人之與見制於人克人之與見克於人豈同日而語哉願大王熟計之項王曰孤所以恩漢者亦至矣然去輒背我今其父在此猶日急關誠一旦歸之徒益其氣爾侯公曰不然臣聞懷敵者強怒敵者亡

大王於漢有逆懷而制之乃欲怒而鬭之臣意天溺大王之衆將遂孤楚矣大王誠惠辱一介之使護太公且致言漢王曰前日太公播越於外羈旅敵軍獲侍盥沐者三年於茲而君王方深督過之是以下國君臣未敢議太公之歸今君王枚駕迎之孤恐久稽君王旦暮問安侍膳之歡敢不承令敬遣下臣衛送太公之屬車以還行宮孤亦願自今之日與君王捐忿與戢繼平昔之歡君王有以報不穀者皇天后土實與聞之如此而漢不解甲罷兵以答大義則曲在彼矣大王因之號令士卒以趨漢王此秦所以獲晉

惠公也今大王不辱聽臣臣無所受命而歸漢王固將慟哭於軍曰楚之讐我者深矣使者再返而太公不歸矣且號爲舉大義除殘賊拯萬民終之有不共戴天之讐何面目以視天下今日之事有楚無漢有漢無楚吾將前死楚軍不返顧矣漢王持此感怒士心整甲而趨楚軍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屍也項王曰善吾聽公姑無烹公第還語而王令罷兵吾今歸之矣侯公曰此又不可夫智貴乎早決勇貴乎必爲早決者無後悔必爲者無棄功王陵楚之驍將也一旦亡去漢大王拘執其母將以還陵也而其母慷

慨對使者爲陵陳去就之義敕陵無還遂伏劍而死故天下皆賢智其母而莫不哀其死也今太公幽囚鬱抑於大王之軍久矣今聞使者再返而大王無意幸赦還之臣竊意其變生於無聊不勝恚辱之積一旦引決以蹈陵母之義則大王悔恐自失雖欲同漢軍之鋒不可得矣臣聞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方今大王糧匱師老無以支漢而韓信之軍乘勝之鋒亦且至矣大王雖欲解而東歸不可得矣臣願大王因其時而用其機急歸太公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大王解甲

登壇建號東帝以撫東方之諸侯亦休兵備粟以待天下之變漢王老且厭兵尚何求哉固將世爲西藩以事楚矣項王大悅聽其計引侯生爲上客召太公置酒高會三日而歸之太公呂后既至漢王大悅軍皆稱萬歲卽日封侯公平國君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者故號平國君焉

文情未甚飛舞似遜擬之過不及代侯公劉

擬孫權答曹操書

權白孟德足下辱書開示禍福使之內殺子布外擒劉備以自效書辭勤欵若出至誠雖三尺童子亦曉然知利害所在矣然僕懷固陋敢畧陳昔田橫齊之遺虜漢高祖釋酈生之憾遣使海島謂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猶能以力自剄不肯以身辱於劉氏韓信以全齊之地束手於漢而不能死於牖下自古同功一體之人英雄豪傑之士世亂則藉以剪伐承平則理必猜疑與其受韓信之誅豈若死田橫之節也哉僕先將軍破虜遭漢陵夷董卓僭亂焚燒宗廟發掘陵

寢故依袁術以舉義師所指城邑響應天下思得董卓而食之不厭不幸此志未遂而無祿早世先兄伯符嗣命馳驅鋒敵周旋江漢豈有他哉上以雪天子之耻下以畢先將軍之志耳不意袁術亦僭位號汚辱義師又鬪諸君各盜名字伯符提偏師進無所歸退無所守故資江東爲之業耳不幸有荊軻舞陽之變不以權不肖使統部曲以卒先臣之志僕受遺以來臥薪嘗膽悴日月之逾邁而歎功名之不立上負先臣未報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且權先世以德顯於吳權若效諸君有非常之志縱不蒙顯戮豈不墜其家聲耶漢自桓靈以來上失其道政出多門宦官之亂纔息董卓之禍復興傕汜未誅袁劉割據天下所恃惟權與公及劉備三人耳比聞卓已鯨鯢天子反正僕意公當掃除餘孽同獎王室上助天子與宗廟社稷之靈退守藩國無失春秋朝覲之節而足下乃有欺孤之志威挾天子以令天下妄引曆數陰搆符命昔笑王莽之愚今竊歎足下蹈覆車也僕與公有婚姻之舊加之同好相求然自聞求九錫納椒房不唯同志失望天下甚藉籍也劉備之兵雖少然僕觀其爲人雄材大略寬而有容挫於攻取巧於馭

人有漢高祖之餘風輔以孔明未可量也且以忠義不替曩昔僕以爲今海內所望惟吾二人耳僕之有張昭正如備之孔明左提右挈以就大事國中文武之事盡以委之而見教殺昭與備僕豈病狂也哉古諺有之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僕與劉備實有唇齒相須之勢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能到成都者吳蜀皆存也今使僕取蜀是吳不得獨存也蜀亡吳亦隨之矣晉以垂棘屈產假道於虞以伐虢夫滅虢是所以取虞虞以不知故及禍足下意何以異此古人有言曰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言以身託人必擇所安

孟德視僕豈惜此尺寸之土者哉特以公非所托故也苟文若與公共起艱危一旦勸公讓九錫意便慊使卒憂死剣僕與公有赤壁之隙雖復盡釋前憾然豈敢必公不食斯言乎今日歸朝一匹夫耳何能為哉縱公不見害交鋒兩陣之間所殺過當今其父兄子弟實在公側怨讐多矣其能安乎季布數窘漢王及即位猶下三族之令剣足下記人之過忘人之功不肯忘文若於九錫其肯赦僕於赤壁乎孔文舉與楊德祖海內奇士足下殺之如皂隷豈復有愛於權天下之才在公右者即害之矣一失江東豈容復悔

耶甘言重禍幸勿復再

評可自信

太息 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其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艸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為文聚而見詘且詘公者所在城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

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為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子亦自以為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餘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朞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而後出之

罪言

吾聞肉食之憂非藿食者所宜慮也府居之謀非巷居者所宜處也分之所不及義之所弗出也義之所弗出利之所不釋也犯義者惑雖卒不自克作罪言

萬夫之望萬夫所依匪才尚之而量包之丘山之感一笑可散芥蒂之讐千河不收嗚呼寧我容汝豈汝不可神之聽之終和而同乎乘人之氣決之易耳解忮觸猜是惟難哉水激則旱其傷淫夷矢激則遠行將安追嗚呼佐涉者溺佐鬬者呼柴不立其愚乃可以須愛心之偏其辭溢妍惡心之厚其辭溢醜惟仁

人之言愛惡兩指廣大恬愉上通于天嗚呼善言未升貪客職門易以壽我公侯承之天道好還莫適後先人事喜復無常倚伏前之所是事定而倫今之所是後當焉如嗚呼禍不在先亦不在天還隱其心有萬其全疾惡過義美惡易位矯枉過直美惡同則如食宜饇饜則爲度如酌孔取劇則荒舞嗚呼乃陰乃陽神理所藏一弛一張人道之常

問養生

途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斃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爲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

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讒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讒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以時省觀焉

書

藥誦

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兎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眞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頴陽之風所以因既而取福也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全既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

去滋味絕羶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於吾後滋味羶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蟲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麪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茯苓麨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眞人之言對病爲藥使人誦之曰三日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厄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茯苓多矣居士則歌以荅之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治兮味無味之味五味備兮茯苓麻麥有時而匱兮有則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旣兮嗚呼噫嘻館客不終然

是爲愧兮

東坡酒經

南方之氓以糯與秔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麪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甕按而并泓之三日而并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

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篘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撋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篘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白鶴新居上梁文

鶴城萬室錯居二水之間鵠觀一峰獨立千巖之上海山浮動而出沒仙聖飛騰而往來古有齋宮號稱福地鞠爲茂草奄宅狐狸物有廢興時而隱顯東坡先生南遷萬里僑寓三年不起歸歟之心更作終焉之計越山斬木泝江水以北來古邑爲鄰遶牙墻而南峙送歸帆於天末掛落月於床頭方將開逕少之墨池安稚川之丹竈去家千歲終同丁令之來歸有宅一區聊記楊雄之住處今者旣興百堵爰駕兩楹道俗來觀里閭助作願同父老宴鄉社之雞豚已戒

兒童恕比隣之鵞鴨何辭一笑之樂永結無窮之歡

兒郎偉抛梁東喬木森天梵釋宮盡道先生春睡美
道人輕打五更鐘

兒郎偉抛梁西嫋嫋虹橋跨碧溪時有使君來問道
夜深燈火亂長堤

兒郎偉抛梁南南江古木蔭回潭共笑先生垂白髮
舍南親種兩株柑

兒郎偉抛梁北北江江水搖山麓先生親築釣魚臺
終朝弄水何曾足

兒郎偉抛梁上璧月珠星臨蕙帳明年更起望仙臺

縹緲空山臨雲伏

兒郎偉拋梁下鑿井疏畦散鄰社千年枸杞夜長號萬丈丹梯誰羽化

伏願上梁之後山有宿麥海無颶風氣爽人安陳公之藥不散年豐米賤林婆之酒可賒凡我往還同增福壽

蜡說

八蜡三代之戲禮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曰奠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謂之祭蓋有尸也貓虎之尸誰當爲之致鹿與女誰當爲之非倡優而誰葛帶榛杖以表老物黃笠草屨以奠野服皆戲之道也子貢觀蜡而不悅孔子告之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蓋謂是也

烏說

烏於人最黠伺人音色有異輒去不留雖捷矢巧彈不能得其便也閩中民狃烏性以謂物無不可以性取者則之野挈罌飯楮錢陽哭冢間若祭者然哭竟裂錢棄飯而去烏則爭下啄啄盡哭者復立他冢裂錢棄飯如初烏不疑其紿也益鳴爭乃至三四皆飛從之稍狎迫于羅因舉獲其烏焉今夫世之人自謂智足以周身而不知禍從於所伏者幾何不見賣於哭者哉其或不知周身之術而以愚觸死則其為智猶不若烏之始慮於彈韓非作說難死於秦天下哀其以智死楚人不知說難而謂之沐猴天下哀其以愚死二人者其為愚智則異其於取死則同矣寗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覩時而動豈可及哉

河之魚

河之魚有豚其名者游於橋間而觸其柱不知遠去怒其柱之觸己也則張頰植鬣怒腹而浮於水久之莫動飛鳶過而攫之磔其腹而食之好遊而不知止因游以觸物而不知罪己乃妄肆其忿至於磔腹而死可悲也夫

蘇文奇賞卷之三十九終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

史評

巢由不可廢

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爲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失爲至仁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楊雄獨何人乃敢廢此日允哲堯禪舜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世主誠知揖遜之水尚污牛腹則干戈之粟豈能溷夷齊之口乎於以知聖人以位爲械以天下爲牢庶乎

其不驕士矣

堯不誅四凶

史記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以正自漢以來儒者失之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見誅於堯之世不待舜而後誅明矣屈原有云鯀幸直以忘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誠皆小人也則安能用之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此觀之則四族之誅皆非誅也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耳如左氏之所言皆後世流傳

之過若堯之世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爲堯矣

管仲分君謗

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公此戰國策之言也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爲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諫而不聽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無後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子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予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予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　孔子稱其仁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之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滅族韋堅王鉷楊愼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楚子玉以兵多敗

爲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郤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衆爲勝抑以將多爲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辦是用衆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苻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耶

孔子誅少正卯

此語甚新亦見堅之特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爲太速此奧蚤自知其頭方命薄亦必不得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兩三日已爲少正卯所圖矣

宰我不叛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畧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予不從田常亂而滅其族太史公載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蓋傳者妄也予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天下遍祀者容叛臣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耶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甚明太史公固陋承疑使宰我負冤千載而吾師與蒙其詬自滋一洗亦古今之大快也

司馬穰苴

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偉而左氏不載予嘗疑之戰國策司馬穰苴爲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也遠矣太史公取戰國策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爲信凡史記所書大事而左氏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杵臼之類是也穰苴之事不可誣抑不在春秋之世當更徐考之

孟嘗君賓禮狗盜

孟嘗君所賓禮者至於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幾不脫於秦。當是時雖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之。然道德禮義之士當救之於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顏蠋巧貧

顏蠋與齊王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冠麗都蠋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顏蠋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曰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夫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其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雖然蠋可謂巧於為貧者也未飢而食雖入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入珍惟晚食為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知蠋之巧也。

張儀欺楚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曰臣有奉邑六里此與兒戲無異天下莫不疾張子之詐而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豈足道哉而張子又非楚之臣爲秦謀耳何足深過若後世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舉安四夷畢服禮樂興而刑罰錯其君之所欲得者非特六百里也而卒無絲毫之獲豈惟無獲其所喪已不可勝言矣則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張儀之事楚因讀晁錯傳書此

商君功罪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食足兵强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恠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爲之懼矣元豐三年九月十五日讀戰國策書

王翦用兵

善用兵者破敵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搖撼而後取之雖小痛而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取齒適足以殺兒王翦以六十萬人取荊此一拔取齒之道也秦亦憊矣二世而敗坐此也夫

荀子疎謬

荀子有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故世之言弟子勝師者輒以此爲口實此無異醉夢中語青即藍也冰即水也今釀米以爲酒殺羊豕以爲膳而曰酒甘於米羞美於羊豕雖兒童必皆笑之而荀卿乃以爲辯信其醉夢顛倒之言至以性爲惡其疎謬大率皆此類也

陳平論全兵

匈奴圍漢平城陳平上言胡者全兵請令强弩傅兩矢外向徐行出圍李奇注全兵云惟弓矛無雜仗也此說非是使胡有雜仗則傅矢外向之說不得行歟且奇何以知匈奴無雜仗也匈奴特無弩爾全兵者言匈奴自戰其地不致死不能與我行此危事也

趙堯眞刀筆吏

方與公謂周昌之吏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且待君昌笑曰堯刀筆吏耳何至是居頃之堯說高祖爲趙王置貴强相獨昌爲可高祖用其策堯竟代昌爲御史大夫至殺趙王昌亦無能爲特謝病不朝耳由是觀之堯特爲此計規代昌耳安能爲高祖謀哉其後呂后怒堯爲此計亦抵堯罪堯非獨不能爲高祖謀其自謀亦不審矣昌謂之刀筆吏眞不誣哉

酈寄幸免

班固有言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摧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予曰當是時寄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寄以功臣子而與國賊遊且相厚善也石碏之子厚與州吁遊碏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譏曰大義滅親酈商之賢不及石碏故寄得免于處古之幸人也而固又爲洗賣友之穢固之於義陋矣

生去楚王戊

楚元王敬禮穆生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與白生强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臼舂於市申公愧之歸魯教授不出門已而趙綰王臧言於武帝復以安車蒲輪召卒坐臧事病免穆生遠引於未萌之前而申公眷戀於既悔之後謂禍福皆天不可避就者未必然也可書之座右爲士君子終身之戒

漢武無秦繆之德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公辭焉召孟明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以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漢武帝遣韓安國而用王恢然卒殺恢是有秦繆公違蹇叔之罪而無用孟明之德也

王韓論兵

王恢與韓安國論擊匈奴上前至三乃復安國初持不可擊甚堅後乃云意者有他謬巧可以擒之則臣不可知也安國揣知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議以信恢耳不然安國所論始天下所以存亡者豈計於謬巧哉安國少貶其論兵連禍結至漢終亡可以爲後世君子之戒

漢俗諂媚

西漢風俗諂媚不為流俗所移惟汲長孺耳司馬遷至佞諂然作衛青傳不名青但謂之大將軍賈誼何等人也而云愛幸于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本朝太宗時士大夫亦有此風至今未衰吾嘗發策學士院問兩漢所以亡者雖易相反意在此也而荅者不能盡吾亦嘗於士前論之

司馬相如創開西南夷路

司馬長卿始以汙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父子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忝富遷虜也故眩而喜耳魯多君子何喜之有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終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一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評史

竇嬰田蚡

竇嬰田蚡俱好儒雅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欲以興太平會太后不悅綰臧下吏嬰蚡皆罷觀嬰蚡所爲其名亦善矣然嬰旣沾沾自喜蚡又專爲姦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爲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竟乃爲嬰蚡起又可以一笑鳳凰翔於千仞烏鳶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漢武帝巫蠱事

漢武帝諱巫蠱之事疾如仇讐蓋夫婦君臣父子之間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已且爲巫蠱之魁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云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眞風狂不慧者爾烏能爲惡廢則已矣何則誅其從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方誅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密無緣得之者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臣族滅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疏賀之惡可盡信耶

趙充國用心可重

始予觀充國策先零匈奴情僞曰何其明也又觀遣彤車行羌中告諭罕开武賢先攻罕井守便宜不出師畫屯田十二利專務以恩信積穀招降以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選詐譎疲人於一戰者絕殊最末觀其語將校曰諸君皆便文自營爾非爲公家忠計也語耶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爭之語浩星賜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老臣不以餘命爲陛下言之卒爲誰當復言之卒以其意白上云嗚呼使有位君子皆用其心如充國則古今天下豈有不治者哉嘗觀於內公卿士大夫之議曰法當然柰何觀於外將之議曰詔如是不當違詔也凡在我一入一出未有止障也脫有能言一事其言不用則矜語於人曰某事吾嘗言之上不我用也我則無負終不更犯顏色往復論也況於一死守而不欺豈復有哉而以餘命受祿位者併肩立也豈特才不及充國忠又不如可歎也夫充國之用心人臣常道爾然與充國同時在漢庭人未聞皆然而充國獨然故可重也噫今之人不及往時遠矣則充國益可重也予既觀充國而感今之人又觀宣帝與之上下議

而格排摹殺用之途無勞兵下羌寇不知其能功名亦遇主然也噫宣帝充國可重也況三代君臣間哉下其肯有狀上上其容有間然乎而觀楊子雲贊不及此區區論功附功古今豈無大者哉不若原其心以衡事君也班固又不出語山東氣俗故著云爾

梁統議法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為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三夷之誅景帝復孥戮晁錯武帝暴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帝之舊至王嘉為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略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宣武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言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少年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便謂酒色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然一

出此言遂獲罪於天其子松竦皆死非命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直不疑買金償亡

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故不情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雖若孝弟者猶所不與以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太史公窺見之故其贊曰塞侯微巧周仁處諂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仁穢迹以求利均以為佞佞之為言知也太史公之論後世莫曉者吾是以疏解之

邳彤漢之元臣

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為世祖堅守世祖見得二郡議者以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為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羣臣皆欲避狄江南西蜀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耳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萊公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狄為便公大驚以瓊為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為安全但恐扈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北征瓊之言大畧似邳彤皆一代之雄傑也

朱暉非張林均輸

東漢肅宗時穀貴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請以布帛爲租官自煑鹽且行均輸獨朱暉文季以爲不可事既寢而陳事者復以爲可行帝頗然之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皆非明主所當行帝方以林言爲然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繫獄三日詔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也何故自繫暉等因稱病篤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林得譴柰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指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狀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偶讀後漢書朱文季傳感歎不已肅宗號稱長者詔書既已引罪而謝文季矣諸尚書何怖之甚也文季於此時強立不足多貴而諸尚書爲可笑也云其禍不細不知以何等爲禍蓋以帝不悅後不甚進用爲莫大之禍也悲夫

曹袁興亡

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既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矜惟田別駕不然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爲明主謀而不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爲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今吾知孟德本初所以興亡者

管幼安賢於荀孔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荀文若盛名猶為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為謀殺邢昱程嘉之流不足數也孔文舉奇逸博聞志大而才疎每所論建輒中操意況肯為用然終亦不免桓溫謂孟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能駕馭卿夫溫之才百倍於嘉所以云爾者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為高人勝士所比數爾管幼安懷寶遯世就閑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筲而已終身不屈既不得而殺予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

不說破更好

周瑜雅量

曹公聞周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公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隔別遙聞芳烈故來叙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矣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後三日瑜請幹同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燕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陸復出猶將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小生所能移乎幹笑而不言遂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以此多之蘇子曰曹孟德所用皆為人役者也以子房待文若然終不免殺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賈充叛魏

司馬景王既執王淩而歸過賈逵廟大呼曰賈梁道我大魏之忠臣也及景王病見淩與逵共守笞殺之逵之子充乃叛魏事晉首發成濟之事淩嘗謂充卿非賈梁道子耶乃欲以國與人由此觀之逵之忠於魏久矣充豈不知也耶予乃知小人嗜利利之所在不難反父父且不顧不知人主亦安用此物故亡晉者卒充也予少時嘗戲作小詩云嵇紹似康為有子郗超叛鑒是無孫而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閭殺子元

唐彬

唐彬與王濬伐吳為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鄴二百里託稱疾不行已而先到者爭財後到者爭功當時有識者莫不高彬此舉予讀晉書至此未嘗不廢卷太息也然本傳云武帝欲以彬及楊宗為監軍以問文立立云彬多財欲而宗耆酒帝曰財欲可足酒不可改遂用彬此言進退無據豈有人如唐彬而貪財者使誠貪財乃遠不如嗜酒何可用也文立者獨何人斯安知非蔽賢者耶

阮籍求全

阮籍見張華鷦鷯賦嘆曰此王佐才也觀其志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爲王佐才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異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害此正求全之過失鷦鷯之本意也

衛瓘拊床

晉惠帝爲太子衛瓘欲陳啓廢之言未敢發會燕陵雲臺瓘託醉帝前曰臣欲有所啓欲言之而止者三因以手拊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曰公眞大醉賈后由是怨瓘此何等語乃於衆中言之豈所謂不密失身者耶以瓘之智不宜闇此此殆鄧艾之冤天奪其魄耳

石崇婢知人

王敦至石崇家如厠脫故着新意色不怍厠中婢曰此客必是作賊此婢乃知人而崇令執事厠中是始無知耶。

王衍之女

王夷甫旣厚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爲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大罵而死乃知夷甫之死非獨愧見晉公卿乃嘗羞見其女也。

孟嘉與謝安石相若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温謂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桓温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者耶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謝安不遇不過如孟嘉也

貴戚專殺

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妓吹笛小失聲韻便殺之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尚在而貴戚敢如此以此知晉室之亂也久矣

英雄自相服

桓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服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庾亮不從孔坦陶回言

庾亮召蘇峻孔坦與陶回共說王導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入有奪人之心導然之亮以爲峻若徑來是襲朝廷虛也不從及峻將至回又說亮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若以伏兵邀之可一戰而擒亮又不從事見二人傳 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爲向導夜行無部分亮聞之深悔吾以謂召峻固失計然若從二人言猶不至覆國幾於滅亡也

晁錯削七國大類此亞夫猶遠馳行入梁楚之郊故漢不敢吾嘗謂晁錯能容忍七國待事發而發固上策若不能忍決欲發者自可召王濞入朝仍發大兵隨之吳若不朝便可進討則疾雷不及掩耳吳破則諸侯服矣又當獨罪狀吳而不及餘國如李文饒輔車之詔或分遣使者發其兵諸國雖疑亦不能一旦合從俱反也錯知吳必反不先未制爲反備既反而後調兵食又一旦而削七國以合諸侯之交此妄庸人也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一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評史

郗方回郗嘉賓父子事

郗嘉賓既死留其所與桓溫密謀之書一篋屬其門生曰若吾家君眠食大减郎出此書方回見之曰是兒死已晚矣乃不復念予讀而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愛莫加於父子今嘉賓以父之故而暴其惡名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賓可謂孝子方回可謂忠臣也悲夫或曰嘉賓與桓溫謀叛而子以孝子稱之可乎曰採對採非無以下體嘉賓之不忠不待誅絕而明者其孝可廢乎王述之子坦之欲以女與桓溫述怒排坦之曰汝真癡耶乃欲以女與兵坦之是以不與桓溫之禍使郗氏父子能如此吾無間然者矣

忽其子以揚孝非數斯

郗超小人之孝

郗超雖為桓溫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死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相傷為斃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恨晚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蜡比然郗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溫矣東坡曰小人之孝也

晉宋之君與臣下爭善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為妒可以君父而妒臣子乎晉宋間人主率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照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帝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而以為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illegible]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與代之臣[illegible]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其夫乃妬[illegible]之妾也

僧虔胡廣糞惡

王僧虔居建康里馬糞巷子孫皆篤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云穢也一經僧虔便為佳號而以比胡廣則糞有時而不幸

褚遂良以飛雉入宮爲祥

唐太宗時飛雉數集宮中上以問褚遂良良曰昔秦文公時童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遂雄諸侯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上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予以謂秦雉陳寶也豈常雉乎今見雉卽謂之寶猶得白魚便自比武王此諂佞之甚愚瞽其君者而太宗喜之史不譏焉野鳥無故數入宮中此正災異使魏徵在必以高宗鼎耳之祥諫也遂良非不知此捨鼎

耳而取陳寶非忠臣也

李靖李勣爲唐腹心之病

昔袁盎論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有爲而言也然功臣社稷之辨不可不察也漢之稱社稷臣者如周勃汲黯蕭望之之流三人者非有長才也勃以重厚安劉氏黯以忠義弭淮南之謀望之確然不奪於恭顯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耶僕嘗謂社稷之臣如腹心功臣如手足人有斷一指與一足未及於死也腹心之病則爲膏肓不可爲也李靖李勣可謂功臣終始爲唐之元勳也然其所爲止衛霍韓彭之流爾疆場之事夷狄內侮能以少擊衆使敵人望而畏

之此固任之有餘矣若社稷之寄存亡之幾此兩人者蓋憒不知焉太宗欲伐高麗靖已老矣而自請將兵以堅太宗黷武之志幾成不戢自焚之禍高宗立武后勣以陛下家事無問外人武氏之禍戮及穉孫唐室不絕如綫則二人者爲腹心之病大矣張釋之戒嗇夫之辯使文帝終身爲長者魏元成折封倫之論使太宗不失行仁義孔子所謂有一言而可以興邦一言而可以喪邦者豈其然乎

韓愈優於楊雄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疵病然自孟子之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自亦難得觀其斷曰孟子醇乎醇荀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如楊雄謂老子之言道德則有取焉徧至於搥提仁義絕滅禮樂爲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聖人不起爲救時反本之言爲無取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則有取楊子亦自不見此其與韓愈相去遠矣

柳子厚誕妄

柳宗元敢爲誕妄居之不疑呂温爲道州衡州及歿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道于永者必嗚嗚然雖子產不至此温何以得之其稱温之弟恭亦賢豪絕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齡之女也孰有士君子肯爲裴延齡壻者乎宗元與伾叔文爲交蓋亦不羞於延齡姻也恭爲延齡壻不見于史宜表而出之事見宗元文集恭墓誌云

樂天論張平叔

樂天作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詞云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人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人者悉何人乎平叔議鹽法至爲割剝事見退之集樂天制詞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度其人必小人也

劉禹錫文過不悛

劉禹錫既敗爲書自解言王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爲人不以爲當太上久疾宰相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後漢宦者傳論云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騰與梁冀比捨清河而立蠡吾此漢之所以亡也與廣陵王監國事豈可同日而語哉禹錫乃敢以爲比如小人爲姦雖已敗猶不悛也其可復置之要地乎因讀禹錫傳有所感書此

試可乃已 惟唐共樂

唐制樂律

唐初即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祖孝孫竇璡等定樂初隋用黃鐘一宮惟擊七鐘其五懸而不擊謂之啞鐘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爲十二律與孝孫等次調五鐘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鐘皆用而高宗時山東人禝延陵得律因李輔國奏之云太常樂調皆不合黃鐘請悉更制諸鐘磬帝以爲然乃悉取諸樂器摩刻之二十五日而成然以漢律考之黃鐘乃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爲非是唐用肅宗樂以後政日急民日困俗日偷以至於亡以理推之其所謂下者乃中聲也悲矣

歷代世變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雖未知聖人然學宗經師有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廢經術褒尚名節之士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能據之以禮遂至於苦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晉魏之士變而爲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同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一天下第能驅除耳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孫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叛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矣因客有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論

[illegible]相如長門賦

陳皇后廢處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工爲文奉百金爲相如文君取酒相如爲作長門賦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予觀漢武雄猜忍暴而相如乃敢以微詞發慢及宮闈間太史公一說李陵事以爲意沮貳師遂下蠶室陳皇后得罪止坐衛子夫子夫之愛不減李夫人豈區區貳師所能比乎而於相如之賦獨不疑其有間於子夫者豈非幸與不幸固自有命歟世以禍福論工拙而以太史公不能保身於明哲者皆非通論也

夏侯玄論樂毅

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傳於世然以予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桓文之舉也而以爲幾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玄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晏目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羣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如此可以發千載一笑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三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題跋　雜文

書孟德傳後

子孫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已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倉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觝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歟有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爲豬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何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孫之説

書淵明孟府君傳後

陶淵明孟嘉外孫作嘉傳云或問聽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曰漸近自然而今晉書乃云漸近使之然則是閭里少年鄙語雖至細事然足以見許敬宗等爲人

書南史盧度傳

余少不喜殺生然未能斷也近來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皆放之江中雖知蛤在江水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以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厨不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南史隱逸傳始興人盧度字彥章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淮水不得過自誓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木接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取食逆知死年月見以壽終偶讀此書與余事粗相類故并錄

山谷亦書發暨兩人之相得也

書東皋子傳後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當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予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東皋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皋子矣然東皋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皋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書劉昌事 後事見杜牧宋州寧陵縣記

今日過寧陵聞縣令言前令吳鬠立劉昌廟昌事跡見杜牧集甚壯偉宋子京獨不信以爲無有子京信李蘩記其父泌崔徹記其父慎由事皆以僞爲真獨不信杜牧記昌事可笑也

李蘩作家傳記其父居鬼谷并與仙接子京亦曰蘩所記浮僞不可信姊摭其實者如上崔徹記其父晚無子遇浮屠生徹乃名徹

書狄武襄事

狄武襄公者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失其姓名號鐵羅漢者鬬於水濱至溺救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决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子諮詠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爲言此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與詠同館北客夜話及之眉山蘇軾記

書劉庭式事

予昔爲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爲通判庭式齊人也而
子由爲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閭之言以告予曰庭式
通禮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
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
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
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盲女死於
密州庭式喪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予偶問之哀
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與之偕老義也愛從何
生哀從何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有目亦吾
妻也無目亦吾妻也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
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
皆可以爲妻也耶予深感其言曰子功名富貴人也
或笑予言之過予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
叛入蜀親友皆告絕而叔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
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貴也其後卒爲晉元臣今庭式
亦庶幾焉若不貴必且得道時坐客皆憮然不信也
昨日有人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面
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絕粒
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聞之喜甚自以吾
言之不妄也乃書以寄密人趙杲卿杲卿與庭式善
且皆嘗聞余言者庭式字得之今爲朝請郎杲卿字
明叔鄉貢進士亦有行義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東
坡居士書

妙

書外曾祖程公逸事

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闕，選土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叅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菔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寃，咋謂盜曰：汝寃，盍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寃，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逸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扣頭爭之，

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對卽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見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語。已而外曾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也。

書晁無咎所作杜輿子師字說後

易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夫君子得輿，下完而上未具也；小人剝廬，上壯而下撓也。下完而上未具，吾安寢其中，民將載之；上壯而下撓，疾走不顧，猶懼壓焉。今君學修於身，行修於家，而祿未及，就完其下矣，故予以是名字之，與無咎意初無異者，而其文約，其義近，不足以發夫人之志。若無咎者，可謂富於言而妙於理者也。

跋退之送李愿序

歐陽文忠公嘗謂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以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一篇而已平生願效此作一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為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德於巫以巫為醫以牛為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為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贇使以曉諭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

跋子蟸棲賢堂記後

子蟸作棲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

書濟衆方後

先朝値夷狄賓服兵革寢息而又體質恭儉在位四十有二年宮室苑囿無所益故民無暴賦而生齒歲登墾田日廣至於法令則去苛慘尚寬簡守令則進柔良退貪殘牛酒以禮高年粟帛以旌孝行廣惠以賑惸獨寬恤以省力役除身丁之算弛鹽榷之令用能導迎休祥年穀登衍共裕民之德固已浹肌膚而淪骨髓矣然猶惓然憂下民之疾疹無良劑以全濟於是詔大醫集名方曰簡要濟衆凡五卷三冊鏤板模印以賜郡縣俾人得傳錄用廣拯療意欲錫以康寧之福躋之仁壽之域已而縣與律令同藏殆逾一紀窮遠之民莫或聞知聖澤壅而不宣吏之罪也乃書以方板揭之通衢不獨流傳民間痊病愈疾亦欲使人知上恩也後之君子儻不以爲誚歲一檢舉之使無遺毀焉

跋送石昌言引

右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北使文一首其字則軾年二十一時所書與昌言本也今藏於陳履常氏昌言名揚休善爲詩有名當時終於知制誥彭任字有道亦蜀人從富彥國使虜還得靈河縣主簿以死石守道嘗稱之曰有道長七尺而膽過其身一日坐酒肆與其徒飲且酣聞彥國嘗使不測之虜憤憤推酒床拳皮裂遂自請行蓋欲以死捍彥國者也其爲人大畧如此然亦任俠好殺云

自評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觀此言佛
要人虛衷
冰香

記佛語

佛告阿難使汝流轉心目之罪人能降伏此兩物即去道不遠矣心既降伏目亦自定不須雙言但此兩物常相表裏故佛云爾也佛云三千大千世界猶如空華亂起亂滅而況我在此空華起滅之中寄此須臾貴賤壽夭賢愚得喪所計幾何惟有勤修善果以昇輔神明照遣虛妄以識知本性差爲着身要事也

不奇解

跋子蘇老子解後

昨日子蘇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屢卷而嘆使戰國時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

書汴河斗門

數年前朝廷作汴河斗門以淤田議者以為不可竟為之然卒亦無功方樊山水盛時放斗門則河田墳墓閭舍皆被害及秋深水退而放則淤不能厚謂之蒸餅淤朝廷厭之而罷偶讀白居易甲乙判有云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不通運請築塞兩河斗門節度使以當管營田悉在河次若斗門築塞無以供軍乃知唐時汴河兩岸皆有營田斗門若運水不乏即可沃灌古有之而今不能何也當更問知者

書杜牧集僧制

杜牧集有燉煌郡僧正兼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詞蓋宣宗復河湟時也蕃僧最貴中國紫衣師號种諤知青澗城無以使此等輒出牒授君子亦其知權不責其專也

記夢中論左傳

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夢數人論左傳云祈招之詩固善語然未見所以感切穆王之心已其車轍馬迹之意者有答者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酒。適於饑飽之度而已。若過於醉飽。則民不堪命。王不獲没矣。覺而念其言似有理故錄之

書淵明歸去來序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之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馬后宮人見大練。反以爲異物。晉惠帝問飢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爲好事者一笑

書徐則事

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絕粒養性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晉王廣聞其名往召之則謂門人曰吾年八十來召我徐君之言信矣遂詣揚州王請受道法辭以時日不利後數日而死支體如生道路皆見其徒步云得放還山至舊居取經書分遺弟子乃去既而喪至

予以謂徐生高世之人義不爲煬帝所污故辭不肯傳其道而死徐君之言蓋聊以避禍豈所謂危行言遜者耶不然煬帝之行鬼所唾也而太極真人肯置之齒牙哉

記導引家語

導引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又云真人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心如瓢在水此善喻者

跋李氏述先記

東坡居士曰賊以百倍之衆臨我我無甲兵城池雖慈父孝子有不能相保者李君獨能鋤耰棘矜相率而拒之非其才有所足恃德有所不忍違惡能然哉余恨不得其平生行事本末當有絶人者非特此耳士居平世徼倖以成功名者何可勝數而危亂之世豪傑之士湮没而無傳者亦多矣悲夫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三終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四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題跋　詩詞

書孟東野詩

元豐四年與馬夢得飲酒黄州東禪醉後誦孟東野詩云我亦不笑原憲貧不覺失笑東野何緣笑得原憲遂書此以贈夢得只夢得亦未必笑得東野也

題淵明詠二疎詩

此淵明詠二疎也淵明未嘗出二疎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惑者顛倒見耳

題淵明飲酒詩後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因採菊而見山境與意會此句最有妙處近歲俗本皆作望南山則此一篇神氣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近見新開韓柳集多所刊定失真者多矣

題文選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如李陵蘇武五言。皆僞而不能去。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甚多矣。淵明閑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乃譏之。此乃小兒强作解事者。元豐七年六月十一日書

書李白集

今太白集中有歸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貫休齊已輩詩也。余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唐興院。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往往有臨時卒然之句。故使妄庸敢爾。若杜子美世豈復有僞撰者耶

記太白詩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艸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卻巴陵道唐末有見人作此詩者詞氣殆是李謫仙余在都下見有人携一紙文書則顏魯公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首兩句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語亦非太白不能道也。

記退之拋青春句

韓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春烏程之若下春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涷春劒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便醺人近世裴鉶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名也。

妙解

辨杜子美杜鵑詩

南都王誼伯書江瀆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舛缺離異雖經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游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且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牽合程度侷侷然者也是篇句落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胡江東所謂杜宇曾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且禽

鳥至微知有尊故子美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子美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已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可一二數也嚴武在蜀雖橫歛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其不虔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爲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爲有也懷貳者爲無也不在夫杜鵑之真有無也誼伯以爲來東川聞杜鵑聲繁而急乃始歎子美詩跋雇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何耶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於爲詩俟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强辯殆必有以折衷之

記子美八陣圖詩

僕嘗夢見一人云是杜子美謂僕世多誤會予詩八陣圖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謂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此理甚近然子美歿近四百年猶不忘詩區區自明其意者此眞書生習氣也

[illegible]演南風正二語升菴謂江上亦不知其妙

書子美雲安詩

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此老杜雲安縣詩也非親到其處不知此詩之工

記子美逸詩

甯惠子過東溪詩云惠子白驢瘦歸溪唯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巖密松花熟山杯竹葉春柴門了無事黃綺未稱臣此一篇予與劉斯立得之於管城人家葉子册中題云杜員外見集名甫字子美其餘諸篇語多不同如故園楊柳今搖落安得愁中却盡生之類也鳳翔魏起興叔云天與人拙得此詩石刻與此少異巖密松花古村膠竹葉春柴門了生事園綺未稱臣

評子美詩

子美自比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益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也

書子美憶昔詩

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爲忙謂肅宗張皇后也爲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

樣書子美詩

後出塞云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校有脫歸國而祿山殺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書韓定辭馬郁詩

韓定辭不知何許人為鎮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幕客馬郁延接馬有書艷韓曰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逢陟麗譙別後嚾噉山上望羨君特復見王喬郁詩雖清秀然意在試其學問韓即席爲之祟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更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辭堪與雪兒歌坐中賓客靡不欽訝稱爲妙句然疑其銀筆之僻也他日郁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用班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贍麗者用班竹管書之。故湘東王之譽振於九江雪兒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中意者即付雪兒協奇律歌之又問癡龍出自何處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墜其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有大羊髯有珠人取食之不知後出以問張華華曰此九仙館也大羊名癡龍耳定辭後問郁嚾噉山今當在何處郁曰此隋郡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評韓柳詩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

書韓李詩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飲酒一杯便醉作字數紙書李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戲謂柳生李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可一大笑不如韓愈倔強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仙也

書淵明乞食詩後

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此大類丐者口頰也哀哉哀哉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身前聲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

亦士之所以不朽也

書淵明飲酒詩後

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過軀軀化則寶已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書玉川子詩論李忠臣

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尸無衣巾詳味此句則董秦當是無功而享厚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號將屢立戰功雖麤暴亦頗知忠義代宗時吐蕃犯闕徵兵忠臣即日赴難或勸擇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耶後卒汚朱泚偽命誅夷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紹聖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書太白廣武戰場詩

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者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遊京口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迹余感之留題詩其碁曰四雄皆龍虎遺迹了未刓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摶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與廣武歎不待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白廣武古戰場詩云況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李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故一放於酒耳何至以沛公為豎子乎

書退之詩

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得磨蝎為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書黃魯直詩後

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飧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

書諸公送周梓州詩後

予自元祐之初備位從官日與正孺游三年予既有江海之意而正孺亦慨然有歸歟之歎遂請梓州得之予時以詩送行有棣棠陰蹤畫像之語旋出領杭州二年還朝老病日加方上章請郡曰正孺已及瓜矣盍往代之遂歸老眉山乎或曰不可梓人之安正孺甚矣其去正孺如去父母子其忍奪之乃止不敢乞梓人願復借留正孺數年詔許之而大丞相呂公與頌實錄見熙寧中正孺爲御史時所言事歎曰君子哉斯人也因言于上除正孺直秘閣士大夫以才能論議取合一時可也使人於十年之後徐觀其所爲心服而無異議我亦無愧難矣正孺有書來欲刻諸公送行詩于石求予爲跋尾乃記所聞以遺之且使梓人知予前詩卒章之意未始一日忘也

書黃子思詩集後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鹹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爲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詩如此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四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文選評

題跋

記郭震詩

蜀人任介郭震李畋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爲莫逆之交游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李順之將亂震游成都東郊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教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朞年其言乃効震竟不仕介爲陝西一幕官而死畋稍達仕至尚書郎震將死其友往問之側臥款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替名哉雖平生談諧之餘習然亦足以見其臨死而不亂也

題子明詩後　黄魯直跋

吾兄子明舊能飲酒至二十蕉葉乃稍醉與之同游者習之慕顧山甎佚老道士歌謳而飲方是時其豪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不見十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聞於蜀非吾昔日之子明也姪安節自蜀來云子明飲酒不過三蕉葉吾少年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矣然舊學消亡風心掃地枵然爲世之廢物矣乃知二者有得必有喪未有兩獲者也

老道士荅子聰之從叔蘇愼言也今年有孫汝楫登進士第東坡自云飲三蕉葉亦是醉中語余往與東坡飲一人家不能一大觥醉臥矣魯直題

題和王鞏六詩後

僕文章雖不逮馮衍而慷慨大節乃不愧此翁衍逢世祖英睿好士而獨不遇流離擯逐與僕相似而衍妻悍妬甚僕少此一事故有勝敬通之句

書贈陳季常詩

余謫黄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過之輒作汁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既不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凄然也。

書黄魯直詩後

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為無補於世

記董傳論詩

故人董傳善論詩予嘗云杜子美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耶傳笑曰此句殆為君發凡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為獨苦豈獨畫哉

真不[illegible][illegible]好

書參寥論杜詩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奕棋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爾僕言公禪人亦復愛此綺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朵頤哉

記少游論詩文

秦少游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之也

題張安道詩後

因嗟泮梗才名客自歎匏瓜老病身一揖從茲還倚杖不知重掃待何人元豐三年家弟子由謫官筠州張安道口占此詩爲別已而涕下安道平生未嘗出涕向人也元祐二年十二月薨於南都將屬纊問後事但言伸意子瞻兄弟是月十一日舉哀薦福禪院錄此詩留院中

書張芸叟詩

張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回途中作詩二絕一云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砍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一云青岡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骨將軍休上望鄉臺爲轉運判官李察所奏貶郴州監稅舜民言官軍圍靈武不下糧盡而退西人從城上呼官軍漢人兀㨥否或仰而荅曰兀㨥城上皆大笑西人謂慙爲兀㨥也

評七言麗句

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寞無聞焉直至歐陽永叔滄波萬古流不盡白鶴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軾亦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爾

書蘇子美金魚詩

舊讀蘇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魚竟日獨遲留初不諭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也昨日復游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畧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十餘年子美已有遲留之語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能如此壽耶

書李簡夫詩集後

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眞也李公簡夫以文學政事有聞於天聖以來而謝事退居於嘉祐之末熙寧之初平生不眩於聲利不戚於窮約安於所遇而樂之終身者庶幾乎淵明之眞也熙寧三年軾始過陳欲求見公而公病矣後二十年得其手錄詩七十篇於其孫公輔讀之太息曰君子哉若人今亡矣夫元祐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記寶山題詩

予昔在錢塘一日晝寢於寶山僧舍起題其壁云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眞此中空洞全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數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予誚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此等輩哉世子多諱蓋借者也吾嘗作李太白眞贊云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汚吾足乃敢瞋吾今復書此者欲使後之小人少知自揆也

記樂天詩西掖通東省詩

元祐元年予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以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予白執政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樹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偶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隔窗小飲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窗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

書李主祠

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蒼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

題秧馬歌後 四首

惠州博羅縣令林君抃勤民恤農倣此歌以示之林君喜甚躬率田者製作閱試以謂背雖當如覆瓦然須起首尾如馬鞍狀使前却有力今惠州民皆已施用甚便之念浙中稻米幾半天下獨未知爲此而僕又有薄田在陽羨意欲以教之適會衢州進士梁君琯過我而西乃得指示口授其詳歸見張秉道可備言範式尺寸及乘馭之狀仍製一枚傳之吳人因以教陽羨兒子尤幸也本欲作秉道書又懶此間諸事可問梁君具詳也試更以示西湖智果妙總禪師參寥子以發萬里一笑尤佳也紹聖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軾書

又

林博羅又云以榆棗爲腹患其重當以梔木則滑而輕矣。又云傴僂秧田非獨腰脊之苦而農夫例於歷上打洗秧根積久皆至瘡爛。今得秧馬則又於兩小頰子上打洗又完其脛矣。

又

翟東玉將令龍川從予求秧馬式而去此老農之事何足云者然已知其志之在民也願君以古人爲師。使民不畏吏。則東作西成不勸而自力是家賜之牛而人予之種豈特一秧馬之比哉

又

吾嘗在湖北見農夫用秧馬行泥中極便頃來江西作秧馬歌以教人罕有從者近讀唐書回鶻部族黠戛斯傳其人以木馬行水上以板薦之以曲木支腋下一蹴輒百餘步意殆與秧馬類歟聊復記之異日詳問其狀以告江南人也

記劉景文詩

劉季孫景文平之子也。慷慨奇士，博學能詩。僕薦之，得隰州，以殁。哀哉！甞有詩寄僕曰：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耳。

書景文詩後

景文有英偉氣，如三國時士陳元龍之流。讀此詩可以想見其人。以中壽没於隰州，哀哉哀哉！蟲秀學道雖愛人也，然常出其詩與余相對泣下。丁丑正月六日。

記虜使誦詩

昔余與北使劉霄會食霄誦僕詩云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公豈不飲者耶虜亦喜吾詩可怪也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

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朴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然王元之韓魏公嘗辱居焉以誇於四方之人元之自黃遷蘄州沒於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為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黃人獨私以為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邦也歟抑二公與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為郡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魏公以家艱從其兄居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哉議郎孫貢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築雪堂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纂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為黃人無窮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幾託此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記

跋黔安居士漁父詞

魯直作此詞清新婉麗問其得意處自言以水光山色替卻玉肌花貌此乃眞得漁父家風也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大瀾浪乎

記臨江驛詩

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李白當年流夜郎中原無復漢文章納官贖罪人何在志士臨風淚數行紹聖間臨江軍驛壁上得此詩不知誰氏子作也

書羅浮五色雀詩

羅浮有五色雀以絳羽爲長餘皆從之東西俗云有貴人入山則出余安道有詩云多謝珍禽不隨俗誰官猶作貴人看余過南華亦見之海南人則謂之鳳皇云久旱不見則雨潦則反是及謫儋耳亦嘗集於城南所居余今日遊進士黎威家又集庭下鏘然和鳴回翔久之余舉酒囑之汝若爲余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

書王公峽中詩刻後

軾蜀人往來古信州山川草木可以默數老病流落無復歸日冥蒙奄靄時發於夢想而已庚辰歲蒙恩移永州過南海見部刺史王公進叔出先大尉峽中石刻諸詩反復玩味則赤甲白鹽灩澦黃牛之狀凜然在人目中矣十月十六日軾書

書馮祖仁父詩後

國家承平百餘年嶺海間學者彬彬出焉時余襄公既沒未有甚顯者豈張九齡姜公輔獨出於唐乎眞楊馮氏多賢有文者河源令齊參祖仁出其先君子詩七篇粲然有唐人風方知祖仁之賢蓋有自云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書程全父詩後

讀其詩知其爲君子如天倖豈易得哉予識之於罪謫之中不獨無以發揚其人適足以汙累之乃書以屬過子善藏之異時必有知此子者元符三年十二月日

題楊朴妻詩

真宗東封還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否朴言無有惟臣妻一絶云且休落魄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命其子一官就養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慰之顧老妻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妻不覺失笑予乃出又昔年過洛見李公東之言楊朴妻贈行一絶因覽魏處士詩偶復記之

書歐陽公黄牛廟詩後

右歐陽文忠公爲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黄牛廟詩也軾嘗聞之於公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爲館閣較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爲起鞠躬堂下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耶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同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云一日與元珍泝峽謁黄牛廟入門悵然皆夢中所見予爲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爲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黄州宜都令朱君嗣朱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况其大者公既爲神所禮而猶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爲錄之正月二日眉山蘇軾書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五　終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六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題跋書帖

題逸少帖

逸少爲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嘗自言吾當卒以樂死然欲一游岷嶺勤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況於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言固已踈矣

題子敬書

子敬雖無過人事業然謝安欲使書宮殿榜竟不敢發口其氣節高逸有足嘉者此書一卷尤可愛

有關世教之言

題山公啓事帖

此卷有山公啓事使人愛玩尤不與他書比然吾嘗怪山公薦阮咸之清正寡欲咸之所爲可謂不然者矣意以謂心迹不相關此最晉人之病也

跋庾征西帖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乃以謂伯英再生今不逮子敬甚遠正可比羊欣耳

題顏公書畫讚

顏魯公平生寫碑惟東方朔畫讚爲清雄字間櫛比而不失清遠其後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字臨此書雖大小相懸而氣韻良是非自得於書未易爲言此也

題魯公帖

觀其書有以得其爲人則君子小人必見於書是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猶不可而況書乎吾觀顏公書未嘗不想見其風采非徒得其爲人而已凜乎若見其誚盧杞而叱希烈何也其理與韓非竊斧之說無異然人之字畫工拙之外蓋皆有趣亦有以見其爲人邪正之粗云

題魯公放生池碑

湖州有顔魯公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是也故以此諫孰謂公區區於放生哉

書張少公判狀

張旭爲常熟尉有父老訴事爲判其狀欣然持去不數日復有所訴亦爲判之他日復來張甚怒以爲好訟叩頭曰非敢訟也誠見少公筆勢殊妙欲家藏之爾張驚問其詳則其父蓋天下工書者也張繇此書得筆法之妙古人得筆法有所自張以劍器容有是理雷太簡乃云聞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鬭而草書長此殆謬矣

書張長史草書

張長史草書必俟醉或以爲奇醒即天眞不全此乃長史未妙猶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嘗寄於酒乎僕亦未免此事

跋咸通湖州刺史牒

唐人以身言書判取士故人人能書此牒近時待詔所不及況州鎮書史乎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

題蔡君謨帖

慈雅游北方十七年。而歸逞老於孤山下。蓋十八年矣。平生所與往還。略無在者。偶出蔡公書。俯觀之。反覆悲歎者。老洞衰。舉世所惜。慈雅之嘆。蓋有以也。

跋蔡君謨書海會寺記

君謨寫此時年二十八。其後三十二年。當熙寧甲寅。軾自杭來臨安。借觀而君謨之沒。已六年矣。明師之齒七十有四耳。益聰目益明。寺益完壯。竹林橋上。暮山依然。有足感嘆者。因師之行。又念竹林橋看暮山。乃人間絕勝之處。自馳想耳。

跋君謨書賦

余評近歲書以君謨爲第一。而論者或不然。殆未易與不知者言也。書法當自小楷出。豈未有能正書而以行草稱也。君謨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

論書

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闕一。不爲成書也。

跋陳隱居書

陳公密出其祖隱居先生之書相示軾問之蔡君謨先生之書如三公被衮冕立玉堦之上軾亦以為學先生之書如馬文淵所謂學龍伯高之為人其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嘗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跋歐陽家書

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知與新婦諸孫等各安守官無事頓解遠想吾此哀苦如常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茲列官品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佑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汝可觀此為戒也已寒好將息不具吾書送通理十二郎

凡人勉强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眞偽此歐陽文忠公與其弟姪家書也元豐二年四月十二日蘇軾題

跋陳氏歐帖

承示近文只如此作便得也但古詩中時復要一聯對屬尤見工夫并門當因書言去昔選人有陳奇者舉主十六人。仁宗見其未嘗歷選調特旨不改官。以戒趨騖者初官亦少安之。

右陳徽善所藏歐公帖軾聞公之幼子季默編公之殘牘爲一集此數帖尤有益於世者當錄以寄季默也。

跋錢君倚書遺教經

人貌有好醜而君子小人之態不可掩也言有辯訥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錢公雖不學書然觀其書知其爲挺然忠信禮義人也軾在杭州與其子世雄爲僚因得觀其所書佛遺教經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勢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今君倚之書蓋訒云

許楊氏所藏歐蔡書

自顏柳氏没筆法衰絶加以唐末喪亂人物彫落磨滅五代文采風流掃地盡矣獨楊公凝式筆迹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此眞可謂書之豪傑不爲時世所汨没者。國初李建中號爲能書然格韻卑濁猶有唐末以來衰陋之氣其餘未見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獨蔡君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爲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隸小劣又書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爲過歐陽文忠公書自是學者所共儀刑庶幾如見其人者正使不工猶當傳寶況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乎楊君畜二公書過黄州出以相示偶爲評之

雜評

楊凝式書頗類顏行李建中書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棄李國士本無所得舍險瘦一字不成宋宣獻書清而復寒正類李留臺重而復寒俱不能濟所不足蘇子美兄弟俱太俊非有餘乃不足也蔡君謨爲近世第一但大字不如小字。草不如眞。眞不如行也。

王文甫達軒評書

唐末五代文章卑陋字畫隨之楊公凝式筆為雄往往與顏柳相上下甚可怪也今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此二人書僕所不曉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惟近日蔡君謨天資既高而學亦至當為本朝第一

書贈徐大正

江湖間有鳥鳴於四五月其聲若云麥熟即快活今年二麥如雲此鳥不妄言也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七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題跋　書帖

跋草書後

僕醉後輒作草書十數行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也

跋文與可論草書後

余學草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見道上鬭蛇遂得其妙乃知顛素之各有所悟然後至於此耳

留意於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草書夜夢則見蛟蛇糾結數年或晝日見之草書則工矣而所見亦可患與可之所見豈真蛇耶抑草書之精也予平生好與與可劇談大噱此語恨不令與可聞之令其捧腹絕倒也

跋太宗皇帝御書唇子

京朝官中選三十人充知州，而賜以御書唇子，臣得此可以爲榮矣。而審官任其事，蓋猶有古者選部激濁揚清之風也。非太宗皇帝知錢若水之深，若水亦自信不疑，則三十人者獨獲此賜，其能使人心服而無疑乎。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龍圖閣直學士臣軾書

跋先君書送吳職方引

先伯父及第吳公榜中，而軾與其子子上再世爲同年，契故深矣。始先君家居，人罕知之者，公携其文至京師，歐陽文忠公始見而知之。公與文忠交蓋久，故文忠謫夷陵時，贈公詩有落筆妙天下之語。軾自黃遷於汝，舟過慈湖，子上昆仲出此文相示，乃泣而書之。元豐七年四月十四日，軾謹記

跋蔡君謨書

僕嘗論君謨書爲本朝第一議者多以爲不然或謂君謨書爲弱此殊非知書者若江南李王外託勁險而實無有此眞可謂弱者世以李王爲健則宜以君謨爲弱也元豐八年七月四日

記與君謨論書

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韻於靜中自是一樂事然常患少暇豈於其所樂常不足耶自蘇子美死遂覺筆法中絶近年蔡君謨獨步當世往往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常戲謂君謨言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舊處君謨頗諾以謂能取譬今思此語已四十餘年竟如何哉

題陳履常書

此書既以遺荆州李翹叟，繼而亡其本。後從翹叟借來，謄不輒爲役夫盜去，賣與龍安寺千部院僧。盜事覺，追取得之。後歸翹叟，翹叟屢來索此卷，云恐爲人盜去。予謂不然，乃果見盜。夫不疑於物，物亦誠焉。翹叟一動其心，遂果致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然哉。

跋秦少游書

少游近日草書，便有東晉風味。作詩增奇麗，乃知此人不可使閑，遂兼百技矣。技進而道不進，則不可，少游乃技道兩進也。

跋王晉卿所藏蓮華經

九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今君所藏抑又可珍卷之盈握沙界已周讀未終篇目力可廢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蠻觸棘刺之端可以刻沐猴嗟嘆之餘聊題其末

書杜介求字

杜幾先以此紙求余書云大小不得過此其意不問工拙但恐字大費紙不能多耳嚴子陵若見當復有買菜之語無以懲其失言當乾沒此紙也

書贈宗人鎔

宗人鎔貧甚苦、吾無以濟之、昔年嘗見李駙馬瑋以五百千購王夷甫帖、吾書不下夷甫、而其人則吾之所耻也。書此遺生、不得五百千勿以予人、然事在五百年外、賈如是不亦鈍乎、然吾一坐六十小劫、五百年何足道哉、

自評字

昨日見歐陽叔弼云、子書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覺其如此也、或以謂似徐書者非也。

跋歐陽文忠公書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況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饑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耳觀與仲儀書論可去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而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為進者之戒

題劉景文所收歐陽公書

處處見歐陽文忠書厭輒見思歸而不可得者十常八九乃知士大夫進易而退難可以為後生汲汲者之戒元祐五年三月八日偶與楊次公同過劉景文景文出此書僕與次公皆文忠客也次公又效其抵掌談笑使人感嘆不已

題歐陽帖

歐陽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然公墨氣由當爲世所寶不待筆畫之工也文忠公得謝其喜如此以是知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也

題所書歸去來詞後

毛國鎮從子求書且曰當於林下展玩故書陶潛歸去來以遺之然國鎮豈林下人也哉譬如今之紈扇多畫寒林雪竹當世所難得者正使在廟堂之上尤可觀也矣

跋陳塋中題朱表臣歐公帖

敬其人愛其字文忠公之賢天下皆知使嘉祐以前死其書者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何自興元祐元年四月延平陳瓘書

美哉塋中之言也仲尼之存或削其跡夢奠之後履藏千載文忠公讀石守道文集有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公歿之後二十餘年憎愛一衰議論乃公亦何待後世乎紹聖元年五月書

書張長史書法

世人見古德有見桃花悟者便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喫喫此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法欲學長史書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書歸去來詞贈契順

余謫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隨余分寓許昌宜興嶺海隔絕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州定慧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當為子將書問之紹聖三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度嶺徒行露宿僵仆瘴霧黧面繭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問其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所求而後來惠州若有求當走都下矣若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以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儻可以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然許之獨愧名節之重字畫之好不逮魯公故為書淵明歸去來詞以遺之庶幾契順託此文以不朽也

書舟中作字

將至曲江船上灘欹側撐者百指篙聲石聲犖然四顧皆濤瀨士無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變亦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一事孰與且作字乎

論沈遼米芾書

自君謨死後筆法衰絕沈遼少時本學其家傳師者巽乃諱之自云學子敬病其似傳師也故出私意新之遂不如尋常人近日米芾行書王鞏小草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人然必有傳於世也

書篆髓後

滎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髓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揚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皆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爲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彫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

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爲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爲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爲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也而況欲以一字一之耶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七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八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題跋

家藏雷琴

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腹紋其上池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關村其下池銘云雷家記八日合不曉其八日合為何等語也其嶽不容指而絃不收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獨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聲出於兩池間其背微隆若薤葉然聲欲出而隘裴回不去乃有餘韻此最不傳之妙

戴安道不及阮千里

阮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不知何人所在內兄潘岳每命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曰戴安不為王門伶人余以謂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達

歐陽公論琴詩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退之聽穎師琴詩也。歐陽文忠公嘗問僕琴詩何者最佳。余以此答之。公言此詩固奇麗。然自是聽琵琶詩。余退而作聽杭僧惟賢琴詩云。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閑君勿嗔。歸家且覓千斛水。淨洗從前箏笛耳。詩成欲寄公而公薨至今以爲恨

書醉翁操後

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今沈君信于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詩而與琴合。此必有眞同者矣本覺法眞禪師沈君之子也故書以寄之願師宴坐靜室自以爲琴而以學者爲琴工有能不謀而同三令無際者願師取之元祐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書李嵓老棊

南嶽李嵓老好睡衆人飽食下棊嵓老輒就枕數局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李嵓老常用四腳棊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爭先着時似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陽公夢中作詩云夜涼吹角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棊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柰客思家殆是謂也

書賈祐論眞玉

步軍指揮使賈逵之子祐爲將官徐州爲予言今世眞玉至少雖金鐵不可近須沙展而後成者世以爲眞玉矣然猶未也特珉之精者眞玉須定州磁芒所不能傷者乃是云問後苑老玉工亦莫知其信否

論漆

漆畏蟹予嘗使工作漆器工以蒸餅潔手而食之宛轉如中毒狀亟以蟹食之乃甦墨入漆最善然以少蟹黃敗之乃可不爾即堅頑不可用也

記樊山

自余所居臨皋亭下亂流而西泊於樊山爲樊口或曰燔山歲旱燔之起龍致雨或曰樊氏居之不知孰是其上爲盧洲孫仲謀汎江遇大風柂師請所之仲謀欲往盧洲其僕谷利以刀擬柂師使泊樊口遂自樊口鑿山通路歸武昌今猶謂之吳王峴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鏡循山而南至寒谿寺上有曲山山頂即位壇九曲亭皆孫氏遺跡西山寺泉水白而甘名菩薩泉泉所出石如人垂手也山下有陶母廟陶公治武昌既病登舟而死於樊口尋繹故迹使人悽然仲謀獵於樊口得一豹見老母何不逮其尾忽然不見今山中有聖母廟予十五年前過之見彼板彷彿有得一豹三字今亡矣

記赤壁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卽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鶻巢其上上有二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不知何時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溫瑩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旣數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盆盆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

書劉夢得詩記羅浮半夜見日事

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山有二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冲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唐永樂道士侯道華以食鄧天師棗仙去永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得之余在岐下亦得食一枚云唐僧契虛遇人導游稚川仙府眞人問曰汝絕三彭之仇乎虛不能答冲虛觀後有米眞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唐有夢銘云紫陽眞人山玄卿撰又有蔡少霞者夢遣書牌題云五雲閣吏蔡少霞書

記羅浮異境

有官吏自羅浮都虛觀游長壽中路覩見道室數十間有道士據檻坐見吏不起吏大怒使人詰之至則人室皆亡矣。乃知羅浮凡聖雜處似此等異境平生修行人有不得見者吏何人乃獨見之。正使一凡道士見已不起何足怒吏無狀如此得見此者必前緣也。

記游定惠院

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攜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師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韌筋脈呈露如老人項頸花白而圓如大珠纍纍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為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既飲往憩於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處修潔如吳越間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臥小板閣上稍醒聞坐客崔成老彈雷氏琴作悲風曉月錚錚然意非人間也晚乃步出城東鬻大木盆意者謂可以注清泉瀹瓜李遂夤緣小溝入何氏韓氏竹園時何氏方作堂竹間既闢地矣遂置酒竹陰下有劉唐年主簿者餽油煎餌其名為甚酥味極美客尚欲飲而予忽興盡乃徑歸道過何氏小圃乞其藂橘移種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將適閩中以後會未可期請予記之為異日拊掌時參寥獨不飲以棗湯代之。

書贈何聖可

歲云暮矣風雨淒然紙牕竹室燈火青熒輒於此間得少佳趣令分一半寄與黃岡何聖可若欲同享須擇佳客若非其人當立遣人去追索也

書雪

黃州今年大雪盈尺吾方種麥東坡得此固我所喜但舍外無薪米者亦爲之耿耿不寐悲夫

書田

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稻田以充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時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耶

書蜀公約鄰

范蜀公許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蓑衣篛笠放浪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若人久放浪不覺有病忽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循苟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書浮玉買田

浮玉老師元公欲爲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神見恠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今有田矣而不歸無乃食言於神也耶

記承天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爲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

書贈王文甫

昨日大風欲去而不可今日無風可去而我意欲留文甫欲我去者當使風水與我意會如此便當作留客過歲准備也

書遺蔡允元

僕閑居六年復出從仕自六月被命今始至淮上大風三日不得渡故人蔡允元來船中相別允元眷眷不忍歸而僕遲回不發意甚願來日復風坐客皆云東坡赴官之意殆似小兒遷延避學愛其語切類故書之以贈允元為他日歸休一笑

書魯直浴室題名後 并魯直題

浴室院有蜀僧令宗畫達摩以來六祖師人物皆絕妙其山川花木毛羽衣盂諸物畫工能知之至於人有懷道之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者未易爲俗人言也此與列於冠蓋之區而湮伏不聞者數十年晚得蜀人蘇子瞻乃發之物不繫於世道興衰亦有數如此等井泉甘寒汝師常不落第二陳季常稱下士也寓某館於此蘇子瞻范子功數來從故予與門必稅駕焉元祐三年魯直題後五百歲浴室丘墟六祖變滅蘇范黃陳盡爲鬼錄而此書獨存當有來者會予此心拊掌一笑是月十五日戊子子瞻書

杭州題名

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屨往來南北山此間魚鳥皆相識況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對但有愴恨子瞻書

書贈王元直二首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夜與王元直飲酒掇薺菜食之甚美頗憶蜀中巢菜悵然久之

又

元祐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既雨微雪予以寒疾在告危坐至夜與王元直飲薑蜜酒一杯醺然徑醉親執鎗匕作薺青蝦羹食之甚美他日歸鄉勿忘此味也

不著歎好言語雖極平而傷作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予去此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途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性新舊交則香味復予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

題廣州清遠峽山寺

軾與幼子過同游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之高致但恨溪水太峻當少留之若於淙碧軒之北作一小閘瀦爲澄潭使人過閘上雷吼雪濺爲往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爲啟閉之節用陰陽家說寺當少留云紹聖元年九月十三日

書卓錫泉

予頃自汴入淮泛江泝峽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既至覺井水腥澀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水之甘於井也審矣今來嶺外自揚子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南江賢於北江也近度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益勝今遊羅浮酌泰禪師錫杖泉則清遠峽水又在其下矣嶺外唯惠人喜鬪茶此水不虛出也紹聖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書

揚州上方寺井過江水亦[illegible]

題羅浮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于惠州艤舟泊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入延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冲虛觀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李道玄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遺履軒望麻姑峯方飲酒進士許毅來遊呼與飲既醉還宿寶積中閣夜大風山燒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憇花光寺從游者幼子過翹檢史珏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冲冲虛道士陳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

記游白水巖

紹聖元年十二月與幼子過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縋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跡數十所謂佛跡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甚俛仰度數谷至江上月出繫棹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頹然不復能寐書以付過

題嘉祐寺壁

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軾始至惠州寓居嘉祐寺松風亭杖屨所及雞犬皆相識明年三月遷于合江之行館得江樓廓徹之觀而失幽深窈窕之趣未見所欣戚也嶠南嶺北亦何以異此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訪予於此留七十日而去東坡居士書

記游松風亭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如何得是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心若掛鉤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兩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恁麼時也不妨熟歇

書北極靈籤

東坡居士遷於海南憂患不已戊寅九月晦游天慶觀謁北極眞聖探靈籤以決餘生之禍福吉凶其詞曰道以信爲合法以智爲先三者不相離壽命已得延覽之悚然若有所得敬書而藏之以無忘信道法智二者不相離之意古之眞人未有不以信入者子思曰自誠而明謂之性此之謂也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守法而不智則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疑法不患不立患不活以信合道則道疑以智先法則法活道疑而法活雖度世可也況乃延壽命乎。

書謗

吾昔謫居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如李賀長吉死時事以上帝召也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息語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言之今日有從廣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去獨道服在耳蓋上賓也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宮在斗牛間而身宮亦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且曰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耳

書海南風土

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爲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年百餘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吾嘗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冽，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豈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如蠶鼠生於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溫，一吸之涼，相續無有間斷，雖長生可也。莊子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隙，人則顧塞其竇。豈不然哉。九月二十七日，秋霖雨不止，顧視幃帳有白蟻升餘，皆已腐爛，感嘆不已，信手書。時戊寅歲也。

書上元夜游

夫我所不笑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西城，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糅，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過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

書合浦舟行

予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梁盡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蜑舟並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疎星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過子在傍鼾睡呼不應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本撫之而嘆曰天未喪斯文吾輩必濟已而果然

書臨臯亭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于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洄。重門洞開。林巒坌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慙愧慙愧。

天華宮

天華宮在羅浮山之西蘇軾曰南漢主建有甘露羽蓋等亭雲華閣命中書舍人鍾有章作記初南漢主夢神人指羅浮山之西去延祥寺西北有兩峰相疊一洞對流可以爲宮訪之得其地又夢金龍起於宮所遂改爲黄龍洞此地卽葛仙西庵至宋朝革命四方僭叛以次誅服劉氏懼焉將欲僭遁羅浮爲彼兎之穴又命於增江水口鑿濠通山往來山峒舍卒爲航舟之計開寶四年乃始歸命則知劉氏爲實宮於山間無事則爲臨賞之樂聲急則爲遁逃之所其計窘矣

書贈古氏

子夜過古陰瑩亂竹下賞叔

古氏南坡修竹數千竿大者皆七寸圍盛夏不見日蟬鳴鳥呼有山谷氣象竹林之西又有隙地數畝種桃李雜花今年秋冬當作三間一龜頭取雪堂規模東蔭脩竹西眺江山若果成此遂爲一郡之嘉觀也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八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九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雜記　人物

仁祖盛德

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姦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非吾仁祖盛德豈肯以實語臣下耶

眞宗信李沆

眞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葢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餘年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耳軾因贊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耳特至公猶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以無心耶時元祐三年與龍鄭賜宴尚書省論此是日又見王鞏云其父仲儀言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者執中舉吳育上即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節有心疾亦雖大用仁宗非棄才之主也

英宗惜臣子

英宗皇帝郊祀習儀尚書省賜百官酒食郎官王易知醉飽嘔吐御史前劾失儀已赦韓丞相琦以聞帝曰已放罪琦奏故事失儀不以赦原帝曰失儀薄罰也然使士大夫以酒食得過難施面目矣卒赦之帝愛惜臣子欲曲全其名節者如此士當何以爲報臣軾聞之於歐陽文忠公修云

神宗惡告訐

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刼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於縣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爲讀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爭其功吏以爲法禁行匿名書而賊已發不敢處之死而投匿名者當流爲情輕法重皆當奏蘇子容爲開封尹上殿論賊可減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此情雖極輕而告訐之風不可長乃杖而免之子容以爲賊許不干已者告捕而彼失者匿名本不足深過然先帝猶恐長告訐之風此可爲忠厚之至然熙寧元豐之間每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皮之類皆立重賞以許告捕者此當時小人所爲非先帝本意時范祖禹在坐日當書之實錄

永洛事

張舜民言永洛之役李舜舉徐禧李稷皆在圍中上以手詔賜西人若能全吏士當盡復侵地詔未至而舜舉等已死聖主可謂重一士而輕千里矣惜此等不被其賜也哀哉舜舉中官也將死以敗紙半幅書其上云臣舜舉死無所恨但願陛下勿輕此賊付一健黠者間走以聞時李稷亦將死書紙後云臣稷千苦萬屈上為一慟然以見二人之賢不肖也

彭孫諂李憲

方李憲用事時士大夫或奴事之穆衍孫路至為執袍帶王中正盛時俞充至令妻執板而歌以侑中正飲若此類不可勝數而彭孫本以劫盜招出氣陵公卿韓持國至諂其第出妓飲酒酒酣慢持國持國不敢對然嘗為李憲濯足曰太尉足何其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諂我不太甚乎孫在許下造宅私招逃軍三百人役之予時將乞許覬至郡考其實斬訖乃奏會除潁州而止

范文正諫止朝正

歐陽文忠公撰范文正神道碑載章獻太后臨朝仁宗欲率百官朝正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後軾先君奉詔修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先君質之於文忠公曰文正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爲正耳今日偶與客論此事夜歸乃記之

谿洞蠻神事李師中

過太平州見郭祥正言嘗從章惇辟入梅山谿洞中說諭其首領見洞主蘇甘家有神畫像被服如士大夫事之甚嚴問之云此其府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可名哉叩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本末則李公師中誠之也誠之嘗爲提刑權桂府耳吾識誠之知其爲一時豪傑也然小人多異議不知蠻徭乃爾畏信之彼其利害不相及爾

曹瑋知人料事

天聖中曹瑋以節鎮定州王鬷爲三司副使疏決河北因徒至定州瑋謂鬷曰君相甚貴當爲樞密使然吾昔爲秦州時聞德明歲使人以羊馬貿易於邊課所獲多少爲賞罰時將以此殺人其子元昊年十三諫曰吾本以羊馬爲國今反以資中原所得皆茶綵輕浮之物適足以驕隋吾民今父以此殺人茶綵日增羊馬日減吾國其削乎乃止不殺吾聞而異之使人圖其形信奇偉若德明死此子必爲中國患其當君爲樞府之時乎盍自今學兵講邊事鬷雖受教蓋亦未必信也其後鬷與張觀陳執中在樞密府元昊反楊義上書論土兵事上問三人皆不知遂皆罷去鬷之孫爲黃門壻故知之

與其爲虜之役不若宋之福

呂公弼招致高麗人

元祐二年二月十七日見王伯虎炳之言昔爲樞密院禮房詳文字見高麗公案始因張誠一使契丹於虜帳中見高麗語國主向慕中國之意歸而奏之先帝始有招來之意樞密使呂公弼因而迎合親書劄子乞招致遂命發運使崔拯遣商人招之天下知罪拯而不知罪公弼如誠一蓋不足道也

黄寔言高麗通北虜

見泗倅陳敦固道言胡孫作人服折旋俯仰中度細觀之其侮慢也甚矣人言弄胡孫不知為胡孫所弄其言頗有理故為記之又見淮南提舉黄寔言奉使高麗人言所致贈作有假金銀鋌夷人皆拆壞使露胎素使者甚不樂夷云非敢慢恐北虜有覘者以為眞爾由是觀之高麗所得吾賜物北虜盖分之矣而或者不察謂北虜不知高麗朝我或以為異時可使牽制北虜豈不悮哉今日又見三佛齊朝貢者所過官吏妓樂紛然郊外而椎髻獸面雎盱船中遂記胡孫弄人語良有理故并書之

范景仁定樂上殿

前日見邸報范景仁乞上殿不知其何為也近得其姪伯祿書云景仁上殿為定大樂也景仁本以言新法不便致仕乃以功成治定自薦於樂則新法果便也楊子雲言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諸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以景仁觀之楊雄之言可謂謬矣

張士遜中孔道輔

孔道輔爲御史中丞勘馮士元事盡法不阿仁宗稱之有意大用將大臣與士元通姦利最甚者宰相程琳道輔既得其情矣而退傳張士遜不喜道輔欲有以中之上使道輔送劄子中書士遜屏人與語久將臺官納劄子猶得於宰相公廳後也因言公將大用道輔喜士遜云所以致此誰之力也非程公不致此道輔悵然愧而德之不數日上殿遂力救琳上大怒旣貶琳亦黜道輔兗州道輔知爲士遜所賣感憤得疾死中路元祐三年五月三日聞之蘇子容

杜正獻焚聖語

杜正獻公爲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仁宗云卿等審欲郡當具所乞奏來於是蔡除福州之翰除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將康恭公爲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其中書事及爲相中書事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終始者蓋難也

王欽若沮李士衡

李士衡之父壹豪恣不法誅死士衡方進用王欽若欲言之而未有路會眞宗論時文弊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上曰何也曰李士衡父誅死而振爲贈告曰世有顯人上頷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王伯庸知人

余與狄子雅同館北客有以近歲名人墨迹相示者有王伯庸與范希文帖云今將佐除狄張外皆不足用伯庸所謂狄即先相武襄公張則客省使退夫皆一時名臣亦足以見伯庸之知人也

盛度責錢維演誥詞

盛度錢氏壻而不喜維演蓋邪正不相入也維演建言二后祔廟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時度年幾七十爲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媾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迨皆權要之子蓋維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娶於丁謂人恠度老而筆力不衰或曰度作此詞久矣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講筵上未出立延和殿廷中時集方論自周穜擅議宗廟事蘇子容道此

張安道比孔北海

王鞏云張安道向棐說子瞻比吾孔北海諸葛孔明孔明則吾豈敢北海或似之然不若融之憃也吾謂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其勢足與曹操相軒輊决非兩立者北海以一死捍漢室所謂輕於鴻毛者何名爲憃哉

以樂害民

揚州芍藥爲天下冠蔡延慶爲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千餘萬枝旣殘諸園又吏因緣爲姦民大病之予始至問民疾苦遂首罷之萬花會本洛陽故事而人效之以一笑樂爲窮民之害意洛陽之會亦必爲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爲洛守始置驛貢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蔡君謨始加法造小團茶貢之富彦國曰君謨乃爲此耶

馬正卿守節

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淸苦有氣節學生旣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遂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正卿字夢得

馬夢得窮

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夢得爲窮之冠即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爲首

書允從論青苗

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邵唐氏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答曰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日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工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二月子雲過余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政謂允從輩耶

本秀二僧

稷下之盛胎驪山之禍太學三萬人噓枯吹生亦兆黨錮之冤今吾聞本秀二僧皆以口耳區區奔走王公滔滔都邑安有而不辭殆非浮屠氏之福也

妙總

妙總師參寥子與予友二十餘年矣世所知獨其詩文所不知者蓋多於詩文也獨好面折人過失然人知其無心如虛舟之觸物蓋未嘗有怒者

猪母佛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為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為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魚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之意余誕也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魚當復見已而魚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此地舊為靈異青神人朱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醫而負琴邀至室文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出留之欲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劫殺賊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者文及亦不免矣泉在石佛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

池魚自達

眉州人任達為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池以塼甃四周皆有屋舍環遶方丈間凡三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晴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涌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為蛟龍所取此殆是耳余以為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意精意不衰久而自達理自然耳

記授真一酒法

予在白鶴新居鄧道士忽叩門時巳三鼓月色如霜有衣桄榔葉手攜斗酒丰神英發如呂洞賓者曰子嘗真一酒乎就坐各飲數盃擊節高歌合江樓下風振水涌大魚皆出袖出一書授予乃真一法及修養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書既別恍然

黃鄂之風

近聞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江南尤甚聞之不忍會故人朱壽昌康叔守鄂州遂以書遺之俾立賞罰以變此風黃之士古耕道雖椎魯無它長然頗誠實喜為善乃使率黃人之富者歲出十千如願過此者亦聽使耕道掌之多買米布絹絮使安國寺僧繼連書其出入訪閭里田野有貧甚不舉子者輒少遺之若歲活得百箇小兒亦閑居一樂事也吾雖貧亦當出十千

蘇文奇賞卷之四十九終

蘇文奇賞卷之五十

明　太史長洲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雜記修煉

大還丹訣

凡物皆有英華軼於形器之外為人所喜者皆其華也形自若也而不見可喜其華亡也故凡作而為聲發而為光流而為味蓄而為力浮而為膏者皆其華也吾有了然常知者存乎其內而不物於物則此六華者苟與吾接必為吾所取非取之也此了然常知者與是六華者蓋嘗合而生我矣我生之初其所安在此了然常知者苟存乎中則必與是六華者皆處於此矣其凡與吾接者又安得不赴其類而歸其根乎吾方養之以至靜守之以至虛則火自煉之水自伏之升降開闔彼自有數日月既至自變自成吾預知可也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傳曰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人不為是道則了然常知者生為志氣死為魂神而升于天此六華者生為體為精死為魄為鬼而降于地其知是道者魂魄合形氣一其至者至騎箕尾而為列星敬之信之為之行之守之終之元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書

侍其公氣術

揚州有武官侍其者偶忘其名官于二廣惡地十餘年終不染瘴面紅盛腰足輕駛年八十九乃死初不服藥唯用一法每日五更起坐兩掌相鄉熱摩湧泉無數以汗出為度歐陽文忠公不信仙佛笑人行氣晚年見之云吾數年來患足氣一痛殆不可忍近日有人傳一法用之三日不覺失去其法垂足坐閉目握固縮穀道搖颭兩足如攝氣毬狀無數氣極即少休氣平復為之日七八得暇即為之無定時蓋湧泉與腦通閉縮搖颭即氣上潮此乃般運捷法也文忠疾已則廢使其不廢當有益至言不煩不可忽也

寄子由食芡法

吳子野云芡實蓋溫平爾本不能大益人然俗謂之水硫黃何也人之食芡也必枚齧而細嚼之未有多嘬而亟嚥者也舌頰脣齒終日嚅噬而芡無五味腴而不膩足以致上池之水故食芡者能使人華液通流轉相挹注積其力雖過乳石可也以此知人能澹食而徐飽者當有大益吾在黄岡山中見牧羊者必驅之瘠土云草短而有味羊得細嚼則肥而無疾羊猶爾況人乎

記養黃中

元符三年歲庚辰正月朔戊辰是日辰時則丙辰也三辰一戊四土會焉而加丙與庚丙土母而庚其子也土之富未有過於斯時者吾當以斯時學養黃中之氣過子又欲以此時取蘆菔蕪菁作羹以啖吾終日默坐以守黃中非謫於海外安得此慶耶

單驤一醫以下俱醫藥

蜀有單驤者舉進士不第頗以醫聞其術雖本於難經素問而別出新意往往巧發奇中然未能十全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驤入侍有間賞賚不貲已而大漸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數年今驤為朝官而兆死矣爾來黃州鄰邑人龐安常者亦以醫聞其術大類驤而加以鍼術妙絕然患聾自不能愈而愈人之疾甚神此古人所以寄論於目睫也耶驤安常皆不以賄謝為急又頗博物通古今此所以過人也元豐五年三月予偶患左手腫安常一鍼而愈聊為記之

醫者以意用藥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繇曰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柂牙為柂工手汗所漬處刮末雜丹砂茯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注引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扇為末服之文忠因言醫以意用藥多此比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惰耶推此而廣之則飲伯夷之盥水可以療貪食比干之餕餘可以已佞舐樊噲之盾可以治怯齅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疾矣公遂大笑元祐三年閏八月十七日舟行入潁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見文忠公於此偶記一時談笑之語聊復識之

目忌點濯說

前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數以熱水洗之文潛云目忌點濯齒便漱琢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兵當如商鞅之治秦此頗有理退而記之

裕陵偏頭疼方

裕陵傳王荆公偏頭疼方云是禁中秘方用生蘿蔔汁一蜆殼注鼻中左痛注右右痛注左或兩鼻皆注亦可雖數十年患皆一注而愈荆公與僕言之已愈數人矣

服生薑法

予昔監郡錢塘游淨慈寺衆中有僧號聰藥王年八十餘顏如渥丹目光炯然問其所能蓋診脉知吉凶如智緣者自言服生薑四十年故不老云薑能健脾溫腎活血益氣其法取生薑之無筋滓者然不用子薑錯之并皮裂取汁貯器中久之澄去其上黃而清者取其下白而濃者陰乾刮取如麵謂之薑乳以蒸餅或飯搜和丸如梧子以酒或鹽米湯吞數十粒或取末置酒食茶飲中食之皆可聰云山僧孤貧無力治此止爾和皮擣爛以溫水蘇之耳初固辣稍久則否今但覺其美而已

治暴下法

歐陽文忠公常得暴下國醫不能愈夫人云市人有此藥三文一貼甚効公曰吾輩臟腑與市人不同不可服夫人使以國醫藥雜進之一服而愈公召賣者厚遺之求其方久之乃肯傳但用車前子一味為末米飲下二錢上云此藥利水道而不動氣水道利則清濁分穀藏自止矣

菱芡桃杏說

今日見提舉陳貽叔云舒州有醫人李惟熙者爲人清妙善論物理云菱芡皆水物菱寒而芡煖者菱開花背日芡開花向日故也又云桃杏花雙人輒殺人者其花本五出六出必雙傳說草木花皆五出惟梔子與雪花六出此殆陰陽之理今桃杏之雙人皆殺人者失常故也木實之蠹者必不沙爛沙爛者必不蠹而能浮不浮者亦殺人余嘗考其理既沙爛散則不能蘊蓄而生蟲瓜至甘而不蠹者以其沙也此雖末事亦理有不可欺者

菊說

夏小正以物爲節如王瓜苦菜之類驗之略不差而菊有黃花尤不失毫釐近時都下菊品至多皆智者以他草接成不復與時節相應始八月盡十月菊不絕於市亦可怪也

接果說

蜀中人接花果皆用芋膠合其罅予少時頗能之嘗與子由戲用若楝木接李既實不可嚮口無復李味傳云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非虛語也芋自是一種不甚堪食名接果

記嶺南竹

嶺南人當有愧於竹食者竹筍庇者竹瓦載者竹筏爨者竹薪衣者竹皮書者竹紙履者竹鞋真可謂一日不可無此君也耶

記竹雌雄

竹有雌雄雌者多筍故種竹當種雌自根而上至梢一節二發者爲雌物無逃於陰陽可不信哉

記海南菊

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生藥也北方隨秋之早晚大略至菊有黃花乃開獨嶺南不然至冬乃盛發嶺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而嶺南常以冬至微霜故也其天姿高潔如此宜其通仙靈也吾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汎菊作重九書此爲記

金穀說

吾嘗求田蘄水田在山谷間者投種一斗得稻十斛問其故云連山皆野草散木不生五穀地氣不耗故發如此吾是以知五穀耗地氣爲最甚也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建武二年野穀旅生麻菽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澤人收其利歲以爲常至五年穀漸少而農事益修蓋久不生穀地氣無所耗蘊蓄自發而爲野蠶旅穀其理明甚庚辰歲正月六日讀世祖本紀書其事以爲衛生之方地不生草木者多產金錫珠貝亦此理也

金鹽說

王莽敗時省中黃金三十萬斤爲匱者尚餘十許匱平用四萬斤間楚董卓郿塢金亦至多其餘賜三五十斤者不可勝數近世金以兩計雖人主未嘗以百金與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鑿山披沙無虛日廉壞至少金爲何往哉疑寶貨神變不可知復歸山澤耶吾聞鹽亦然蜀中大寧鹽日有定數若大商覆舟則鹽泉頓增乃知尋常隨便液出不以遠近皆歸本原也

蜀鹽說

蜀去海遠取鹽於井陵州井最古淯井富順鹽亦久矣惟邛州蒲江縣井乃祥符中民王鸞所開利入至厚自慶曆皇祐以來蜀始創筒井用圜刃鑿山如盌大深者至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爲井以隔橫入淡水則鹹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爲桶無底而竅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自呼吸而啓閉之一筒致水數斗凡筒水皆用機械利之所在人無不智後漢書有水鞴此法惟蜀中鐵冶用之其啓似鹽井取水筒太子賢不識妄以意解非也

黍麥說

晉醉客云麥熟頭昂黍熟頭低黍麥皆熟是以低昂此雖戲語然古人造酒理葢如此黍稻之出穗也必直而仰其熟也必曲而俯麥則反是此陰陽之物也北方之稻不足於陰南方之麥不足於陽故南方無嘉酒者以麴麥雜陰氣也又况如南海無麥而用米作麴耶吾嘗在京師載麥百斛至錢塘以踏麴是歲官酒比京醞而北方造酒皆用南米故當有善酒吾昔在高密用土米作酒皆無味今在海南取舶上麴作麴則酒亦絕佳以此知其驗也

馬眼糯說

黎子雲言海南秫稻率三五歲一變頃歲儋人最重鐵腳糯今歲移變為馬眼糯草木性理有不可知者如歐陽公言洛中牡丹時出新枝者輒爲花譜所有三百餘品若應人意所欲爲者可奇也夫

五君子說

齊魯趙魏桑者衣被天下蠶既登簇繅者如救火迨寇日不暇給而蛹已眉羽矣故必以鹽殺之蛹死而絲亦韌繅既畢緒蛹亦煮熟如啖蚳蝝甕中之蔭味兼鹽蛹拔以刺瓜蘆菔以爲齊膳久而助醯醢亦幾半天下吾久居南荒每念此味今日復見一洺州人與論蒸餅之美漿水粟米飯之快若復加以關中不托則此五君子者真可與相處至老死也元符三年四月十五日

飲酒說

予雖飲酒不多然而日欲把盞爲樂殆不可一日無此君州釀既少官酤又惡而貴遂不免閉戶自醞麴既不佳手訣亦疎謬不甜而敗則苦硬不可向口慨然而歎知窮人之所爲無一成者然甜酸甘苦忽然過口何足追計取能醉人則吾酒何以佳爲但客不喜爾然客之喜怒亦何與吾事哉元豐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書

漱茶說

除煩去膩世不可闕茶然闇中損人殆不少昔人云自茗飲盛後人多患氣不復病黃雖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益不償損也吾有一法常自珍之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齒間者得茶浸漱之乃消縮不覺脫去不煩挑刺也而齒便漱濯緣此漸堅密蠹病自已然率皆用中下茶其上者自不常有間數日一啜亦不爲害也此大是有理而人罕知者故詳述云元豐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節飲食說

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吾及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元豐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書

記先夫人不發宿藏 以下俱書事

先夫人僦居於眉之紗縠行一日二婢子熨帛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一甕覆以烏木板夫人命以土塞之甕中有物如人咳聲凡一年而已人以爲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姪之問聞之欲發焉會吾遷居之間遂僦此宅掘丈餘不見甕所在其後吾官於岐下所居古柳下雪方尺不積雪晴地墳起數寸吾疑是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先姑在必不發也吾媿而止

記錢塘殺鷺

鷺能警盜錢塘人烹殺之日屠百鷺而鬻之市予自湖上夜歸過屠者門聞羣鷺皆號啼振衛路若有訴者予悽然欲贖其死念終無所置之又不果然至今往來予心也鷺不獨警盜亦能却蛇其糞益殺蛇蜀人園池養鷺蛇即遠去有此二能而不能免死且有祈雨之厄悲夫安得人人如逸少乎

記趙貧子語

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服曰吾僚友萬乘螻蟻三軍粃糠富貴而晝夜死生何謂神不全乎貧子笑曰是血氣所扶名義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問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常夢之乎曰多矣夢中知其亡乎抑以爲存也曰皆有之貧子笑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計議而知者也晝日問子則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亡爲存死生之於夢覺有間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於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爲神全而不學可憂也哉予嘗預聞其語故錄之

畏威如疾

管仲有言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又曰燕安酖毒不可懷也禮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此語乃當書諸紳故余以畏威如疾爲私記

仙不可力求

王烈山中得石髓、懷之以餉、嵇叔夜、叔夜視之則堅爲石矣、當時若杵碎、或磨錯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鍾乳輩、哉。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退之有言我寧詰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如退之性氣雖世間人亦不能容。況叔夜悻直又甚於退之者耶。

桃符艾人語

桃符仰罵艾人曰爾何草芥而輒據吾上艾人俯謂桃符曰爾已半截入土安敢更與吾較高下乎門神傍笑而解之曰爾輩方且傍人門戶更可爭閑氣耶

螺蚌相語

中渚有螺蚌相遇島間蚌謂螺曰汝之形如鸞之秀如雲之孤縱使卑朴亦足仰德螺曰然云何珠璣之寶天不授我反授汝耶蚌曰天授於內不授於外啓予口見予心汝雖外美其如內何摩頂放踵委曲而已螺乃大慙掩面而入水

蘇文奇賞卷之五十

蘇文奇賞五十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陳仁錫編仁錫有繫辭十篇書已著錄是編取東坡七集分體選錄一以時文之法批點之至於志林之屬亦皆摘錄不知是固不以文章論也颶風賦乃蘇過之作後人誤題其父仁錫因而錄之亦漫無考證矣